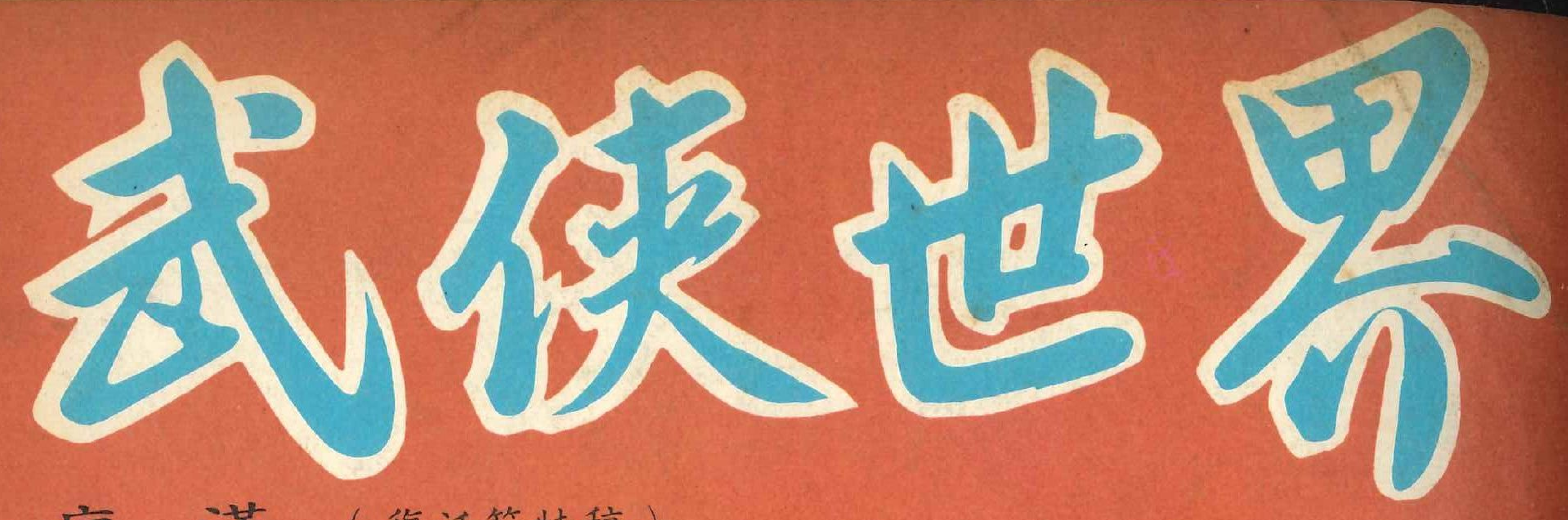


瘋　漢（復活節特稿）

本文故事奇詭，以俠義恩仇爲經，兒女秘情爲緯，江湖逸聞，林林種種，蔚爲名作，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金劍藍姝

這是一篇別開生面武俠故事，文中描述密宗武功，一招一式，均不含糊，人物的刻劃一顰一笑俱極生動，故事情節又諧又趣。

特大號
$2.50

927

◀編 後 話▶

本刊今期爲了讀者們在愉快的復活節假期中獲得豐富的精神食糧，特別出版巨型特大號，內容方面除了愼重精選刋載皇牌名家作品外，一期完定型性大小說亦同期推出兩大篇：「金劍藍姝」與「瘋漢」，前者並由武俠小說名家蹄風先生特別親自精心校訂，盡善盡美。「瘋漢」爲譽滿東南亞名作家曹若冰精心之作，內容情節緊湊，題材新穎別創風格，主角人物身世離奇詭異，行事怪誕，在曹君生花妙筆描述下，栩栩如生，活然紙上，幸勿錯過。

***　　***　　***

皇牌作家古龍的「碧血洗銀槍」由九二五期已開始刋載，本故事期期高潮迭起，書中人物紛紛陸續出場，鬥盡奇謀詭計，拚出渾身技藝，精彩絕倫，目不暇給，愛好古龍作品讀者們，請密切留意該故事的賡續發展。

***　　***　　***

臥龍生的「春秋筆」今期由於稿件郵遞延誤，未克如期刋出，謹致歉意，下期定當繼續刋載，敬希見諒。

下期巨型小說是蕭逸的艷盜故事「劍氣美人恩」，全文十餘萬言，一氣呵成，故事情節啣接上篇「風雨斷腸情」，究竟雲思佳到了一個什麼地方去？能否把她煩惱的情緒平服下來？柳英奇與郭飛鴻的際遇如何？下期有交代。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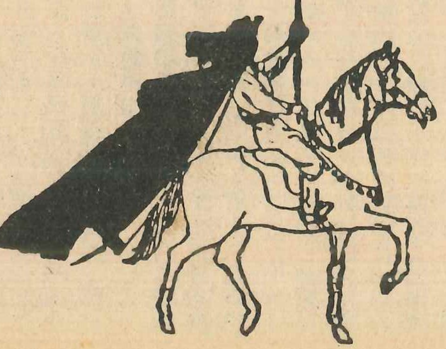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特大號▶

第92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義傳奇故事

金劍藍姝

天虹生・撰文
蹄　風・校訂
盧　令・圖

玄功移山

這是一個天氣非常好的上午，在太康城東面郊外，羣山起伏的山脚下，有兩個人正在苦鬥着。

其中一個，是年約四十的道士，手握一柄銀色的拂塵，腰間佩着一隻黃絨的劍袋，他的名字喚做雪濤道人。

另一個，是年約二十六七的少年人，手握一柄長劍，腰間佩着一個革囊，他的姓名喚做馮盈機。

他們這次搏鬥，並不是比劃武功，爭名逐利，而是大家都要抱着把對方置之於死地決心！

大約二十招過後，馮盈機已感不支，再鬥不下去，他覺得今天難免命喪於此地了！

馮盈機拚命地把對方的劍擋着，叫道：「道長住手！我有說話。」

雪濤道人冷笑道：「你還有甚麼好說的？」

馮盈機略略一退，道：「若果你手下留情，我願意送給你一件東西，作爲贖命的代價，不知你答應不答應？」

說了之後，劍交左手，右手從懷裏摸出一樣東西來，緊緊的揑在手裏。

當他把手掌攤開，原來是一顆白色而晶瑩奪目的珠子。那顆珠子像龍眼般大小，光芒四射。

雪濤道人見了，先是一怔，隨即退後兩步，問道：「那是關外大雪山的『辟毒神丹』麼？」

絕藝鎮惡

馮盈機道：「道長既然知道它的名字，定必也知道它的功用。」

這顆「辟毒神丹」，是武林著名寶物之一！功能療傷，却毒，治病，起死回生，平日放在懷中，毒蛇猛獸辟易；倘若摩擦得它幾下的話，更會發出一陣陣若梅花似的淸香來，那是武林人物夢寐以求之的寶物之一！

雪濤道人平日已聽人說過馮盈機這小子「週身寶貝」，可是那一件是眞，那一件是假的，却祇有他一人知道。

難道這顆神丹又是假的？他又在使甚麼詭計不成？——雪濤道人正在這樣想時，忽見一點白光直掠過來，原來馮盈機已把那顆珠子向他擲去。

他接既不敢，如果把拂塵將它捲住，又怕這小子有甚麼陰謀，便即連忙身子向右一偏，掠出二丈之外。

這時候，那顆珠子已墮落他先前所立的地方，粉碎開來了。頓見一陣白霧般散開，瀰漫地上；那一幅地上的靑草立時凋萎。原來那顆珠子是假的，而且是散放毒霧的丸子。

老道經此一阻，馮盈機早已乘機飛身掠走，他自負輕功並不輸人，雪濤道人定然追他不上，一條性命便可保住了。

雪濤道人上了當後不禁大怒，道：「人人都說你這厮心腸狠毒，我還未盡信，想不到今天親眼看到你的手段，如此卑鄙，實在遠出傳言之上！」說完了之後，馬上展起輕功狂追。

他先是用「着地無聲」的輕功，如棉絮似的飛去，到了馮盈機的背後，然後舉起拂塵，用陰柔的內勁，擊在他的背上。

馮盈機估不到老道的輕功比他還勝，忽覺背後風生，回身舉劍招架已是不及，祇得把渾身內勁運在背上，硬接了他一拂塵。

雪濤道人見一擊而中，也不再發第二招，「哼」地一聲說道：「明天此刻，你死定的了！」

馮盈機那再理睬他的說話，祇是向前直奔，心裏以爲總可捱得到自己的秘密石室裏去的，料不到片晌之後竟覺背部生寒，傷處愈來愈痛苦，勉强地運起內勁熬下去，就在這時，前面的一個山坳驀地走出兩個人來。

那兩個人一見他就拔劍出鞘，在前把他攔着。

馮盈機不覺一愣，那兩人都不出二十歲，便向他們問道：「在下和你們無怨無仇，何以一見面就相逼至此？」

原來這兩人一個名叫趙其左，另一個趙其右。雖則同姓，並非兄弟。

馮盈機見他們不答，便再問：「想取性命麼？」

趙其左應道：「你猜的不錯。」

正想動手，趙其右忽地搶着道：「且慢！大哥，你聽我說句話好不好？我看馮公子相貌淸奇，長相不俗，將來定有一番作爲，我們不如放過了他，留個交情好不好？」

趙其左知道義弟精於相人，便順水推舟地道：「我也有同感！但這不過是我們一廂情願，老馮未必同意。而且，對那位差遣我們來此行事的人，如何交代好呢？你也要細想淸楚！」

馮盈機聽了心中暗喜，忙作禮道：「小弟蒙兩位英雄賞識，如何會不答應，若得兩位劍下留情，今後我們便是知己，小弟定當粉身圖報。」

趙其左兄弟也十分爽快，同聲應道：「就此一言爲定！」

三人說了之後，便互通過姓名來歷，敍話一番，約定後會，然後分別。

馮盈機見這一關過得那麼容易，正在高興之際，怎知走了一程，遠處山坳之後，又走出兩個人來。他定睛一望，認得年長的名喚司徒麟，年紀較少的是歐陽鶴，在武林裏功夫極是了得！

心想：「他們二人若是聯手起來，就算雪濤道人也非其敵，而我尙勝不過雪濤老道，這次我的性命休了！」

那二人也知道馮盈機平日詭計多端，便不再打話，立即拔劍擋着去路。

馮盈機連忙恭身，並低聲下氣地道：「我是敵不過你們兩位的，如肯放過一條生路，我將送給你們一樣寶物。」

司徒麟道：「誰稀罕你的寶物！我殺了你之後，你身上的東西不一樣是屬於我們的麼？」

馮盈機道：「你們這樣想就大錯特錯！因爲這寶物除了我一人外，尙未有第二個人能够懂得它的用法。」

跟着便從腰間的革囊裏，拿了一個直徑尺許，圓圓的，黑色的鐵盤來，放在地

上。

司徒麟見了這鐵盤，不禁驚奇起來！這分明是「黑閻羅」烏黑的「閻羅盤」，是武林中出名的寶物之一，可是它裏面裝載着甚麼東西？却從來沒有人知道！

二人正細細端詳這「閻羅盤」是眞是假，馮盈機已把這鐵盤的蓋子揭開，但見裏面盤着一卷黑色的東西，好像是一根捲着的軟鞭，細看却又不是。

馮盈機出其不意地用手一按盤邊，「察」地一响那卷東西便直飛起來，如箭離弦般向着司徒麟的面部衝去。

幸而司徒麟的武功够高，閃避得快，身子向地上一擺，跟着向右直竄出三丈開外，才不致被那東西觸着。

原來這東西喚做「玄壇惡」，是天下間名列第四的毒蛇！除了眼睛，全身黑如烏炭。若給牠咬着，無藥可解，祇有吃雌蛇的肉，才能將毒解去，而這種蛇是雄的居多，雌的極少，一千條中，才有一條雌蛇。所以給它咬上一口，那眞是沒命居多了！

馮盈機放出了這條毒蛇，便馬上向前飛遁。

司徒麟二人正在要擺脫那條毒蛇的侵襲，那還顧得追趕。因爲這條「玄壇惡」毒蛇，經馮盈機平日飼養，練成嗅到生人便咬的性子，幸而二人武功底子不錯，幾經辛苦，才借輕功逃過牠的侵害。

且說馮盈機走了一程，先前給老道塵拂打傷之處，覺得痛楚愈厲害，漸覺天旋地轉。他心中想起這十天來的事，自從他得到了那本上乘的武功秘笈之後，消息傳開，武林中便有人佈下了天羅地網，務要置他於死地而後快。而他幸而一一的逃過，估不到今天要死在這裏了！想了片刻，祇覺眼前一黑，倒下地來。

這時候有兩個人從一處山坡走下來，望了一眼，便把他扶起。

來者究是什麼人，書中且交代一下，其中一個老和尚，生得身材高大，名喚龍猛。提到這個人，是大有來頭的！早在三十年前，他的武功已名滿天下，與道家的吉帝道人，並稱爲僧道中的雙絕！

另一個站在右邊的，是一個年近四十的帶髮修行的僧人，名喚釋陀羅，是龍猛的師弟，因爲風度翩翩，外表像個文士。

龍猛把馮盈機扶起之後，立即把着他的腕脈，細察他的脈息，隨着把一隻右掌，按在他的背上。

到這時候，龍猛已經清清楚楚，這少年人並不是患了甚麼病症，而是給一陣陰柔的內力所震傷，面對如此情形，他不能不出手挽救。

要知道，最近三十年來，龍猛是佛門中的頂尖高手，不祇武功震動天下，而療治這樣的內傷，也是出色當行！若得他出手相救，莫說先前雪濤道人擊了馮盈機一佛塵，就算是再多上兩下，他也能救治。

龍猛把本身眞氣慢慢地輸送給馮盈機的身體，先在他受了傷的五臟六腑緩慢地走了一轉，再由他的頭頂至足，走了兩個「周天」，不久馮盈機便悠悠地醒轉過來，睜開兩眼，望着龍猛。當他想到定是給這個老和尚救醒了自己，不由得雙眼露出感激之意！

龍猛這時才從懷裏摸出了一隻瓶子，倒出了一顆綠色的小藥丸，放進他的口裏，然後微微一笑，叫他緩緩吞下。

這顆綠色小藥丸，是「密勒池」的「九轉大還丹」，功力非同小可！馮盈機吞下不久，便覺得痛苦全失，神清氣爽，不祇功力馬上恢復，而且面色也比以前紅潤得多。他正想向那個老和尚道謝時，後面來了急劇步聲，司徒麟與歐陽鶴二人已經趕到來了。

司徒麟二人清楚面前情景，已知道是什麼的一回事，便即高聲嚷道：「禪師千萬不要救那小子，他是個狠毒小人；你救了他，無異被窩裏養蛇，他會對你反咬一口的！」

龍猛聽了不禁笑道：「他是小人，難道兩位是君子麼？」

司徒麟剛想答道「正是」，然而覺得這樣答法，究竟有點毛病，於是立即在心裏改了一改，說道：「我們是武林名門的弟子，內外都是好人。」

龍猛道：「世上那有這許多好人！你們究竟想怎樣？」

司徒麟道：「我想你把那廝交給我，讓我們兄弟倆發落。」

龍猛瞪着他們道：「如我不答應又怎樣？」

司徒麟道：「那麼恕我們動手了。」

龍猛不禁冷笑道：「那麼？你們動手罷。」

說了便馬上站起來。等待對方發招。

司徒麟與歐陽鶴雙雙仗劍向前，直取龍猛的要害。

龍猛見他們二人來勢兇得很，連忙縱身，退出三丈之外。縮着身子，很像烏龜出頭。

司徒麟以爲老和尚虛有其名。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

歐陽鶴也是忍俊不禁。

二人笑聲還未全歇，龍猛已從懷裏摸出一把小金劍，放在左掌之上。

這口小金劍，連柄長不過五寸，闊約大半寸，厚祇二分。

龍猛把右手的拇指與食指合成一個小圓圈，便向金劍彈去。

那口小金劍離左掌，飛行極快，到了半途，却忽而緩慢下來，似乎勁力已失，但沒有墮到地上。

司徒麟心裏自恃武功好，把老和尚全不放在眼裏，當下向歐陽鶴使了一個眼色，把劍轉向馮盈機刺去，歐陽鶴也向釋陀羅的胸膛直劈。

釋陀羅看見歐陽鶴一劍刺到，竟是不閃也不避，而且還像不屑地望着來劍，咧唇一笑。

馮盈機看見了司徒麟轉身向自己衝來，不由得大嚇一跳！連忙滾身避過，司徒麟刺了個空，又復發出第二劍，說時遲，眼前金光一閃，他已看不眞切，便矇矓地給金掩光了視綫。

作書人寫得慢，事情進展却極快，以上所說的全是在眨一兩下眼間的時間內發生，馮盈機因爲技不如人，連發劍自保也來不及，當下給一片金光籠罩在面前。

祇有驚呼一聲，倉皇失措！

話分兩頭，歐陽鶴此際一劍已劈到釋

陀羅的胸膛，隨着用力向前一送，但是釋陀羅並沒有倒下，歐陽鶴的長劍，却短了下來！

跟着各人聽到「滴滴滴滴」的聲音，歐陽鶴的長劍已像熔蠟似地，一點點滴落地面。

原來歐陽鶴的長劍刺到了釋陀羅的胸膛上面，釋陀羅立即運起佛家的「三昧降魔眞火」，把他的劍鋒熔化。

劍鋒刺進一分便熔解一分，刺進一寸熔解一寸，有如一根蠟燭刺向一塊燃燒得通紅的鐵板上一般。

歐陽鶴握着一柄熔掉了六寸多的長劍退後，心頭不禁駭然！

正當這時，司徒麟眼看馮盈機驚呼失措躲避，便大叫一聲：「取你狗命！」

這一劍又快又狠，刺出之後，劍光上下的顫動，已罩住了敵方的全身，馮盈機也以爲必死。

忽而一道金光從上飛來，把司徒麟的長劍擋着，原來那是龍猛剛才所彈出的那口小金劍。

兩劍交擊，「錚」的一聲，司徒麟的長劍已斷了三分之一，這還未止，那口小金劍的力度大得出奇，削斷了長劍之後，還把司徒麟直震出外，一連向後跌出了幾步。

司徒麟站穩了身子，神色大變，爲着性命要緊，連忙向後縱出圈外。

那口小金劍依然追住了他，比他來得更快，祇覺面門上金光掠過，「叻」的一聲，司徒麟胸前的一排鈕扣，全給割去，散落地上。

歐陽鶴見此不能不救，馬上飛跑上前，發劍向金劍掃去，替師兄解圍。

又是一聲响，歐陽鶴那柄剩回了六寸的長劍，給小金劍從中一削，瞬已剖爲兩半。尙幸他棄劍得快，五指才能保全。

司徒麟與歐陽鶴二人嚇得亡魂失魄，知道今天遇上了天下間的高人，這兩年來，他們自負武功極高，此際和人家的比較一下，那能够相提並論。

他們二人知道了厲害之後，立刻展出輕功，向後奔逃。

但不久，他們又給那口小金劍趕了回來，二人祇好背靠背的站着。是時，那小金劍嗡嗡地作响，繞着他們二人打圈子。

那圈子或大或小，有時離開了他們數丈，但一瞥間又回到了身前，二人望着小金劍發怔。

那劍碰着山上一塊大石，好像切豆腐般「颼」的一下，便把大石的一角切下。

跟着，又飛到道傍一株碗口粗細的樹身上，「颯」的一下又把那株樹幹分成兩截。

有時樹上的葉子被它紛紛捲起，滿天飛揚，而它跟着又走到那漫天飛舞的綠葉之中，打着圈子，樹葉變成粉碎，散滿地上，一片綠色。

站在一旁的馮盈機，見到這情景，整個人都呆住了。

他見老和尚祇用一根手指便把那口小金劍操縱自如，隨意飛動，內勁功夫已是登峯造極，就算練武多年，也未必能望其項背的，今天眞的是大開眼界！

龍猛因要趕路，不想再賣弄他的絕技，於是用手一招，那小金劍便飛轉回來了。這時，司徒麟二人早已面如土色，一時如獲大赦一般，立即奔逃，瞬間便失了二人的踪影。

馮盈機走到龍猛的面前，深深一揖，非常誠懇地說道：「晚輩馮盈機，先前蒙聖僧療傷，後來又救了我的命，此生感激不忘，敢請問聖僧法號。」

龍猛合什道：「阿彌陀佛，貧僧龍猛，剛才不過舉手之勞，居士何必掛齒，貧僧現時還要趕路，恕失陪了。」

馮盈機平日雖然詭詐過人，這時也不免流露出一片眞情，向龍猛和釋陀羅下拜道：「但願他日有緣，能再相見，到時兩位不論有什麼差遣，就算粉身碎骨，亦所不辭。」

龍猛微笑道：「那末將來再說吧。」

說罷便和釋陀羅轉身便走，馮盈機惟有望着他們的背影，不勝感慨。

這天中午，龍猛和釋陀羅到了太康城東，停步一間屋子門外。

時當正午，這屋子的兩扇大門，正打開着。

龍猛低聲道：「陀羅老弟，一會兒介紹你認識一位朋友。」

釋陀羅道：「想必是武林中的頂尖兒高手了。」

龍猛搖了搖頭，道：「不是，他是個文人，和我相識有二十年了。」

釋陀羅道：「能够令你這樣稱讚的人，品格定然不錯罷。」

龍猛點一點頭。

龍猛正想叩門，屋裏似乎已覺，一陣脚步聲响，走出四個人來。

那四個人到了他面前，有兩個忙叫「龍猛大師」，另兩個喊着「伯伯來了，」龍猛好不高興，溫暖之感湧上心頭。

其中一個握着龍猛的手，熱情道：「今天甚麼風把兩位吹來，我和大師已有三年不見了，正想得你好苦！」大家一起進入屋子。到了客廳坐定，書僮獻上清茶，龍猛便把釋陀羅給他們逐一介紹。

這屋的主人名叫張吾意，是個中年書生，生得眉清目秀，相貌清奇。早年中了進士，做過一任知府，不久便無意仕途辭官歸隱，在太康城東築了這間書屋，日夕讀書，著作，養魚，種花，消遣過日。

他有一個獨生子張琦思，今年剛滿十六，天生聰穎，頗有心思，全身膚色白如牛乳，齒若編貝，是個絕世美男兒子。

——張吾意在四年前喪妻，因此視這個兒子像命根子一般。

陪伴着他們的也是父子二人，就是管家孟龜年和兒子孟壽，四人親如一家，已有多年。

孟壽年方十四，生得闊鼻大眼，眉毛很長，性情却溫和，逗人歡喜。

從此龍猛與釋陀羅就在張家住下來，每日不是玩水遊山，便是暢談佛理，不經不覺間，一住便大半個月。

一日，龍猛向張吾意道：「我這次前來探望你，有兩件事和你商量的。」

張吾意道：「大師儘管說。」

龍猛道：「我打算在太康城和飛玉城兩地各開一家錢莊和珠寶店，由你來主持，一切買賣全憑你的主意……」

張吾意立刻打斷他的話題道：「佛家

戒貪戒嗔，大師一向不問塵俗事，何以到老竟然動了貪念呢？」

龍猛笑道：「難道我會財迷心竅的，皆因貧僧偶然發現離本寺門百里之處，河中和山上盛產珍珠和綠玉，如果開採出來，可以換取大量金錢，那時，可以重建寺門，宣揚佛法，並且解困助貧，不是個好主意麼？」

張吾意道：「如是事實，我可以答應你。不過，店子的主人應由龜年兒去充當，我祇替你巡視和監督，他日即使遇了盜刦火災，我也不用負全責呢。」

這天二人商量一過，決定行進，店名「無盡錢莊」，取「金錢用之無盡」之意，至於珠寶店則改名「照夜」，也是取「明珠照夜」之意。

釋陀羅由衷的讚道：「店子名字，果然脫俗不凡！」

龍猛便把他的第二件事說出了。

原來龍猛想張吾意把兒子送了給他，做他的本門弟子，而且他還要把張琦思帶到九千里外的一個高峯上去，拜一位曠世高人「愛密羅多」為師。

那高峯喚做「阿帕離峯」，遠在青海的盡頭，海拔一萬五千多尺，而張琦思在那裏學武，起碼一學要八年！

為了不能使他們父子生離八年，大家約過，每到一年或兩年，龍猛便帶張吾意去探望他的兒子，這一切都替張吾意設想得非常周到。

張吾意聽後，問道：「愛密羅多是個番僧麼？」

龍猛搖頭道：「不是，是道地的漢人，十多年前，他是本朝一位最年輕的狀元，聰明絕頂，文學功夫和你功力悉敵，武功得自異人傳授，為免受武林人嫉忌，所以改了這個番名。」

張吾意答應了，約過十天後起程。

一邊派人在太康城和飛玉城最繁盛的地區，各買了兩間店子，擇日開張，並請釋陀羅留下，暗中保護那四間店子。

孟龜年也叫兒子孟壽拜釋陀羅為師。

原來龍猛早已籌劃就緒，當他未來太康城前，已派出他的密宗同門，把平日採集的珍珠，玉石運來。

密宗同門之中，有兩個高手，是密勒池的兩大護法，一個喚做「迦陵聰」，一個喚做「迦陵明」，不祇武功高得出奇，而「天視」（即天眼通）「地聽」（卽天耳通）之技，更是高到了絕頂，這還未算，尤其出色的是二人的醫術，簡直出神入化。如果一個垂死的人，若非油盡燈枯，或內臟被搗得稀爛，那就是死掉了三日的屍體，也能醫治活過來。

且說龍猛起行的前夕，孟壽躡手躡脚的摸入張琦思的睡房裏，二人抱着頭，哭了一次又一次。

十多年來，他們生活在一起，情如手足，今次一別要八年後才能相見，自難怪他們難過，傷心。

哭了一番，最後，阿孟把一樣物事塞入了張琦思的手中，原來那是一雙乳白色的手套！

據阿孟說，這雙白色的手套，是他今早在古董舖裏買到的，足足花了他一兩銀，價錢可說是非常昂貴，然而這對手套又白、又薄、又堅韌、又有彈力，那也十分的值得。

第二天，他們坐上了一輛預先買下的大馬車，便在早上登程。

張吾意，孟龜年，孟壽，釋陀羅四人，直送他們到幾百里之外，才揮淚而別。

龍猛與張公子乘着馬車，向前飛馳。

大約十多天後的一個早上，已到了阿帕離峯上邊。

是時，但見高峯入雲，朝陽映水。

而在白雪環繞的裏面，有幾十座美麗到了不得的建築物，那就是密勒寺！

「密勒」，是密宗最傑出的一派！也是中國佛教中，對世人極有貢獻的一派！這一派的僧侶，一生以助人為本，除了佛理之外，各有各的，兼研究一種或兩三種其他部門的學問。是以世上的學問，舉凡天文，地理，數學，力學，醫學……等，都有密勒派的僧侶去研究。如同中古時的希臘人。

而研究醫學的，若被認為成績超卓，就去醫人，研究力學的，就從事建築。他們以服務和工作，視作享受，確是超人一等！

到了服務滿二十年後，便可進入靈修的階段。

張琦思隨着龍猛踏入密勒寺後，頓時不禁十分驚奇！

眼前一望，綠草如茵，方橫約有二十多里，像在寺門後起，就鋪着一張其大無比的綠地毯一般。

望向遠處，有許多用綠玉或白玉作牆和石階的樓宇，依山建築，那是給僧侶們居住的。由於地勢高聳，好似浮在白雲之上，高雅悅目，宛若神仙的居所，更有如天外飛來的玉殿瓊宮。

草場左面，有一面迷人的大鏡子，原來是個縱橫五六十里的大水池！池的盡頭，有一面大峭壁，峭壁之上，連綿都是高峯，有幾十道清泉流下來，經過綠玉般的峭壁瀉到池裏。

這個池，就是世人可望不可卽的「密勒池」，深有十餘丈，水清見底。傳說常飲可以駐顏長壽，且能抵抗疾病，增進人的聰明。這處地方便由這個池而得名，人人都叫它做密勒池，甚至對密勒寺也這樣地叫。

張琦思隨着龍猛走到了右邊的遠處，有一尊用白玉雕成的釋迦牟尼像。我佛世尊，盤膝趺坐，像高達二十丈，陽光照到它上面，通體透明，好像內裏發出無上的光輝來。

再前行，便是綠樹婆娑，地上鋪着雪也似的白玉，一塵不染。樹林裏有綠鶯，白鹿，七彩的鸚鵡，十分頑皮的金絲猴，總之一句，奇花異木，瑞獸珍禽，四處飛鳴出沒，令人如在山陰道上，目不暇給。

龍猛帶着張琦思先頂禮膜拜過釋迦牟尼像後，才帶他去見掌門人。

密勒寺掌門人愛密羅多，從此收了張琦思作入室弟子。

× × ×

八年之後，從甘肅到陝西邊境的路上，有一輛極其華麗的馬車，飛馳而行。

挽車的，是四匹毛色青葱的駿馬，走在車傍的，又同樣是四匹青葱的馬。

這八匹馬，長相軒昂，比關外的高頭大馬高出半尺，原來是「奢摩他」國中著名的純種馬！

「奢摩他」，是阿帕離峯附近的一個小國，國中以出產美人，良馬著名。這八匹馬，是奢摩他王子於昨年，在萬中選一的選出來送給密勒池掌門人作為一年一度的禮物。那馬車也是王子所送，因為在傳統上，密勒池的掌門人，例必是奢摩他國王的國師。

這八匹馬，能越過丈多的高欄，能躍過五丈寬的溪流，更且，力大無窮，日行千里，每駒負重八百多斤。端的是馬中神駿！

駕車的是個中年漢子，長髮垂肩，名喚「和尚狂」——原來姓氏已無人知道。

和尚狂生得濃眉細眼，鼻直咀闊，樣子非常的滑稽，再加以臉孔圓圓，一張咀，便惹人發笑。

他是密勒池中第一個進入中土的「密宗狂僧」，後來思想一變再變，其成就之大，幾可與「宗喀巴」的首席弟子達賴，班禪媲美。

至於坐在車裏的，一個是張琦思，而另一個，便是他的師父愛密羅多了。

張琦思這時已經二十四歲，唇紅齒白，外表俊美過人，神態飄逸！如果把他扮作女子，恐怕會壓倒西子，而「肌膚勝雪」，「十指纖纖」，那曾像浣過紗的樣子？更遑論曾下過苦功習武了。

愛密羅多這時已經四十多歲，長袍束髮，由於修養功夫，駐顏有術，望之却如三十許人。他生得臉長身瘦，儀容高雅，目若寒星，令人見了，總覺得神采不凡。

在車廂裏，他坐在張琦思的左邊，眼望着前面。

前面是十多里的平坦大道，遠處却有一個小土崗。土崗遮住了他的視綫，就是展開「天視」那也不能透過。

愛密羅多便道：「已經跑了兩個多時辰了，我們讓馬兒歇歇罷。」

和尚狂應道：「是。」「呼啦」一聲，那八匹青葱馬便緩下來。

他們讓馬兒歇息的怪事出現了！

和尚狂先解下拉車的四匹馬，然後把牠們放在另四匹之上。

祇見他左手托着兩匹，放在另兩匹之上去，讓馬腹跨在下面的馬背上，張琦思也如是。

至於愛密羅多却托着一輛馬車。

在平時，他們是輪流駕車，輪流燒飯，因他們不願意打店。若遇着懶燒飯的時候，他們便吃乾糧。

凡是男人，大抵都怕燒飯的，於是愛密羅多便提議道：「我們跑到那個土崗為止，看誰跑得最後的，今天便由他燒飯如何？」

話一說完，和尚狂與張琦思都齊聲說「好！」這時他二人手上各托着四匹馬。

雖然愛密羅多的功夫是比他們高一點，但右手托着的究是一輛馬車。這輛奢摩他國特製的馬車，全用最堅的烏木造成，每處夾口，均鑲着極厚的金片，比之普通的馬車，何止重上三倍？就算愛密羅多的武功再高，也扯平了。

三人站齊了之後，一聲「嘟嚕」聲響，便即如箭向前奔。

他們一點足尖，便即十丈，再點，二十丈，再點三十丈。……

照一般的武林高手來說，能一掠五六丈，已經驚人，而他們托着幾千斤，尚能一點足尖，飛出三四十丈，那一份內力，也眞的是不可思議！

走了不久，愛密羅多已經領前，張琦思落後不遠。

可是這時，却有一隻黃蜂嗡嗡地飛着，片晌之後，它竟叮向和尚狂鼻尖上來。

若換別人，這時定必是無法應付，然而和尚狂的武功是何等的厲害，他輕輕把頭一幌，便使黃蜂摔下地來。

可是，和尚狂的內勁雖然高得出奇，但對手也是難找匹敵的人物，經此微微一窒，阿狂便不免落後。

到達土崗的時候，愛密羅多快了一十丈；張琦思第二，自然是落後一十丈。——雖然，一十丈路，距離不能算短，但這次的賽程是十多里，而張琦思所輸的，也不過是「一點足的四份之一的路程」罷了。若照今日的術語來說，那不過祇慢了「四份一秒」。

決定了是和尚狂燒飯之後，他便不禁對那個土崗生起氣來。

「愛密師兄，那土崗甚麼地方不好站，却偏要站在這路上來，你說它可惡不可惡？」

愛密羅多笑道：「它可惡又怎樣？」

和尚狂道：「那我們就把它夷平，利便將來的行人好了？」

愛密羅多道：「好雖是好，但泥土放到那裏去呢？」

張琦思一指左邊，說道：「左邊一十丈外，有一個大泥潭，我們把土崗的泥把它塡平，豈不很妙？」

說了之後，三人隨着便伸出手來。

和尚狂失敗於前，這時便有意顯點眞本領。他先用雙掌向土崗一推，跟着更踢了一脚，但聞三聲「轟隆」之聲，隨着便見漫天的泥土，向前面飛去，飛到十丈之外，才跌入了那個泥潭之中。經他這兩掌一脚，剷去泥土，也有幾千担！

三人推了半個時辰，那土崗果然變成平地了。祇有原來土崗的位置，地面現出凹凸不平。

愛密羅多望了一下那凹凸不平的地面，對和尚狂道：「我也演一套功夫給你們看看。」

他一點足尖，向上飛起。

他的身體像一根木杉似地在空中橫躺着，面部向下，背部向天，待離地面一丈多高時，然後把雙掌壓下向前盤旋飛動。

飛到了凹凸地面的盡頭，停了一下，又再以同樣的姿勢，飛轉回來。

和尚狂與張琦思看那片凹凸的地面時，已經像輾過一般那樣平滑了！

「好功夫！好功夫！」阿狂不禁連聲讚美！

「我更讚句是絕頂好功夫！」一陣聲音從遠處傳來，不久便見一條人影掠到。

這說話的人是一個穿長袍的中年文士，面貌純良，態度和藹。

他先向三人長長一揖，然後說道：「在下潘幼安，對武學略懂皮毛，剛才看見二位的移山扛鼎『大力神功』，眞的是衷心佩服之至！」

愛密羅多見他面貌善良，隨即回禮道：「閣下分明是武功高手，何以竟謙遜到說略懂皮毛？而托起幾匹馬，夷平一個土崗，也算不得是移山扛鼎。閣下休要過奬！」說罷，互道姓名，介紹阿狂，與張琦思和那文士相見。

潘幼安喜道：「原來是密宗大師，今天得見，足慰平生之願，寒舍距此不遠，如不嫌蹇陋，請三位蒞臨一敍如何。」

阿狂拍掌笑道：「我答應你了，他們也會答應你的，讓我駕車，你帶路吧。」

潘幼安道：「狂兄的確爽快，令人佩服！」

和尚狂道：「我不是够爽快，而是今天輪到我燒飯呢！」於是大家都笑起來。

片响之後，馬車已到了潘幼安門前。門外已站着兩個年約三十的漢子，向他們迎迓。

這兩個漢子，年長的名喚沙八，小一歲的名喚繆六，都是潘幼安的徒弟。他們生得相貌忠厚，身體強健，似乎還有一身很不錯的武功。

在廳上坐定了後，二人也通過姓名，這間屋的陳設很簡陋，看來潘幼安是一個很窮的人。

廳裏除了一張粗劣的木桌和幾張破舊的椅子外，別無多餘的事物。

和尚狂四下看了一眼，便向潘幼安問道：「潘兄是這裏的人氏麼？」

潘幼安道：「不是，我原本住在阿麗城——」

話未說完，和尚狂隨即截着說道：「潘兄從數千里迢迢跑到這裏來，優哉游哉的遊山玩水，倒眞的是雅興不淺。」

潘幼安苦笑了一下，道：「我那裏是跑來遊山玩水的，我實在是逼不得已。才跑到這裏來。」

和尚狂聽了頗感出奇，便即問道：「那是甚麼原故？」

潘幼安道：「此事說來話長。」——

跟着，他便把往事說出。

原來潘幼安在三十歲時，已經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家裏非常富有，在阿麗城中開有錢莊，珠寶店，客棧，酒樓……

他有一個兒子喚做潘瑩，也是「當今武林十大高手」之一。

潘瑩的綽號喚做「武潘安」，是被武林人公認爲絕世的美男子。

可是江湖上有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名字喚做方非卿，是一個絕世的美女，年僅二十，武功高得出奇，她和潘瑩一見鍾情，去年結成夫婦，從此方非卿也謹守婦道，隱姓埋名。——她做了潘家的媳婦後，江湖上便消失了這個女魔頭，這倒使許多人奇怪了。

這幸福的家庭，忽而受到外來的打擊，那是方非卿在江湖上不可一世的時候，曾打傷了少林，武當的幾十個門徒。少林掌門因遍尋她不獲，便傳下「綠玉杖令」，叫幾派的高手，務要把她找出來。

後來知道她嫁了潘瑩，便通知她在今年重陽後第三日，到少林寺去，對方要罰她「面壁十年」，補回以前打傷少林，武當二派門徒的過節。

所謂「面壁十年」，不就是變相的「十年牢獄」？

從此潘家父子，媳婦，知道自己人手不够，便各有各的去找同門助陣，預備在今年九月鬥少林，武當二派。——倘若不能勝過他們，那麼方非卿的前途，實是不堪設想。

後來潘幼安得到了一個秘密消息，那就是近四十年來道家的第一高手吉帝道人，在他羽化之前，已把他的一生武功口訣留在「悲離峯」上。

據說這份武功的口訣精妙到極點，若是高手，依着練得三五個月，便可成一代高人，因此潘幼安便從阿麗城摸到這裏來，打算找這份武功口訣，聽說這份口訣刻在一塊高約六尺闊約二尺的水晶上面，豎在悲離峯巓。若果找到的話，潘幼安便打算把它抄下來，帶回去教一些武功超卓的同門中人，去和對方作一塲龍虎爭鬥。

若果武功的口訣眞像所傳的厲害，而潘幼安的計劃又能完成，那麼今年九月時，他便可爲他的媳婦解除面壁之苦了。

和尚狂聽潘幼安把事情的梗概說過了之後，不禁勃然變色，道：「少林寺的和尚竟是這樣地可惡麼？潘兄，你不用煩，有我阿狂助你，而且我以爲你連悲離峯也不用去。」

潘幼安聽了先是一喜，隨即也一愕地問道：「連悲離峯也不用去？」

和尚狂道：「不錯，據潘兄看，在下的武功如何？」

潘幼安道：「高極了。」

和尚狂道：「那就好，如我這樣武功高的同門師兄弟，起碼有三二十人，而比我更高的，還有好幾個，將來我發一個訊息約他們到少林寺去，如果不傷和氣便罷，倘若對方堅要令媳『面壁十年』，我將替你把那個少林掌門揍一頓。」

潘幼安正想接言，愛密羅多已經開口，道：「阿狂，你說話行事不可太鹵莽，少林是名門大派，且密勒派從未開罪過人，還是助潘幼兄先上悲離峯，看看那武功的口訣是否眞的如此厲害，再作打算，怎樣？」

和尚狂道：「這也很好。」

說話間，午飯已經開上來。

飯後，時間尚早，他們準備好一切的東西後，便起程去悲離峯。

他們六人坐上了馬車，潘幼安領路，馬快如飛，不久便到了悲離峯下。

潘幼安所準備登山用的繩梯，鐵索之類，阿狂都將它們放在車裏不用，因爲他有更好的登山辦法。

辦法就是愛密羅多，和尚狂，張琦思三人，把潘幼安，沙八，繆六分別背在肩上。——然後足尖一點，如履平地，向上竄去。

悲離峯有千丈之高，各人但覺耳畔風响，不久到了峯上。

那裏是一片平地，寬約數十丈。盡頭處有一塊六尺多高的水晶碑豎立着，時當正午，映着太陽，閃閃發光。六個人走近水晶碑前，定眼望去，那有甚麼武功口訣刻上，祇有十二個大字，寫着：

「此中無寶
但亦有寶
善心是寶。」

爲了那十二個字，潘幼安竟從數千里外找到來，而且奔波了個多月，這打擊和失望也確實大了。

潘幼安抱着頭坐在地上，神色沮喪，有如一個輸光了的賭徒，他站起身來長長嘆息一聲，心中充滿了辛酸味道。

失望的痛苦，大抵世間上不少人都領略過的，自然是「凄凉」「辛酸」兼而有之，這時他彷彿從夢中驚醒，眼前祇有一片灰暗。

愛密羅多安慰他一番，大家離開了這塊水晶碑。剛走離了一箭之遙，不遠處有兩個道士走近來。

行前的年約五十來歲，雙手籠在袖子裏，長着三綹黑色的長鬚。

後面的鬚眉皆白，看去已有八十歲，腰間佩着一柄長劍。

他們望見了愛密羅多等人，黑鬚道人先道：「各位，看到了麼？」

和尚狂問道：「你問的是甚麼？」

黑鬚道人道：「水晶碑上的十二個大字。」

和尚狂道：「看到了又怎樣？」

那黑鬚道人大喝一聲道：「既然看到『善心是寶』，你們還不『還我本來』，『禮我三淸』，尚待何時，我要你六個人，一步一拜的拜下山去。」

和尚狂聽了也不動怒，只冷冷的道：「道長此言何意？」

黑鬚道人道：「說得這樣淸楚，還不明白麼？人最可貴的是『善心』，有了善心，萬事皆足！『還我本來』就是把身外物通統忘掉，『禮我三淸』，虔誠修道，無拘無束，反璞歸眞。」

和尚狂聽了，笑道：「要把身外物扔掉，是不是要我脫得赤條條的？」

和尚狂有心和老道開個玩笑。

想不到那老道答道：「正是如此！」

潘幼安心想：世間上竟有這樣無理取鬧的人。

那道士「哼」出一聲道：「我可以當着你們面前把你們身上衣服鞋襪都脫個淸光，投下深壑去，證明我沒有說謊，也就是還我本來之意了。」

和尚狂道：「那麼我們非赤條條下山不可了？」

黑鬚道人道：「廢話少說，快脫。」

和尚狂道：「如我不答應呢？」

黑鬚道人道：「那須在我手下走得過三招！」

和尚狂聽了不禁呵呵大笑起來，道：「你倘若早說這話，那我們就可以少說許多廢話了。」

黑鬚道人問道：「你自信能在我手下走得過三招麼？」

和尚狂道：「走得過三招便怎樣？走不得又怎樣？」

黑鬚道人道：「三招不敗，可以穿着衣服走下山去，三招若敗，便非赤條條地走下山去不可了。」

和尚狂道：「你祇是說『敗』與『和』，如果三招之內，我勝了你呢，那又怎樣？」

黑鬚道人先是一怔，隨即笑道：「你這人原來笨得可憐，如果你能勝我，那你就要我光着屁股跑到長安去，我也不能不答應呢。」

和尚狂道：「你也算老實，而且公道不過。」回頭叫道：「沙八，繆六你們先上去試他一試。」

老道見沙八二人走前來，不禁呵呵笑道：「若是我和你二人過招，未免以老欺少。」他回頭望了那白鬚老道一眼，繼續說道：「好徒兒，你年輕一點，那就由你陪他們玩兩招吧。」

他們六人聽了，又是全都一愕！

照常理來說，那白鬚道人應是黑鬍道士的師父，誰不知他不單止是徒弟，而且還比黑鬚道人年輕，這眞是出人意料的事情。

白鬍道人向他點了一點頭，便對沙八二人說道：「兩位不要浪費時間，請你們一起地上。」

沙八把長劍舉起，正打算劃破老道的衣服，因爲他覺得彼此之間，並無深仇大恨，祇求能穿着褲子下山去，那就算了。

不料劍才舉起，那白鬍老道竟快如閃電把頭撞向他的劍鋒上來。

祇聽見「噗」的一聲，便覺五指一痳，長劍落在地上。

繆六看見情形不對，正想發劍，眼前人影一閃，白鬍老道的身形快得不可思議，一陣風似的到了他的右面。隨着用口向他握劍的手指一吹，繆六頓覺五指好像給沸水燙着一般，「拍」的一响，長劍又墜在地上。

兩個年輕人輸掉了之後，和尚狂把目光轉向潘幼安臉上來，說道：「你要抓回一點光彩，潘兄，這回輪到你了。」

潘幼安仗劍上前，這回他輸得更慘。

那白髯老道祇挺出一根手指迎着他的來劍，把劍緊緊吸着。隨卽把潘幼安連人帶劍向上一帶，潘幼安不肯棄劍，給老道把手指伸向頭上繞了一個大圈，潘幼安雙足離地，飛了一匝，跟着「噠」的一聲，四足爬爬地倒在地上。到了站起來時，不由得羞的滿面通紅。

到這時候，連愛密羅多在內，全都知道對方的武功，眞的是非同小可了。

「這次我來。」和尚狂說了之後，揚起兩道濃眉，咧開了一張闊咀巴，邁步而上。

他有心考那個老道一下，使出一招「醉仙走路」身形，快似鐘鉈般左右搖擺，好像一個人變成了三個，一個影子又變成了六個、十二個。

黑鬚道人已看出和尚狂不比先前三人的等閒，便向白鬚道人說道：「徒兒，你且歇息一下，這個讓我來對付，」

白鬚道人應了一聲「是」，便站過一旁，隨又說道：「師父啊，這人有點來頭，你不可大意啊！」

和尚狂豎起一根大拇指，向黑鬚道人說道：「你徒弟的武功鑑賞過了，想做師父的定然更勝一籌，貧衲叫做阿狂，請問二位道長法號？」

黑鬚道人指一指他的徒兒道：「他叫吉帝，貧道叫大吉。」

他們六人聽了暗吃一驚！雖然和尚狂與愛密羅多並不怕他們二人，但是無意中惹上了這兩位天下知名的武林高手，也令到和尚狂一時進退失據！便出言試探道：「吉帝道長，有一位僧人名喚龍猛，我想你定必認識的，他是我的師兄呢。」

吉帝道人聽了「啊」的一聲，答道：「龍猛和我是武林知己！原來你是他的師弟！」一邊轉身向大吉道人恭身一禮，道：「師父，今日徒兒偶然與故人的師弟相遇，大是有緣！師父，這玩笑不可再開下去了！」

八人敍過了姓名後，大吉道人便請他們到他的山洞裏進些山果，清泉。

那山洞是在另一個山峯之上，寬敞如大廈，不論外面是嚴寒抑或溽暑，洞裏總是清爽如春，洞外花香襲人，內外佈置非常清雅。

武林中人早已盛傳吉帝道人已經羽化，誰不知他却在這裏隱居，潛修武學，平日絕不講求駐顏，到了七十多歲時，已經鬚眉俱白，而他的師父大吉却是反常，由於愛好清潔，數十年吐納打坐，長春不老，是以今年雖已一百零八歲，依然鬚髮俱黑，不似個年過百歲之人。

彼此愈談愈投契，潘幼安便把他今次前來悲離峯頂的原故，向吉帝道人說了一番。

爲了潘瑩和方非卿夫婦被拆散的事，大家經過一番商討，吉帝便決意協助潘幼安，於九月中和愛密羅多一齊上少林寺。希望救出方非卿，吉帝更把潘幼安三人留下，又認了沙八，繆六做徒孫，而潘幼安則做他的徒弟。除了傳他們武學之外，還打算懇求他的師父大吉，把內力幫助他們，氣力增進，這樣再練上三幾個月功夫，即使未能勝得過少林寺的靈明大師，也可抵禦少林、武當兩派的高手。

潘幼安三人一時喜出望外，立刻倒身下拜，向吉帝人道行了拜師大禮！和尚狂與愛密羅多，因大吉老道的輩份比龍猛還高上一級，在口頭上，也不能不稱老前輩，執弟子禮，大吉老道這時好不開心，除了請他們吃了一頓靈芝，朱果之外，還把一些晒乾了的萬壽仙草，每人各送幾株。作爲旁身之用。

張琦思學技八年，歸心似箭，住了一天，便先告辭。臨行之前，潘幼安叮囑他千萬去阿麗城找他的兒子潘瑩，卽時寫就了一封信，並交給張琦思一件信物。作爲見面憑證，張公子一一緊記，收拾行囊，拜別下山去了。

× × ×

駿馬秋風冀北，杏花春雨江南。

在三月將盡一個暮春的早晨，張琦思他們三人乘坐着那輛異常華麗的馬車，到達了長葛城郊外。

這處郊外，風景非常優美！中間是一條平坦大道，夾道兩旁，滿植婆娑綠樹，路旁遠處山巒起伏，近處是一條闊有數十丈的長河流。遠處山脚下，有一個大葵棚，是一個賣酒地方。有着熟牛肉，熟羊肉，鹵鵝等下酒之物。

馬車停下來，他們下了車，四處遊覽。張琦思想到明天中午，便與父親和管家孟龜年父子相見，心情輕快，顯得特別開心！

他們信步向那個葵棚走去，時近正午，大家都要進些酒食。他們正想踏入葵棚，忽而有一個人向愛密羅多打招呼。

「先生幫點忙，看一個相怎樣？」說這話的人是一個四十左右的中年漢子，穿着一身殘破的衣服，向愛密羅多輕輕的招手。

愛密羅多搖了搖頭，道：「對不起，我不打算看相。」

「我的相法很靈驗的呢！」

愛密羅多道：「惟其靈驗，我更不想看。」

那漢子頗是驚訝，跟着問道：「那是甚麼道理？」

愛密羅多道：「人若預先知道那一刻發財，那一刻有禍，這樣做人，還會有趣味的麼？」

那漢子聽了聳一聳肩，向對面的一個少年人說道：「羊遜，把你昨天的幾個乾饅頭拿出來，預備兩碗開水，生意做不成，我們今天要啃乾饅頭的了。」

他們細看那相命攤檔，祇有一張破木桌，一塊布招寫着「牛羊相命」四個字。「牛羊相命」、原來相命先生名叫牛勤耕，那少年人名喚羊遜。

愛密羅多聽見牛勤耕要啃乾饅頭，便向他道：「如果不嫌冒昧，讓我來請兩位吃一頓午餐如何？」

牛勤耕聽了也不客氣，隨即站起身來，笑道：「多謝！我以爲子午一冲，今午定必餓着肚子，誰不知吉星降臨，賜我們口福。」

大家走入葵棚裏邊，揀一張大圓桌子坐下，愛密羅多便叫了盤熟牛肉，一盤醬鵝，兩壺陳紹，一碗肉湯和一大盤饅頭。葵棚裏早擠滿了人，其中最令張琦思

注意的，卻是一位面向着牆，背向着各人的女子！

那女子名喚狄清峨，年才二十歲。身穿一套黑綫條方格的土布衫褲，脚上沒有着襪，穿着一雙黑色的破布鞋。她的衫褲都有着補釘，那一雙破布鞋正露出孔子。

她那一對足踝雪白可愛，美得可愛！膚色又潔白晶瑩，張琦思就是先看到了她的兩脚，才引起他的視綫！加上秀髮如雲，垂在頸後，雖然不施膏沐，當黑髮飄動時，彷彿已有一種攝人心魂的魅力！

她祇叫了一碗五個銅板的淨麵，剛好小二把麵送上。不知是失了魂還是不小心，竟把麵裏的湯水，傾瀉在她的衣衫上。

那女子不惱也不怒，連忙站起身來，從懷裏取出了一塊破手帕，輕輕地在揩拭衣衫上的汚漬。

這時才和棚裏的客人打一個正面，一刹那，所有看見她臉孔的人，一時全都呆住了。

原來這位小姐的臉孔是粉藍色的，雖然態度大方高雅，五官長得非常好看，但是一張藍色的臉孔，總令人感到稀奇。若果她的臉孔不是粉藍而是雪也似的白，那麼這個少女便是天下的絕色了。

正當一些人見到那位女子感到稀奇之際，棚外面來了幾聲吆喝，跟着有四個漢子走進來。

那四個漢子一走進來，便大剌剌地在張琦思的隣座坐下。他們叫了一些酒肉之後，便粗言穢語，令到各人聽了，無不嘔心！

那四個漢子，名喚唐一、唐二、唐三、唐四。年約三十之間。他們短衣束帶，風格魁梧，腰間纏着一條軟鞭，插着一把利斧。那利斧全用鑌鐵打就，每柄約有幾十斤。

這四個人，老大愛酒，老二好色，老三貪財，老四愛使氣；江湖上流行着兩句話，「一二三四，酒色財氣」，就是指他們四人而言。人們爲了四人太兇狠，所以又稱他們爲「唐氏四虎」。

他們四人的武功祇不過是三流角色，但是惡到頂點，而又壞到了透頂的下三濫東西！過去雖有幾個正派俠士想剪除他們，無奈總是忌憚着他們的師父，因爲他是個沒有多少人能惹得起的高手！

那高手就是「玉杖鳩老」，三十年前在黑道上有名的大魔頭，到了今年六十二歲，早已惡名昭彰，爲天下武林人所不屑，稍有正義的人所不齒！唐氏四虎倚仗着師父的臭名，可說壞事做盡了。

唐一喝了兩杯酒後，便向唐二問道：「老二，昨晚你又玩了幾個？」

唐二得意地答道：「不過三個。最年輕的祇十五歲，行事時她祇是哭哭啼啼，掙手掙脚，事後她還抓了我一把，激起了我的性子，輕輕一掌便把她送到閻王殿去了。第二個是教館先生的妻子，樣子還好。第三個是掌櫃的渾家，正在狼虎之年了，可惜並不風騷呢！」他說來如數家珍，大有當今之世，强姦榜上的狀元，捨我唐老二還有其誰之豪興。

唐一接着又問道：「都是硬拉來受用的麼？」

唐二道：「這是我一貫作風，自是理所當然！」

唐三插咀過來道：「老二幹的好事，聽說她們今早一個上吊，一個投河，一起到閻王殿前報到去了。」

唐二聽了毫不介意，且大笑道：「未上吊，未投河的還多着哩，怎值得大驚小怪的！」

唐二高聲談論，旁若無人，那藍面女子早已聽個清楚，似乎抖顫了一下，隨即轉過臉來，把雙眼向唐二一瓢，二人剛好打個正面。

唐二不禁垂涎欲滴，露出一雙貪婪而又可鄙的眼光，低聲向三人說道：「女人親近過不少了，可是未曾和藍面孔的睡覺，老大，我要看看這妞兒底下的是不是也藍色的，求你替我把那妞兒擄回去，讓我嘗個新鮮兒！」

跟着，四人又耳語一番，忽地各自拔出腰間斧頭，向棚外跑去。那條大道上，正有兩輛華麗的馬車，並排飛馳而來。

棚內的藍臉少女，見唐氏四虎出了葵棚，她的眼睛轉爲柔和地望向張琦思，這時張琦思也剛好望向她，四目交投，大家像有點默契的樣子。

狄清峨看出對方神情，並沒有對她輕視之意，當下也不低頭，一雙明媚眼睛，表露接受對方的注視。

張琦思感到對一個陌生少女，作「劉楨平視」，是不大正人君子的，然而狄清峨這個人，似乎對他有着一種不能抵禦的魔力。

他由她的頭髮望到她的臉上，再由她的臉上望到她的身上，然後望到她的兩脚。兩道目光，再後由下至上，掃來掃去。

狄清峨見葵棚裏人多，這樣會被人恥笑不好意思，立刻臉轉向棚壁。背着張琦思，她這時神情是甚麼樣子已沒人看到。

這時大路上傳來一陣喧聲，唐氏四虎手握鐵斧，一字兒排開，攔在那兩輛馬車前面。

第一輛馬車的御者是個少年人，見到有人擋路，立即停車，大聲喝道：「你們幹麼的？」

唐老大雙眼一眨，大聲叱道：「好小子，爺爺是來發財的！乖乖地快把財物獻上。」

那御者嚇得一跳，回頭對車裏嚷道：「公子，不好了！强盜來了！」

這時第二輛馬車也停下來了，御者是個中年粗漢！頭戴破毯笠，穿一襲灰布舊衲，和那輛華麗馬車絕不相襯，並且兩眼無神，好像剛打瞌睡才醒轉來的樣子，他看見了眼前的情景，也高聲嚷道：「姪女兒不好，有人刦車哩！」

當下兩輛馬車裏各自走下一個人來。

一個是少年書生。

一個是窈窕淑女。

書生風神俊逸，瀟洒不凡，身穿白地綠間條長袍，打扮得齊齊整整。而更妙的是全身衣帽飾物，全是綠，白二色，使人見了，更覺得他瀟洒出塵！

那少女年約雙十，穿一套米黃色的衣服，全身繡滿朵朵粉紅色的桃花。俏麗之中，顯出雍容華貴，兩顆大眼睛轉來轉去，令人見了，不由神爲之奪！

唐老大見他們下車，立即說道：「你

們聽着，我唐氏四虎幹買賣是有規矩的！快把你們所帶的財物獻上，誰敢私藏分文，我就送他一斧，聽到沒有？」

那書生知道今次「秀才遇上了老虎，吟詩也難吟得脫」，還是保住性命要緊，當下再不答話，忙走入車廂，捧出一個大鐵箱來。

他把鐵鎖弄開，揭起箱蓋，雙手遞給唐四道：「在下帶出來的財物，盡在這裏了！」

那少女見書生那樣做法，也學足他的樣子，從車廂裏取出一口鐵箱，打開金鎖，把它遞給了唐老二。

唐四把第一口鐵箱裏的財物點了一點，原來有十張銀票，每張五千兩，另外還有兩錠黃金，廿顆珍珠，廿塊綠玉。

說也奇怪，少女鐵箱中的財物，剛剛是書生所有的兩倍。

唐氏四虎頓時不禁手舞足蹈。尤其是視財如命的唐老三，更高聲的嚷道：「我以爲這次買賣最多不過賺幾千兩，誰不知竟是……竟是……」他一連說了兩次「竟是」之後，尚還說不出一個比較準確的數目。

單是六十顆珍珠，六十塊碧玉，已不祇值得五十萬兩銀子了。

唐老二是個色中餓鬼，他雖然得到偌大的一宗財寶，還不心足，他向老大使了一個眼色，低聲道：「我們連那個姐兒也擄回去罷。」

唐老大道：「先前你已看上那一個藍面的，如今還要這白面姐兒麼？」

唐老二泙着雙眼道：「雌兒那會嫌多的，大哥，快動手。」

書生雖然不知道他們所指的「藍面」是甚麼，但心裏早已清楚，這四個强盜不祇要刼財，還要刼色了，立即高聲喊道：「救人啊，强盜刼了財，還要刼色呢。」

唐老二聽了不禁大怒，恐怕書生一叫，會破壞他的好事，於是揚起右手的鐵斧，向書生頭上劈下。

正在千鈞一髮之際，葵棚裏奔出一個人來！身形快如閃電，一眨眼間，已擋在唐氏四虎前面。

唐氏四兄弟見財物已經到了手，却忽地殺出一個美少年來，不禁當堂楞着。

唐二連忙把舉起的鐵斧縮回，轉身指向張琦思面上，說道：「難道你這小子想來送死麼！」

張琦思「哼」了一聲，冷冷地道：「我是否想來送死，祇要你們四個出手一試，不是立即分曉麼！」

唐二內心本已怒極，但終於按捺住心頭怒火，向唐老大道：「大哥，你看他弱不禁風，活像個兎崽子呢。」

唐大未即答話，向三人打個眼色，四柄鐵斧，一齊向張琦思劈落。

葵棚裏面，有不少看熱鬧的見到了都不禁驚呼起來，心想，那美少年面如傅粉，臉孔吹彈得破，而且手無寸鐵，難道他以肉身抵擋四柄利斧麼？

他們想猶未了，四柄鐵斧已經反彈起來，不祇彈起，更令唐氏握不牢，叮噹連响，四柄鐵斧一齊跌在地上。

唐二，唐三，唐四三人你望我，我望你，一時不知所措。

還是唐老大反應够快，見識也多一點，回過神後，立即嚷道：「兄弟，那小子武功了得哩！剛才所使出的，是佛門至高的『摩訶般若神功』啊，我們快走！」

四人身向後轉，朝着葵棚傍邊的一方，飛掠逃遁！

張琦思也不追趕，彷如臨風玉樹似的站着。直待他們跑出二丈之外，才一點足尖，飛越過他們的頭上，再在他們之前，落了下來。

唐氏四虎雖然拚命奔逃，但也眼觀三面，耳聽四方的，忽然看見那美少年已站在前面，馬上嚇得魂飛魄散！

當下立即朝馬車方面跑過去。

張琦思看着他們跑出丈許後，才飛身追趕，有如一場讓步賽。

直到距離他們背後不遠，張琦思才揚起右手，輕輕一拂。唐氏四虎便即踉踉蹌蹌，一步一跌，一直跌到原來所站之處，才穩得住脚，是時張琦思早已站在他們前面了。

這四個窮兇極惡的江湖敗類，張琦思那會讓他們再跑，伸出一根戴着手套的食指，向下一劃。

唐氏四虎馬上「哎喲！哎喲！」的大叫起來！額上冒出汗珠，險些痛到撒出尿來！

原來這一指是愛密羅多傳授的點穴法！當張琦思伸出食指一劃，內勁送出，如一根鐵棒向唐氏兄弟髀上掃過去，內力直滲到他們的神經，頓時如觸電一般痛楚，由腰際盤骨直到兩足，下半身穴道，一時全被封閉。

祇見四個强盜如同四個木頭人，被釘在地上，不過上半身還能照常活動，丹田以下，一片痲木，這一截是否仍屬他們自己身體也分不出來了。

唐老大一邊叫苦，一邊使出他最後的一道護身符來。

他恭身問道：「好哥兒，有一位喚做玉杖鳩老的武林人，不知你認識不認識？或者，聽到過他的名頭兒沒有？他就是我四人的師尊！」

張琦思搖了搖頭道：「我不認識，也沒有聽到過這個人的名字。他教出了你們四個這樣壞透了的徒弟，諒他也不是個好東西哩！」

這話一出，葵棚內外所有的武林人物，都是大感驚奇！

奇的是，玉杖鳩老「惡名聞天下」，凡是武林人物，鏢局鏢師，甚至富商巨賈，都是耳熟能詳，而這美少年武功這樣高，却說未聽到過玉杖鳩老的名字，這豈不是有點意外嗎？

至於驚的是，玉杖鳩老這人平日撥草尋蛇，無端生事，器量又狹隘，睚眦必報，動不動殺人。當他發怒時，視爲作樂，固然要殺人來消氣，就是無緣無故，也要殺人，而今少年人竟說他「不是個好東西」，葵棚裏的人，當下無不替少年人危，暗暗嘆道：「他惹下大禍了。」

唐老大最後一道護符失靈了，張琦思把兩道凌厲的目光，望向他們。

隨着平伸左手，左掌向上，衣袖無風自捲，慢慢地，一匝一匝地捲上去，像有人拿着他的衣袖，輕輕地，小心地用手捲

上一樣。

許多人不知道他這舉動是甚麼意思。

原來竟是一套極厲害的武功！

是時，車上少年書生，美麗少女，以至御者，都看得目定口呆，滿臉驚異之色，原來他們三個，都是內行中人！

那少年書生心想：這位奇人若非內力收發自如，快慢隨意，看來驅之東則東，驅之西則西，要它躍起便躍起，要它拐彎便拐彎，而又毫不費力，那他武功之高，實在是令人難於置信了！

張琦思衣袖捲上了臂彎之後，便露出半截手臂來。他的「膚如凝脂」，「肌理幼嫩」得很，那像是一個練過武功的人。各人看的都呆了。

張琦思這時伸出右手，張開五指抓向地上。那四柄鐵斧便一齊飛起。

鐵斧有四面之多，大家看他如何接過來，祇見一柄一柄的排列在他的左掌心，手肘和手腕之上。各柄鐵斧距離的尺寸，都是一樣。到這時候，葵棚內外，觀看的人，一齊大聲喝彩。

但是，好戲還在後頭，他們的彩似乎喝得早一點。

張琦思視那四柄鐵斧如同一團麵粉，隨手把它搓了幾下，那四柄鐵斧已被他搓成了一個大鐵球，外表光光滑滑的。望去似一顆炮彈。

隨又飛起一脚，把大鐵球踢起，飛上三丈多高，然後帶着一陣風，呼的直飛到幾十丈之外，撞向遠處的一塊大石上。「轟隆」的一响，像是爆炸似的，當堂滿空都是石碎和鐵碎，散落地上。幸而那裏沒有行人，才不致出事。

看熱鬧的人，祇有目定口呆，這樣驚世駭俗的武功，他們幾曾見過。

可是事情的發展還未止此。

那些碎鐵濺到地上之後，竟是整體通紅，有如一粒粒燒紅了的火炭！

這究竟是一種甚麼神功？就連內行人也分辨不出來。

回頭細望那四個惡人，唐氏兄弟，還給剛才的一下硬了半截身子，雙脚釘牢地面，這時張琦思才倏出手，一掌按在唐老二的頭頂，冷冷的問道：「你們頭顱能硬得過那鐵球麼？」

唐老二那敢答話，祇有打拱乞饒，四人齊聲叫道：「公子饒命！公子饒命！」

唐二和唐四兩人，左手還挽住那一隻大鐵箱，他們死到臨頭，仍不捨得把它放下。

張琦思把按在唐老二頭上的手，縮轉過來，退後兩步。想到最重要的還是把滿載金寶的箱子取回。

他微微一笑，用手指向唐二和唐四的左腕，三人頓覺五指一痲，鐵箱立即跌下。快跌到地上的時候，張琦思隔空用食指一挑，鐵箱一直飛到書生和少女的面前。

「請兩位點數一下，」張琦思含着一個微笑說道：「看少了甚麼沒有？」

那鐵箱飛近他們面前，竟在空中停下來。

那書生對張琦思，簡直佩服到五體投地。

他想：張琦思所穿的是布衣，不會是個富有的人，而今他對着如許金錢，竟視若無睹，那麼其人的胸襟之闊，品格之高，已可想見，不由得在暗暗讚賞！

書生和少女取回了鐵箱，張琦思望向唐氏兄弟臉上道：「你們今天遇到了我，眞的倒楣不過，不但錢財刼不到手，遲刻你們死期到了。」

四人聽了，臉色馬上由青變白，除了高呼「公子饒命」之外，最不濟的是唐老四，竟「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張琦思道：「饒命可以，但我却有條件的！」

唐二忙問：「公子，是甚麼條件？」

張琦思沒有立即的答他，一點足尖，飛到四十丈之外，那處山脚下佈滿的鐵塊還是燒得通紅，他抓了一把，又飛回來。

各人但見他來去如風，快若電閃，先前是兩三丈，現在是四十多丈，都是幌身就到。這時各人都感到，四丈與四十丈的距離，在他看來，似乎並沒有甚麼分別似的，祇要他一舉步就可達到！

遇暴得福　技力通神

張琦思有意爲難唐老二，因爲他先前所說的話，比禽獸還不如，令他聽了心中好不生氣，於是把抓着碎鐵的手掌張開，慢慢地向唐二面前送去，叱道：「如果你也能這樣的抓着，我可以饒你一命的。」

唐老二那敢答話，因爲抓着燒紅的鐵塊在他是絕對做不到的事情。

張琦思便道：「抓着既然不敢，敢像我這樣麼？」

一邊把幾塊燒紅的碎鐵納入口中，咬得卜卜作响，好像咀嚼的是炒豆子一般。

原來，他顯的是「密勒神功」。

唐老二見一個難題比一個難，除了恭身乞命之外，已別無他法了。

張琦思見作難他們已够，才正色道：「你要我饒命麼，除非你們四人從此洗心革面，以後不再做壞事！」

四人聽了喜出望外，齊聲說道：「小人們定必依從！」

張琦思道：「眞的做得到麼？」

唐老大道：「定然做到！」

張琦思道：「好！」說話時口裏四顆碎鐵也吐落地上。

忽然之間，頓覺數丈之內，樹搖地動，連書生與少女所乘馬車的四匹駿馬，都一起嘶鳴起來，地面發出一陣子响，一刹兒露出四個深洞，同時，唐氏兄弟下半身穴道已經解了！

忽見剛才喊少女做姪女兒的中年御者，一掌拍在自己大腿上，他自言自語的說出一句：「這是罕見的『他摩喀巴』解穴手法啊！」此語一出，連那少女與書生，都忍不住笑起來。

原來「他摩喀巴」四字，是指密宗兩個傳人達摩和宗喀巴。

唐氏兄弟穴道雖已解開，但還不敢擧步，他們朝着張琦思跪下，叩頭如倒蒜。

張琦思道：「你們走吧，讓我助你們一程。」衣袖一拂，四人如箭離弦，飛過了十多丈的河流，到對岸才跌倒地上。四人從地上爬起，發覺沒有跌傷，便拍拍衣服上的泥土，抱頭鼠竄地走了。

那少年書生走向張琦思面前，長揖一

拜，說道：「在下獨孤恆，今天蒙公子仗義解困，眞的是內心感激！請問公子高姓大名？」

「獨孤恆」三字一出，葵柵內外，凡屬武林中人，都不禁「啊」的一聲！片刻間，葵柵裏所有的武林人物，幾乎全走了出來，他們走前了丈許，把眼睛望向獨孤恆，有如看「出會」一般。

原來這位獨孤恆先生，是名列當今武林十大高手之一，有「詩人劍客」之稱！與十大頂尖高手中的「愛花使者」何其芬，最爲莫逆。二人劍術之高，有「一時瑜亮」之稱！

少女知道書生是獨孤恆後，更不由心中佩服，跟着又警惕起來。佩服的是：他的武功名聞天下，何以先前竟不出手懲戒那四個惡徒？難道他一踏下馬車來，便已看出葵柵中有別一位高手？倘若眞是這樣的話，那麼撇開他的武功不談，單是他那份「天視」的過人眼光，已經可以列入一流高手之內，警惕的是：他先前故意裝儍，難道想讓自己先出手麼？若是如此，看來他是有心相試的，那就路上非特別小心不可了！

且說張琦思連玉杖鳩老的名字也未曾聽過，自然更不知道獨孤恆是個什麼人，但見他高雅脫俗，瀟洒出塵，不由得心中生出一種好感。

他對獨孤恆回了一禮，答道：「小弟名叫張琦思，偶爾路經此地，先前見那四人太過可惡，忍不住施以懲戒，足下何須稱謝。」

獨孤恆道：「張兄武功陽春白雪，曲高和寡，就是想找一二人來相和，也極艱難！至於品格之高，尤在陽春白雪之上，端的令小弟衷心佩服！」

張琦思道：「獨孤兄休得過獎！你所說的話，我一點也當不起！可是——」說到這裏，稍停一停，把兩眼望着獨孤恆的臉孔，細細端詳了一會，才接着道：「——聽閣下的談吐，如『朝陽鳴鳳』，『珠落玉盤』；看閣下的風度，若『明月照人』，『青萍出匣』，先生是位詩人麼？」

張琦思還未知道獨孤恆有「詩人劍客」之稱，可是他隨口亂說，却竟給他言中了！

獨孤恆細細玩味過他所說的每一句話後，才搖了搖頭，答道：「那裏！我日日都是——」

張琦思立即截着說道：「都是『獨』自一人，在『孤』山上遙看飛瀑，倚石吟哦？抑或『獨』自一人，臨流賞花，『孤』芳自賞？」

獨孤恆笑道：「二者都不是！我日日都是在紅塵中打滾，如是行爲，那裏稱得爲詩人？」

張琦思也笑道：「哦，原來是『神仙涉足入人間』，隨時，隨地，隨意與凡人嬉笑。」

獨孤恆又搖了搖頭，道：「那裏！倘能如張兄所說，那就好了！可惜我時時都要爲俗務奔走，十年來學詩學劍，尙兩無一成呢！」

張琦思道：「獨孤兄休得過謙！如蒙賞臉，請進葵柵裏喝兩碗，一敍生平。」

獨孤恆道：「本來這正是我所渴望的事！無奈我要趕着去找一個人，躭擱不得，兄長可以把尊址見告麼？」

張琦思道過鄉貫住所，約期相見。

獨孤恆道：「遲幾天有空，定必到府上探望！」

張琦思含笑道：「到時，小弟定當掃徑以迎！」

獨孤恆笑道：「不必掃徑以迎，祇要『送客後不掃徑』就好了！」

獨孤恆這句話說得非常幽默，一般人聽一位名歌者唱曲或是聽一位名人講話之前，例必說句「洗耳恭聽」。可是「洗了耳才聽」與「聽後洗耳」，二者的意味便大大不同，那是任何人都知道的。而「掃徑以迎」，與「送客後掃徑」，二者意義相去之大，也正如以上所舉的例子。

二人拱手道別，獨孤恆走上馬車，吩咐御者多加兩鞭，馬車便向前飛馳，愈去愈遠。

此際那少女才走上前來，向張琦思檢衽爲禮，說道：「小女子陶自醉，拜謝張公子援手之德！」又向馬車的御者招手道：「七叔，你也來拜見張公子！」

那御者從馬車跳下，走到張琦思前面唱了一個大喏，慢吞吞地道：「鄙人陶七，拜見張公子！先前若不是公子出手，我二人早已被掠一空，此恩此德，眞是沒齒不忘！」

張琦思回禮說道：「兩位休得言謝！先前就算鄙人不出手，兩位也將安如泰山的。」

陶老七聽了先是一怔，以爲被張琦思識破了他的隱藏武功，便道：「公子此言何意？」

張琦思道：「陶七叔，你休要『公子，公子』的稱叫，叫我一聲琦思好了。剛才葵柵內外，不祇我一個武林人，即使不出手，總有別人出來相助的。不過那四個惡徒今天遇到了我，總算交上了好運。若是遇上別人，定然要了他們的狗命。」

陶七聽了，轉過話題道：「琦思兄的武功這樣高，難道是從喜馬高峯上，向高人處學來的？」

張琦思道：「我的武功那裏算得高，且也不是從高峯上的高人學來！」

陶七這時有點放恣，笑着問道：「那麼，尊師是那一位？」他想試探一下。

張琦思開玩笑道：「是從葵柵裏一位高手學來的。」

陶老七又是一怔，心想，「原來葵柵裏還有別位高手在。怎地今天裏，竟有如許多的江湖奇人？」心裏不知是眞是假。也以爲張琦思向他開玩笑。

張琦思道：「如果老伯不相信，我可以請他出來，和兩位相見。」

陶老七和他的女姪兒陶自醉都齊聲說道：「能夠拜見曠世高人，那正是我們所願！」

話剛說罷，葵柵裏傳出一句話，慢吞吞的逐個字吐出。

「見——那——兩——位？」

這句話說得非常柔和悅耳，聲若琴音。可是到了他們耳裏時，突然變成晴天霹靂，「隆！隆！隆！隆！」發响。也像打了四個响雷！

陶氏二人定過了神，雙眼朝地上一望

，這一驚非同小可！

原來他們身前一箭之遙，竟已出現四條坑道！

十多丈內，道傍樹上的葉子，全都變成深秋的黃葉，地上青草，也一片枯黃。

這樣的武功，他們幾曾見過？也幾曾聽過？

那人「神功」不祇厲害，而又出神入化，三人所站立的一塊地面，草還是那麼地青綠，身傍的兩株樹，葉子還是那麼地青！顯然，那施出神功的人，有心賣弄本領，要保留他他們站立的地方，不至受了內力的侵襲！

是時二三丈外，有一個穿着淺灰色長袍的人走過來，看他的年紀，不過是三十開外。

其實，愛密羅多尊者這時已經四十四歲了，不過他講求修養，容顏不老，看來像三十多歲而已。

愛密羅多站定了，張琦思對陶老說道：「他就是我的師父愛密羅多。」

大家施過禮後，陶七與陶自醉先後上前，向愛密恭恭敬敬的說道：「得見曠世高人！幸會！幸會！幸會！」

愛密羅多笑了一下道：「我那裏是甚麼曠世高人？你們兩位，一位是高士；一位是美人，幸會的倒是我這藉藉無名的寒士！」

陶老這時不想再和對方客氣，便很誠懇地問道：「恕我老實，鄙人雖然孤陋寡聞，但對武學極其愛好，先前閣下所露出的一手，究竟是甚麼神功？鄙人可得而聞麼？」

愛密羅多道：「當然可以！那是喚做『阿修羅聲波神功』，練到『第十重』，那聲音便可以令人喪胆，甚至『哼』出一聲，便可以殺人！」

陶老七道：「想閣下已練到『第十重』了？」

愛密羅多輕輕地點一點頭。

陶老七聽了又向愛密開起玩笑來，說道：「閣下千萬莫要一時高與起來，『嘻』的一笑，令我們二人，死於非命！」

愛密羅多笑道：「這怎會？如果施出的人不動殺機，對方怎會死於非命？」

陶老七這時又正經的問道：「這恐怕是武功中最高的一種了吧？」

愛密羅多道：「還未算呢！做派尙有一種比它更高！那是『觀世音妙目神功』！這種神功，練到『第十重』，祇要放出目光來，就可以把高手的刀劍拒住。他的目光，能使人喜悅，能使人陶醉，殺人易如反掌，前者是用聲波功，這一種是用『光波』，同樣可以置人於死！」

陶老七又問道：「還有更高的麼？」

愛密羅多答道：「當然還有，那是『肉身成道神功』！人人都可以練到！要知道，人是一個小宇宙，內蘊『聲，光，電，熱，磁，力』，這種神功練到『第一百重』，就可隨意運用『內蘊』的一切，視名利如蔽履，超然物外，神遊萬里，靈台瑩然！若練到『第一萬重』，那就——那就如何？那就連我也不知道了！」

陶老七問道：「那麼想閣下已練到『第一百重』了？」

愛密羅多搖了搖頭，答道：「那裏！我還未練到『第八十重』！」

陶老七這時好像聽的上了癮，又追着問道：「這世上有沒有人練到『第一萬重』的？」

愛密羅多道：「有！先後共有過兩個，而且還在『一萬重以上』！前者是釋迦牟尼，後者是一個外國人，都是心靈偉大到極點的人！此外還未聽說有第三個！」

陶老七聽到這裏不禁整衣下拜，非常感動，說道：「聽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此言誠不我欺！祇可惜將來，不知到那裏向閣下請敎呢？」不禁長長嘆一聲，好像可惜後會無期的樣子！

陶老七作僞作得這樣地神似，連愛密羅多都給他瞞過了。

愛密羅多繼又說道：「這有何難？這一年裏，我定是住在琦思徒兒的家中，如果你歡喜和我談這類沒有人相信的事，你到琦思家裏找我，不是便可以了嗎？」

陶老七聽了滿心歡喜，連聲應諾，又把愛密羅多的地址記下，轉身跳上馬車，絕塵而去。

張琦思回到了葵棚，發覺已不見了那藍面少女，心裏好生惆悵！這種惆悵爲甚麼而起的？連他自己也說不出。但是他想再見那少女一面，那却是毫無疑問的事！因爲那少女的面色雖然粉藍，但五官畢竟是異常好看的，尤其是她一頭秀髮，一對雪白的小腿和兩足，實在是太美了，所謂一見生緣，張琦思這時，正陷入這種境界裏。

愛密羅多付過了賬，又與相士牛勤耕，羊遜二人拱手道別。隨着拂了一下衣袖，與和尙狂，張琦思走出葵棚，踏上馬車，向長葛城飛馳而去。

那藍面少女狄清峨在路上一面行一面含着一個微笑，她自誕生以後，二十年所受的苦非常之多，難得有像今天這刻的令她高興！因爲她知道那美少年喚做張琦思，且還知道了他的住址！

她想，自己的武功已經這樣高，要去找張琦思，看他一兩眼，還不容易麼？

笑了一笑後，她摸出一錠銀子，在長葛城市上，買了二斤蔬菜，四两豬肉，然後走回她師父所住的山洞裏去。

且說唐氏四虎從地上爬起，發覺沒有跌傷，便飛跑進長葛城中，四處的去找他們的師父。

他們四人都知道，若是師父到了長葛城裏，定必在三間飯店之中，住在其中一間內的，因爲那三間飯店都有三兩道巧手的菜式，極合師父的胃口。

可是那三家飯店一間在東，一間在南，一間在西，究竟到那間找好呢？主意巳決，四人買了四匹快馬，趕到城外，逐間逐間的找去。

在長葛城西郊的河畔，有一家喚做「糕記飯店」。依着河岸建築，風景幽雅。岸上垂楊，柳絲拂水，近處波光如鏡，映着遠山雲景。岸上一條迴廊曲折地通到一所水榭，那便是糕記飯店。

這時還是中時未過，水榭裏已有顧客百多人。不久有一個老人握着一根玉杖走進來，杖頭雕着一隻斑鳩，這人正是外號「玉杖鳩老」的武林人。

他揀了近欄杆的一張桌子坐下，店小

二忙上前打招呼，恭身相迎，遞巾，送茶，不在話下。

店裏顧客一見他走進來，馬上走了一大半，剩下來的不過幾十人。

玉杖鳩老見了這情況，反而自鳴得意，顧盼自豪，原來自己的威風確是先聲奪人。

那做掌櫃的心裏暗暗叫苦！那並不是因爲他趕走了大半的顧客，而是怕他遲刻還會鬧事，甚至無端殺人。

玉杖鳩老叫了一盤火腿燉燕窩，一碟紅辣椒爆子鷄，跟着又要一盤上湯魚翅。

他點菜時，隣座有一個中年人和一個瘦削的後生小子，也離座走了。

中年人名喚「萬事通」，是黑道裏第一個神偷手，武功也高，偷東西手法出神入化！又愛偷聽別人的秘密，如果有人託他刺探陰私事，那麼被打探的人夜間脫掉了多少根毫毛，差不多也可給你探出的。

他身旁的瘦削小子，名喚「百事曉」，是他得意的門徒。

萬事通見玉杖鳩老點一味紅辣椒爆子鷄，立即知道這老魔要殺人了。故此連忙站起叫小二來會賬。

玉杖鳩老瞥了他一眼，呵呵笑道：「萬老弟，你也在這裏麼。多時不見，你竟不來陪我聊一會兒麼？」

萬事通祇得和他的徒兒坐下，帶點惶恐的道：「小弟本應奉陪你老的，無奈怕你一時動火打人，甚至殺人，敎我如何放心留下。」

玉杖鳩老微笑道：「老夫打人殺人，關你甚事！難道我會打你殺你麼？」玉杖鳩老對他已帶點客氣。

萬事通道：「老兄對我即使沒有惡意，仍然怯着你的一手黑心掌。」

玉杖鳩老道：「我們談過別的罷。最近江湖裏有新鮮出奇的事麼？」

玉杖鳩老所點的菜巳經送上來，他便據案大嚼。

原來玉杖鳩老和萬事通都算是講道理的。不過他們所謂道理，祇不過自己的道理！別人說的道理如果認爲不合，或者和他的意見相左，就指別人全無道理！他們兩個，倒也臭味相投。

萬事通和玉杖鳩老聊過一會兒後，老萬忽然像想到了一個問題，便對鳩老道：「我有一個問題老是想不通，想請你老人家解答一下。」

玉杖鳩老道：「請說出來！」

萬事通道：「老兄天天要殺人，壞事做盡！何以竟多福多壽？眞是令人難以想得通的！」這句話，也虧他敢在鳩老面前說出口，足見他的膽氣與大胆。

玉杖鳩老「呸」的一聲，然後答道：「虧你名叫萬事通！有名的第一號探子，又是第一號偷兒！這樣問題也想不通！凡是多福多壽，戰國時領袖羣倫的人，都是壞事做盡，殺人無算的！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漢高祖登位後殺戮功臣！唐太宗名震八方，玄武門之變，却連他的哥哥弟弟都殺掉，我過去祇殺過一千幾百人，算得甚麼東西？」

萬事通道：「佩服，原來你老人家讀過這麼多的書，我現在才知道，原來多福多壽的人，都是壞事做盡殺人無算的。」

玉杖鳩老給他一讚，更是大大地得意起來，說道：「本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也不是個好人，他作的壞事比我更多！可惜他死了多時，如今由他的灰孫子繼位，遲日有空，我們聯袂上京，戲弄他一下，待他早朝的時候，由你偷掉他的褲子，我則摘下了他的鷄巴如何？」

說罷，二人得意地鼓掌大笑，店裏幾十個客人，都不想惹禍上身，當堂又走了大半，因爲大家都知道那老人是玉杖鳩老，誰不心悸，況且那時正是皇帝統治，說這樣的話是大逆不道，要誅九族的。

這個當兒，正好唐氏四虎騎馬找到來，看見師父正在裏邊，不禁心頭大喜！繫好了馬，一齊入去向師父請安。

玉杖鳩老望了他們一眼，便叫他們坐下來，跟着問道：「你們四個傢伙，這幾天玩得痛快吧？」

唐一回道：「師父，弟子們能夠有命來見你老人家，巳是徼天之幸了！」

玉杖鳩老聽了睜大着眼睛，問道：「唐一，這話從何說起？」

唐一接着便把午間的遭遇說了一遍。

玉杖鳩老聽後「砰」的拍了一下桌子，說道：「竟有這麼大胆子的人，敢向你們頭上動土，他不知你是我的門徒麼？」說了再轉過頭來，向萬事通道：「江湖上武功高的美男子我知道有兩個，你猜他是武潘安，還是何其芬呢？」

萬事通道：「我猜都不是！潘瑩和何其芬，前晚我還看見他們在飛玉城，諒不會在今天趕來這裏。」

玉杖鳩老聽說那美少年絕不會是潘瑩或何其芬，心頭放下一塊大石，同時也覺得，這仇是容易報的。

師徒五人吃飽了後，玉杖鳩老便從懷裏摸出一錠十兩黃金，放在桌上，把手一招，叫水榭裏的十個店小二過來，說道：「見者一份！每人一兩。」

那十個店小二這時心裏打顫！要是不上前接受，固然不敢，若是上前去，又不知那惡魔要甚麼花樣？

最後，其中口齒伶俐懂得討好人的店小二，上前說道：「我們這間店子是童叟無欺的，打賞一二錢銀子巳經够了。我們不敢貪圖一兩黃金，還是十個人領賞二錢銀子够了。」

後面還有四個跟隨着，同聲叫出「謝賞！」

其他還有五個，則站在長廊出口處，兩傍站立，預備玉杖鳩老等人走出來時，向他們行個恭敬的謝禮。

可是玉杖鳩老聽了那口齒伶俐的小二說祇要二錢銀子，頓時把臉孔板起，高聲叱道：「世上那有如此不近人情的人？一兩黃金不要，却每人要二分銀子，凡是不近人情的都是奸人，老夫留你們不得！」

說罷，右掌伸出，掌心現出一個墨黑般的圓圈，很快巳把掌心按在第一個店小二的頭頂上。

那口齒伶俐的店小二給他手掌按上，面色刹時由黃轉黑，片响竟像一個玄壇，倒在地上即時氣絕。

後面四個抽身想走，祇聽「拍！拍！」兩聲，又多兩個人倒身地上。

這時第四和第五個小二巳走離一丈開外，玉杖鳩老還不肯罷手，更顯出他的狠辣手段。

他遙向那第四個小二背後隔空虛發一掌。祇見那小二站定在水榭上，神情呆木，彷彿失了魂，不久面色才由黃轉黑，由黑轉黃，轉了三次，然後倒退回玉杖鳩老的面前，跌在地上。

第五個祇恨爹娘生少了兩雙腿，亡命奔向水榭的出口之處，玉杖鳩老伸手向空一攝，先把他攝了回來，然後一掌印在他的面上，那小二臉上給印了一個黑掌印，頓時慘叫起來，不久五條黑指印流出五道血水，血水是墨黑一般的，整張臉孔立時稀爛。慘叫幾聲，掙扎握拳，死得很慘。

最後還有站在水榭出口處，打算送客謝賞的五個侍役，早巳抱頭奔竄，連同其他未離去的食客，都像大禍降臨，一時狠奔豕突，水榭裏的椅桌碰倒不少，碗碟更跌得「乒乒乓乓」。而那做掌櫃的，更不禁怒火高燒，連眼眶都睜裂了，因爲玉杖鳩老所殺的第五個小二，正是他最孝順的一個兒子。

那掌櫃從櫃枱後拿出了一根粗鐵棍，也不管自己的武功能否抵敵，怒目上前，一棍向玉杖鳩老頭頂砸落！

玉杖鳩老抓住了他的棍端，輕輕向前一送，那鐵棍「撲」的一下洞穿了掌櫃的胸膛，又多一人送命。

他一口氣殺了六個人，意猶未足，再飛起幾脚，但聽「噗通」幾响，所有屍體都給他踢出了欄杆外面，跌在河裏。

到了此時，所有店子裏的食客，巳走了十之八九，水榭裏剩下四桌人。

一桌是玉杖鳩老與唐氏四虎。

一桌是萬事通與徒兒百事曉。

一桌有五個人。

一桌是兩個年方二十的美貌少女，一個穿紅，一個穿綠。

玉杖鳩老坐定了後，先向那五個人的桌子望了一眼，再望向那兩個少女，然後說道：「剛才演了這樣好的功夫給你們一飽眼福，還不過來陪老夫喝酒麼？」

那五個人面面相覷，未即答話，最後四個人的目光一齊望着年紀最長的一個面上，似乎聽他的主意。

這一個年長的名賈柳，是「海龍帮」的「巡閱使」，在海龍帮中，名列第五位好手，他能一拳洞穿寸多厚的鐵板，五指一抓，也可把鐵板抓下五個窟窿，在江湖上有「鐵手賈柳」之稱。

其餘四個：是海龍帮的天堂堂主吳能，地堂堂主莫智；年紀較輕的，是海龍帮的左右雙使，左使「左劍趙其左」，右使「右劍趙其右」，在本書開頭都巳提及。

賈柳這人不祇武功高而且陰險之極，平日所爲，無惡不作，而且城府極深！若論武功，總不會在玉杖鳩老之下，不過從未交過手。

現在他們共有五個人，聯手起來，對付玉杖鳩老，當然佔了幾分上風。

賈柳這人最工心計，他覺得在這時候剪除了玉杖鳩老對他並沒有甚麼好處，倘若有一二兄弟受傷，反爲不美，便向同伴使了一個眼色，五人隨即拿着酒杯站起，走到玉杖鳩老的面前。

先由賈柳發言，說道：「在下賈柳，那四個是我的兄弟，都在海龍帮担當了一份差使，你老的武功高得驚人，我們五個敬你一杯！」

玉杖鳩老聽了對方自道來歷，也不想過份放恣，相對喝了一杯，便即替五人及自己添酒，說道：「老夫也回敬你們五位一杯！」隨着再道：「今天由老夫做個東道，請你們賞臉。」

這時店裏掌櫃巳經死掉，伙計死的死，走的走，那裏還有人來討賬？——玉杖鳩老却要搶着做東，倒是滑稽之至！

然而賈柳是何等陰險的人物，聽了隨即說道：「蒙老前輩賜酒，多謝，多謝！小弟有事在身，後會有期。」他們不想多生事，說罷便走出水榭去了。

剩下那兩位穿紅，穿綠的少女忽地站起來，她們不待玉杖鳩老的招請，便走向他的桌前。

她們離座之時，萬事通暗對玉杖鳩老打個眼色，再用傳音入密的功夫，在他耳邊發聲道：「你知道她們是甚麼人？她們是替婁師曾掌管圖書的兩個女娃兒，你不可放恣呢！」

玉杖鳩老聽了馬上大驚失色！

原來婁師曾，是天下第一流高手！沒有人惹得起他。也極少人敢向他頭上動土，皆因他的武功自成一家，全不依傍前人，大部份都是自己所獨創！與關外大雪山的熱情和尚，合稱近代雙絕，一個是關外第一高人，一個是中原第一高人！——六年以來，武功高到如此出神入化的，除了他們二人，還未聽說有第三個！

玉杖鳩老祇是「惡名滿天下」，然而與婁師曾相比，那就差得太遠了，婁師曾不但讀書極多，人格也清高得很，無奈做事總是任性，是以武林中人列入不正不邪之間。若說武功，以玉杖鳩老這樣的人物也非他一招之敵，就算他打着瞌睡，鳩老的「黑心掌」按在他身上任何脆弱的步位，也是不能傷他分毫，更莫說和他動手了。

而萬事通這幾年來能縱橫江湖，也全是得到了他庇護的原故。

那兩個少女來到了玉杖鳩老面前，穿紅衣的先道：「你叫我們二人過來陪你喝酒，酒呢？」

玉杖鳩老道：「兩位不要聽錯，我先前祇是叫那五個漢子過來陪我喝兩杯，至於兩位，我是請你們喝兩杯的。祇不知肯賞面否？」

那紅衣少女似乎很天眞，溫柔，易商量得很，聽了答道：「我們酒量不好，喝小半杯便够了。」

二人敬了玉杖鳩老半杯之後，也走出水榭去了。

兩個少女走後，玉杖鳩老和他的四個徒兒，後隨萬事通和百事曉，也一起走出水榭。

唐氏四虎牽着四匹馬，跟着師父，沿着河邊。走了里許，玉杖鳩老才對四個徒兒道：「這幾天我沒有空，未能替你們報仇，遲日待我打聽到那個美少年是誰，再和你們找他算帳。」

四人齊聲說道：「多謝師父！」跟着和師父分別各奔前程。

× × ×

且說玉杖鳩老當日在長葛城外一家聚集了不少武林人的水榭飯店中，用黑掌一連殺了幾個店伴之後，便和他的四個惡徒施施然離去。

座上武林人都不值其行爲，可是武功比不上他，都敢怒而不敢言，祇有默不作聲地先後抽身而去。

這批武林人之中，上一回提過的鐵手賈柳，吳能，莫智等三人，他們出了那水榭之後，又遇上趙其左兄弟，大家一路前行，原來他們另有約會，不久，到了一個高山上一處秘密所在。

那地方已有三個人站着，一心等待他們。

那三個，都是年約三十五六的漢子。

站在中間的一個，正是海龍帮的副帮主馮盈機。

八年之前，龍猛救了他的性命，他就依着秘笈苦練，時至今日，不但武功極高，闖出了很响亮的名頭，而在兩年之前，已當上了海龍帮的副帮主了。

其餘兩個，一個是海龍帮的左護法，名喚丁萌，一個是右護法，名喚方相。

賈柳五人，和他們三個打過了招呼後，馮盈機便道：「帮主正在等待賈兄，天地堂主，和左右護法，依然在以前的秘密地點相會，你們快去！」

他們五人去後，就祇馮盈機，趙其左，趙其右三人留下來。

馮盈機看着他們走了很久，才拍一拍趙其左的肩頭，說道：「這幾天因爲忙了一點，已有四五天沒有和兩位賢弟玩樂了，今晚由愚兄做個小東，請兩位到『銷金窩』去，喝幾杯醇酒，找幾個美人玩玩如何？」

原來馮盈機對於駕馭下屬確有他高明的一手，而趙其左，趙其右更是他的心腹，對他死心塌地。

趙其左道：「那就先多謝副帮主！」

說完後，三人便向山下行去。

在暮色四合中，他們看見十丈開外，有一個少女踽踽獨行，看她的背影，的是動人之極。

趙其右看見了後，便道：「副帮主，大哥，前面那個妞兒身材，姿態都很不錯，我們先擄她回去玩玩，怎樣？」

馮盈機道：「你祇知道人家的身材，姿態不錯，你可知道人家的武功，也極高麼？」

經過練了五六年的秘笈武功後，馮盈機不祇非復吳下阿蒙，連目光也非常的卓越了。

趙其右聽了後道：「那就不要動她的腦筋了。」

馮盈機笑道：「如果其右賢弟對她有興趣，我仍有辦法。」說到這裏，他才以傳音入密向他們說出他的辦法。

前面那個少女正是狄清峨，她一手挽着二斤蔬菜和四兩豬肉，做夢也估不到這時會有人打她的主意。

忽地呼哨一聲，道路兩傍的樹林中各自走出一個人來，向她舉劍便刺，那是兩個少年人，年紀均不到三十歲。

狄清峨閃過一傍，連忙問道：「你們兩個是想幹甚麼的？」

趙其左道：「你不用驚慌，我們祇想要一點錢，並不要命的。」

狄清峨聽了不知好氣還是好笑，便即說道：「你們看我這樣子已經够窮的了，還好意思搶麼？老實告訴你，我身上祇有二錢銀。」

趙其左道：「我們輸光了錢，今晚連飯也沒得吃，二錢銀剛好够我們吃個飽，快點拿來！」

跟着兩柄劍像兩道銀虹，繞着狄清峨飛快地轉。

狄清峨自負武功極高，那裏會怕他們，否則在葵棚裏時，她也不敢望向唐老二了。

但究因手裏挽着東西，扔掉又覺得可惜，略一遲疑，竟失了先機，而趙其左二人的劍法非同小可，遂令她一時也手忙脚亂。

正在此際，忽而後面有一個人跑來，拔出長劍，祇聽見「錚錚」兩聲，那兩個剪徑小毛賊的劍，已落在地上，而那兩個小賊，立即脚底抹油，分向道傍的樹林中竄去。

狄清峨望了那來人一眼，見他一臉正氣，神情嚴肅。

她雖然心知她也能打發那兩個小賊，然而究竟不好意思不多謝人家，遂即說道：「多謝義士援手！」

馮盈機道：「路見不平，稍有良心的都會拔刀相助，何須言謝，但這條路上歹徒極多，姑娘前去便要小心──了！」

「了」字尚未說出，狄清峨但覺腰際一麻，已給對方那正人君子點了腰間的穴道！馮盈機還怕她會要甚麼花樣，跟着又點了她的左右肩井穴，更一連向她背心，點了五處穴道。

這時，狄清峨手挽的蔬菜，豬肉已跌在地上，上半身全動彈不得。

趙其左二人才再從樹林中走出來，拾起地上的長劍，不久三人就押着她，到一個山峯上的一間古怪的石室裏去。

在路上時，狄清峨的啞穴尚未被點，便問他們道：「你們這樣對待我是甚麼意思？」

馮盈機微微一笑，道：「那是一種非常的好意！因爲姑娘的武功極高，我想請你去鑒定幾口名劍，恐怕請不到，逼得用這方法。」

狄清峨道：「那也用不着這樣狠辣的對待我呀？」

三人微笑不答。

但她已開始有點恐懼了！

到了石室後，他們先把她推在一張床上，馮盈機再把她大腿，小腿的穴道都點上。

她躺在床上，整個人都不能動彈，除了有一口氣和能講說話外，就宛如一具殭屍一般。

她連忙運氣衝穴，可是不衝猶可，一衝之下，簡直痛徹骨髓，連汗也冒了出來。她不敢再衝，也足見那點穴者的手法確是獨特，厲害了！

這間石室有一間大廳和幾間小房，馮盈機他們三人坐在大廳裏。

在這時候，馮盈機仍要使點詐術，說道：「二位賢弟先請！」

趙其左道：「這怎可以，當然是副帮主先嘗！」

讓了一回，馮盈機便不再客氣了。

不久，狄清峨看見他捧了三口劍放在床前的石几上，然後逐一抽出，但見銀光閃閃，寒氣逼人，才向她問道：「姑娘，請你評評這三口劍，看那一口第一，那一口第二？倘若評得對，你便可以走了。」

狄清峨這時的心才寬下來，細心看清楚了那三口劍，才道：「玉鞘的那柄第一，鐵鞘的那柄第二，我可以走了吧？」

馮盈機道：「不對，你全評錯了。」

說完了後，就把她的衣服全剝下來，狄清峨先是驚到臉孔變色，驚定以後，便即破口大罵，馮盈機又點了她的啞穴。

到這時候，狄清峨不禁淚花亂轉，知道她這一生是完定了，口雖不能言，眼淚已簌簌的流下！

馮盈機見到這情狀也像受到良心的責備，忽地想起八年前龍猛療治他傷勢時的慈藹面容，也想臨崖勒馬，無奈看到她的肉體，便抗不住肉慾的誘惑了！

原來狄清峨的肉體是豐腴雪白，世間少有其美，尤其是雙峯的嫩挺，桃源的紅艷，以至凝脂的兩腿，無不動人，加以臉色粉藍，五官俏麗，更是別具風格，否則，張琦思，唐老二，也不致如是傾倒了。

半頓飯之後，狄清峨已由一個處女變成了一個婦人，而她的下唇也被她自己的牙齒咬破，流得滿咀鮮血！

完事之後，馮盈機感到疲倦不堪，這是他少有的事情，任是他武功極高，也險險乎不能站起！

他調息了好一會，才走出大廳之上，微笑說道：「這是天下難得的美人，千古難逢的機會，二位賢弟不可錯過了！」說罷，他爲掩飾他的疲態，再加上一句：「我先去『銷金窩』等你們，結過『姻』緣之後你們要把她綑好！」說完便走了。

第二個是趙其左，第三個是趙其右。

趙其右完事之後，先用兩根蛟筋縛住了狄清峨的雙手，再用兩根縛住了她的兩脚，然後用一張被蓋着她，鎖好房門，再封好了石室的洞口，便也摸到約定的「銷金窩」去。

以馮盈機的武功這樣高，也疲倦得半死，至於趙其左，趙其右二人，更倦得要命，險些兒連走路都走不來。

狄清峨躺在床上，除了流淚，心痛之外，簡直動彈不得，連死也不能够，好像天地都拋棄了她，逼她一個人獨自躺在痛苦裏。

過了半晌，她在毫無辦法之中，祇有再運氣衝穴。

可是這次一衝，便所有被點的穴道都全解了！

穴道解了後，她再掙斷蛟筋，穿回了衣服。

這時第一個動作，她就是狠狠的一掌拍在自己的藍臉上，再一掌拍在自己的後頸上，這兩掌的用意，是她恨穴道爲甚麼不能在先前解去，累她失去了貞操。

因爲這兩掌的力度發得相當大，而反彈力也極大，因此頓時好像兩個高手對掌一般，發出了兩聲晴天霹靂。陡地石室之內，回聲四起，有如打了一串悶雷，連狄清峨本人也不知是甚麼原故？是甚麼的一回事情。

她這時正想推開房門，但房門是在外面鎖着的，她在極怒之下，發力向房門推去，房門即時碎了下來。

她再走到石室的洞口，洞口是時，正被一塊萬斤的大石封住，她不知道弄開大石的機關，也惟有發力向大石推去。但聞「轟隆」一聲，大石已被她推出幾十丈遠，而所有關閉洞口的機關，都被她全震碎了。

踏出了洞口，天上已露出半輪明月，她立朝山上跑。

但覺一點足，已飛起二三十丈，內力竟是無窮無盡源源不絕。

到了山頂，她便由一個山峯越過一個山峯，一直越過了五六個山峯，她的怨氣，怒氣才稍爲平息，坐了下來。

而到這時，她才發現，她的內力比之兩個時辰前，何止高二三十倍？──這是甚麼道理？連她自己也不知道。

是時山峯上有許多大石，最大的方橫有丈多，怕不有二萬斤？她想起先前自己所受的凌辱，便把大石視作他們三人，一連搗爛了三塊。倘如這時有人看到，眞不敢相信這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事了。

她把一二萬斤的大石一連劈碎了三塊之後，便又飛越三個山頭，忽而看見有一道急流從一個峯上流下來，她便想到那裏洗個澡。

她把衣服和破鞋脫下，放在巖石上邊，然後讓急流向她衝下來，洗個痛快。

由頭至脚，尤其臍下，洗個透徹之後，她便閉目的躺在急流之中，忽而天上有兩片烏雲飛來，飛近她的身體。

她正在沐浴，也不知道那是甚麼，刹時烏雲捲住了她放在巖石的衣衫，飛上天去。

到這時她才睜開眼睛看去，那原來是兩頭大鷹，她驚呼一聲，正想躍起去搶回衣服時，那兩頭大鷹已不知飛到那裏來去了。

狄清峨既驚且怒，心想今晚究不知是倒了甚麼楣？先給三個壞男人輪姦，現在又被蒼鷹攫去了衣服，她長長嘆息了一聲，站起身來，先抖去身上的水花，再以內力逼乾了身上的水點，才穿上破鞋，向峯上跑去。

這處的峯頂有一株大樹，幹長廿丈，葉子大得驚人，大約每片葉子，都有五尺多長，三尺多闊。

狄清峨正想摘一片葉子裹住赤裸的身體，誰不知不待她摘，葉子已捲向她的身上來，原來這種樹喚做「含羞樹」，極是少有，誰一觸着它的葉子它就捲誰，凡是飛鳥走獸都近它不得，就是普通人給它捲着，也要窒息。

然而狄清峨這時的功力是何等的高，一給葉子捲住之後，她立即兩手握着樹幹，把整株樹連根拔起。

樹拔起後，捲着她的葉子頓時鬆弛下來了，可是樹上跟着又洒下了一場像大雨一般的膠粘液體，像給她洗了一個淋浴，更在她的身上，由頭至足，塗了一層透明的白膠。

原來這種「含羞樹」，樹頂有一個大洞，樹若被拔起，全身的精華便從樹頂冒

出來。

但狄清峨這時已顧不了許多，扯下一塊葉子，裹着身體，趁着黑夜人少，便覓路跑回她師父的山洞裏去。

走入了山洞裏後，即時便有一個身材很高，年紀，樣貌都和她相彷彿的少女迎上前來，她叫了一聲「飯姐」，便即撲向她的懷裏號啕大哭！這時因爲她已再沒有抓緊那片含羞樹葉，以致整個肉體，都露了出來。

那位「飯姐」，是她十多年來相依爲命的同村姊妹，名字喚做狄飯，因爲人生得又聰明又像有點胡塗，所以自小村中的人都叫她做「一團飯」，她和狄清峨在十歲時死了雙親，被一個窮秀才養大，三年之前，有一位老和尚來探那窮秀才，看見她們二人的根骨極好，便收了她們做徒弟，從此那和尚便帶她們二人到這山洞裏來，日日教她們武藝，時至今日，已有三年了。

一團飯看見了狄清峨裸露的身體，已知不妙，隨着入房找一件長袍給她穿上之後，便問她的情由。

摩訶花聽見了他徒兒的哭聲，是時也走出來了。

狄清峨把先前的遭遇說出了後，又投在師父的懷裏大哭！

摩訶花聽了後憤怒之極，一手摸撫着他徒兒的頭髮，掌擊在廳上的石桌上。

這個六十開外的老和尚很少發怒，尤其對待他兩個年輕的女徒兒，三年來都是那麼的和藹慈祥，有如父女一般，但這刻他竟是怒到了極點，高聲嚷道：「我要他們三人不得好死！」

石桌給他一拍，「砰」的一响，便穿了一手印的窟窿，一塊像名匠雕成的「石手掌」落下地來，鬼斧神工都不能刻得那樣地好。而一張尺多厚的石桌，便洞穿了！老和尚呼呼的吐了幾口氣後，頻頻搖頭，又復嚷道：「這眞是不可想像的事，這眞是不可想像的事，摩訶花的徒兒也會給人汚辱，這比皇帝的女兒給人汚辱還要難於想像。」他怒沖沖地說了這幾句，歇了好半晌，又繼續道：「清峨徒兒，可是也得恭喜你，你的『天藍神功』竟巧獲奇遇地練成了！」

狄飯，狄清峨二人聽了完全不解，摩訶花便向她們說明其中的理由。

原來這個摩訶花，與密勒池的掌門人是同門師兄弟，武功，醫術之高，在青海一帶，人所共知！三十年前，他從一本秘笈中看到一種名喚「天藍神功」，據說練成就可無敵於天下，他練成後，爲了要找傳人，其後幾經辛苦，足足找了二十年，才找到狄清峨！

在一年之前，他把一顆藥丸給狄清峨吞下，從此她的面色就變成了粉藍，要直待破身後功力才增進廿倍。原來狄清峨變成了藍面之後，他早已替她鋪好前途了。

摩訶花把事由說到這裏，便道：「徒兒，你雖然不幸給那三個惡徒毀了貞操，可是也給他們打通了你的『天，地，人』三才，再加以給『含羞樹』的精華淋了一身，從此百毒不侵，刀劍難入，這樣你的武功，將還會有對手麼，如是，爲師的又那能不恭喜你？」

說罷，他便摸出三顆火紅色的藥丸來，叫狄清峨吞下，不要讓孽種留在身體裏，然後帶她到一間房子裏的一個白玉大盆中躺下，注滿了清水後，再投三顆丸子入盆中。片响，玉盆裏的水頓時變爲火紅，沸沸騰騰，有如一盆大火一樣。

摩訶花運功按着狄清峨的頭浸在裏面，但見一團大火包裹着她的身體，甚麼也看不清——原來這種神功，喚做「火洗」，厲害無比。

摩訶花運完了神功走出房外，再拿了一件天藍色的絲長衫交給狄飯，這件長衫不知是甚麼質料造成的，但見藍得悅目，光彩動人，不久狄清峨穿着這件長衫衣出來，面色回復雪白，彷似楊妃再世，——而是時，她看見有一口小金劍在她師父的面前數尺外跳躍着，好像歡迎她的樣子。

三人坐定了後，摩訶花把小金劍招回手上，才對狄清峨道：「你知道這寶物的名字麼？這是『淨飯王』鎭國之寶的『摩他羅』雙金劍，現在爲師的轉交給你，這劍共有二柄，一柄在密勒寺掌門人的手中，一柄在爲師的手裏，從明天起我帶你們去『摩爾峯』練劍兩月，三個月後，你們的武功，便可稱天下雙絕了！」

狄清峨聽了後問道：「師父，不去找那三個惡徒報仇了麼？」

摩訶花道：「等兩三個月後報仇還不遲，你師父有通天徹地之能，還愁那三個惡徒會跑到那裏去？」

狄清峨又道：「我還想去見一個武功高得出奇的少年人，他的名字喚做張琦思，待我和他認識了後，我們才去『摩爾峯』練劍好不好。」

摩訶花道：「也不差在兩個月了，武功等如金錢一般，愈高愈多人崇拜！將來你以武功折服了他還愁他不認識你麼？」

狄清峨一向順從她的師父，想想也有道理，便不執拗下去了。

狄飯因爲沒有「天藍神功」，便問摩訶花道：「師父，我又練那一種劍法？」

摩訶花道：「大徒兒，你不用愁，我教你『觀世音妙目神功』，希望這半年裏你能夠練到『第十五重』，以妙目御劍，這樣，將來你兩姊妹行道江湖，就毫無敵手了！」

狄飯道：「我能夠練得成麼？」

摩訶花道：「如果你一天裏肯嫁三個男人，定可練成！否則，爲師的就是另想辦法。」

一團飯聽了大吃一驚，心想：凡世間師父教徒兒武功的，那有像這位師父的古怪，口雖不言，心裏大是覺得好笑，到第二日，三師徒封好了山洞後，便暫時遷到摩爾峯練劍去了。

奸徒施計　毒蛇肆虐

離開葵棚後第二天的中午，張琦思，愛密羅多和尚狂三人乘着一輛非常華麗的馬車，已到了阿麗城的城門。

這時，張吾意，孟龜年，孟壽，龍猛，迦陵聽，迦陵明，釋陀羅七人，已在城門外等待。

見面之後，十人有無限的喜悅，也有無限的說話，尤其張琦思與孟壽二人，一

別八年，驟然歡聚，更是喜極而哭，哭後又笑，一時有如痴了，醉了的一般。

他們十人先在阿麗城的客棧住了兩天，飲食暢談了兩日，到了第三日，除愛密羅多，張琦思，孟壽三人仍留在阿麗城外，其餘七人，便一窩蜂的跑到太康城張吾意的別墅裏去了。

這一天的早上，他們七人走後，張琦思便去找武潘安，但管家的說主人出了外邊，要待四日後才返。管家問清楚張琦思所住的客棧後，便說，一等主人回來，便向他報訊。爲了這原故，張琦思見橫豎也沒有甚麼事情，便多等四天。

到了中午，張琦思與師父，阿孟三人，便在阿麗酒樓小酌。

菜剛送上——那是一盆湯，一盆魚翅，半隻蒸鷄，一尾鮮魚。三人剛想舉筷時，樓梯响處，便有七個人走上來了。

行前的兩個人，年約二十七八，正是司徒麟與歐陽鶴；他們二人，這時已當上蓮花帮的左右雙使，有「金銀雙劍」之稱。行後的五人，均年在三十六至四十之間，是蓮花帮的天地堂主，左右護法，及總管陶棣。

司徒麟一到了樓上，便向掌櫃嚷道：「今天敝帮請兩位貴賓，要把這層樓包下，你替我叫所有的食客們快滾！誰個走得遲的，我便削去他的鼻子！」說了握着劍把「颯」的一聲將金劍拔出，復又「嗒」的一下把劍納回鞘裏。

金銀雙劍的威名這時江湖上誰個不怕？且他前刻又說得聲大狠惡，是以片响之後，不祇這層二樓，就連三樓，地下的食客，都全走光了。——祇剩下張琦思一桌三人。

司徒麟見他們三人不走，心裏有氣，便即走上前去，大聲問道：「你們是不是通通聾了的？」

張琦思道：「不是！但吃完了才走，還不遲吧？」

司徒麟道：「不遲！不遲！」一面說一面指着他們桌上的餸菜。他在指頭上運上了內勁，祇是隨意指了幾指，即見桌上的碗碟，一時乒乒乓乓，全都破裂，湯水菜餚，流得遍桌都是，幸而他們三人全運上了護身罡氣，才不致被湯水濺到臉上，衣服上來。

這時，稍爲有點正氣的總管陶棣，也覺得有些過意不去了。

張琦思見此情狀不禁勃然大怒，站起身來，指着司徒麟說道：「你非賠回我一桌餸菜不可，否則你就休想走下樓去！」

司徒麟嘿嘿冷笑道：「你開來，我賠給你。」

張琦思慢步走開去，但聽見「洩洩」兩聲，金銀雙劍早已出鞘，把他的衣袖劃破！兩袖從袖口至肩膊，已不復成爲圓筒形，而像兩張古怪的旗幟了。

張琦思這時怒極反笑，說道：「還得多賠我一件長袍！」

跟着又聽見「雪雪」兩聲，張琦思的胸前，又給雙劍劃了一個交叉，即時四片三角形的舊布上下左右的飛揚，令人見了好笑。

到了此際，張琦思忍無可忍，立即伸出雙掌！

司徒麟看見伸過來的兩手戴着一對乳白色的手套，其薄如紙，頓時忍俊不禁。在他想，祇要雙劍伸過去，不是可以把對方的雙掌洞穿了麼？——誰不知，這對手套原來是一樣寶物，在三百多年前，由一位西域高人，用「石女乳」和「白雲絲」織成，天下間祇有一對，任是最厲害的名劍也難刺入！張琦思就算不用這對手套，司徒麟也非其敵，而今高人還戴上異寶，這更不啻是如虎添翼了！

雙劍刺向他的掌心，他立即抓着劍端捲起來，有如捲紙一般，倏地直捲到了劍柄，而刹時兩把名劍，立即變成了兩卷廢鐵！

司徒麟，歐陽鶴二人相顧駭然，經過八年的苦練，他們今日的武功，已可臻於一流，是大家都承認的了，何以此刻竟如此的不濟事？

天地堂主和左護法見到這情狀，都一齊站起，片响之間，五人前後左右的圍着張琦思。

一聲招呼——司徒麟，歐陽鶴的兩掌即按住張琦思的背心；天地堂主的雙掌各按住他的左右肩膊；尤其狠毒的是左護法成雄，最後才倏地一下，把右掌按在他心跳的部位！

前後所按的都是死穴，左右的稍好一點，是要廢掉他的兩臂。這時，總管陶棣見了也不禁心寒，知道今天定要鬧出人命了！可是，難道不帮自己人反帮對方麼？那又決沒有這個道理。於是祇有坐着靜看事情的演變。

五人一齊發力，張琦思即時把身體旋轉起來，不久轉得快 如飛風，五人面上盡皆變色！

因爲這時五人好像小孩子似的站在現代飛轉的木馬場上，那種「離心力」極大，如不緊抓扶手，立時有橫飛跌斃之虞，莫說要傷斃對方，連保命也艱難得很！是以旋轉之際，他們祇有死抓住張琦思的衣服！——而總管與右護法，是時在一傍看到，想插手挽救，也插不下去了。

正在此際，忽而有兩聲傳上樓來。

「張公子手下留情！」

「琦思兄慢下殺手。」

人隨聲到，飛上來的是陶自醉與陶七叔。

他們兩個，一個是蓮花帮主的女兒，一個是帮主的堂弟，他們今天探到了消息，正想包下這層樓來歡宴愛密羅多與張琦思，企圖拉攏一下，估不到自己的下屬，竟與所請的貴賓，先打起來了。

張琦思看到了他們二人，便即停止旋轉，內力發出，頓時把四人震飛。——單單把司徒麟吸在背上。

天地堂主及歐陽鶴全震到樓梯口上，刹時如滾冬瓜似的滾到店外。左護法成雄則頭下脚上，敲着樓板，「篤篤篤」的跳了四下，才站得起來。

他最恨司徒麟，便假作與陶老七打招呼，把背向着愛密羅多，然後將司徒麟震向他師父的面門前去。

愛密羅多也覺得司徒麟這小子太囂太可惡，待他飛近面前數尺之際，才拿起雙筷，輕輕一拂，像拂掉餸菜上的蒼蠅一樣，便把他拂向陶老七的面前來。而是時

，張琦思早已閃開，走過去和陶自醉小姐打招呼了。

陶老七見司徒麟飛到不能不接，難道讓自己的下屬跌死？但又不知愛密羅多所發的力道大至何許，遂惟有用盡全身的力量，把司徒麟抓住，跟着更斜退兩步，以便卸去對方一部份的內力。——因爲愛密羅多的厲害他是早已知得清清楚楚的，就算是吹一口氣，也是力道大得驚人，更莫說擧起雙筷一拂了。

誰不知愛密羅多這次所使的卻是巧勁，司徒麟初時雖挾奔雷驟雨之勢而來，但到了陶老七的手上時，已一點力也沒有，遂使陶老七「登登登登」，一連退了四步，而司徒麟更給他，抓得骨頭極痛。

混亂了一會，伙計重復擺好了桌子，換上了乾淨的桌布，而滾下樓去的人也走回了上來，於是一桌十二人，敍過了姓名，由陶老七請客。張琦思是時衣衫殘破，司徒麟當然很不好意思，但一時也沒有甚麼補救的辦法了。

菜點過後，席上第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竟是孟壽！因爲這位闊鼻，大眼，性情溫和，年方廿二歲的少年人，正是無盡錢莊，照夜珠寶店的少東，這是盡人皆知的事情。而這四間店子，生意興隆到了不得，每年獲利何止千萬？且孟壽最好做東，揮金似土，凡向他借錢的無不應手，因此名頭也與婁師曾齊名。今天能請到他，陶老七的光榮實在不小！

蓮花帮的人向孟壽讚美了一大會之後，不久樓梯响處，又有八個人走上來了。

這八個人，正是蓮花帮的死對頭，由馮盈機領頭，其後是賈柳，左右護法，天地堂主，左右雙使。

八人找了一個好座頭坐定之後，店小二連忙上前哈腰，恭敬的說道：「客官，這層樓巳經有人包下的了，請各位將就一下，到另一間用膳好不好？」

左護法丁萌聽了冷「哼」一聲，問道：「是誰包下的？你講給我聽！」隨着把手一揮，店小二巳倒退二丈，「撲」的一下，倒下地來，口鼻出血。

張琦思見了立即飛身而出，把他扶起，再塞了一顆藥丸入他口裏，才挽回了他的性命。

丁萌這人確是放恣得很，在張琦思挽救店小二時，他巳走了開來。一手抓住孟壽的肩頭，把他高高提起，然後問道：「孟壽小子，這層樓是否你包下的？你莫恃着有錢，祇准你吃，不准人吃，你看看我可敢摔死你？」

孟壽答道：「我從來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陶老七正想出手時，丁萌巳把孟壽摔飛了。

孟壽先撞到右面的牆上，然後反彈回來，坐在自己的椅上，神閒氣定，足見釋陀羅的高徒，確屬不凡！

張琦思這時巳走上前來，指着他們八人，說道：「不要多費時間，你們八個一起上！我要看看你們憑着甚麼本領，竟敢欺侮我的弟弟！」

右護法方相聽了不禁大笑問道：「副帮主，你見過有人這樣地狂的麼？」

馮盈機未即作答，可是蓮花帮的人，全都開心極了！不待邀請，就有人替自己擊退強敵，這難道不是一回值得開心的事情？

片晌之後，丁萌，方相在前，趙其左，趙其右在後；吳能，莫智，一左一右，一齊圍着張琦思發掌！

各人但聽到「辟辟拍拍」，整層樓子好像我國北方現時的浴室，客人洗完了澡後，找名手「推拿」，鬆骨一樣。掌聲此起彼落，煞是有趣，令得蓮花帮各人，盡皆哄笑起來。

張琦思一連中了數十掌，渾若無事，六人歇了歇手，全都感到驚奇！因爲他們每人覺得一掌擊下，都是擊在一個人的肉體上的，既非如中蔽革，又非如中木石，何以對方不倒？

原來張琦思這刻所運的是「肉身成道神功」，的確是用肉身承受他們的掌力，可是這神功運起之後，他就彷如一個大力士，而對方六人，在比例上全是吃奶的嬰兒。以嬰兒的手掌拍在大力士的身上，那就搔癢都嫌他力小了。

六人歇了半晌，全不信邪，不久改掌爲拳，又復向張琦思擊去。

每中一拳，便發出一聲巨响！刹時整層樓子好像有人打鐵，擊鈸，惟聞「錚錚琮琮」之聲不絕，金鐵交鳴，震耳欲聾！

首先是陶老七喝起彩來，跟着是彩聲震天，與金鐵交擊之聲競响！不祇陶自醉阿孟喝彩，竟連對方的頭號敵人馮盈機也叫一句「好功夫」，不能不讚美起來了！

六人見拳掌迭換均不能傷敵，丁萌便向各人使了一個眼色。六人繼續發拳，誰不知擊下去的聲音又有了古怪！

拳如密雨，整層樓頓時鼓聲雷鳴！先是「咚咚咚咚」，繼着是「蓬蓬蓬蓬」，有如戲台上主角將出塲時，鼓手大力地擂一樣。

蓮花帮中人見此本欲大聲喝彩，可是先前巳喝乾了喉嚨，惟有拿着牙筷敲向木桌的邊沿，以代擊節讚賞。

是時，一面是鼓聲「蓬蓬」，一面是筷聲「卜卜」，如不知道那是拚生死的搏鬥，還令人以爲這間酒樓做法事，和尙在念經，打鼓，敲木魚哩。

丁萌見到這情形大不是味道，便再向方相使了一個眼色。方相會意，立即改拳爲抓，五指向張琦思的左脅抓下。

丁萌反應也不慢，配合着方相的出手，刹時用盡平生之力，五指插向對方的肚皮。這兩招，指力剛强，簡直想把張琦思的腸臟抓出！

張琦思見了巳知來意，一面運起神功，任左右與後面的二人拳擊，一面却突地伸出雙手，抓住了丁萌與方相向外一擲！

各人但聽到「撲撲」兩聲，丁萌，方相巳經頭下脚上，各插在一張圓木桌上面。二人倒豎着，洞穿了桌面，腰間各圍了一個大圓「木枷」。

馮盈機見了立即走出來，「叭叭」兩掌，把木桌擊碎，將二人扶起。

賈柳見機不可失，乘着張琦思望向馮盈機之際，即從座上平射而出，一拳搗向他的胸膛。

這一拳，力猛拳雄，任是鐵金剛中上也要塌下數寸，而且出自鐵手賈柳之手，

威力更是驚人！

各人但聞「噹」的一聲，好像耳傍有人用鐵槌擊向一口銅鐘，比打雷還响！鐘聲一住，桌上的瓷杯碗碟，盡皆碎裂開來，若非各人都有功夫，定必變爲聾子。

原來張琦思第一次所運的是「肉身成道神功」，其後是交替地運用「銅牆鐵壁神功」「皮下神功」拒敵。——前者巳如上述，至於第二種，則運起之後，全身堅逾鋼鐵精金，是以敵方的拳掌擊來，發出了「錚琮」之聲。至於第三種，是把眞氣，內力運在皮膚下邊，令全身靱於象皮，更富彈力，前刻敵方的拳頭擊來，發出了「蓬蓬」鼓聲，就是這個道理。

賈柳被銅牆鐵壁神功震退五步之後，還想再來。可是電光一閃間，張琦思巳一掌拍在他的背上，並且把一團寒氣，逼入他的體內。

賈柳中此一掌，面色立變，身形搖擺，跟着嗆咳；一連咳了四五聲，吐出了兩三口白痰後，才穩得住脚步。——要知道，高手拚搏，是分秒絲毫都差不得的，如今他竟站在敵人前嗆咳，倘若張琦思要下殺手，那就算他有十條性命，都保不住的了。

這時候，馮盈機不能不走出來，一揮手，叫五人回到座上，才向張琦思說道：「鄙人馮盈機，請問公子高姓大名？閣下武功驚人，一連挫敗敝帮七位高手，鄙人想討敎三招，捨命以奉，俾對同生共死的朋友，有所交待。」

原來馮盈機在走出來之前，巳在心中反覆考慮了好幾遍。出，固然未必能勝；如果不出，將來何以服衆？勢成騎虎，任他狡詐過人，權其輕重，也知道不能不出手了。

蓮花帮各人見馮盈機走出來，無不全神貫注，幾乎每人都要擦亮眼睛，看看這兩位高手如何打法？

陶老七惟恐馮盈機不死，便在座中運足衷氣，說道：「這位是海龍帮的副帮主，自兩年前成名以來，未逢敵手，琦思兄，你要特別小心了！」吐語之時，聲如玉笛，四處可聞。

張琦思望了望陶老七，再望向馮盈機，但見他五官端正，風采不凡，鎭定雍容，確有領袖羣雄之態，心裏暗暗讚賞，而現在尙祇是當一個副帮主，那倒很委屈他了。

張琦思道過姓名後，繼續說道：「你我無仇無怨，何須說到『捨命以奉』那麼嚴重？如果閣下定要出手的話，那我們便共同切磋三招如何？」

馮盈機道：「好！」便發招了。

他凌空向張琦思指了三指，那完全是隔空點穴的手法。第一指指向張琦思的左肩，第二指指向他的左頰，第三指指力最重，點向他的右肩。

張琦思左肩中了一指，了無聲响。第二指的力道，被他用左手拂去。但到第三指中了右肩，即時便有一道氣流凌空射出來了。

氣流是肉眼所看不見的，那是張琦思運起內勁把他隔空點過來的指力震飛。——如是實物的話，那就有如一枚小球擲過來，被人以棒子擊飛一樣。

馮盈機早料有此一着，即時伸出右手一撥，還詐作站立不穩，向後踉踉蹌蹌，一連跌了三步。

氣流經他一撥，拐一個彎，竟射向陶老七的面前來。到陶老七感到時，馬上手忙脚亂，雙掌向突然襲來的氣流擊去。

氣流經陶老七雙掌一擊，陡地分爲兩支，一支射向陶自醉的胸前，一支射向孟壽。

眨眼之後，陶自醉的上襟盡裂，頓時露出了小半截的酥胸來；而孟壽的衣襟，也刹時裂開了三寸。若不是二人內勁發得快，恐怕更不止這樣程度了。

陶自醉本來就是一個美人，這時上胸肉光緻緻，更令人見了神魂顚倒！海龍帮中人，一則爲了能飽眼福，二則爲了副帮主能爭回一口氣，無不高聲大大喝彩！

張琦思，馮盈機二人見這情狀，也忍不住笑，四顆眼睛，都不約而同望向陶自醉小姐的酥胸上來。幸而她還有一條圍巾，不致過於狼狽。——她雖然粉面通紅，但心裏却是甜絲絲地，因爲除陶七叔和愛密羅多外，這層樓上的男人，全都望向她了！

第二招發出，馮盈機把五指拂向張琦思的胸骨上邊；張琦思沒有閃避，竟給他拂個正着。這一招本來叫做「手揮五絃」，雖是陳舊得很的招數，但馮盈機使來却如掄琵琶一般，揮出的時候，先由尾指，才到無名指，中指，食指，手法新穎，姿態美妙到極點！

五指一過，馮盈機覺得彈着的不像人的胸骨，而像彈着一排彈簧銅條，又像彈着一隻西域工匠所製的豎琴。跟着發出「丁登，丁登」的聲音，一聲比一聲响，非常悅耳，勝於琴韻！

「好厲害的『阿修羅聲波神功』！」馮盈機祇叫了一句，便斜射而出，一連翻了兩個筋斗！

原來張琦思不但可口中發出聲波，就是敵人的指掌兵器擊到他的身體上來，也可以發出聲波傷敵的，這是他的天份，功力過人之處！

刹時，樓上除了兩個頂尖高手外，所有蓮花帮，海龍帮的人，盡都如痴如醉了。直待喝兩口茶時的時間後，各人才從樂聲中醒轉過來。

兩招未分勝負，馮盈機便對張琦思說道：「張公子，我們這招改爲『文比』可好？」

張琦思道：「怎樣『文比』？」

馮盈機道：「我有一條軟鞭，是天下的奇寶，你若知道它的名字，和用甚麼質料製成，我立刻就走，以後永不冒犯！」

張琦思道：「我若是不知道呢？」

馮盈機道：「那你也得馬上離開此處，從此永遠不與鄙人爲敵！」

張琦思想：這條件沒有甚麼大碍，對雙方都十分公平，便即答道：「好！那你就拿出來，看我識是不識？」

馮盈機聽了心裏大喜，即從腰間的革囊中，拿了一個圓鐵盤出來，片晌抽出一根軟鞭，朝張琦思的面門送去！

那根黑軟鞭，長約四尺，闊才二指，由頭至尾，全用黑緞裹着，沒有人知道那是甚麼東西。

然而張琦思的功力是何等的高，嗅覺是何等的靈敏，一聞到了氣味，立即叫出三字：「玄壇惡！」隨着倒射而出，穿出窗外，落到路上。

原來這才是眞眞正正的「玄壇惡」，名列天下第四種毒蛇！抽出來時，還被馮盈機用黑緞裹着。

張琦思身形如風，「玄壇惡」的竄力也不慢！

張琦思落到地上之後，「玄壇惡」已追了下來。

可是它並不咬張琦思，却箭也似地，向前竄去。

張琦思這時心裏想，先飛回樓上好？還是先擊殺那毒蛇好？略一猶疑間，「玄壇惡」已標前五六十丈了。

飛風地快，片响它已咬死了四個途人，咬傷了一個穿綠衣的少女。每咬死一個人後，它的身體就漲上一倍，長了幾寸，不久它横在路上，昂起蛇首，蛇信伸縮，身長六尺，身體已變了碗口般粗。

被咬死的人，先是傷處腫起，繼是鼻子發黑，在地上翻滾慘號，好一會都不能氣絕。路人見了，紛紛走避，有如見到了大賊殺入城來一樣。

那被咬傷的少女，「砰」的倒在地上，正是婁師曾的徒兒，穿紅衫的名喚軟紅，穿綠衫的名喚嫩綠，都是替婁師曾掌管圖書，也就是在糕記飯店時，和玉杖鳩老飲酒的那兩個。

嫩綠給「玄壇惡」在足踝上咬了一口，軟紅在丈許外已飛掠過來。她跟隨婁師曾多年，自然見多識廣。

她見師妹是給「玄壇惡」咬着之後，立時大驚失色！她先點了嫩綠腿上的穴道，再塞了兩顆解毒藥丸入她口中，然後才抱起她走到河邊，踏着來往船隻的船篷，向對岸直飛過去。

「玄壇惡」這時横在路上，昂着頭，好像洋洋得意；片响鞭聲蹄影，前面已有一輛馬車飛馳而來。到此際避在遠處的人才心裏一寬，他們想，這條咬殺四人的毒蛇，定必被馬車輾斃了。

誰不知事情竟出乎衆人意料之外，「玄壇惡」力大無窮，感覺極其靈敏，馬車將到牠身前數尺之際，牠已一尾巴的向外掃去。——這一掃，不祇馬車的四輪盡折，還掃斷了三匹馬的前蹄，跟着馬車更向後倒飛，直飛出二丈以外。

馬車還未落地，「玄壇惡」已經標了過來，揚起尾巴，又復向上一掃。——這一下，馬車立即飛起，彈上四丈多高，御者是一個二十歲的少年人，受這震盪，頓時握不住馬鞭，口吐鮮血。這些事，全在電光石火間的時間裏發生。

張琦思想了一想後飛跑過來，打算先把毒蛇擊殺，恰巧馬車是時剛從上落下，跌到他的頭上。驟遇這變故，他不能不伸出手來，將馬車托着。

「砰」地一聲，馬車裏又飛出一條漢子，那漢子望了張琦思一眼，即向毒蛇走去，預算一掌擊殺那毒蛇。

張琦思把馬車放下來，也想走去擊斃那毒蛇，忽看見御者受傷，救人要緊，遂把御者抱下，一掌按在他的背上，一面把一顆密勒池的九轉靈丹，納入他口中，那御者總算把性命檢了回來，無大碍了。

那漢子跨步走出，即一掌擊向那毒蛇，但「玄壇惡」感覺靈敏到極點，聞風知警，倏地一標，便竄入了河中，不見踪影。那漢子一掌擊空，地上頓時發出一團火光，先前「玄壇惡」所躺的地方，地面立即發滾。那漢子見擊它不着，祇有徒呼荷荷，走轉回來。當他一看見面前的情形時，也不禁手忙脚亂了，他竟不知先做那一樣才好？

他看見馬車破爛，四匹駕車的駿馬，有三匹折足悲鳴，後見御者又受了傷，靠在一個美少年的身上。

他先摸了摸御者的胸膛，見他已無大碍，便即發掌拍死三匹受傷的駿馬，免牠們不生不死地受苦，才再劈斷車轅，飛起一脚，把破爛的馬車，和三匹馬的屍體，一起踢入河裏。

各事做妥，他才「砰」地一掌，拍向張琦思的肩頭，朗笑說道：「閣下不祇武功驚人，醫道也高明得很，我替那個朋友——」說到這裏他指了指那御者：「先多謝你了！」

張琦思道：「何須多謝，閣下休得過獎！」

二人通過了姓名，那漢子道：「我住在水仙城的萬絲山莊，你有空記得去探我！我現在還要趕着去辦一件重要的事，遲日再暢敍了！」

說罷，再拍了拍張琦思的肩頭，便抱着御者，飛身上馬，急馳而去。

那玄壇惡標入河裏後，游過對岸，却不直鑽上來，牠先穿入對岸的泥土中，有如虻蚓，穿了好幾丈，才從泥裏鑽出，直標過去。

那時，十丈之外，正站着一個穿青袍的人，年在四十開外，拈花微笑，悠閒自得。

那毒蛇射到見他便咬，也不管他是甚麼人。

青袍人見了不敢怠慢，即時倒射而出，射出二十丈外後，才「啊」的一聲笑道：「原來是你！」好像他對那毒蛇，是早已認識了的一般。

「玄壇惡」再標上前，他倏地伸出右手，用食，拇二指，便把蛇頭夾着。「玄壇惡」見上顎，下巴都被人揑着，便揚起尾巴，向青袍人的腰間亂掃。

原來「玄壇惡」這種毒蛇極是可惡！你拿牠的頭，牠便用尾巴掃你，你拿牠的尾，牠便張咀咬你，咬中必死無疑；若你拿牠的腰身，牠更一面咬你，一面掃你。如今青袍人夾着牠的頭，已是三策中最上策的了，但仍不免被牠掃了好幾下。

青袍人的腰際給蛇尾掃中幾下，全不介意，那份功力之高，也確是匪夷所思！——因爲牠的力量是馬車都可以掃得起的，普通的肉體，如何抵擋？

但那青袍人是婁師曾，天下第一高手，那就自然不成問題了。

婁曾師拿着「玄壇惡」抖了幾抖，那毒蛇已經軟了下來，片刻身體變回祇四尺長，闊僅二指。

婁師曾把一個圓鐵盤將牠裝下，還在裏面放上兩丸丹藥，才把鐵盤密蓋起來，大是得意！

不久有一條紅影飛掠而至，那是軟紅抱着嫩綠，飛跑前來。軟紅剛叫出了「師父」二字，婁師曾已是大驚失色！

他先塞了一顆發光的丸子入嫩綠的口裏，跟着點了她的睡穴，再從懷裏摸出一把利匕首來，快如閃電，倏地一下，把嫩綠受傷的左足，齊膝切下！

但這樣毒仍未解，婁師曾的兩目即射出兩道光華，向嫩綠斷了的膝蓋上望去，口裏更發出一陣陣的聲音來。——原來婁師曾不祇在武道上是天下第一高人，在醫道上也極之了得！這刻他見徒兒的性命萬難挽救，除犧牲了一顆大雪山的「辟毒神丹」外，更運起「觀世音妙目神功」，和「阿修羅聲波神功」，希望能把蛇毒化解，或是把毒扯了出來。

但這樣仍是無效，婁師曾又再斷了嫩綠的左股。這刻他眼裏的光華更强，所發的聲音更是悅耳。他在和死神爭奪嫩綠。

不久嫩綠鼻子發黑，婁師曾額上冒汗，嫩綠便死掉了！任他是曠世奇才，這也無法解「玄壇惡」之毒！

軟紅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後，婁師曾也流下了兩行熱淚。軟紅哭了好一會，便問他道：「師父，你猜是誰放這毒物出來咬人的？」

婁師曾道：「還用猜麼？定是馮盈機那小子了！」

說罷，伸出右掌凌空向三丈外的一棵大樹拍去，怒不可遏的加上一句：「我要他不得好死！」

三丈外的大樹中了他一掌，樹後即時擠出水來，片响綠葉乾枯，落得遍地都是，那是樹身裏的所有水份，都給他這一掌的力道，全逼了出來了。

張琦思在路上站了片刻，已見陶七叔，孟壽追了過來，因爲張琦思飛出窗外時，孟壽怕他會碰上甚麼意外，便跟着追出，而身爲主人的陶老七，也理所當然要陪孟壽追去。是以路上發生的一切，他們兩個也多少的看到一點了。

三人飛回樓上，陶老七指着馮盈機說道：「馮副帮主，我看你明天非起盡海龍帮的人，去抗拒一個高人不可！」

馮盈機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說了再站出來。

陶老七道：「你的毒蛇咬死了婁師曾的徒兒，難道你能不起盡帮中的高手，去抗拒他的攻擊？」——其實嫩綠是否已死，陶老七是並不知道的，但給「玄壇惡」咬着，定是有死無生，所以他先用這番話嚇嚇馮盈機。可是一說了出來，他便後悔了，這無異是提醒敵人早作準備，那是如何錯誤的事！

馮盈機聽了頓時心頭大震！他想，婁師曾若是報復的話，不難挑起了海龍帮，但他壓住了心頭的驚恐，仍然神態雍容，說道：「我只是和張公子開點玩笑，那毒蛇絕不會咬人，除非在路上牠見到甚麼古怪的人物，或是特殊的顏色，否則便是你和阿孟做了手脚！」

陶老七聽了也是心頭大駭，他想，婁師曾這人神出鬼沒，「地聽」之技極高，若是給他在附近聽到，祇消他相信一成，自己已是水洗不清，大是痲煩之事，便怒斥道：「這樣含血噴人，還有高手的風度麼？」說了即想出手。

孟壽止住了他，說道：「這一次先讓我來！」

說罷，即伸出右手，在胸前揮了一個大圈，隨即揚起掌來，一下向馮盈機的身上拍去！

這時，各人但覺樓上先起一圈烈風，繼之狂飆陡發，一掌拍下，樓梯剛走上一個人來，那個人一來，那一掌正拍在他的肩膊。

阿孟還未知拍錯了誰人，但來人已知發掌的是阿孟了。

那人渾若無事，阿孟却一連退了兩步。到看清楚後，那人竟是一個年近七十的僧人。

孟壽見了即走上前去，一手抓住了他，嚷道：「龍猛伯伯，那小子放毒蛇咬人，你快替我打他兩掌！」

馮盈機見了也即上前一步，跪在地上，磕了一個响頭，才站起來，緊握住了龍猛，說道：「聖僧，多年不見了，想得我好苦！別後，你可好嗎？」說時神情誠懇，態度恭敬，就算是陶老七見了，也爲之動容，令人以爲他是至情至性之人。

直到這時候龍猛才有機會發言，問道：「你兩個爲甚麼打起來？是怎樣的一回事？」

孟壽正想數說對方的不是，馮盈機已把手搖了兩搖，搶先說道：「不用說了，這次禍首是我，理虧的也是我，全與別人無關！總之一切是我不對！」說至此拔出劍來，遞給孟壽，望向龍猛說道：「如果令姪是痛恨鄙人的話，那就請他剁回鄙人一兩劍，消消怒氣如何？」說後神態謙恭，大有絕不還手，一任他人刺死之概！

張琦思這時倒有點同情他，對方把罪過一起担承，並不推諉，但想想自己也有許多不是的，先前把他兩個朋友倒插在桌上，若是易地而處，自己又豈能不發怒？

阿孟把寶劍接過了後，便向馮盈機問道：「你和我伯伯是早認識了的嗎？」

馮盈機道：「何祇早認識，你伯伯是我的救命恩人！」

阿孟聽了無可奈何，祇有把劍遞給了龍猛，龍猛笑道：「都是自己人，以後不可打了！」說罷把劍一扔，瞧也不瞧，那劍已插回馮盈機的鞘裏。

這一手露出，海龍帮各人大是喝彩！因爲這一手雖不新奇古怪，但於平凡中見出神奇，且一點取巧不得，若非目力，內功高到絕頂，不能辦到！

龍猛走到愛密羅多的面前去，愛密頗感訝異，便問他道：「猛兄，你們不是說要到太康城去的麼？何以此刻你又走轉回來？」

龍猛道：「那是我們半途改了主意，我和迦陵明預算帶阿狂到各地觀光，認識一下中原的風土人情，否則他便如一個傻子一樣，甚麼都不懂。」

愛密羅多道：「你們打算遊覽多少時日？」

龍猛道：「至少兩月。」說至此摸出一匣東西來，交給愛密，道：「你小心收好，教琦思在兩個月裏練成！」說罷便走了。

愛密羅多把那一匣東西接過來，便知

道是「摩他羅金劍」，於是非常小心，把它放入懷裏。

龍猛剛想走，然而馮盈機那肯讓他走！一把扯住了他，請他到自己的一桌來，由各人敬了三杯，才道：「我備了特快的馬車，讓我送你一程！」龍猛見盛情難却，馮盈機向賈柳交代了一番說話，便隨着龍猛下樓去了。

誰不知道這一去，馮盈機竟死跟着龍猛，四人一連到各處遊覽了三月，他才返回海龍帮去。——而在這三個月中，他和迦陵明，和尚狂打上了很好的交情，由二人指導他，令得他的武功更進，這以後再表。

過了一個時辰，蓮花帮，海龍帮各人都散去，而愛密羅多向陶七叔道過謝後，便與張琦思，阿孟，離開阿麗酒樓了。

三人向繁盛的道路穿了一會，阿孟忽地「啊」的一聲，說道：「琦哥兒，我幾乎忘記告訴你一件重要的事！」

張琦思問道：「甚麼重要的事？」

阿孟道：「從昨天起，江南第一歌后杜梨紅在飛玉樓獻技，傳說聲色雙絕，你小時不是很喜歡聽歌的麼？要不要去聽一次？」

張琦思道：「好極了！我除了聽過『奢摩他』國中的歌女歌唱外，對於中原的音樂，已久違了八年！」說至此望向愛密羅多繼續說道：「師父，你也是大音樂家，我們一同去聽聽，怎樣？」

愛密羅多道：「你久違了八年，我更久違了廿二年了！當然要聽！」

阿孟道：「那我就即時起程，趕回飛玉城中，留下幾天的雅座；大後天的正午，你記得和愛密師伯依時到來，莫令我一個人久候！」

張琦思點了點頭，道：「你騎我們帶來的青馬，大概兩個多時辰後，便可以抵達了。」

× × ×

這天入黑，阿孟騎着奢摩他國的名馬，已到了飛玉城。他先回到無盡錢莊，便叫一個夥計到飛玉樓，定下三天最好的座位。

第二天還未到正午，阿孟穿上了整齊、華貴的衣服，已到了飛玉酒樓的二樓。

這間酒樓，佔地有二萬多尺，共有三層，地下有石山，魚池，花園，竹徑，小亭……等等。

上了樓梯，便是一條橫着的長廊，寬有一丈，長數十丈。全樓鋪着鮮紅，悅目的地毯，豪華之極！而這間酒樓，也是飛玉城中，第一間最豪華的酒樓！

阿孟走上了二樓，有許多人紛紛地向他打招呼，富甲一方財神的兒子，幾是無人不識。

坐定以後，侍者上前送上香茗，有若服侍王子一般。而他的桌子，座位，正面對歌台，確是整層樓子最好的座位。

杜梨紅的叫座力極强！未到中午，全樓早已人頭湧湧。平日坐四個人的桌子，這時已擠滿了六人，祇有阿孟一張，獨自一人，坐得舒舒服服，還空了六七個人的座位，原來這個雅座的全層樓價錢最昂貴的，由他包了下來。

快近開唱時，有兩個少年人走上來，令得各人的眼睛都一亮！

行前的一個，年約廿八，風神俊朗，穿着一件湖水色的長袍。他正是武潘安！不祇身材，面貌，可愛之極，且還有一種清秀之氣，逈非常人可及！

行後的一個，年約廿六，穿着一件黑地紅、藍、綠三色織錦的長袍，宛如一隻彩雀一般，又像一條虹霓一樣！這人的風度，面貌也動人之極，正是愛花使者何其芬！

前者好像秋天的明月，令千萬詩人爲它歌詠；後者如一杯美酒，令人陶醉！——凡是男人，若果站在他們二人身邊的話，大抵無不自慚形穢的了。

他們二人雖是頂尖高手，但極少在酒樓及人多的場所出現，是以各人都不認識他們，惟是各人的眼睛，全被他們二人吸住！

他們二人的目力是何等的厲害，四處一望後，武潘安潘瑩便對何其芬道：「沒有空座頭了。」

何其芬道：「還有六七個空座位，我們不遠百里而來，難道這樣就走？且去問他搭個座可肯？」

潘瑩道：「人家定是等人的，何必自討沒趣？」話剛說罷，何其芬已走向孟壽的面前了。

阿孟一看到他們二人，心裏大是高興，知道原因後，便即說道：「我獨自正嫌寂寞，難得有兩位人中龍鳳肯降格前來搭座，自是歡迎之至！」

三人通過了姓名，阿孟立即「啊」的一聲，把張琦思在阿麗城等他的情由向武潘安說出來，武潘安即時站起要趕回去。

阿孟道：「不必了！後天他們將到這裏來，何必爭這一日？」

武潘安想想也是道理，便再坐下了。

片刻，杜梨紅已走上歌台，頓時鴉雀無聲，各人都像窮人見到黃金，餓鬼見到美味的飽子，全想伸手，把它攫入懷裏，將它吞下肚裏！——其吸引人之大，匪夷所思！

這位金嗓歌后，年紀祇有二十過一點，披着一件粉紅色長衣，露出兩條雪臂。面貌之美，無以形容！既明麗又端莊，溫柔，更帶點微微騷態；一寸橫波掠過，就算是九十衰翁，接觸到，也青春復返，變成了爲情顚倒的少年人！台下茶客，看到她的媚態時，全感到有支持不住之勢！

不久檀板輕敲，琵琶聲响，歌聲便發出了。

她唱的「詞牌」喚做「雨淋鈴」，歌詞是這樣的——

「寒蟬淒切，
對長亭晚，
驟雨初歇。
都門帳飲無緒，
方留戀處，
蘭舟催發。
執手相看，
淚眼竟無語凝咽！
念去去，千里烟波，
暮靄沉沉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
更那堪冷落清節。

今宵酒醒何處？
楊柳岸，曉風殘月。
此去經年，
應是良辰好景虛設。
便縱有千種風情，
更與何人說？」

這首詞，原是北宋大詞人柳耆卿的傑作，在過去幾萬首詞中，它若認了第二，也沒有那一首，敢認起第一來。祇有蘇東坡的「念奴嬌」赤壁懷古一詞，能與它爭衡而已。

杜梨紅唱出來字字清圓，絲絲入扣，神情幽怨，配合着每一句詞的情意，神韻，歌藝的是高到極點！是以一曲歌罷，台下彩聲，掌聲，令整層樓都震盪了起來。

所有「顧曲周郎」，都說三十年來，未有過這樣美妙的聲調了。

杜梨紅不祇是天才過人，功力也一樣地過人！

× × ×

到了約定的那一日，差小半個時辰才到正午，阿孟已抵達飛玉酒樓的二樓。

片响，潘瑩與何其芬，不久，愛密羅多與張琦思，都全到了。

通過姓名後，張琦思便把潘幼安所交給他的信物和一封信，交與潘瑩。二人略略談了一下九月中同上少林寺的事情，不久轉過話題，便談天說地。五人談得非常投契，大家都有相見恨晚之勢！

當談興正濃之際，樓梯口外忽地走上三個人來。行前的一個，年在三十開外，身軀高大，面色紅潤，兩顆大眼睛烱烱有神，名喚杜炎，行後的兩個，却是牛勤耕與羊遜。他們三人，都名列當今十大頂尖高手之內！

潘瑩眼快，一看到便站起，走了開來，說道：「今天吹甚麼好風，竟吹得三位高人到這裏？快請到我們的座上來！」

潘瑩正想介紹，紅臉漢子杜炎已一掌拍在張琦思的肩頭，哈哈地笑道：「原來你也在這裏！」

張琦思道：「這樣巧遇確是值得高興的，但你千萬莫拍散了我的骨頭！」

杜炎道：「你爲甚麼不去水仙城萬綠山莊探我？」原來這位名列當今十大頂尖高手的漢子，正是被「玄壇惡」掃爛馬車時，在車裏飛出來的人。

張琦思道：「若果我此刻摸去萬綠山莊時，你不是已來到這裏了？」

五大頂尖高手早已認識，潘瑩介紹過後，各人便爭着要做起東道來。

爭了一回，愛密羅多道：「這樣好了，我們先在飛玉城玩四天，一切費用由孟壽出。再到太康城玩兩日，全由琦思做東。然後到水仙城，由杜炎，何其芬招呼，再到阿麗城，由潘瑩賢姪招待一切。你們的意見怎樣？」——各人全部贊成。

這時牛勤耕却笑起來，對羊遜道：「今天我們行着癸，寅，酉運，那是路遇貴人，有飲有食！」

說了之後，各人都大笑了。

笑過了後，潘瑩才正色起來，問杜炎道：「我看你們三位，不會是爲了聽歌，特別到這裏來的吧？」

杜炎道：「當然不是！我到這裏來，是要找婁師曾的晦氣，怕一個人鬥他不過，所以約同了牛羊二兄。」——原來飛玉酒樓是婁師曾所開，那是許多武林人都知道的了。

潘瑩道：「爲了甚麼找他？」

杜炎道：「婁師曾拿走了我們的『枕上嬌』，你道他可惡不可惡？」

此語一出，孟壽莫名其妙，其餘的人，盡是大吃一驚。原來這條「枕上嬌」是名列天下第三種毒蛇，比之「玄壇惡」還厲害十倍！全身膚如凝脂，長祇四尺，身上有七條赤、橙、黃、綠、藍、紫的彩綫，嬌艷動人。牠除非不咬人，一咬就是幾口，咬上的地方，處處如美人朱唇給你的紅吻，無藥可解！——惟一解毒的方法：就是先喝上五碗剛撒出來的「童便」，還要是發育後，未破身的童子尿溺；繼着是，再要吞下一錢一份，一共五份的黃金。找這樣的尿溺已是够人痲煩，而吞下的五錢黃金，如何弄出肚外？也是痲煩透頂之事！——是以各人聽了都吃一驚，就是早知道了蛇兒的惡毒和解藥的古怪，若婁師曾再以這條毒蛇欺人，那更是頭痛之至的事了！

不久檀板輕敲，脆鈴聲响，杜梨紅竟唱出了她的「首本」名歌「紅豆曲」！

這一支歌，她是不輕易唱的，若非心情喜悅或沉醉，你就是給她十両黃金，她也不肯唱出來。但今天她見到張琦思，竟着了迷，便自動的唱出了。

歌詞是——

「紅豆生南國，
春來發幾枝？
願君多採擷，
此物最相思！
相思何時了？
相見未恨遲！
願祝郎早歸，
莫使妾顰眉！
妾已展衾枕，
對鏡理青絲。
君歸如未晚，
抱妾入羅幃！
抱妾入羅幃，
顚鸞倒鳳莫遲疑！」

她唱到「抱妾入羅幃」一句時，特別賣弄風情，把眼波拋向張琦思，歌聲跌蕩，神態若痴似醉！這時顧曲周郎反而不望向杜梨紅，全都望向張琦思了，看看誰個公子，王孫，竟如此的獲得美人青睞？

幾百顆又羨又妬的「鐵丸」射到張琦思的臉上，頓時使他滿面羞紅，而看到的人這時心中，妬意，羨意更盛，最後還是嘖嘖讚嘆！那美少年的風度面貌的是可愛！——如果有「龍陽癖」的，大抵他爲張琦思傾家蕩產，也是心甘情願的了。

片刻掌聲四起，彩聲更有如海上湧起的波濤，張琦思突地也賣弄一點功夫，叫了一聲「好」後，連連鼓掌。

他那一聲「好」叫來痴情動聽，在彩聲中彷若「萬綠叢中一點紅」，而那幾下掌聲也鏗鏘溫柔，若兩片薄薄的翠玉遙遙相擊。——二者令人聽了，都如飲下了美酒。

杜梨紅早已對這位公子心醉，聽了他的「叫」好聲後更醉，這是她獻技以來從未有過的表情！這一年來，祇有顧曲周郎

被她的歌聲陶醉。而今歌者被一位歌迷的叫好聲所陶醉，那眞是「喝『溺』撒水」，陰陽顚倒，是甚麼的道理？眞是那有此理？

張琦思此際對杜梨紅已是愛到極點，心想如何找個方法和她通幾句話兒？想了片晌，竟運起傳音入密的功夫，向杜梨紅問道：「你可以把你的住址告訴我麼？」

杜梨紅在歌台上微笑點頭，立即也傳音入密地答道：「奴奴住在五羊街淸和巷十號二樓，今夜二鼓，我在閨中等你！」

這一晚，孟壽在飛玉客棧開了八間最好的上房，連無盡錢莊也不回去，預備請晚飯，宵夜，大家玩個痛快。

但張琦思託辭說約了獨孤恒，和各人談到入夜後，便離去了。

時交二鼓，張琦思已飛到了杜梨紅的香閨。這時她穿着一件粉紅色的薄紗長衣，肌膚隱約可睹。室裏燃了一個炭爐，一室溫暖如春。

他們二人先是對坐着，繼以交談，談了又談，全不知道時間的過去，有一位落魄文人說過：「世間本來沒有天堂，然而你所愛的人在那裏，那裏便是天堂。」——此時，五羊街淸和巷十號二樓，就是張琦思的天堂了。

不久，杜梨紅拿了一些美酒和小菜出來，與張琦思共食。原來這層樓子祇她一人居住，並無傭僕，所有小菜都由她親手做成。

食後又談，一直談到三更過外。

張琦思對杜梨紅愈看愈愛，很想親她一親，又怕唐突佳人，便道：「我來得還『未晚』吧？」

杜梨紅嬌笑答道：「未晚！未晚！」

張琦思也笑道：「未晚便怎樣？」

杜梨紅嚶的一聲，道：「那就抱妾入羅幃——啦！」最後一個字，她說來好像唱歌一般，風情萬種，簡直令人不知道那個字究竟是甚麼字音。

張琦思摟着她的纖腰，進了閨房，先解掉她所穿的輕紗，便親她的手臂，繼而是臉頰，頸上，胸上。杜梨紅也同樣地親他。

不久，二人已經「還我本來」！——說得露骨一點，是赤條條的相對了。張琦思看見她雙峯又高又圓，極富彈力的挺着，不禁讚嘆道：「梨紅，我初時以爲你祇是人間的奇葩，估不到你還是佛國的菩提樹哩！」

任杜梨紅是如何聰明，也聽不懂他這話的含意，便問張琦思道：「琦哥哥，你下半句話是甚麼意思？」

張琦思道：「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無令染塵埃！」說到這裏停了一停，才笑着道：「你若不是佛國裏的菩提樹，如何這裏會長出兩顆嫩紅的菩提子？」

若是別的女人，這時定會「啐」的一聲，或說一句「你這人壞透了！」但杜梨紅高雅到極點，更對張琦思敬愛到極點，祇不過是撒了一個可愛的嬌，便即媚態四溢地說道：「張公子，你這話說得太美妙了！」

過了二三盞茶時後，兩個粉搓玉琢的胴體，由互相愛撫，已經親作一團。因爲二人的身體，都是那麼的美好無瑕，所以就肉慾的眼光言，眞是蔚爲奇觀；而就藝術的眼光言，更是一件身心合一，非凡夫俗婦所能構成的藝術品！

將近天亮，杜梨紅問他道：「琦哥哥我一切都給了你了，你怎樣處置我呢？」

張琦思道：「我回家即禀告父親，請師父爲媒，娶你做妻子！」

杜梨紅聽了歡喜到莫可名狀，把面頰貼在他的胸膛上面，聽她最喜愛的心聲！

張琦思在她閨中逗留了三夜，到第四日的下午，一行八人，便起程回太康城去了。

先是這日的中午，萬事通與玉杖鳩老，唐氏四虎六人，已摸到張吾意的家裏。

在客廳坐定之後，書僮和傭婦獻上淸茶。

張吾意和孟龜年坐在中間；玉杖鳩老六人坐左邊；迦陵聽，釋陀羅二人坐在右面，距離較遠一點。

玉杖鳩老六人揑造了六個假名後，鳩老向張吾意說道：「那一個是我的胞弟，那四個是我的犬子，都是在鏢局當鏢師。前幾天保了一宗價值五十萬兩銀子的珍珠，古玩，半途遇着賊刼，幸得令郎張琦思打救，他們的性命和所保各物，才得安全，因此今天特地登門，前來拜謝！」

張吾意道：「那不過是小意思，何須登門拜謝那樣多禮！」

玉杖鳩老道：「這怎能說是小意思？這簡直是大恩大德！因此，我特地造了兩條金帶，送給你老，聊表謝意，請閣下過目。」

張吾意一向廉潔自持，莫說是兩條金帶，若是苟得，你便是送天下與他也不要，遂即堅拒地道：「請閣下收回，留給自用，我萬萬不肯接受！」

玉杖鳩老道：「決心送與他人的東西，好意思收回的麼？閣下莫要令我太難爲情了！」

說了之後，便與萬事通各從腰間的革囊，掏出了一隻金盤，慢步走向張吾意的跟前，揭開蓋子。

那金盤裏各盤着了一卷金帶，經他們兩手一揑，片晌已不翼而飛！

迦陵聽看到時，祇叫出四字：「陀羅，不好！」已經給金帶在臉上咬上四五口了。——這咬他的金帶，正是「枕上嬌」，是時還渾身粘着金箔。

釋陀羅聽到迦陵聽的叫聲，還以爲他叫自己去救張吾意與孟龜年。這時唐一，唐二已拔出斧頭，朝他們的頂門劈下去，由頭至頸，劈成兩半，早把張，孟二人，頓時劈死！

釋陀羅怒不可遏，連發四掌，立即把唐氏四虎擊斃，他們四人將死的時候，全都口噴鮮血，內腑盡爛，連腸臟也嘔了出來。

釋陀羅擊斃四人，雙臂已經發麻，祇不給「玄壇惡」咬了幾口，而且還被它捲住腰際，知道性命難保。——以上的事，全在電光石火之間發生！

迦陵聽這時給「枕上嬌」咬住耳珠，死口不放，面上遍佈美人唇印，狼狽萬分！萬事通此際才抽出一口寶劍來，刺向他的肚裏，直沒至柄！

釋陀羅見此發出全身之力，一掌向他的背上擊過來，萬事通祇叫出一聲，整個胸腔，已「叭」的一下嵌入牆裏，屍體倒下，上半身已空了一個冬瓜似的大窟窿。

任是玉杖鳩老過去殺人如麻，此刻也是面上變色，退過一傍，細看機會，再作打算。

而是時，釋陀羅的鼻子，已開始發黑了。

他大吼一聲，運起佛家的「三昧降魔眞火」，要把捲住腰間的「玄壇惡」毒蛇炙死。

但他此際已是怒到了極點，降魔眞火竟變了他本人的「三昧怒火」，雖把「玄壇惡」炙成了紅炭，可是他也怒火攻心，內臟碎裂，倒下地來。

迦陵聽被毒蛇咬住耳珠，腹上中了一劍，知道死定！但他不想「枕上嬌」再害他人，遂即抓住了牠的尾巴，連耳扯下，「迫迫」的幾聲，把牠拗作數折，擲在地上。

他雖然是醫中聖手，但因事出意外，着了道兒，仍不免倒下地來。他雖能把死掉了三日的屍體醫活過來，可是此刻，却不能醫活自己了！

這件事情的發生，全是萬事通策劃的。幾天之前，他在賭場輸光了錢，玉杖鳩老便送了二千兩黃金給他。

他生來好賭，拿着這袋黃金，又去賭館，這天他特別幸運，除本錢外，竟一口氣贏了八千兩黃金。

可是玉杖鳩老知道也不要回，讓他凑够一萬。

萬事通覺得玉杖鳩老這人够義氣，便



釋陀羅發出全身之力，一掌把萬事通擊斃。

計劃替他報仇。

先是偷了婁師曾兩條毒蛇，用金箔粘上，再和玉杖鳩老，唐氏四虎在家演練了幾十遍，商量好如何出手，快慢先後，操練到非常純熟，才摸到張吾意的家裏來。更探淸楚龍猛與愛密羅多不在家中，便以爲萬無一失的了，估不到仍要死在釋陀羅的手裏，實非他始料所及。

這時，客廳上倒着九具屍體，形狀可怖！玉杖鳩老見一人攬不了那麼多，便祇有抱起萬事通的屍體，向外走去，一直走到婁師曾的家裏。」

當玉杖鳩老衝出門時，門外剛好來了一個人，是找張琦思的，玉杖鳩老恃着藝高胆大，也不把那人放在心裏，便在他身邊掠過。

那人正是詩人劍客獨孤恆，見了不禁一愕！當他想到這裏面定有古怪的時候，玉杖鳩老已去的遠了。

鳩老走到婁師曾的家裏，軟紅迎了出來，彼此曾在糕記飯店見過面自是認得。

軟紅道：「摩爾峯居士前幾天有信來，說有一個了不起的高人名喚摩訶花，帶着兩個徒兒到他山上練劍，約師父前去觀光，並大家切磋一下，師父知道後，在今早已起程去了。」

玉杖鳩老葬了萬事通後，心想如果龍猛和愛密羅多來找麻煩，自己萬萬不是敵手，而且也要把萬事通死掉的消息告訴婁師曾，遂也趕到摩爾峯去。

且說獨孤恆是時站在門外，無論叩門或發言詢問，裏面全無應聲，人聲，知道事不尋常，即飛步掠入。

到了廳內，連他這樣的高手也大吃一驚！他雖認出其中四具屍體是唐氏四虎，但何以致此？一時也難想得明白。

不久有一個書僮，傭婦哭哭啼啼走出來，見到老爺死掉，更是放聲大哭。片刻之後，他和書僮想出了一個辦法：獨孤恆守在張琦思家裏，以防再有甚麼不測，而書僮則趕去太康城的無盡錢莊報訊，着人飛馬去找阿孟和張琦思。

一個時辰後，已經有四人騎着馬，四人乘坐馬車，飛馳而來，張琦思，孟壽入到廳間，立即搶地呼天，眼淚滂沱而出。亂了好一會，便是開喪，這一場平地風波，婁師曾受的寃枉可大了！

他們九個人用心推想，分析了一夜，認爲定是婁師曾出手替兇徒復仇，理由之一，是看到「枕上嬌」的屍體和「玄壇惡」燒焦了的尾巴，這兩條毒蛇，是在婁師曾的手上。他們也想到，或許會有人從他家裏偷出來的，但是再想，天下間誰人有這麼大的胆？技藝？敢去偷他的東西？理由之二，迦陵聽與釋陀羅的武功這樣高，若非婁師曾出手，還倚仗兩尾毒蛇，天下間無人能將他們二人殺得！理由之三，插在迦陵聽肚裏的寶劍，正是婁師曾的東西！如是，婁師曾竟水洗不淸！

第二天，消息傳到飛玉城，可把杜梨紅嚇個半死了！

原來杜梨紅是婁師曾第一高徒，武功和她師父祇差少許，自小爲婁師曾養大，師徒已如父女一般，她師父富甲一方，家財百萬，而仍任她賣唱，那是想她物色到個如意郎君。而今，師父殺了未婚夫的父

親，教她如何是好？想了一會後，即日停止賣唱，扮了一個翩翩公子，也摸到摩爾峯去了。

三個月後，摩訶花帶着狄飯與狄清峨，婁師曾帶着玉杖鳩老與杜凡入公子，已一同離開摩爾峯，向飛玉城進發。

這位杜凡入公子，正是杜梨紅所扮，婁師曾說「他」是一位好朋友的兒子，彼此是忘年交。

而隔一天，龍猛與迦陵明，和尙狂，馮盈機，也從一處古怪的地方走出來，一個摸回海龍帮，三個走向張琦思的家裏。

本來，他們的行程祇是兩個月的，他們四人到各處遊覽了兩個月後，沿途指導馮盈機的武藝，竟令迦陵明想起一種「妙土神功」來。

這種神功，是找一個特別有靈氣的山還要找出它靈氣所聚之處，挖一個深洞，在其中打坐。坐滿了十五日，不祇功力大進，而且在脚踏土地，和人對敵的時候，可用脚心吸取地氣，攻向敵人。這一種神功，自然非有根底的人，不能修練。

結果被他們在摩爾峯對面的一個高山之上，竟找到這樣的一處神奇地方來，於是他們便挖了個大洞，在其間一齊苦練，爲了這原故，遂令行程延長了大半個月。

摩訶花和兩個徒兒在婁師曾家裏住了幾日，憑石室的綫索，探出了淫辱他徒兒的是甚麼人後，便叫人送一封信去海龍帮的總舵，給馮盈機，信由婁師曾署名，定在七月初十正午日到天中，要馮盈機償還徒兒的性命。

這消息給蓮花帮知道，也盡起帮中的高手，預算在馮盈機死後，一舉消滅海龍帮。因爲二者是死對頭，陶老七過去不敢輕舉妄動，是祇怕一個馮盈機罷了，而今諒他不是婁師曾的敵手，還有何懼？

可是馮盈機却驅使高手抵擋高手，異常鎭定。

恩仇了斷　情天抱憾

七月初十，時間還未到正午，摩訶花與兩個徒兒，婁師曾與玉杖鳩老及杜凡入，已到了海龍帮總舵前面的廣場上。二丈許外跟着的，是陶老七與陶自醉，及蓮花帮的高手，浩浩蕩蕩，爲婁師曾助威。

這時，海龍帮的高手也全列隊出來，先是帮主丘競，繼是馮盈機人數也不少。

馮老七見陶盈機那樣鎭定，好生奇怪，但不久他就明白過來了。片晌之後，海龍帮總舵裏面又走出十個人來。

龍猛，迦陵明，張琦思，孟壽穿着白色長袍，六位頂尖高手，潘瑩，何其芬……等穿着藍色長袍，走出來後，分站在馮盈機左右。這時，祇有愛密羅多與和尙狂未來到，那是因爲愛密羅多練「觀世音妙目神功」已練到「第十六重」以上，差一個時辰便練到「第十七重」，若放棄這一個時辰，便須多練一月，而且還要和尙狂護法，那是他們遲到的原故。

站定以後，馮盈機向婁師曾問道：「在下未知有何得罪之處，竟令閣下大興問罪之師，要鄙人償還性命，可否說明其中的原故？」

婁師曾道：「你的『玄壇惡』咬殺我的徒兒，你道應不應該償還性命？請副帮主細心一想！」

馮盈機道：「若是我用毒蛇咬死令徒，閣下要馮某償還性命，那自是應該之至！不過我當日放牠出來，是考驗張公子的功力，張公子竄出窗外，毒蛇也隨着竄出，這是人所共見的事情。我與令徒素不相識，無怨無仇，且還未知咬死的閣下那一位高徒？豈會有蓄意殺她之理？是以我也請閣下細心一想！」

婁師曾頓時語塞，做不得聲。如果這還加人以罪時，那就跡近無賴了。這豈是他天下第一高人所肯爲？

狄清峨見婁師曾被對方的言辭壓下來，便即指着馮盈機道：「就算婁叔叔肯饒你，我也不肯放過你！」

馮盈機道：「此事與姑娘何涉？如此欺壓馮某？」

狄清峨道：「我要你償命的是另一回事！你攔途截刦，害死我一位藍面的姐姐，她當時身上祇有二錢銀！」

在狄清峨之意，是暗指對方那一晚的禽獸行爲，她當然不肯在天下英雄的面前說她給馮盈機姦污，是以如此說法。

馮盈機聽了心頭大震，片晌才強作鎭定，笑道：「有人見過粉面的佳人，玉面的郎君，紅面的關公，黑面的玄壇，但是藍面的小姐，試問有誰見過？」說至此望了衆人一眼，再向婁師曾問道：「而今竟有人寃我害死藍面佳人，還截刦二錢銀子，請問閣下信是不信？」

婁師曾聽了大不是味道，祇有詐作眼睛發癢，用手去揩，不理睬他。

而狄清峨却忽指向張琦思，說道：「藍面少女，張公子就曾在葵棚裏見過！」

張琦思先是一怔，跟着問道：「姑娘怎會知道這一件事情？」

二人對望片晌，狄清峨才道：「姐姐從葵棚裏回來後，說過了一位張琦思公子，行俠仗義，救了好幾個人，而且不要金錢，眞是對公子欽佩之至，經她細說，是以我知道。」

張琦思聽了後急急追問道：「現在你姐姐呢？」

狄清峨有意試探郎心，假裝傷心欲淚，說道：「她爲了想念一個人，其後患上風寒，竟死掉了！」

張琦思想起當日在葵棚裏望她時的情景，不禁黯然，神色哀傷，幾乎滴下淚。

狄清峨心裏一甜，知道穩操勝劵！因爲當日藍面的她，對方已如此垂愛，而今更美，豈會反令他憎厭？一時心花怒放，險些連對馮盈機的仇恨也忘掉了。

至此馮盈機才高聲嚷起來，道：「原來小姐是患風寒病致死的！這樣怎麼能賴我？」

狄清峨知道自己說話前後矛盾，也即不敢做聲。

這時候龍猛，張琦思，孟壽才走到婁師曾的面前來，三對眼睛，怒芒四射！

婁師曾看到嚇了一跳，退後兩步，問道：「三位有甚麼指敎？何以這樣怒目對我？」

龍猛道：「你是否殺了他們二人的父親？和我兩位師弟？——懇——請——直——說！」

婁師曾道：「龍猛聖僧，這話從何說起？」

幸而玉杖鳩老也是一條漢子，聽了立即挺身而出，把當日事情的發生，經過，一一說了出來。

婁師曾見鳩老爲他洗脫了罪名，頓時感激萬分，高聲說道：「玉杖鳩老！人人都說你是一個十惡不赦的人，原來你竟是大英雄，端的令婁某佩服！」

龍猛這時已走過來，指着玉杖鳩老道：「既然與婁大俠無涉，那就由你償還性命！」

玉杖鳩老道：「我怕你麼？」說了也走過來。

婁師曾知道玉杖鳩老不是龍猛的敵手，一把將他拉開，說道：「我替你擋這一陣！」

龍猛正想發掌，海龍帮主丘競已掠過他的面前，說道：「你遠來是客，這一陣讓我先上！」說了也不管龍猛答應不答應，已一劍刺向婁師曾去。

婁師曾倒退三丈，才拔出劍來，丘競掠到他面前，雙劍已交叉地在空中停着。

這時，所有高手都在欣賞婁師曾的寶劍，並細看他的劍法，眞的人人屛息，鴉雀無聲。

原來婁師曾的寶劍是生銹的，由劍端至劍鍔，全生滿了鐵銹。這口劍名喚「生銹劍」，是世上八大名劍之一！

丘競的劍給他吸着，拔也拔不回來。忽而身後飛出二人，突向婁師曾偷襲。

這二人是海龍帮的太上護法洪濤與荀範，武功極是了得，一左一右，倏地發劍向婁師曾的兩脅刺去。

婁師曾氣定神閒，絕不介意，運起神功，令全身的皮膚，堅逾精金。

先是「叮」的一聲，刺中了婁師曾的左脅，但長劍隨即斷碎，碎到了劍柄，連洪濤的五指也斷碎，落下地來。隨着婁師曾拍出左掌，洪濤已經了賬。各人但見他的頭顱已縮入胸腔內裏，腹臍以下，兩股不見，豎在地上，有如一個多生了兩隻手的木桶一樣。

繼着也是「叮」的一聲，婁師飛起右脚，把荀範踢成兩截，兩截更變成了兩團肉泥，落在地上。這時，婁師曾才用口一吹，一大蓬鐵銹飛向帮主丘競的臉上，丘競棄劍向臉上用手亂抓，癢不可耐！剎時臉孔腫如豬頭，婁師曾一劍向他劈下，便即分作兩片。

——以上一切，全在電光火石之間發生。

各人見他一招殺了三人，乾淨俐落，快如電閃，無不駭然！收劍入鞘之後，他再以右掌擊出三道火光，把那些屍體燒爲灰燼，地上連一點血漬也沒有，到了此際，各人在驚駭之後，更不能不萬分的佩服了！

龍猛至此那能再忍，即伸出右掌來，向他推過去，婁師曾微微一笑，便以右掌相接。

兩掌一接，龍猛立即倒射回來，直到二丈之外，才拿樁站穩。

這是甚麼原因？六大頂尖高手一齊面上變色，各人均想：難道高僧龍猛，也不能接他一掌？

原來龍猛是料敵錯誤，以爲這一掌是先比比內力，而婁師曾却有意殺殺他的威風，把「離火」運在掌心之內。——龍猛一接觸之後，頓感其熱無比，有如佛家的「三昧降魔眞火」，遂祇有後退，再想辦法。

片晌之後，龍猛已運起新學的「沙土神功」，從脚心吸上大量的地氣外，更把陰寒聚在右掌，向婁師曾再攻過去！

是時，馮盈機也全神貫注，心想，如果龍猛這一掌能夠取勝，他也不用怕婁師曾了，因爲他這時已知道龍猛運的是「沙土神功」是他也能做到的。

婁師曾把對方的掌力接住，渾如山嶽，動也不動。直待龍猛的掌力愈來愈大，估計超過萬斤以上的時候，才倏地一下，向左飛了出來，遂令龍猛又上一個大當。

因爲剎那間面前消失了一股其大無比的阻力之後，龍猛便挾着萬多斤的一股強力向前直標出，直標到一塊大石之前，才連掌帶臂，插到大石之內。龍猛剛想拔出右臂，玉杖鳩老已趁機會檢這個便宜，先射一根「黑心針」入他的左頰裏邊，繼而一掌拍在他的背上。

龍猛抽出右臂，隨即也一掌拍向鳩老的胸膛，於是兩人同時受傷，雙方迅即搶救。

以迦陵明醫道之精，自然能醫好龍猛，以摩訶花，婁師曾二人醫術的高妙，當然也能醫好玉杖鳩老的了。可是兩人的功力這時已打了一個大折扣，非調養十天八日，不能恢復過來。

至此，張琦思已感到大樑落在己身，不能不出馬了。

他走出來，向婁師曾一揖，說道：「婁前輩，先前我們誤會閣下，鄙人先行向你謝罪！但事情已經證明與你無涉，閣下何苦還要保護那個惡人？我想請你說出個所以然來！」

婁師曾沉吟片晌，說道：「你也是頂尖高八，玉杖鳩老現時已受了傷，你好意思殺他麼？」

張琦思正感難答。孟壽已經嚷道：「殺父之仇，那能不報？世人有甚麼事比這還重要的？」

婁師曾聽了，一時也想不到更好的辯辭來。——因爲以「殺父之仇」這四個字來壓他，他也不能再說甚麼了。

摩訶花見此情景，便道：「我與鳩老一場相識，不能看着他在受傷的時候被殺！張琦思，如果你能勝得過婁老弟，貧僧，和我兩個徒兒，便立即把鳩老交出便是！」說至此望向玉杖鳩老，再向他道：「鳩老，你的意見怎樣？」

在摩爾峯相處過兩個多月，他知道這老和尙的武功似乎比婁師曾還高，聽了心裏大喜，便道：「若他們四位輸了，老夫定當束手出來，要殺要剮任便！張琦思，若你勝不了，以後也不得尋仇報復！聽清楚沒有？」

張琦思至此已無選擇的餘地，便道：「婁前輩，請發高招！」

這時，蓮花帮各人即時退後三丈來，知道這兩位高手拚搏，定必非同小可，甚至頂尖高手如武潘安者，也感覺到，這兩人對壘，將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的

好戲了。祇急煞了一位女扮男裝的杜凡入公子——杜梨紅。

婁師曾也不謙讓，揚起手來。

他把右手揚盡，才慢慢縮下來，手縮到了胸前，始幾寸幾寸地伸出去。

發招之際，婁師曾問道：「張先生，你可知道這招的名字？」

張琦思細看了一會，答道：「鄙人學問淺陋，未猜得出。」

婁師曾道：「這一招喚做『却嫌脂粉汚顏色』，祇有對你，我才使出來。」

張琦思道：「哦！原來絕世美人，自有其美，無須藉着脂粉的幫助，絕世高人，自有其高，無須用甚麼花招！」

婁師曾道：「你眞聰明！」

片刻，婁師曾掌心已發出一道熱流，眨眼間愈來愈熱，片晌竟成了一道烈火，有如一條火河，滾滾而來，直射向張琦思的胸前。

張琦思那敢怠慢，待火河滾到面前來，伸手便抓！

一路抓去，火河愈變愈短，直到二人的雙掌接實，才「蓬」的一聲，在兩掌的罅隙中，升起一條火光，飛上天空，蔚爲奇觀！

而二人已各撤掌分開了。

片晌，掌聲四起，有若轟雷，不論敵我雙方，盡皆喝彩！

牛勤耕更運起衷氣說道：「這是『甲亥』遇着『乙丑』，管仲碰上飽叔牙，酒逢知己，千杯嫌少！」

婁師曾望了他一眼，笑道：「可肯多賭兩句，看看我第二招會不會死在張先生手下？」

牛勤耕道：「不會，不會！我敢拿我這條『牛命』來担保！」

話剛說了，第二招，已是發出，婁師曾道：「這一招喚做『冰裂長河夜有聲』，張先生，你得小心了！」

兩掌接實，二人動也不動。剎時，各人但覺奇寒無比，天氣由七月變了隆冬，竟像天空中已落下雪來。——傍觀的人尚且覺得如此，那麼對掌的人，覺得怎樣？不難想像。

張琦思見對方以奇寒的掌力攻過來，立即也以奇寒的掌力反擊過去，原來婁師曾第一招所用的是「離火神功」，第二招所用的是「寒冰神功」，絕不是武學中第二流的「烈火掌」，「陰風掌」那一類，比那些高出多多！

本來，這第二招，張琦思也可用「離火神功」抗拒的，但若這樣，他就吃虧了。敵人以一根冰棒擊過來，你以火棒去對抗，敵人推一堵冰牆過來，你以火去燒溶它，自然是不上算的事情，是以婁師曾推一堵冰牆過來，張琦思也推一堵冰牆過去，大家互相鬥耗，那才是最上算的打法。

大約過了一茶盞時候，各人看見婁師曾的鼻孔已噴出兩條輕烟，口裏吐出一個一個的烟圈來。

而張琦思的鼻孔也噴出一小塊一小塊像指頭那麼大的棉絮，口裏吐出一小朵，一小朵的白雲，煞是好看！若非絕頂高手，還以爲他們是弄幻術，究不知那是一回甚麼的事情來？

原來婁師曾把對方攻過來的奇寒之氣吸入，用身體的熱力把它化去，遂便變爲氣體，從口鼻噴出，張琦思也是一樣，——而噴出來的氣濃度不同，那是婁師曾的內力稍大一點，可是張琦思想想還留力去鬥摩訶花，便不用那麼大力的，祇求能化氣噴出便算，也不計較噴出的氣是濃厚或是稀薄了。

婁師曾見他這一着較自己省力，大是讚賞，遂即撤掌而退。

二人各退後四丈，第三招又發出了。這次是鬥最上乘的「阿修羅聲波神功」，自然是比「禪音三唱」，「攝魂大法」之類，高出萬萬！

站定以後，婁師曾祇叫出三字，「張琦思」！

張琦思也叫出三字，「婁師曾」！

聲音一過，二人身前已被聲波挖了一條大坑，而在足尖前三尺之外，更有一個深洞，觀戰的人看了，無不駭然！

這還不止，隨着而來的，是婁師曾腳前的深洞，尙還冒出「婁師曾，婁師曾，婁師曾」三聲，那是餘力初散，一如我們遊名勝回聲巖時，高呼一下，即有回音一樣，而張琦思腳前的深洞，也是一連三次，冒出了「張琦思，張琦思」的聲浪！

至此，二人不禁長長嘆息了一聲，那是除讚賞對方外，婁師曾知道勝不了張琦思，而張琦思也感到父仇難報了！

二人無語，摩訶花抓住了婁師曾的肩膊，已偕一團飯，狄清峨走了上前，四大高人，一齊把張琦思圍着。

婁師曾見此那好意思，便即問道：「摩訶兄，難道四個人欺張先生一人麼？」

摩訶花笑道：「我想小解，急不及待！先前已聲明他要勝過我們四人的，何不節省點時間？」

婁師曾聽了，不禁啼笑皆非，想想若不聯手，不祇拂逆摩訶花之意，且無異將玉杖鳩老的性命交出，若是聯手，將來傳出去，以四欺一，他婁師曾還那能有面目見人？

正在躊躇時，杜凡入公子忽然大叫一聲，倒在地上，滾了一滾，叫道：「婁叔叔救我！」

原來，這位杜梨紅所扮的公子，見個郎身陷險境，頓即心生一計，運氣把身內的經脈搗亂，希望阻止他們搏鬥。

婁師曾見了那敢怠慢，即時飛掠過來，問道：「是甚麼事？」——一面問，一面將她扶起，電閃地快，已一掌按在她背上了。

杜梨紅道：「我見你們鬥聲波神功，怕傷了叔叔，運氣戒備，估不到有回聲發出，一時緊張，眞氣入了岔道。」

張琦思聽到杜梨紅的聲音，也跟着飛掠過來，再細看她的眼睛，便猜出這裏面的一點古怪了。

於是立時伸出手來，說道：「婁前輩，救人要緊，待我助你一臂之力。」說了之後，便想把手掌按在杜梨紅的胸上。

婁師曾見了焦急萬分，立刻喝道：「你勿亂摸！」

四字一出，張琦思已輕輕沾了一下她的胸部，才縮回手來。是時，他全明白了，原來這位杜凡入公子，就是杜梨紅！二人四目交投，都不禁有點臉紅起來。

婁師曾見別人出手相助，一時喝退人家，很是不好意思，再見張琦思臉孔微紅，以爲是他先前碰了釘子的原故，便抱歉地道：「張先生，杜世姪前刻緊張過度，走火入魔，非鄙人的獨門手法不易救治，才叫你『不可亂摸』，怕你『摸錯門路』，更是麻煩，他現在已沒有甚麼大碍，閣下先前的好意，婁某這裏謝過了！」

其實，婁師曾說「不可亂摸」和怕張琦思「摸錯門路」，那都是多餘之極的，早在三個月前，一連三晚，張琦思對杜梨紅胴體上的道路，是早已摸熟了，如是又那會「摸錯門路」？

張琦思道：「還未相助，何須言謝！」忽地看到摩訶花得意的神情，不由大吃一驚，倒退回來。

原來摩訶花趁着這個機會，竟檢了一個大便宜，他一手抓住了武潘安，一手按在他的頭頂，而狄清峨也抓住了孟壽，一手按住他的背部，一指指住了他的「奸門」（耳上兩鬢的地方）。——這幾處要穴，都是人身極重要的部位，若一發力，被制者難逃一死。

潘瑩，孟壽雖是高手，但一則技不如人，二則對方來得閃電地快，出於意外，遂便受制了。

張琦思見了，道：「摩訶前輩，你這樣做是甚麼意思？」

摩訶花正想回答，遠處已飛了兩個人來，那是愛密羅多與和尙狂到了。

和尙狂一到，便即嚷道：「琦思，還問人是甚麼意思，搶人要緊。」——和尙狂自認武功是天下第三人，除了密勒池掌門人與愛密羅多外，他是不肯認第四的，說了即採取圍魏救趙的方法，一掌向摩訶花擊去。

摩訶花待他來到跟前，才以左手按着武潘安，揚起右手。

這右手一揚起，各人好像看見青天無片雲的藍天，突然塌了一塊下來，掌力之大，無與倫比。

和尙狂想竄走已給掌力籠罩着，想硬接又怕折臂，情形異常狼狽。

愛密羅多見此也從二丈外發出一掌，把「天藍掌」力頂住，和尙狂至此才倏地鑽入地裏，再從二丈多外標了上來。因爲在兩股如此厲害掌力拚鬥之下，他不敢掠出，祇有用這方法。幸而他所鑽入的是泥地，若是石地，不知他又有何辦法？

三個絕頂高手演出這一幕，全場嘆爲觀止。

何其芬以手肘碰了一下獨孤恒說道：「獨孤兄，我們得從頭練武了！」

和尙狂鑽了上來，摩訶花問道：「還來麼？」

和尙狂道：「你有興緻我定然陪你玩去，難道我怕了你？」說至此把手伸向張琦思，道：「快把你的小金劍給我！」

和尙狂接過了金劍，頓時耀武揚威，問道：「你認得這寶貝麼？」

婁師曾見了即時再把「生銹劍」拔出來，高聲說道：「摩他羅金劍！」

摩訶花接着道：「不錯！妙極了！原來『摩他羅金劍』在張琦思的手裏！」說至此把武潘安高高舉了起來，問道：「你們要他們兩人的性命不要？」

張琦思道：「摩訶前輩且慢動手。」

摩訶花道：「我還用動手麼？我祇要用眼睛就可望死他們了！」

說了之後，雙目射出兩道銀芒，望向各人，顯然是「觀世音妙目神功」已練了「第十六重」，愛密羅多知道他此言不假。——眞的可以用眼睛望死武潘安，孟壽二人。愛密羅多這時才發言，問道：「摩訶聖僧，我徒兒張琦思有甚麼開罪於你？請你直說，待我好管教，管教他！」

——由張琦思的告訴，愛密已知道對方好幾個人的名字了。

摩訶花聽了大笑地道：「沒有，沒有！祇是因爲我歡喜他，才抓住了這兩個小子，想將他交換。」

和尙狂道：「怎樣交換？」

摩訶花道：「叫他與師父即日脫離師徒關係，從明日起拜我爲師，那兩個小子的性命才可保存。」

和尙狂道：「人家師徒相處八年，未離一日，情如父子，一旦隨你，怎能發生深摯的情感。」

摩訶花笑道：「祇要他跟我八天，我就趕他也不肯走的了。我要他做我的徒兒，又做我的女婿，更敎他『天藍神功』，豈不快樂過佛祖，神仙？」

和尙狂先是一怔，隨即笑道：「和尙沒有妻子，那能有女兒？若沒有女兒，怎能招得女婿？」

摩訶花把咀一「呶」，「呶」向狄飯與狄清峨，才笑着道：「那兩個不是我的女兒麼？」

二人聽了，都各向摩訶花叫了一聲「爹」，心裏頓時甜絲絲地了。

和尙狂道：「你有兩個女兒，把那個嫁給他呢？」

摩訶花道：「把兩個一齊嫁給他，也不准他祇揀一個！」

狄飯聽了心頭大喜，還怕聽不清楚，叫了一聲「爹」後，問道：「你不是騙我們歡喜的吧？」

摩訶花道：「我最愛你們，怎會騙你們？你們不是說過兩姊妹永不分離的麼？若不是兩個同嫁一個男人，又怎能一生一世永不分離？難道爹這時對着如許多人，還會講笑？」

一團飯道：「徒兒以爲自己聰明，原來爹比徒兒更聰明！」

摩訶花笑道：「阿飯，爹一向就比你聰明，否則就不會想出這個辦法了。」

兩姊妹一齊都感到心裏甜絲絲地，片晌之後，不祇甜絲絲，簡直是「甜棒棒」了。

杜梨紅聽了心裏大不是味道，且看張琦思如何答覆，因爲在摩爾峯相處了許久，他早已見到狄清峨是國色天姿，而狄飯則身材比普通女兒高上一兩寸，胴體健美可愛，正是一匹高頭大馬，也是絕色，若果有男人歡喜這類型的，更必爲她顚倒。

張琦思聽了老和尙如此講法，便道：「摩訶前輩，你的盛情心領！因爲我見到先父的時候，他已替我訂下了婚事了，而且父親剛死，我還要守三年之喪，請你另選快婿，莫躭誤了女兒的青春歲月。」

張琦思才說罷，狄清峨已渾身抖顫起來，有如一柄利刀插入心頭，面容轉色。

摩訶花道：「我不另選，我祇要持有『摩他羅金劍』的少年人，否則我便拍死那兩個小子。」

一時陷於僵局，愛密羅多，和尚狂，張琦思全不敢做聲，尤其是張琦思，想到這次，因爲與孟壽報父仇而來，却落得這樣結果，祇有嘆氣不已。

還是馮盈機確有過人之處，他這時已走出來。——他先猜到那晚所姦污的女子定是狄清峨，那是從藍面可以化裝，推去堵塞石室口那塊大石的大力，先前的對話，及抓住孟壽時那種輕而易擧的功力……憑這種種綫索，已經猜着。繼而猜到杜凡入公子便是杜梨紅，因爲杜梨紅的歌他是聽過的，便依稀認得她美麗的眼睛。而從張琦思前刻對她跌倒時的關心，再推想到他們是一對愛侶！於是便走出來了。

他向摩訶花拱了拱手，道：「我有幾句說話，不知前輩肯不肯聽？」

摩訶花正在氣惱，便道：「我遲刻還要宰了你，你莫在我面前又使詭計。」

馮盈機道：「如我能說服張公子願娶你兩個女兒，那便如何？」

摩訶花聽了眼睛一亮，問道：「你有這把握？」

馮盈機道：「有！如果你三師徒能原諒我過去對你們的冒犯，我馬上做去。」

摩訶花與狄清峨傳音入密交談了片晌，便道：「那你就快些做去！」——因爲原諒一個馮盈機，可得到一個張琦思，如是你就要他們再貼上千両黃金，他們也是願意的了。

馮盈機先清了清喉嚨，才道：「杜凡入公子即是杜梨紅，是婁前輩的徒兒，由

我獻議，張公子連娶三個，杜小姐是正室，狄飯，狄清峨是第二，第三，若婁先生和杜公子肯答應，事無不成之理。」

狄飯聽了即時走到杜梨紅的跟前去，用手摸一把她的胸膛，杜梨紅退後兩步，問道：「你想幹甚麼？」頓時，滿面羞紅了。

狄飯見了大是開心，又捏了一把她的臉頰，才道：「大家都是女兒身，你畏羞則甚？難道我是男人，會佔了你的便宜不成？」那等擧動竟令杜梨紅氣也不是，惱也不是，而婁師曾睹此，更是啼笑皆非。

可是摩訶花這時，却樂得手舞足蹈。

馮盈機趁此機會，又向摩訶花道：「現在三方面都圓滿，成功，我可以討封『利是』了吧？」

摩訶花知道他又要花樣，便問道：「要甚麼花樣的『利是』？」

馮盈機道：「在你不過是一擧手之勞，希望你替我趕走蓮花帮那班惡徒！」

陶老七見馮盈機如此陰險，聰明，厲害，早已打一個眼色，叫帮衆撤退。到摩訶花揚起掌來時，帮衆已走了十之七八。

突然各人見到幾丈之外，忽而閃起一片藍光來，好像無雲的碧天，陡地塌下一塊！而走得遲的幾個蓮花帮中高手，首先是歐陽鶴，其後是天地堂主，全都了賬。各人但見「血雹」，「肉雹」，橫飛四射，破碎的衣服，四處飛舞，有如穿花的蝴蝶一樣。

海龍帮的帮主丘競已死，帮衆便推擧馮盈機做帮主。馮盈機是時大功告成，心花怒放，但却絕不現諸辭色，先委了鐵手賈柳做副帮主，跟着大排筵席。還要留所有來賓，吃一頓便飯。

各高手自然不肯赴宴，馮盈機便懇求龍猛代他邀請。

龍猛本來也不是很願意的，但一則對馮盈機有點偏愛。

二則賞識他的聰明機智，想藉我佛的大慈悲，大智慧，勸導他成一個俠義之人，便出面代他邀請。

婁師曾本不願意赴席，無奈見杜梨紅已名定是張琦思的正室，不好意思拒絕他，二則見先前用點巧計，令他受傷，不能不藉此來個諒解，遂即答應。至於玉杖鳩老，見前刻刺了一根「黑心針」入他臉頰，又拍了一掌，而今人家既不念舊惡，難道這點小意思也推却不成？遂也答應了。

婁師曾，鳩老二人答應，各人自無異議，便隨着他們，走入海龍帮總舵裏去。

馮盈機既無驕容，更復對人人卑躬屈節，週旋了一會，便即入席。

馮盈機見一桌無論如何坐不下這許多人，便找了三張直徑數尺的桌子，邊沿貼着邊沿，在大廳裏橫排三桌，這倒也別開生面得很。

肅客入席之後，他就坐在主位上邊。趙其左，趙其右分坐在他兩傍，手裏各握着一隻尺多高的金壺，裏面貯滿美酒，而海龍帮中的高手，也紛紛入席，替帮主招呼客人。

第一道菜獻上，上菜者兩手捧着一個大銀盤，盤子被一個大銀蓋罩着。揭起銀蓋之後，裏面是一盤熱騰騰的清燉上品燕窩。

這時馮盈機才站起來，指了指兩隻金壺，說道：「這種酒名喚『十八女兒香』，是鄙人昨年從西域購來，希望各位多喝一點。」說至此，伸手向婁師曾，才繼續道：「過去鄙人忝爲副帮主，爲了要應付江湖上各帮各派，自難免要使點計謀，手段，是以聲名並不大好。而今各位都是鄙人的叔伯兄弟，但爲表示我的清白起見，仍想借婁前輩的『辨毒靈犀』一用，先驗驗酒菜裏有毒無毒？」

婁師曾也不客氣，便叫杜梨紅從懷裏把「辨毒靈犀」拿了出來。——這根「辨毒靈犀」，是世間異寶之一，長約五寸，色白如雪。祇要輕沾一下，酒菜若是有毒，靈犀便即變色，即使是變了色，酒菜的毒已全吸了出來，也可吃用的了，而且還不止這樣，就算一百斤的海水，放滿了毒藥，祇須用這靈犀一攪，便可飲用；甚至中了奇毒，把這靈犀嚼碎服下，也即能解。婁師曾早把靈犀給了杜梨紅，這時叫她從懷裏拿出來，就是這個原故。

馮盈機接過靈犀，先插入兩隻金壺內裏，才拿着向盤中的燕窩一攪，各人看見他手上靈犀，仍是雪白，更安心下箸了。

先是酒斟出來，異香撲鼻，色作嬌紅，衆人飲了，莫不讚賞，原來這「十八女兒香」，是天下第一名酒，産於西域，在昨年的時候，已值廿両黃金一斤。

至此，馮盈機才風趣起來，說道：「除了鄙人外，席上盡是天下第一高人，以第一高人，飲第一名酒，眞的是珠聯璧合；尤其是將來做新郎的，以一敵三，更非多喝兩杯不可！」此語一出，席上頓時有四個人臉紅起來。

可是這時的摩訶花，也不管主人說甚麼，酒斟到就搶着先喝，菜送上就搶着先吃，主人還未下箸，燕窩已被他搶先吃了一大碗，有如餓鬼轉世的一樣。——原來他這樣做是大有用意的，因爲馮盈機辨出了杜梨紅是女人，使他知道這人的心思，聰明，非同小可，而席上祇有他和狄清峨練成「天藍神功」，不畏萬毒，是以搶先吃了起來。如是，縱使馮盈機怎樣聰明，再使手脚，酒菜有他先嘗，也是不怕的了。他曾傳音入密告訴狄清峨也這樣做去，但狄清峨畢竟是一個少女，怎敢學她師父，搶着去吃。

第二道菜是燉鴿蛋，第三道菜是魚翅，同樣照試，而每斟一次酒時，都先把靈犀插入金壺內裏。

上翅之後，主人又站起來，敬各人一杯，而第四道菜也捧上了。

銀蓋揭開，馮盈機已電閃似地使了一下手法，即有兩條「玄壇惡」射出來，一條射向婁師曾，一條射向狄清峨的面門上去。

與此同時，摩訶花已把酒杯擲在桌上，先向狄飯，杜梨紅，婁師曾一指，用指力擊碎了他們的酒杯！繼而十指亂彈，指風勁力驚人，向各人射去！

剎時廳上大亂，慘嘷之聲陡起，各人亂作一團！

本來，馮盈機大功告成他是不想再立甚麼歹毒心腸的了，但是帮主丘競的妻子不肯，要他即席爲結拜的兄長復仇，一是馮盈機愛上丘競的小姨，二是怕張琦思發現狄清峨不是處女，查出根由，後患甚大；三是他與丘競情同手足，丘競的死黨四佈，不能不爲他復仇。……有這許多原因，他逼着非把各人除去不可！

他是把「玄壇惡」口裏的毒涎貯好，再加一種産自苗疆的毒藥，混入其中，這種毒藥，名喚「倒運化骨散」，是天下第二種毒品，形如粉末，絕無氣味，人若食下，便有如行着倒運，不祇肝腸寸斷，連骨頭也軟了下來。

他把這二者混起來放在金壺的蓋子裏邊，那裏有一個小若指頭的機關，直待魚翅捧上，趙其左與趙其右二人，才把機簧按下，令藥粉落在酒裏。而第四盤菜獻上，銀蓋揭開，竟是兩條「玄壇惡」！

在馮盈機想，這樣行事，就算對方是頂尖高手，也是萬無一失的了。因爲二者之一，都非任何高人所能解救得來。

先說上翅之後，馮盈機擧杯。

摩訶花搶先喝酒，試出這次酒中含有劇毒，便即運指風彈碎了狄飯，杜梨紅，婁師曾三人的酒杯，其後十指亂彈，指風向己方的人紛紛射去。

可是有幸有不幸，杜炎是爽快的漢子，羊遜不信人心竟會如此的險惡，孟壽少不更事，龍猛與和尚狂全不虞有他，五人已把毒酒喝下了，何其芬略一沾唇，跟着是連同各人的酒杯，已被摩訶花的指風射碎。

杜炎，羊遜，孟壽，龍猛倒地亂滾，和尚狂却像殭尸般的直跳，跳了幾下已跳到了先前搏鬥的廣場上邊。

迦陵明搶上前救人，把帶來的解毒藥丸，塞入四人的口裏。然而「倒運化骨散」豈易解救？眨眼四人便即死去！

和尚狂跳到廣場之上，再跳起來，原來他是在運「妙土神功」，打算把毒酒擠上喉頭吐出。地氣能够略略解毒，是以他能够支持一些時，片晌他再以脚心吸上大量的地氣來，刹時之間，他不祇逃出鬼門關，且更功力陡進了。

原來他所踏的地面之下，不知若干丈深，有一株千載靈芝。這株靈芝，本是生在高山上的，其後滄海桑田，山崩海嘯，竟埋在地下，這時正被一條蚯蚓王圍着，和尚狂的功力是何等的厲害，在面對死神之時，他用盡氣力地吸着，竟把靈芝與蚯蚓王的靈氣，全吸了上來。二者但得其一，已如仙丹，是把萬毒化解，是時他把兩種靈氣吸取運行五臟，不但把奇毒化去，而且功力大進。

至於何其芬，見迦陵明的丹藥不能救得四人，諒也救不得自己，一時人急智生，把桌上的「辨毒靈犀」抓起，嚼碎了囫圇吞下，也挽回了性命。——當日婁師曾抱着嫩綠的時候，靈犀杜梨紅的身上，否則嫩綠也不致枉死的，所謂「死生有命」，這句話不知是眞是假？

現在再說兩條「玄壇惡」射出後的情形。

一條射向狄清峨的面前，她早已練就「天藍神功」，絕不害怕；且還經「含羞樹」的液汁淋過，毛孔早吸收了許多這棵樹的精華，這精華化了她的血液裏邊，行功之時，身上便發出蘭花似的香氣，這香氣令毒蛇，猛獸嗅到，無不辟易。

「玄壇惡」嗅到這陣香氣，像是極怕，即時向外飛出，剛巧碰上玉杖鳩老的面門。玉杖鳩老雖未喝下毒酒，但這時已給「玄壇惡」咬掉了鼻子，頓時倒地翻滾；直滾出丈許之後，忍受不住痛苦，才用全身之力躍起，撞向牆上，片响牆上穿了一個大洞，鳩老頭顱破碎，便即了賬。

至於飛向婁師曾的那一條，他見了即時怒極，一掌擊去，便把它粉碎了下來！

以上的事，都是在電光石火之間發生，而馮盈機已經離座飛了出來，海龍帮中人，早已手握兵刃了。

到了此際，摩訶花，狄清峨也是怒極，即發出「天藍神掌」！刹那之間，藍光四起，海龍帮中人無一倖免，祇走掉了一個馮盈機。原來他運上了「妙土神功」，用兩足飽吸了地氣，向廳後直射而出，穿破了幾重門戶，躲入了一處秘密的地方，

然而愛密羅多，張琦思，婁師曾那肯放過他，跟着追出，沿着他所穿的破門戶，已到了一塊峭壁之前。

峭壁下有一個洞口，被一塊三四萬斤的大石封着，三人知道馮盈機詭計多端，痛定思痛，也不敢隨便去推那塊大石，冒險進去。於是留下愛密羅多與婁師曾守着，叫張琦思回去通知各人前來包圍搜尋。

當張琦思回到廳裏時，怪狀又出現。

因爲種種事情的發生，變化得太快，各人既要自保，救人，又要防敵，殺敵，廳裏早已亂作了一團。那條咬死玉杖鳩老的毒蛇，咬後倏地竄出，又標去咬獨孤恒的肩膊。獨孤恒立即閃避，但仍被牠咬中了左手的尾指，雖是短短的小半寸，獨孤恒已是大驚失色！

他先拔出佩劍把左掌切下，然後用右手握着左腕，把眼睛望向迦陵明。

摩訶花剛發「天藍神掌」擊死了海龍帮的高手，見毒蛇飛竄過來，順勢一掌，把毒蛇擊死。再看到獨孤恒的情形，便知道他難救了。

他先把走過來的迦陵明推開，跟着用右掌吸着獨孤恒的斷腕傷口，才喚狄清峨道：「徒兒，你快來救人！」

狄清峨跑過來，問道：「師父，怎麼救法？」

摩訶花道：「你快把藍色的長衣脫掉，再解開內衣的鈕扣！」

片响，狄清峨已露出一張雪白的肚皮，用兩手掩着酥胸，躺在地上。然後，摩訶花抓住獨孤恒的手臂，將他的斷腕，豎在徒兒雪白的肚上。

這時，獨孤恒祇有緊閉着雙目，那敢睜開眼來？

摩訶花喝道：「你快把眼睛睜開，望着她的肚皮，照着她的呼吸來呼吸，運功逼毒！否則性命難保！」

摩訶花知道徒兒吸收治療這種劇毒，比他還高出幾倍，而獨孤恒則已如丈八金剛，全摸不着頭腦了。

片刻之後，狄清峨的雪白肚皮，忽高忽低，有節奏的起伏着，忽而凸起，忽而凹下，先是吸出黑血，繼是鮮血，流得她滿肚都是。而獨孤恒也依着她肚皮或凹下，或凸上順着來呼吸。

的確，人的身體，有那一部份是能拱高，凹下的？惟有肚皮，摩訶花能刹時想到，也算他聰明極了。

當張琦思走入來時，獨孤恒的傷勢已然痊癒。狄清峨不祇替他把蛇毒吸個乾淨，且還多吸了他好幾兩的鮮血出來，而是時，迦陵明已把他的斷掌拾起，用藥水洗淨，敷了藥膏，替他接上，這位醫中之聖，雖然救不了龍猛等人，但接上一隻斷掌，那是輕而易舉的。

狄清峨把肚上的汚血洗淨之後，穿好衣服，便走向張琦思的身旁，而這時，獨孤恒才走上前來，跪在地上，說道：「如此救回性命，請受愚兄一拜！」

張琦思扶起他道：「彼此兄弟一樣，不用多謝。」

狄飯見了想笑又不敢，因爲各人都在嚴肅，悲哀的氣氛中，但心想，這師父教徒弟的武功時已够古怪，療傷更是古怪，也覺得眞是天下難找。更想到他對自己姊妹倆的好處，不禁又由想笑轉爲讚嘆，道：「爹，你這人眞好啊！」

不久，迦陵明抱着獨孤恆，隨着各人已到了那個洞口之前。因爲他失血過多，已不能飛掠了。

過了片刻，愛密羅多已想出了一個辦法來，先合各人之力把洞口的大石推開，然後是婁師曾，摩訶花，和尚狂，張琦思，狄家姊妹，杜梨紅，連他八人，運起「寒冰神功」，把寒氣推入洞內，各人的功力雖略有高下，但過了二盞茶時後，洞裏的溫度，起碼已在零下三四度了。直至奇寒徹骨，才把迦陵明與獨孤恆留在洞口外面，由愛密羅多帶頭，各人續發掌，逐幾尺的走入洞裏。

到了洞底，是一間雪白的石室，室門打開，內裏有一張白玉高床，馮盈機倒在一邊，身傍有兩個年輕女人，都是美極，在寒氣凝冰的室內，他們三人已自殺了，每人胸膛都插着一口短劍，一個是丘競的妻子，一個是丘競的小姨——馮盈機如此負義忘恩，大半是爲了她的原故。

這間密室本來是馮盈機早已經營好的，預算再過些時日，便「玉」屋藏嬌，估不到世事是如此的變幻，驚人，到了最後一步，幾萬斤的大石也能被人推開，更以寒氣逼人，就算他聰明再高，也是始料不及！到了禍迫眉睫的時候，與其束手受辱，倒不如在佳人面前自殺了。

各人走回廳裏，劈下幾棵大樹，粗粗造了五口棺材，載着龍猛，孟壽，杜炎，羊遜和玉杖鳩老的屍體，便即先去張琦思的家裏。到了家門的時候，但見整間第宅，已成了瓦礫之場，樑柱成了飛灰，燒焦東西的氣味四處都是，原來蓮花帮中人恨摩訶花殺了他們的歐陽鶴與天地堂主，怒氣無處發洩，於是司徒麟與左護法成雄，約了幾個心腹，偷偷摸到太康城裏，放一把火，竟把張琦思的住宅燒掉了。

張琦思把五口粗劣的棺材留下來，叫無盡錢莊改買上好的棺木殯殮，各人再轉向婁師曾的家裏。——後來由牛勤耕帶走羊遜的棺木，何其芬帶走杜炎的，婁師曾料理玉杖鳩老的喪事，人人傷心落淚，不必細表。

各人在婁師曾家裏住下，他便着人送一封信去悲離峯，約定九月初一，在他的家裏齊集，然後算準行期，九月十二，一

同到少林寺。

少林寺的掌門靈明禪師知道了這消息，大是震懼，因爲天下高手無不怕婁師曾的武功，於是拿出「小綠玉杖」，命首席門徒金剛爽，去大雪山請熱情和尚助陣。

這根「小綠玉掌」，長祇八寸，是代表掌門人的信物，見杖猶如見人，熱情和尚見了，想起彼此的交情，便即答應依時前來，決不失約。

據說熱情和尚是一位得道的高僧，年祇四十五歲，他可以在大雪山山頂打坐，一晝夜不眠不食，大雪堆滿地的身體，彷如一個雪人，身體裹着幾尺厚的雪，仍露出兩個鼻孔與一對眼睛，鼻孔呼吸着，雪落到他的眼前便散，始終不能把它的鼻孔與兩眼封閉，到了打坐完畢，一抖身子，雪便散了。

五年之前，傳說他曾演出一套武功，震懾了所有關外的武林高人，那是他盤膝坐在地上，任人以沸水澆他，沸水到他身上即凝成冰珠，顆顆不墜。從此名滿天下，不再談武，祇爲人排難解紛，這次應約往少林寺，還是他五年來的第一次助陣。

各人在婁師曾家裏住了五日，牛勤耕與何其芬便暫行告辭，先回家去，待辦好一些俗務，才再回來。——可是到了第六天，又有奇怪的事情出現了。

武潘安到了婁師曾家裏的第一日，軟紅看了他幾眼，即已熱愛起他來，到了第二日，竟頻頻眉目傳情，熱到了炙手。

世間上，感情發生得最快而又力量最大的，首推男女之間的「一見鍾情」！凡是領略過的人，都知道這話不假，這種情形常有！

過了幾日，婁師曾也暗中觀察到了，可是他却詐作不知道。因爲杜梨紅能嫁得張琦思，早已令他心花怒放，如果軟紅能做潘瑩側室的話，他也一樣開心，是以他不但不加阻止，還恨不得助她一臂之力。

第六日吃過午飯後，潘瑩忽地大叫一聲，倒下地來，婁師曾連忙扶起他，跟着與摩訶花，迦陵明三人，替他診治。

研究了半响，婁師曾道：「不用再研究了，潘老弟是誤服了『相思斷腸草』的粉末，我正有一瓶對症的解藥。」

說了之後，便即走上樓去，打算把解藥拿下來。

摩訶花道：「是誰人把這樣厲害的東西給潘老弟服食的？這却不可不研究。」

婁師曾雞吃放光虫，心知肚明，那敢做聲，已急步上樓去了。

原來這種「相思斷腸草」的粉末是他秘製的，食了之後，不久便武功盡失，手脚發軟，祇是想睡，非三個月後，不能恢復過來。

上了樓來，走到藥櫃之前，細細一找，婁師曾不禁心裏叫苦，原來那瓶解藥，已給軟紅拿去了，放解藥的地方，留下一張字條，正是軟紅寫的，大意是說——她把斷腸草的粉末放在潘瑩的茶裏，是有意這樣做的。若是潘瑩喜歡他，便叫杜梨紅單獨一人去找她，因爲她們常常在一個山峯上玩耍，杜梨紅是知道那地方的，若是潘瑩不喜歡他的話，她就要削髮爲尼。

婁師曾讀後，祇有走下樓去，對各人和盤托出，隨着便叫杜梨紅去找她回來。

摩訶花見這並不是很嚴重的事情，便打趣婁師曾道：「那有女孩兒找丈夫，手段這麼霸道的。」

婁師曾也針鋒相對地答道：「世上有你找女婿那樣霸道的岳父，自然便有她找丈夫那麼霸道。」

且說軟紅走到外面竟遇着了陶自醉。二人本是相識的，陶自醉「啊」的一聲，握住了她的纖手，道：「軟紅妹子，許久沒有見到你了，快請到我的家裏坐，大家下兩局圍棋，並在我家裏吃晚飯，我不許你推却。」

軟紅道：「我這時沒有空！」隨着用手一指，指向對面的山峯上，說道：「我要去等杜梨紅！」

陶自醉道：「是那位金嗓歌后麼？我家裏是無人不識她的，你到我處，我叫我的妹妹去等她，她若到來，便請她也到我的家裏，大家開心地玩一天。」

軟紅想想不知杜梨紅甚麼時候才到，爲免一己在山頭孤寂起見，便答應她了。

圍棋下到半局，杜梨紅已隨着一位少女走入來，四人喝過了茶，杜梨紅與軟紅便「撲」的倒下，原來陶自醉在她們的茶裏做了手脚，想把杜梨紅，換取張琦思的「摩他羅金劍」。

這晚，陶自醉把二人運到蓮花帮總舵的一間密室裏，把二人囚禁起來，眞是神不知，鬼不覺，她還要氣氣婁師曾，直到氣他一個半死，才找張琦思講數。第二日，連杜梨紅也不見回來，各人便知道事不尋常了，於是所有高手，全都化裝，或扮作漁父樵夫，或扮作富商巨賈，紛紛走到外邊，暗中訪查她們二人的踪跡。

婁師曾爲了解救武潘安，祇好花幾天的時間，再製一瓶解藥，把潘瑩的健康和武功，恢復過來。

到了九月初一，所約的人全已到齊，但是她們二人還是渺無消息，張琦思與婁師曾不能再繼續找尋，守候，心裏不禁焦急萬分，最後還是決定先上少林寺，這事遲日再作打算，因爲找尋了幾天，張琦思與婁師曾，已是筋疲力竭了。

吉帝道人知道了龍猛逝世，不禁淚下如雨，愛密羅多，迦陵明與各人勸導，安慰了他許久，他才勉强按下悲哀，在婁師曾的家裏住下來。

到了九月十二那一天，大吉，吉帝，潘幼安，沙八，繆六，婁師曾，摩訶花，愛密羅多，和尚狂，迦陵明，張琦思，狄飯，狄清峨，牛勤耕，獨孤恆，何其芬，及潘瑩，方菲卿夫婦，一行十八人，已抵達少林寺。

先是少林掌門靈明大師遠遠出來迎接，緊跟着他後面的，是大雪山熱情和尚，武當的掌門悟玄老道，和峨眉，崑崙，天山，青城四派的掌門人，此外是少林寺的高手，各派的精英，起碼有三二十人，列隊跟在後面。

靈明大師這時大約五十歲，請對方各人入客廳之後，小沙彌獻上清茶，大家通過姓名，因爲每人都是大有身份，武功，地位極高的人，所以便先行交談，彼此謙虛，周旋了一會，才談入正事。

熱情和尚對婁師曾，愛密羅多，張琦思……各人的風采，談吐大是讚賞，即有

慳慳相惜之意，便道：「難得今日高手共聚一堂，貞是千古難逢的機會，正宜大家結識結識，以後同舟共濟，不知各位意思怎樣？」此言一出，武潘安方面十八人，盡皆點頭讚嘆，同意下來。

這時，倒令靈明大師有點爲難起來。

熱情和尚看見靈明猶豫的神態，又道：「聽說方菲卿女檀樾昨年打傷了少林，武當幾十個弟子，你們罰她面壁十年，我想越俎代庖，把罰則修改一下，不知悟玄道長與靈明老兄，肯是不肯？」

靈明道：「熱情老弟想怎樣修改？請說？」

熱情和尚道：「佛說：『萬載一刹那』，那就請你備辦幾席素齋，我們共同歡敍，在此之時，方女檀樾面壁片晌，算是謝罪，如何？」說至此停了一停，還怕悟玄老道不答應，再道：「幸喜你們的徒兒沒有一個死掉，傷又早已醫好，現在事過情遷，這樣也就夠了。」

靈明望了望悟玄一眼，各八知道熱情和尚有傾力調解之意，便點頭答應。

至此，熱情和尚再望向武潘安道：「潘施主，你不反對貧僧的意見吧？」

武潘安向他長長一揖，說道：「聖僧對在下如此體貼，不啻是救命之恩，鄙人那會反對！」

不久席開，方菲卿便跪在一隻蒲團上邊，面對牆壁，各人喝了一口茶後，熱情和尚已走開去，扶她起來，隨着再請她到武潘安身傍，一個留着給她的空座之上。

方菲卿向他們檢袵爲禮，說道：「靈明掌門，悟玄掌門，熱情聖僧，小女子這廂多謝三位了。」

一場偌大的風波，如此平息，潘幼安與潘瑩夫婦，自是特別開心！

離開了少林寺，一行十八人，全都走去婁師曾家裏。一則這位天下第一高人特別風趣，喜客，二則人人都想替他出一份力，找回杜梨紅與軟紅。

第二天清晨，有一個道士走來，要面見婁師曾與張琦思，說他有杜梨紅的消息，在客廳坐定之後，原來這個道士，就是八年前用拂塵擊傷馮盈機的雪濤道人。

坐定之後，他就開門見山，要張琦思拿出「摩他羅金劍」來把她們二人交換。

張琦思毫不考慮，便答應了，因爲他從誕生到今日，最愛的是杜梨紅。

雪濤道人祇許三個人跟隨他，講好條件，於是婁師曾，張琦思，愛密羅多三人，便跟着雪濤老道前去。

到了一處山脚，雪濤道人便伸出手來，道：「摩他羅金劍呢？」

婁師曾道：「人在那裏？」

雪濤道人道：「劍到我手，再行一會，你們便可看見她們的了。」

行了一會，已到了一個山腰之上，張琦思把金劍交出，老道向山上一指，道：「她們不是在那裏了？」

三人展開「天視」向上望去，果然見到杜梨紅與軟紅閉着眼睛，被人縛在一株樹上！

三人向上飛掠，雪濤人轉了一個彎，便不見。

三人到了杜梨紅二人的身前，劈去繩索，把她們抱了下來。可是她們仍然閉着眼睛，動也不動，原來她們二人巳死了！

張琦思跪在地上痛哭，婁師曾也是熱淚縱橫，無論愛密羅多如何勸慰他們，總是勸止不住。

他們二人這時正跌在人生最大的悲哀裏面，尤其張琦思跌得更深！以後無論他怎樣幸福，怎樣快樂，怎樣成功，祇要一想起杜梨紅，就內心隱隱作痛！

天崩了，可以倩女媧氏煉石去補，可是這種缺憾，却從沒有人能塡補得來。

沒有人，自有歷史以來，從沒有人能療治這種創傷，沒有人能塡補這種缺憾！

除非人間之外還有一個天國，人們的靈魂能在那裏相會，但仍得——在悲痛者死了以後！

（完）

鐵沙指勝鐵沙掌

慧心

說到鐵沙掌，首推顧汝章，至於鐵沙指，却以甘鳳池馳名譽於世，本文試把這兩種絕招加以檢討，評述高下，從顧汝章這位武林高手說起，顧汝章體型消瘦，相貌清奇，可是那雙眼睛却永遠是目光炯炯的，脫光了半身的衣裳，你就覺得他一點也不瘦，不過，手臂與胸部之間的肥肉減至零度，露出一條條肌肉，穿上了衣裳，看來有點瘦而已，他的肌肉由雙膊開始，向前臂伸展，直達掌背，先行蓄勢，候機進襲，將打未打之際，指掌和上臂之間的肌肉一條條聳起，突然發招，掌風虎虎，十分有勁，那一掌就是南粵最有名氣的鐵沙掌。他往往把二十多塊紅磚叠起來，然後一掌拍卜去，起碼打碎七八塊，有時碎十多塊，很少碎到底，因爲最低的一塊紅磚貼着地面，並非用兩個半截磚分別放在紅磚下邊，把它墊起來，使它中間留空，最低的一塊紅磚等於落地生根，很難打碎它，理該如此。

即使是這樣，他一手拍碎十塊八塊磚，已經是難能可貴了，有人說那些磚頭先用醋浸過，一打就碎，並非如此，至於紅磚方面，它並不是普通的磚，而是比較粗糙的兼且比較脆的一種紅磚，叫做「上明企」，拿它作爲拍打之物，比較容易打碎，事實上確有那麼一回事。

照筆者所知，顧汝章表演鐵沙掌之後，往往一打再打，從地上檢起一塊打碎了的紅磚，大概是半塊左右，他用左手緊握，右手五指靠攏，其形如刀，用它去斬碎它，每斬一次，就減少那塊磚的形狀，最後，它僅有鵝蛋大小，且又參差不齊，很難斬了，他索性把它放在兩隻手掌之間，上下相壓，連壓幾次，那塊磚就變成許多塊半寸大小的碎磚，一斬一壓，俱是貞功夫，由此可見他掌力的雄勁。

傳說他曾經在廣州市西瓜園的空地上面跟抵穗賣武的俄國馬戲團裏面的大力士發生爭執，對方不肯脫下拳術手套比武，他用右掌向那頭跟俄國大力士一起表演的駿馬腹部使用暗勁打了幾下，讚了幾聲：「好馬」，就飄然而去，他走後五分鐘，那頭駿馬就倒下來，沒法再活，死於小腸震斷，這一件事情可能是發生在較早的一段時間，筆者沒有親眼看見，不敢肯定它是否屬實，但以筆者個人的目光判斷，顧汝章能够用掌碎石，亦即有可能「打死馬」了。有一次他在精武體育會表演掌功的時候，因爲附近沒有建築地盤，一時之間沒法檢到紅磚，他索性把一張坐板厚達一寸的木椅看做表演的對象，一掌拍下去，它應聲而裂，照筆者的觀感，馬腹不會跟一寸厚的木板同樣結實，這一掌暗勁移到牛馬的身上，擊中要害，當然能够把牠打死無疑的，總括一句，顧汝章的鐵沙掌確確實實是一種絕技，並非純盜虛聲。

他的拳法是龍形拳那一派，表演的時候，當然是虎躍龍騰了，他每到一處表演，極少表演拳法的，除了拍碎一叠磚的鐵沙掌之外，就是表演雙刀，他第一招照例是大鵬展翼，雙刀齊出，由頂上分別向左右劈下來，剛剛劈到平手，便即終止，餘勢極爲有勁，刀鋒搖曳不已，那是「內勁」的表演，演完雙刀，如果還有時間，他多數表演棍法，棍細而長，十分綿密，多次把棍向前一標，隨時按一按，一標一按，那枝棍去到盡仍然震動不已，聞說「六點半棍」可以把棍尾向一堵牆壁標過去，一標一彈，牆上卽時有六個小洞的痕跡，相信顧家棍就是這一類。因爲它是化棍爲槍的，非有極充份的內勁不容易把它施展出來。

我看見過顧汝章跟他的高徒顧斌拆招，顧斌用雙刀壓住他的一條棍，沿着棍尾倒削過去，這一招叫做「白蛇上樹」，專削長兵器的前鋒手，普通的人持棍碰着這一招，極有可能棄棍而逃的，可是，顧汝章却另有一手，對方雙刀剛削過來，他就前鋒手最爲接近棍尾的一隻手，自行鬆開，只憑另外一隻手握棍，向上一挑，剛好在對方沒有側到那隻手之前用棍尾挑上去，打中對方的胸部。這一招叫做「烏龍擺尾」，專門爲了對付「白蛇上樹」而設的，難就難在左手握着棍的末端，對方雙刀壓住棍的中部時，棍尾仍有力量挑上去打擊敵人，這一招精采極了，使人驚異。

因爲顧汝章的刀棍和鐵沙掌這三種表演佔去了不少時間，他很難表演拳脚了，能這樣安排，煞費苦心，照顧斌的見解，師傅表演刀棍，自問沒有人斗膽捋虎鬚，向他挑戰，因爲刀棍無情，可能使挑戰的人喪命，拳脚就不同了，他不想跟任何人比武，故此不願表演拳脚免得傷了對方。

顧斌這番話可以反映出顧汝章的修養，事實上他每週必有幾天在廣州市文德路顧家祠教授拳師的，難保沒有人請他指教，他寧願表演刀棍，不輕易表演拳脚，那是他的處世之道。

此外，他還有一項規定，任何一個拳師想跟他過招，不能够在大堂上面講手，萬一雙方當中的任何一邊給對方打倒，面目無光，那就失去了「以武會友」的原意，倘若眞有其人，迫他應戰，他可以奉陪，但却需要選擇地點，同在顧家祠的閣樓上面比武，借此顯點顏色給對方一個不大不小的難題，希望這傢伙知難而退。

顧家祠這一座祠堂本身有一堵木梯由地面透到上閣樓的，顧汝章夜間就睡在閣樓之上，他的身材雖不是很高，可是，他使勁一躍，先可以凌空躍高四尺，再伸出一隻手，多了幾尺，合共起來就有十尺過外了，他的中指第一個指節剛剛搭住閣樓的邊緣，他就可以抽起自己的軀體，改用右手搭住它，再把右臂屈曲，好像「打槓架」似的扳登上去，倘若登門挑戰的人缺少輕功，沒法跳得那麼高，或者這傢伙的指勁不够强，沒法用一隻中指掛住一塊木就可以扳登，都不能够爬上閣樓，根本無資格跟他比武，他這種作風相當幽默，值得稱讚。

照筆者所知，顧汝章最厲害的一種武功叫做「壁虎游牆」，三十年來，除了他之外，沒有一個人能够做得到，貞貞正正是一種絕技。

壁虎游牆是這樣子施展的，先揀一個牆角，它剛剛是直角形，向上伸展到三丈或十丈，不成問題，不過它一定要十分堅定，不愁它在扳登到中途的時候崩頹，有這麼一堵牆，顧汝章才肯表演，到時他站在牆角的前面，先把左右兩隻手分開，使它緊壓在兩堵牆壁之上，然後用背部貼着牆角，臉孔向外，逐漸提升，每一次他的一雙手撐到極穩的時候，他就把一雙脚分別伸出去，跟那雙手合作，把它撐住，然後再用一雙手提升，這樣做可以憑空扳登三幾丈高的牆，易如反掌，但有一個條件，那個牆角必須凹凸，如果它向外伸展，彷彿一個尖角，那就沒法扳登。

如此爬上高處，不單是手脚有力，還要有膽識，稍爲膽怯，就有可能由高處跌下，由這點觀察，顧汝章不但武功精湛，而且是一個很有膽色的人。

顧汝章的武功可以說是出類拔萃的了，可惜他生平最擅長的鐵沙掌沒有繼承，聞說他練習它是另有一種方法，並非用手指揷沙那麼簡單，至於刀法和棍法，都有人學習它，現時龍形摩橋就是他當年苦練的拳脚之一，變招很多，要是你在前幾年中國國術觀摩大會各項表演中看見過龍形掌以及龍形摩橋的拳術，覺得它很有氣勢，那麼，你就不難想像到當年顧汝章的拳風虎虎，如何厲害，此時此地，仍然有人苦練鐵沙掌的，他們實在不容易練習到跟顧汝章那麼精，不過，他只是苦練鐵沙掌而已，至於鐵沙指，仍未達到登峯造極的階段。

照老前輩的拳師稱述，清末的大俠甘鳳池，以鐵沙指享譽，有一天，甘鳳池在一間茶店品茗，他嫌伙記怠慢，示以顏色，立刻有一個洞出現，戮了三下，便是三個洞。

在座的茶客看了，大吃一驚，掌櫃和伙記不敢對他怠慢，後來他付賬出門，每走一步，地上的青磚就碎了一塊，可見他功力之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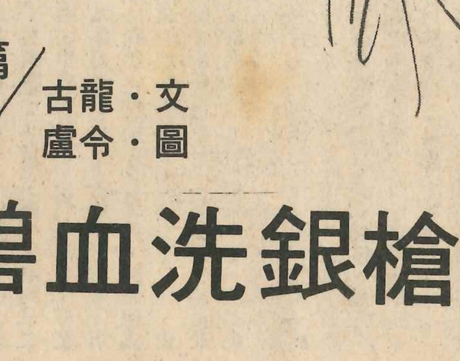
華南方面，苦練易筋經的奇人鍾秋禪，亦可以用步法碎磚，但却不能够把銅煲翻轉，只憑一指，使它露出一個個洞。

現時有些人在夜總會當衆表現，只用中指，戮穿一個椰子，椰殼之厚，有如頭顱，把這種鐵沙指敲在一個人的頭顱，便可使他喪命，這種表演，已經使人驚異，但與敲破銅煲的鐵沙指較量，仍有一段距離。

單是這一點，已可反映出大俠甘鳳池的武功超卓，並非普通的武林高手所能比擬。

試把鐵沙指與鐵沙掌放在一起，較量高下，似乎鐵沙指更勝一籌，原因是練過鐵沙指的人，能够點穴，只練鐵沙掌，未能做得到這一類的絕招。

直到現在，關於穴道方面的認識，逐漸淵博，始終未有高手公開表演點穴，大概古人苦練鐵沙指之後，兼練點穴，現代人士沒有練習過鐵沙指，只知穴道位置，未必可以耀武揚威。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碧血洗銀槍（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雪地上發生的兇案，因殺手被彭天霸殺死，從死者身上搜出一塊綠玉符令，符令的主人是天馬堂，馬如龍就是天馬堂主人的長公子，這無疑指明了馬如龍買殺手行兇，馬如龍沒辯白，他知道自己是淸白的，但他也知道說破唇舌他人也不會相信，他只施計逃出絕大師，彭天霸，馮超凡的包圍，逃亡途中見一醜女在雪堆中呻吟，馬如龍救之進入一間破廟，未幾彭天霸追到，施詭計點了馬如龍穴道，但當他舉刀要殺馬如龍時却遭人暗襲，彭天霸驚懼逃去，現在破廟中只留下被點穴道的馬如龍和那醜女人——

刀狠心更毒　事詭人如謎

——大碗——

（一）

枯枝燒得很快，火巳越來越小了。

馬如龍儘量要自己冷靜，他的心還沒有冷靜下來，身子却越來越冷，整個人都巳快凍僵。

火巳經快滅了，被點的穴道，還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解開。

現在還沒有到一個晚上最冷的時候，再這樣冷下去，說不定，會活活冷死在這裏。

他從來沒有想到過，像他這麼樣一個人，會有可能被凍死。

其實人生就是這樣子的，未來的事，誰也沒法子預料。

造化弄人，誰也沒法子預知自己的命運。

馬如龍在心裏嘆了口氣，忽然發覺自己並沒有自己想像中那麼值得驕傲。

就在這時候，那女人忽然從狐裘裏伸出頭來。

馬如龍的氣血還沒有通，她的穴道反而先開了，用一雙小老鼠的小眼睛，像隻小老鼠般東張西望了半天，才長長吐出口氣，道：「想不到那胖子居然走了，想不到你居然還活着。」

這的確是件很意外的事！無論誰都想不到彭天霸居然會放過馬如龍，就像是隻中了箭的兔子一樣忽然落荒而逃。

她站起來，穿起了馬如龍的皮裘，笑道：「這件衣服的皮毛眞不錯，又輕又軟又暖和，我穿着大小也正好剛合適。」

幸好馬如龍還能說話，忍不住道：「只可惜這件衣服好像是我的。」

這女人搖頭，道：「這不是你的，現在巳經不是你的了。」

馬如龍道：「爲什麼?」

這女人道：「因爲你巳經把它送給了那胖子，那胖子又送給了我。」

她笑得更愉快：「所以現在這件衣服巳經是我的了。」

馬如龍並沒有爭辯。

他一向不是個小家氣的人，這種事他根本不在乎。

可是他實在太冷，又忍不住道：「你能不能加點火。」

這女人說道：「加火幹什麼?我又不冷。」

馬如龍苦笑道：「你不冷，我冷。」

這女人說道：「我不冷，你爲什麼會冷?」

馬如龍怔住。

這女人實在太妙了，妙得讓人哭也哭不出，笑也笑不出。

他的肚子居然還沒有被氣破，巳經是他的運氣。

這女人居然又道：「年青人一定要能夠吃苦耐勞，冷一點又有什麼關係?你年紀輕輕，連這點苦都不能吃，將來還能做什麼大事?」

馬如龍只有閉上嘴。

他終於發覺要跟這種女人講理，不但是白費力氣，簡直愚不可及。

一個男人遇見了一個這麼樣的女人，最好的法子就是把眼睛和嘴全都閉起來。

這女人居然放過了他，喃喃道：「不知道天是不是快亮了，我出去看看。」

她一個人自言自語走了出去，剛走出去，忽然又大叫一聲，跑了回來，也像是屁股上忽然中了一箭。

馬如龍本來不想理她的，可是這個女人雖然討厭，對他總算還不錯，不但說他是個好人，而且還拚了命去抱住彭天霸叫他快走。

一個人只要還活着，就要活得問心無愧，就要恩怨分明。

所以馬如龍不能不問：「什麼事?」

這女人驚聲道：「外面……外面有個人。」

天寒地凍，半夜三更，這個荒僻的破廟外面怎麼會有人?

馬如龍更不能不問：「誰?」

這女人道：「就是剛才那個胖子。」

馬如龍動容道：「他還沒有走?」

這女人道：「還沒有。」

既然沒有走，爲什麼不進來?馬如龍道：「他在外面幹什麼?」

這女人道：「誰知道他在幹什麼?他一個人躺在那裏，好像睡着了。」

她居然還能解釋：「胖子總是喜歡睡覺的。」

可是不管多胖，多喜歡睡覺的人，也不會睡在雪地上的。

馬如龍道：「你一定看錯了。」

這女人道：「我絕不會看錯，我的眼睛不但長得漂亮，而且眼力最好。」

她的眼睛實在長得不難看，至少比老鼠要好看一點。

馬如龍說道：「你能不能，再出去看看?」

這女人道：「你自己爲什麼不出去看看?」

馬如龍又閉上了嘴。

這女人看着他，忽然笑道：「我明白了，你一定也跟我一樣，也被那胖子踢了一脚，所以現在連動都不能動。」

馬如龍閉着嘴。

這女人居然說：「好，我就替你出去看看，你對我總算還不錯。」

可是她剛走出去，又大叫一聲，跑了回來，看樣子比剛才還吃驚。

馬如龍道：「他不在了?」

這女人喘息着道：「他……他還在，他永遠都走不了的。」

馬如龍道：「爲什麼?」

這女人道：「因爲他巳經死了！」

（二）

彭天霸怎麼會死?

剛才他還活得很好，而且身體健康，無病無痛，看起來比誰都要活得長些。

馬如龍道：「他眞的死了?」

這女人道：「絕對死了，從頭到脚都死了，死得乾乾淨淨。」

馬如龍道：「你看不看得出他是怎麼會忽然死了的?」

這女人道：「我當然看得出。」

她好像在發抖：「無論誰的脖子上被人砍了一刀，我都看得出他非死不可！」

馬如龍更驚奇。

彭天霸絕對是當今武林中數一數二的刀法名家。

他的脖子上怎麼會被人砍了一刀?

這一刀是誰砍的?

天下還有誰的刀法比他更快?更高?

這個人爲什麼要砍他一刀?

只有一種解釋！

眞正的兇手並不是彭天霸，主持這陰謀的還另有其人，連彭天霸都一直在受這個人操縱。

現在這個人把彭天霸也殺了滅口。

這個人是誰?

他既然在殺彭天霸，爲什麼不進來把馬如龍也殺了滅口?

× × ×

這些問題除了「這個人」之外，絕沒有第二個人能回答。

馬如龍終於發現，這陰謀遠比他想像中更複雜，更可怕。

這女人忽然道：「不行。」

馬如龍道：「什麼事不行?」

這女人道：「我們絕不能夠再留在這裏。」

馬如龍同意。

他們確實不能再留在這裏，只可惜他偏偏又沒法子走。

這女人忽然又道：「我是個女人。」

馬如龍道：「我知道。」

這女人道：「英雄好漢都是男人，君子也一定是男人，所以……」

馬如龍道：「所以怎麼樣?」

這女人道：「所以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英雄好漢。」

她嘆了口氣，道：「所以你雖然不能走，我却要走了。」

爲了她，馬如龍才會在這裏停下來，才會生起這堆火，遇到這件事。

現在她居然要一個人走了。

馬如龍居然答應：「好，你走吧。」

這女人居然又說：「可是我走不動，我一定要把你的馬騎走。」

馬如龍居然也答應道：「好，你騎走吧。」

這女人終於也覺得這個人有點奇怪了

，她總算還有點人性。

她居然也忍不住嘆了口氣，道：「你這個人實在是個好人，只可惜……」

馬如龍道：「只可惜什麼？」

這女人道：「只可惜好人都是不長命的。」

× × ×

她居然眞的走了，穿着馬如龍的狐裘，騎着馬如龍的白馬走了。

火堆已熄滅，她居然也沒有替他加柴添火。

這女人做出來的事眞絕，簡直比絕大師還要絕一百倍。

寒夜寂寂，蹄聲還沒有去遠，寒風中忽然又傳來一陣極輕極快的脚步聲。

兩個人的脚步聲，停在破廟外。

「有個死人在這裏，」一個人失聲道：「死的是彭天霸。」

「還有沒有救？」

「一刀致命，神仙也救不活。」

馬如龍的心沉了下去。

他聽得出這兩個人的聲音，正是絕大師，和馮超凡。

看見了彭天霸的屍身，再找到他，他們絕不會再給他任何機會解釋。

想不到他們並沒有進來，因爲他們也看見了剛才急馳而去的白馬。

「那一定是天馬堂的白龍駒。」

他們也看見了馬上人穿着的狐裘。

「一刀致命，殺了就走，好辣的手，好狠的人！」

「他逃不了的。」

「可是彭天霸……」

「彭天霸會在這裏等，馬如龍却不會等，我們追！」

這幾句話說完，脚步聲和衣袂帶風聲都已去遠。

他們都將那個穿着狐裘，騎着白馬的女人當作了馬如龍。

他們都想不到破廟裏還有人。

如果那女人沒有走，如果這裏有火光，如果那匹白馬還留在這裏，現在會是種什麼樣的情況？

馬如龍當然可以想像得到。

他忽然發覺那個女人做事不但絕，而且絕得很巧，絕得很妙。

他忽然發現她也許並不是別人想像中那種不通人情，蠻不講理的女人。

也許她比誰都聰明得多。

（三）

無論多寒冷漫長的黑夜，總有天亮的時候，無論被什麼人點住了的穴道，總有開解的時候。

現在天已經亮了，被封閉的穴道，氣血也已通了。

彭天霸用的手法並不太重，他並不想把馬如龍的穴道封閉太久。

因爲馬如龍絕對活不了太久的。

想不到馬如龍現在還活着，他自己的屍體却已完全冰冷僵硬。

那一刀正砍在他左頸上，是從前面砍下去的，却連後面的大血管都已砍斷。

一刀致命，一刀就已得手。

這位以刀法名震武林的高手，竟似完全沒有閃避招架。

世上絕沒有任何人能使他完全沒有招架閃避之力，一刀就要了他的命。

除非他做夢也想不到這個人會對他下毒手，做夢也想不到這一刀會砍下來。

因爲這個人是他的朋友，很信任的朋友，很接近的朋友。

他們共同計劃這件事，現在他們的計劃已成功，想不到這個人竟要把他也殺了滅口。

× × ×

這個人是誰？

馬如龍非但猜不出，而且完全沒有一點頭緒，一點綫索。

這問題根本沒有任何人能回答。

另外一個比較容易的問題是——

這計劃成功後，會發生什麼事？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對誰最有好處？

——能想出這計劃來的人，當然是個絕頂聰明的人。

——損人不利己的事，聰明人是絕不會做的。

——這個人計劃做這件事，當然是爲了自己的好處。

這計劃成功後，馬如龍就會被認定是兇手。

杜青蓮、沈紅葉、邱鳳城的親人和朋友，都會去找馬如龍算帳。

如果他們找不到馬如龍，就會去找天馬堂。

如果他們殺了馬如龍，天馬堂也一定會去找他們算帳。

所以這件事到最後的結果，一定是火併，天馬堂和杜、沈、邱三家的火併。

這四大家族的火併，最後一定是兩敗俱傷。

鷸蚌相爭，得利的是漁翁。

誰是這個漁翁？

× × ×

又是晴天。

雪地上的馬蹄印子，明顯得就像是特地畫出來，好讓別人追上去的。

現在他們是不是已經追上了她？

馬如龍甚至可以想像到他們發現她是個什麼樣的女人後，臉上那種哭笑不得的表情。

他忽然覺得這個女人很絕，很醜，很怪，却很有趣。

這是他第一次覺得她很有趣。

不管怎麼樣，他並沒有虧欠她什麼，以後恐怕再也不會見到她的人了。

她是往東走的，他決定往西去。

現在，他不但冷得要命，而且餓得要命。

他知道西面有個很大的城市，有家很好的客棧，屋子總是收拾得很乾淨，床上總是鋪着新換的被單，屋裏總是生着很旺的火！廚房裏隨時都準備着上好的羊肉涮鍋，烤得又香又酥的芝痲醬燒餅。

這些正是他現在最需要的。

（四）

繁華熱鬧的城市，乾淨整齊的街道，那家客棧的店小二，正在門口拉生意。

馬如龍却不敢進去了。

快走到門口時，他才想起自己身上已不名一文，連買個燒餅的錢都沒有。

門口的店小二也並沒有拉這位客人進去的意思，一個在如此嚴寒天氣裏，身上

連件皮貨都沒有的人，絕不會是好客人。

被人冷落的滋味實在不好受。

這是馬如龍第一次嚐到這種滋味，他終於發現了金錢的價值。實在比他以前想像中高得多。

既然飢寒交迫，囊空如洗，他還是挺起胸膛，大步走了過去。

雖然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到那裏去，他的脚步還是沒有停。

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了一匹白馬。

他認得這匹馬，這匹馬好像也認得他，正在看着他揚蹄輕嘶。

這匹馬居然就是他的白龍駒。

× × ×

馬繫在一家酒樓下，樓上的窗戶裏忽然有個人探出頭來向他招手。

這個人居然就是那個讓人覺得又絕，又妙，又有趣的醜八怪。

她明明是往東去的，怎麼忽然又到了這個西邊的城市裏。

她大聲招呼！

「上來，快上來。」

馬如龍還在遲疑，她又大聲道：「你是要自己走上來，還是要我下來拉你？」

他只有苦笑。

「我上去，我自己上去。」

× × ×

酒樓上溫暖而寬敞，充滿了羊肉酥魚，茅台大麯，和芝痲醬燒餅的香氣。

她一個人佔據了一張可以坐得下八個人的位子，桌上擺着連八個人都吃不了的酒菜。

她身上還穿着馬如龍那件狐裘，看着馬如龍道：「坐下，快坐下。」

馬如龍只有坐下。

她又大聲道：「吃，快吃。」

馬如龍只有吃。

他不想讓她過來拉他，也不想要她把羊肉塞到他嘴裏。

她做事好像通常都不太給別人選擇的餘地。

看到馬如龍把一塊燉得極爛的小羊肉吞下肚，這女人眼睛裏才有了笑意，却還是板着臉道：「年青人不但要能餓，還要能吃，你不把這碗燉羊肉吃完，不管你想說什麼，我都不理你。」

× × ×

馬如龍居然眞的把一大碗燉羊肉都吃完了，還吃了兩個燒餅。

這女人又倒了一大碗酒給他：「吃飽了肚子，就可以喝酒了，快喝。」

這次馬如龍却在搖頭道：「不喝。」

這女人道：「你是不是要我捏着你的鼻子灌下去？」

馬如龍不理她。

他實在不相信一個女人會在大庭廣衆之下捏住他的鼻子。

可是他想錯了。

她居然眞的捏住了他的鼻子。

她的臉雖然長得又醜又怪，一雙手却長得很好看，而且纖秀光滑，柔若無骨。

這是馬如龍第一次發現她身上居然還有個地方長得好看。

他終於把這碗酒喝了下去。

自從那次在珍珠坊大醉了三天之後，他就滴酒不沾。

他已決心戒酒。

可是不管多有決心的人，在經過了他遇見的這些倒霉事之後，而且又被一個女人在大庭廣衆間揑住鼻子的時候，決心都會動搖的。

這女人終於笑了，道：「這樣才像話，一個人，如果連酒都不敢喝，算什麼男子漢。」

她又替他倒了一碗：「可是你放心，這酒裏沒有毒，我並不想毒死你。」

馬如龍既然已開了戒，索性就喝個痛快。

他本來就想大醉一場，無論誰在他這種情況下，都會想大醉一場的。

三大碗下肚，酒意上湧，他終於問道：「現在我是不是已經可以說話了？」

這女人冷冷道：「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馬如龍問道：「你怎麼會跑到這裏來了？」

這女人道：「我高興來，就來了。」

馬如龍道：「你本來明明是往東邊去的？」

這女人說道：「可是我忽然想到西邊來。」

馬如龍道：「你不是在釘着我？」

這女人道：「你是不是以爲你自己長得很漂亮，女人都要釘着你？」

她忽又冷笑，道：「我既不是杜青蓮的媽，又不是沈紅葉的娘，更不是那個臭和尚的祖奶奶，我爲什麼要釘着你？」

馬如龍動容道：「你知道這件事？」

這女人道：「哼。」

馬如龍道：「你怎麼會知道的？」

這女人道：「哼。」

馬如龍道：「你是不是看見了馮超凡和絕和尚，是不是他們告訴你的。」

這女人連哼都不再哼一聲，又滿滿的替他加了一碗酒。

一大碗。

馬如龍嘆了口氣，道：「你喝酒是不是一定要用大碗！」

這女人終於回答：「是。」

馬如龍問道：「你爲什麼一定要用大碗？」

這女人道：「只有小婉喝酒才用小碗，我又不是小婉。」

馬如龍好像聽過這名字，聽邱鳳城說的。

邱鳳城的情人就叫小婉，他荷包中那塊玉，就是小婉送給他的。

馬如龍忍不住又問道：「你也知道小婉？」

這女人冷冷道：「你問得太多了。」

馬如龍道：「可是你連一句都沒有回答。」

這女人道：「那只因爲你問的都是不該問的話，該問的你都沒有問。」

馬如龍道：「我該問什麼？」

這女人道：「你吃了我的肉，喝了我的酒，至少應該先問問我貴姓大名的！」

馬如龍道：「你貴姓大名？」

這女人道：「小婉喝酒用小碗，我用大碗喝酒，應該叫什麼？」

馬如龍道：「你叫大婉？」

這女人居然笑了笑，道：「這次你總算變得聰明些了。」（本章終）

——破　碗——

（一）

這個女人叫大婉。

她的臉雖然長得又醜又怪，一雙手却比大多數女人都好看。

她的眼睛雖然又小，又狹，又斜，可是笑起來的時候，眼波却很柔美，就像是在陽光下流動着小小一泓春水。

她說的話雖然尖酸刻薄，但是仔細想一想，其中又彷彿另有深意。

她做的事雖然令人哭笑不得，而且蠻不講理，但是以後你却往往會發現她這麼樣是爲了你。

若不是因爲她穿走了馬如龍的狐裘，騎走了他的白馬，他恐怕巳活不到現在。

現在她很可能巳從馮超凡他們嘴裏知道了這件事，但却還是沒有把馬如龍當作一個冷血的兇手。現在世界上唯一一個還肯把他當作朋友的人，恐怕就是她了。

她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

馬如龍忽然道：「你是個好人。」

他嘆了口氣：「以前我總覺得你有點不講理，現在才知道你是個好人。」

大婉道：「你怎知道我是個好人？」

馬如龍道：「我說不出，可是，我知道。」

他也替她倒了一碗酒：「來，我用大碗敬你一大碗。」

大婉居然眞的喝了這一大碗，喝得很痛快。

馬如龍忽然又問道：「你這個大婉，跟那個小婉有沒有什麼關係？」

大婉道：「沒有。」

馬如龍道：「可惜。」

大婉道：「爲什麼可惜？是不是因爲你想看看那個小婉？」

馬如龍道：「我實在很想看看她。」

大婉道：「可惜你找不到她。」

馬如龍苦笑，說道：「可惜她不叫大婉。」

大婉道：「這又有什麼可惜？」

馬如龍道：「如果她叫大婉我就比較容易找得到了，可惜她偏偏要叫小婉。」

他又解釋：「叫大婉的女孩子絕不會太多，叫小婉的女孩子却絕不會太少，我只知道她叫小婉，叫我怎麼去找？」

大婉道：「你雖然找不到，總有人能找得到的。」

馬如龍道：「誰能找得到？」

大婉不回答，却忽然問道：「今天你已經喝了幾碗酒？」

馬如龍道：「喝了八碗，八大碗。」

大婉道：「你還能喝幾碗。」

馬如龍道：「不知道。」

大婉道：「不知道的意思，就是還能喝很多。」

馬如龍道：「不知道的意思，就是我喝酒通常都不用碗的。」

大婉道：「你用什麼喝。」

馬如龍道：「用酒罎子。」

大婉又笑了。

馬如龍道：「你以爲我是在吹牛？」

大婉道：「如果你酒量眞的有這麼好，我就可以帶你去見一個人了。」

馬如龍道：「去見誰？」

大婉道：「去見一個雖然從來不用小碗喝酒，却定能找得到那個小婉的人。」

馬如龍道：「他用什麼喝酒？」

大婉道：「用破碗。」

馬如龍道：「用破碗喝酒的人，就叫做破碗？」

大婉嫣然道：「想不到你居然越來越聰明了。」

馬如龍眼睛裏巳發出了光，道：「你說的這個破碗，是不是『破碗』兪五？」

大婉道：「除了他還有誰呢？」

×　×　×

除了他之外，的確再也沒有別的人了，像他這樣的人，絕對找不出第二個。

沒有人能比他更會喝酒，也沒有人能比他更懂得喝酒。

沒有人能比他更會吃，也沒有人比他更講究吃。

這兩樣不但天下聞名，而且絕對是天下第一。

他出名的當然還不止這兩樣。

昔年江湖第一名俠葉開，曾經送給他十六個字評語，說他：

「貧無立椎，富可敵國，名滿天下，無人識得。」

用這十六個字來說他這個人，眞是再恰當也沒有了。

天下最豪富的就是鹽商，最賺錢的生意就是油米，綢布，木材，當舖。

江南兪家不但是最大的鹽商，也是這四行的大亨，的確可以算是豪富中的豪富，富可敵國。

江南兪家有五兄弟，兪五是五太爺。

天下最窮的人當然是要飯的叫化子。

兪五也是叫化子中的老大，當今「丐帮」的帮主。

他雖然名滿江湖，見過他眞面目的人却不多，所以有人就算看見他也不認得。

可是他屬下却有無數丐帮兄弟，遍佈在黃河兩岸，大江南北。

所以你如果要找一個別人找不到的人，也只有去找他。

馬如龍道：「你能找得到他？」

大婉道：「我找不到，誰找得到。」

馬如龍道：「你知道他在那裏？」

大婉道：「其實你應該知道的，他當然是在吃飯喝酒。」

（二）

丐帮子弟，天下爲家，有飯就吃，什麼地方都可以吃，什麼地方都可以喝。

有酒有飯的地方，雖然不少，通常都還是在飯館酒舖裏最多。

大婉把馬如龍帶到一家小飯館裏，一家很小很小的小飯館，一共只有兩張破桌子，幾張爛椅子。

馬如龍一走進門，就嗅到一種陳腐的臭氣，擺在一張小桌上的幾樣鹵菜，顏色巳經變了，而且又乾又硬，看來就像是一堆從陰溝裏撈出來的石頭，就算餓了三天的人，也絕不會有勇氣嚐試。

這家飯館的生意如何，只看這幾樣鹵菜，就可以想像得到。

兪五雖然在丐帮，却是丐帮有史以來最講究乾淨的一位帮主，對於吃，更從來

不馬虎，他怎會到這種地方來吃飯喝酒？

這裏根本連一個客人都沒有，連那位掌櫃兼跑堂的老頭子，都快睡着了。

可是大婉走過去，在他耳邊輕輕說了兩句話，他立刻就完全清醒，一雙疲倦衰老的眼睛，也忽然變得烱烱有光。

江湖中藏龍臥虎，難道這老頭子也是位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他一直在用一種很奇怪的眼色打量大婉，顯得又驚訝，又興奮，就像是個孩子忽然見到了一位仰慕巳久的名人。

馬如龍長身玉立，是江湖少見的美男子，無論走到那裏，都是最引人注意的一個。

這老頭子居然連看都沒有看他一眼，在大婉旁邊，這位白馬公子竟似巳變得完全黯然失色。

馬如龍覺得很有趣。

老頭子忽然長長嘆了口氣，喃喃道：「想不到，想不到，實在想不到。」

大婉道：「你想不到我會來？」

老頭子道：「能够見到姑娘的芳駕光臨，我這一輩子也不算白活了。」

他忽然跪下來，五體投地，伏在地上，吻了吻大婉的脚。

他的態度比一個最忠心的臣子看見皇后時還尊敬。

然後他才站起來，說道：「五爺就在後面的厨房裏，姑娘請隨我來。」

×　×　×

馬如龍覺得更有趣了。

這個奇醜無比的女人，究竟是什麼來歷？別人對她這麼尊敬，她居然受之無愧，就好像認爲本來就應該如此。

大婉看得出他心裏在想什麼，淡淡道：「這老頭本來是我們家厨房裏的一個小厮，我們家的規矩一向很大。」

馬如龍很想問她。

「難道你們家的下人看見你時都要吻你的脚？好像連皇宮大內，都沒有這種規矩。」

他沒有問，因爲這時候他們巳走進了厨房。

任何人都絕不會想到，在這又髒又臭的小飯館裏，居然會有這麼樣一個厨房。

（三）

厨房寬大，乾淨，明亮，每樣東西都收拾得整整齊齊，每個碟子，每個碗，都擦得比鏡子還亮，連燒火的灶上都看不見一點烟灰。

天馬堂是世家，也一向講究飲食，可是連天馬堂的厨房都沒有這麼寬敞乾淨。

厨房裏有個人正在炒菜。

任何人在炒菜的時候，樣子都不會很好看的，這個人却是例外。

他的手拿着鍋鏟時，就像是千古一人的大畫家吳道子拿着釆筆，絕代無雙的名劍客西門吹雪拿着劍，不但姿態和動作都優美之極，而且專心誠意。

他正在煎豆腐。蝦子豆腐。

現在豆腐還沒有煎好，老頭子站在他身後，絕不敢打擾他。

大婉居然也沒有打擾他。

他的身材並不太高，白白淨淨的一張臉，穿着件雖然打着鋪釘，却洗得一塵不染的麻布長衫，看來就像是懷才不遇的落第秀才。

馬如龍忍不住悄悄的問：「他就是江南兪五？」

大婉嘆了口氣，道：「除了他，還有誰？」

×　×　×

現在豆腐巳經煎好了，鍋巳離火。

他用鍋鏟一塊塊盛出來，每塊豆腐都煎得恰到好處。

用小火煎得微微發黃的豆腐，盛在雪白的瓷盤裏，看來就像是一塊黃金。

可是黃金絕沒有這麼香，這麼誘人。

他看看這盤豆腐，自己也覺得很滿意，用兩隻手端着盤子，放在一張洗得一塵不染的木桌上，才輕輕吐出一口氣，抬起了頭。

他終於看見了大婉。

「是你。」

「是我。」大婉在笑。連一點讓人討厭的樣子都沒有露出來，「想不到五爺還認得我。」

兪五對她的態度也很溫和，道：「你是不是巳經喝過酒。」

大婉道：「喝了一點。」

兪五道：「好，好極了，我正想找個人來陪我喝酒。」

他微笑，又道：「喝酒就像是下棋，一定要兩個人喝才有趣。」

大婉道：「三個人喝比兩個人更有趣，我另外還找了一個人來陪你。」

兪五總算看了馬如龍一眼，道：「他也喝酒？也能喝？」

大婉道：「聽說他的酒量還不錯。」

兪五道：「你聽誰說的？」

大婉道：「聽他自己。」

兪五道：「他說的話你都相信？」

大婉道：「你爲什麼不自己試試？」

兪五微笑，道：「好，好極了。」

×　×　×

豆腐也煎得好極了。

馬如龍一點都不客氣，一口氣就吃了三塊，吃一塊豆腐，喝一碗酒，一口氣就喝了三碗，三大碗。

兪五也喝了三碗。

他用的果然是個破碗，很大的一隻破碗，巳被砸成三片，再用碗釘補起來的。淡青色的碗，就像是雨過天青時那種顏色。

馬如龍忽然道：「好碗。」

兪五道：「你看得出這是個好碗？」

馬如龍道：「這是柴窰燒的，而且是最好的那一窰燒出來的，除了皇宮大內外，現在普天之下，絕對找不出三個這樣的碗來。」

兪五道：「不錯，這種碗天下的確只有兩個。」

他看看馬如龍，微笑道：「想不到你居然很有眼力，不但看人有眼力，看碗也有眼力。」

大婉冷冷道：「他看人，倒未必有眼力。」

兪五大笑，道：「他看人若沒有眼力，怎麼會看上了你。」

大婉好像沒有聽見這句話，馬如龍的臉却有點發紅了。

兪五忽然又道：「你們來找我，當然

武功談異

敗中求勝的齒功

希華

我們總是注意拳脚方面，很少人注意牙齒。

事實上，到了生死關頭，拳打脚踢，仍然無法取勝，就有可能用牙齒去咬對方的重要部位了，故此，一副上好的牙齒是很有利的，也許中國拳師一直都是以橋手和馬步爲主，或者練習甚麼絕招，並不注意到牙齒這方面，但以歐洲中古時期來說，却是對牙齒另眼相看，尤其是羅馬。羅馬在全盛時期，稱做羅馬帝國，那時有許多戰士，名將如雲，所有特別英勇的戰將，俱是有一口好牙齒的，但有爛牙，便要退役。

並非當時的戰將打算在苦鬥之後就用牙齒去咬對方的血管，希望敗中求勝，他們特別注意牙齒唯一的因素就是牙是骨骼的精華。如果牙齒變壞，那個人的骨頭決不會好，骨頭不夠結實，打起來就沒有勁，因此之故，年輕的人已經要盡量保護牙齒了，希望被選爲一級戰士。

是否在生死關頭用牙齒去咬對方的血管，可能敗中求勝呢？

如果你想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妨看看那套叫做「猛丁哥」的影片，因爲該片的主角「堅諾頓」跟比他更巨型的摔角手苦鬥時，就用牙齒咬爛對方的頸動脈，血出而僵，以此取勝。

牙齒確是有用的，不過一般人的牙齒不夠堅實，而且沒有正式鍛練過，就算張口去咬，不一定能夠生效，想一口咬斷別人的氣管，那是非常困難的，因爲兩人打鬥之際，渾身是勁，血管藏在肌肉之內，除非那一口牙好像鐵鉗般拑住對方的肌肉，把肌肉與血管一齊咬斷，否則，難以獲勝。

是否用牙齒，能夠咬斷一個人的肌肉呢？

這個問題，頗覺耐人尋味，雖然野獸能夠一口咬死別的猛獸，甚至一隻大狼狗可以咬斷一個人的手臂，不過老虎的牙或狗牙，前面有幾隻是非常尖銳的，人類的牙齒能夠比得上狗或老虎的尖牙，稱做「犬齒」，不過是上排牙齒裏面分佈在左右兩邊，僅有兩隻，憑着兩隻尖牙一齊發力，恐怕不容易咬斷一塊豬扒的骨，何況是將一個活人的肌肉咬斷呢？當然是難之又難了。

就算受過鍛練的拳師，仍是沒有把握的，反而用牙齒咬住一些笨重的東西，把它吊起來比較容易。

在馬戲班裏面多次看到一些藝員用牙齒拉住很沉重的東西，甚至用牙咬住一條繩子。

繩子綁住一個美女，她不但如此，還在空中旋轉不停，增加壓力的，幹這種表演的一個男藝員，除了肌肉發達之外，牙床骨以及牙齒本身都要特別堅實的，否則，他就未必有把握能夠咬緊繩子的一端，萬一失手，靚女由高處跌下，馬上喪生，那就發生悲劇。

有些馬戲班做上述的表演時，作爲空中飛人的男藝員用牙齒咬住一根繩子，繩子綁住女藝員的腰間，然後將她旋轉，但在事實上，仍有取巧之處。原來，那一條繩子放入口裏的一邊，打了一個大繩結，等於用口啣住那個繩結，再用牙齒去咬緊那根繩子，故此，咬得結實許多。

即使這樣做，那一副牙齒仍要非常結實的，同時牙床骨一開一闔，很有份量，才可以做這一類的表演，因此之故，空中飛人未必能加進這個精采節目，原因是做空中飛人的藝員，不一定有一副結實的牙齒。

有些人的牙齒結實到難以估計，吃牛扒或豬扒，碰着大骨，一口把它咬斷，這種人的牙力特別大，如果加以訓練，可能做出更爲驚人的表演。

美國有一個馬戲班藝員，叫做柯力芝，僅有十七歲，他就經常做這種奇異的表演。

首先在馬戲班裏面用鐵枝很快就搭成一個架，上面有一條圓鐵橫過，看來就像是單槓那種運動器具，它的鐵枝放橫，相當粗壯，距離地面有二十尺，到時柯力芝沿着繩子升到高處，就把繩子拋開，由他在圓鐵上面打槓架，做出一些驚人的花樣來，然後用自己的一雙脚勾住圓鐵，上半身倒垂下來，把牙齒咬住幾條繩子，大概是六條至八條，所有繩子都是吊住一個木盆的。

盆上有七八個彪形大漢，另有兩個美女，合共重二千磅，做這種表演之前，他們已經坐在木盆之內，至於那個盆子，下邊是有木架的，當他咬緊了繩子，而且由繩子吊起木盆，認爲穩定，打個手勢，然後再由工作人員把乘住木盆的一些木架拉開。

那時，十個人的體重加上木盆的重量，全部由柯力芝那副牙支持，如果他不夠份量，或者咬不緊，那些人就會跌下來，很沉重的跌了一跤。

木盆跟地面相距僅有十尺左右，即使跌一跤不會受傷很重，反而柯力芝會身受重傷，甚至整副牙齒給下邊的墜力拉脫，變成了無牙動物，馬上死亡，故此，做這種表演相當驚人，並非普通馬戲團的藝員所能辦得到。

他的一副牙齒可以咬起二千磅重的物體，不會損害到牙齒，或者牙床骨，至於柯力芝本人，僅有五尺十寸高，一百八十磅，並非特別粗壯。

他能夠做這種表演，純然是平時訓練出來。

有一副上好的牙齒，完整無缺，打鬥時也許會有很大帮忙。

在歐洲多次舉行的摔角手比賽，眞的苦鬥，兩人倒地纏着打滾時，碰得湊巧，甲的頭跟乙的脚纏在一起，甲的脚跟乙的頭也是如此，雙方都有可能用口去咬對方足跟的一條大筋，那時誰的牙力較强，誰就佔了上風。

牙齒非常重要，除了作爲打鬥的工具之外，它還有很大貢獻，滿口爛牙，很難咬特別結實的東西，想多吃一塊豬扒也辦不到，有這種苦衷，自然減少從食物吸收的營養，確是「好打有限」。

並不是爲了要來陪我喝酒的。」

馬如龍道：「我想找一個人，可是我找不到。」

俞五道：「你是不是想我替你找？」

馬如龍道：「是。」

俞五道：「你要找誰？」

馬如龍道：「我只知道她叫小婉。」

俞五又大笑，道：「小碗不如大碗，你既然有了個大碗，爲什麼要找小碗？」

這位江湖名俠的眼力顯然並不太好，竟把馬如龍看成了大婉的情人。

這兩人一個奇醜，一個却是美男子，他應該看得出他們並不相配的。

大婉却偏偏故意問道：「小碗爲什麼不如大碗？」

俞五道：「無論裝藥裝酒，小碗都沒有大碗裝得多，小碗當然不如大碗。」

大婉道：「破碗呢？」

俞五笑道：「破碗就比大碗更好。」

大婉道：「爲什麼？」

俞五道：「一個碗若是破了，必定已嚐遍了酸甜苦辣，就像是一個人，也要歷盡風霜才會老，老人總比小孩的經驗豐富，薑也是老的辣。」

他端起他的破碗，一飲而盡，大笑道：「所以破碗當然比大碗更好。」

大婉也笑了：「幸好我們說的是人，不是碗，這個小婉不但比大婉好，也比破碗好。」

俞五道：「哦？」

大婉道：「我知道，這個小婉一定是個很美很美的女孩子，而且又溫柔，又多情。」

俞五道：「你怎麼知道的？」

大婉道：「因爲她是邱鳳城的情人，銀槍公子喜歡的女孩子，當然不會是我這樣的醜八怪。」

俞五又大笑，道：「原來這個小婉是別人的，難怪你肯要我替他去找。」

他不讓馬如龍分辯，也不再問別的，忽然道：「我們來做個交易。」

馬如龍道：「什麼交易？」

俞五道：「你在這裏陪我用大碗喝酒，我替你去把那個小婉找到。」

馬如龍道：「好。」

俞五道：「三天之內，我一定有消息告訴你。」

馬如龍道：「我就在這裏，陪你喝三天。」

俞五道：「用大碗喝？」

馬如龍道：「當然用大碗。」

俞五道：「我喝幾碗你就喝幾碗？」

馬如龍道：「不錯。」

俞五看着他，看了半天，才問道：「你知不知道我最大的本事是什麼？」

馬如龍道：「你說。」

俞五道：「我最大的本事就是吃飯，喝酒，睡覺。」

馬如龍道：「吃飯，睡覺，我沒有把握，喝酒我倒可以跟你比一比。」

俞五道：「你不怕醉？」

馬如龍道：「醉死了我也要喝。」

俞五大笑道：「好，好極了。」

（四）

世上的確有種人是死也不肯服輸的，馬如龍無疑就是這種人。

看着他們左一碗，右一碗的往肚子裏倒，大婉忽然嘆了口氣，道：「我出來的時候，我媽媽再三叮嚀我，叫我千萬不要喝醉酒，也千萬不要去惹喝醉了的人，她說，天下的醉鬼都是一樣的，不但自己神智無知，對別人也蠻不講理。」

俞五道：「你媽媽是個最聰明的女人，她說的話你一定要記住。」

他又喝了一碗：「男人喝醉了酒，是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

大婉道：「所以她說，一個聰明的女人，遇到了一個醉鬼時，最好的法子就是趕快溜之大吉。」

馬如龍道：「有理。」

他也喝了一碗：「非常有理。」

大婉道：「兩個醉鬼當然比一個醉鬼更糟。」

俞五道：「有理。」

他又喝了一碗：「天下唯一比一個人喝醉了更糟的就是兩個人都喝醉了。」

大婉嘆了口氣，道：「只可惜現在我就快要遇見兩個醉鬼了。」

俞五說道：「在那裏？兩個醉鬼在那裏？」

大婉道：「好像就在這裏，就在我面前。」

俞五看看馬如龍，馬如龍看看俞五，兩個人一起大笑。

大婉道：「我媽媽只告訴我，遇見一個醉鬼時，應該趕快溜之大吉，却沒有告訴我遇見兩個醉鬼時應該怎麼辦？」

她又笑了笑又道：「幸好我自己倒想出了個法子。」

俞五道：「什麼法子？」

大婉道：「我自己也喝醉？」

她也喝了一大碗，喝得更快：「等我自己也變成醉鬼的時候就不怕醉鬼了。」

俞五拍手道：「有理。」

大婉道：「你說我這法子好不好？」

俞五道：「好，好極了。」

馬如龍道：「只有一點不好。」

俞五道：「那一點？」

馬如龍道：「三個醉鬼是不是比兩個醉鬼更糟？」

俞五道：「是的。」

他嘆了口氣：「天下唯一比兩個醉鬼更糟的，恐怕就是三個醉鬼了。」

馬如龍道：「現在我就遇見了三個醉鬼。」

俞五道：「你是不是想逃？」

馬如龍道：「不想。」

俞五道：「爲什麼？」

馬如龍道：「因爲我知道，我是絕對逃不了的。」

俞五道：「爲什麼逃不了。」

馬如龍嘆了口氣，道：「因爲這三個醉鬼中，有一個就是我自己。」

× × ×

現在他還沒有醉，說的也不是醉話。

他心裏的確有很多感觸。

——一個人絕對不能逃避自己——自己的過錯，自己的歉疚，自己的責任，都絕對不能逃避。

因爲那就像是自己的影子，是絕對逃不了的。

（本章終，全文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紅粉金剛（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林第一世家第二代傳人南宮俊，偕同為着報恩，甘居下人的金刀俠楊公直出外旅遊，遇三十六紅粉金剛在老正興酒樓與橫江一窩蜂了斷一樁樑子，紅粉金剛原已包下老正興整座酒樓，南宮俊卻硬要往上闖，紅粉金剛中排行第五的五姐持刀攔阻，南宮俊首與評理，語帶雙關地向她譏諷一番後，又用隔空點穴法點了五姐穴道，與楊公直逕自登樓，五姐被救醒後，忙趕上樓上，見大姐慕容婉正和二姐，三姐，四姐在低聲談論，五姐報告南宮俊和楊公直闖了上來，幾個女郎都不禁驚訝，全沒見南宮俊人影——

落阱流熱血　護愛碎芳心

慕容婉想了一想才問道：「什麼時候上來的？到那兒去了？」

五姐怔了一怔：「不久之前，他隔空閉住了我的穴後，就帶着楊老頭兒上來了，我就是上來看看他們的，怎麼，妳們沒瞧見？」

慕容婉的臉色又恢復木然，只有東方倩以憤然不耐煩的語氣道：「廢話，看見了還會來問妳，以我們的耳目聰明，就算是一隻耗子跑過也聽得清楚，兩個大人上來，我們居然會不知道？」

祁芳開口了，她是個很少說話的人：「老四，妳太自滿了，人上有人，天上有天，我們這點算得了什麼……」

「二姐，我並沒有自傲自滿，南宮俊或許有兩下子，但是楊公直不會跟他一樣高明吧！」

慕容婉這才輕輕一拍桌子道：「老四這話有道理，南宮俊莫測高深，避過我們的耳目還可以一說，楊公直的武功不可能一下子就登峯造極了，假如他也一起上來了，我們該可以知道他們上那兒去了。」

「可是他們的人明明上來了，總不成他們長了翅膀，一下子從梯口飛走了！」

話說得很俏皮，卻不是時候，慕容婉看了東方倩一眼，嚇得她不敢再開口了。

慕容婉沉思片刻，又向五姐問道：「老五，妳有沒有看過別的房間，他們是不是在裏面？」

「沒有，不過每間屋子的門帘都垂着，裏面黑黑的，不像是有人的樣子。」

東方倩這下子又耐不住了，道：「我一間間的去搜，非把他們抓出來不可。」

身形還沒動，慕容婉已經沉下臉來喝道：「站住！老四，妳是怎麼了？妳憑什麼去抓人家出來，他們礙着妳了？」

慕容婉的年紀比東方倩略大，但是比祁芳跟謝亞華都小，可是她這一微微發怒

，卻有股難以形容的威嚴，使得東方倩老老實實地低下了頭，規規矩矩地坐下來。

樓下響起一個破鑼似的嗓子：「橫江一窩蜂應約來拜。」

聲音很普通，而且令人聽在耳中有股說不出的不舒服勁兒。

樓上的五個女孩，都為之一震，暫時忘記了南宮俊的事兒，慕容婉低聲說道：「老五，你卜去看看，記住別失了禮貌，但是，也要盤清對方眞正的身分後再行定奪，如果對方只派了個前頭小卒來開道兒，我們大張旗鼓地迎了上去，那就成了笑話了！」

五姐點了一下頭，飛快下了樓，在店堂門口看見了兩個形容猥瑣的漢子，獐頭鼠目，衣衫也穿得流裏流氣，一副不登大雅之堂的樣子，挺胸凸肚地站着。

九妹正站在他們面前，一派無措的樣子。

顯然她的經歷還嫩，還不知道如何應付這種場面，看見五姐下來，如釋重負地道：「五姐，妳來得正好，這兩個……」

說着遞過手中的拜帖，那只是一張普通的紅紙，上面歪歪斜斜地寫着：

橫江一窩蜂一行頓首

這張拜帖的格式沒有錯，只是太不成樣子。五姐皺皺眉頭，再仔細地打量了一卜眼前兩個漢子；實在看不出他們有什麼出奇的地方，甚至於也看不出他們的功夫造詣深淺。

這使得五姐也作了難，因為誰都沒見過「橫江一窩蜂」的眞面目，這兩個人是陌生面孔，憑他們遞上的拜帖，自然不可能是假冒的。

但是說這兩個人就是「橫江一窩蜂」，則怎麼看怎麼不像。

固然，內功修為高的人，到了「返璞歸眞」的境界，在外表穩重泰然，絕不會像這種飛揚浮躁的樣子。

但說他們是冒充的前來混攪，五姐相信還沒人有這麼大的膽子，何況她們與「橫江一窩蜂」的約會是很秘密的事，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

沉吟了片刻，五姐才開口道：「請教就是二位前來赴約？」

一個漢子大刺刺地嗯了一聲，然後才道：「目前是我們兩個人，要看妳們劃出來什麼樣的道兒，我們自然也會斟酌着應付！」

另一個漢子接着說道：「要是只是談談，我們哥兒倆足够，要是妳們想打架的話，請劃下地點、時間，咱們自然有人奉陪。」

講話沖得厲害，五姐要不是先有了慕容婉的吩咐，眞想一巴掌摑上去，現在她必須強自按捺住性子。

就在五姐沉吟難決的當兒，忽然看見彭奇隱在暗處向她直招手，意思是叫她過去，可能有什麼話要告訴她。

五姐點了一下頭道：「好，二位請稍候片刻，我去稟告一下大姐去。」

她回到店中，掩近彭奇的身邊，低聲說道：「彭胖子，你又鬼鬼祟祟的想攪什麼？」

彭奇壓低了聲音道：「姑娘，這兩個傢伙是城西的混混兒，一個叫青皮蛇，一個叫禿頭鷹，專門招搖撞騙，無事生非，是十足的無賴，多半是受了橫江一窩蜂的搬弄，來跟各位開玩笑的。」

五姐先是一怔，繼而粉臉上沉下一片怒色，冷笑了一聲，道：「好東西，居然敢如此戲耍我們，今天，本姑娘要不給他們一點顏色瞧瞧，三十六紅粉金剛，今後就別想再在江湖上混了，謝謝你，彭掌櫃的……」

她倒還沒忘記了禮貌，彭奇連忙道：「姑娘，給他們一點教訓算了，可別太過份……」

「我知道，你放心好了，不會給你惹事的。」

彭奇苦笑一聲：「反正今天一過，我跟橫江一窩蜂的樑子也結定了，倒不在乎什麼惹麻煩，就算姑娘把事情全攬了去，他們也知道是我洩的底。」

五姐笑了笑，說道：「你現在有了南宮世家撐腰，當然不怕了，可是，我們還不想沾他南宮世家的光，我們的事，我們了，絕不會牽連到你，回頭我先把你撇開就是。」

彭奇嘆了口氣：「姑娘，妳在言詞上特別把我撇開，不等於是告訴人此地無銀三百兩嗎？我胖子既然告訴了妳這件事，當然也不怕他們日後找我。」

五姐道：「彭掌櫃的，有了你這句話，我也可以放開手來幹，不必再顧忌他們日後來找我的麻煩了。」

彭奇一下子被堵住了口，五姐笑笑道：「你放心，我會有分寸的，你要是不放心，可以跟我一起出去看看。」

彭奇道：「不了，我還是在裏面張着，有什麼事兒暗中知會姑娘一聲還較好一點，如若我現在一出去，那兩個傢伙一定會拔腿先溜了。」

五姐點點頭，轉身來到門外，但見那兩個傢伙還是很神氣地站在那兒，看見她出來，其中的一個還不耐煩地道：「姑娘，貴上到底是怎麼個意思，咱們哥兒倆還有事兒，沒工夫在這兒磨菇。」

五姐滿臉堆上了笑容道：「二位別急，我先介紹自己，我姓柳，小名葉青，在三十六紅粉金剛中排行第五，職司是外務執事，專門負責接待外賓。」

那漢子點點頭，隨便地一拱手道：「原來是柳姑娘，久仰！久仰！」

柳葉青笑道：「閣下到現在才說久仰，不是太遲了嗎？我們三十六紅粉金剛在這兒約會橫江一窩蜂，二位既是全權代表，至少對我這個人有點認識吧！」

那漢子略為有點困窘，但仍是一昂頭，說道：「抱歉！抱歉！請姑娘原諒，咱們橫江一窩蜂從不跟江湖朋友打交道，所以沒有人認識咱們，而我們也很少認得江湖人。」

柳葉青笑笑道：「在平時，各位如此作法沒有關係，在今天就不對了，比如說各位要跟三十六紅粉金剛約會，假如不認識，又怎知對方是眞是假呢？」

漢子道：「紅粉金剛威名四震，相信

還不敢有人冒充，何況各位的服飾很特別，一望卽識，絕不會弄錯的。」

柳葉青道：「說的也是，可是我就作難了，我沒見過二位，怎知道二位是不是橫江一窩蜂的人呢？」

那漢子的態度更爲傲慢了，冷笑一聲道：「到現在爲止，江湖人聽見橫江一窩蜂這五個字就會發抖，有誰敢冒充……」

那漢子話還沒說完，柳葉青已經伸手了，一個巴掌摔過去，那漢子根本沒想到對方在滿臉含笑的情形下，會出手打人，何況，柳葉青出手極快，他就是看見了也躲不掉！

「吧」的一聲，漢子平飛着跌出去，柳葉青的手還眞快，摔完了這個，順手把另外那個漢子也是一巴掌，打得兩個人倒成了一堆。

柳葉青却仍然含笑道：「對不起，二位威風太足，我聽了抖得厲害，連手都不聽使喚了。」

兩個漢子狼狽不堪地爬起來，先挨揍的那個用手撫着臉叫道：「妳！潑婦，妳居然敢打人，妳給大爺記着……」

柳葉青臉色一沉冷聲叱道：「禿頭鷹，姑娘不但敢打你，而且還敢殺你，你的呆嘴裏，還敢冒出一個髒字，不妨試試看姑娘的手段。」

這個混號叫禿頭鷹的漢子突然呆怔了，他萬想不到聲名赫赫的紅粉女煞星，居然能叫出他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匪號。

紅粉金剛的威名他自然是聽過的，以前有人對三十六紅粉金剛背地裏出言不遜，受到的教訓他也是知道的。

經常有人說了一句不禮貌的話，結果不是當時平空飛來一顆鐵丸，打落滿口大牙，就是半夜裏無端端地被人割了舌頭。

而那些被懲戒的人中，不但有不相干的閒人，也有着頗負盛名的江湖人，以至於後來在路上的人，看見她們的行列經過，也趕緊讓道低頭，不敢多看一眼。

禿頭鷹這下子可神氣不起來了，光禿禿的腦門子上直往下淌汗，一張臉嚇成煞白。

對方既然叫出了他的混號，以後還有好日子過嗎？

他拉長了臉，也顧不得痛了，苦兮兮地哀求道：「姑娘，妳大人不計小人過，肚大量大……」

才說到這兒，他又發現不對了，因爲柳葉青的手已經摸上了刀柄，他想了一下，才知道自己的話又說漏了，對着一個姑娘，怎麼能說肚子大這句話呢！

不待對方開口，他立刻左右開弓，吧吧地摑自己兩個嘴巴子，打得還眞用力，紅紅的血水順嘴角流下來，苦聲道：「小的該死，小的該死，口不擇言，滿嘴放屁，你千萬別見怪。」

柳葉青倒忍不住笑了，手也從刀把上鬆了下來，笑了一笑道：「你自己知道錯就行，本姑娘也懶得跟你一般見識，快說，你是什麼時候加入橫江一窩蜂的。」

禿頭鷹連忙道：「小的怎麼够資格加入橫江一窩蜂，事情是這樣的……」

他正要道下去，但是張大了嘴，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了，雙腿一屈，身子向前合仆倒下，在他的背上釘着一支藍汪汪的鋼鏢。

站在旁邊的青皮蛇嚇得咕咚一聲，昏倒了下去，而柳葉青也爲之一震。

雖然禿頭鷹的死跟她毫無關係，但是人家却是當着她的面殺人滅口。

這支鏢很細巧，更難得的是沒有鏢衣，那就證明發鏢人的手法極其純熟精嫻，否則這種鏢很難取準的。

但是不論對方的暗器手法如何高明，要在柳葉青面前無聲無息地殺死一個人，除非是柳葉青不願意答理，否則是很不可能如此輕易得手的。

可是，萬萬想不到這看來不可能的事，就在她眼前發生了。

柳葉青儘管氣得粉臉含煞，心頭却暗暗吃驚，只是沒有在表面上現出驚惶的樣子，也沒有轉頭去尋暗器發來的方向，完全當作沒有這回事。

只是淡淡地道：「三十六紅粉金剛候駕已久，閣下却弄了兩個不成氣候的東西來搪塞，然後又來上這一手鬼鬼祟祟，見不得人的行動，難道橫江一窩蜂只有這點本事？」

四下寂無回音，柳葉青毫不在乎，仍是淡淡地道：「閣下既然不敢現身，見不得人，柳葉青無意久候，就把這兩塊料當作橫江一窩蜂在接待了。」

四下仍是沒有回音，柳葉青道：「九妹！」

九妹應聲而出，來到她身前道：「小妹在，五姐有何吩咐！」

柳葉青道：「拿十兩銀子交給地方，請他們釘兩口薄皮棺材，把這兩個死人收殮起來！」

九妹一怔道：「要我們代爲收殮。」

柳葉青冷笑道：「橫江一窩蜂不敢出頭，對他們死去的同伴是管殺不管埋，我們却不能做這種事，十兩銀子又不是什麼大數目，權當我們施捨做好事了。」

九妹應了一聲，却又道：「五姐！還有一個傢伙沒死呢！只是嚇昏了過去。」

柳葉青慍然說道：「妳不會補上一刀嗎！」

「要我們去殺他？」

「我們不殺他，他也活不了，誰叫他瞎了眼睛呢，受了一批無胆匪類的唆使，跑來尋我們的開心，就憑這一點，我們也饒不了他。橫江一窩蜂太小家子氣了，他們殺死禿頭鷹滅口，目的在怕以後被人家說橫江一窩蜂中有這種窩囊廢，其實在我看來，在橫江一窩蜂中，還只有這兩傢伙有點骨氣，至少他們敢站出來。」

這小妞兒的確厲害，做出事情來够絕的，把對方擠得無可遁形，如果眞讓九妹宰了青皮蛇，用兩口薄皮棺材一封一埋，橫江一窩蜂從此就算栽到家了。

果然在她的話音方落，對面那個空空的測字攤上，響起一個宏亮的聲音道：「佩服，佩服，柳姑娘果然不愧有女諸葛之稱。」

那張測字攤從早上就擺到現在了，有一個算命先生，弄了個神算子的布招打今

早設攤子開業到現在，也沒做幾筆生意。

因爲他的命相也沒有特別靈驗的地方，只是滿口江湖腔，騙騙鄉下人而已。

那只是一個極爲普通的江湖術士，毫無起眼之處，也沒人去注意他。

當門口開始有衝突的徵象時，街上的人已經躲開了，沒人敢往這兒看熱鬧，測字攤也空了，誰也沒注意這個神算子躲到那兒去了，可是現在他一下子就從攤子後面冒了出來，一隻手拿着報君知，還叮叮噹噹地敲着。

慢慢來到柳葉青的身前，輕輕地點了一下頭，翻着白多黑少的眼珠，陰陽怪氣地笑道：「承蒙寵召，學生早就來恭候了，只怕衣衫襤褸，形容猥瑣，未足取信各位，所以才找了兩個當地有頭有臉的朋友先容一聲。」

這傢伙一看就知道是個難纏的人物，可是柳葉青沒想到他的言語會如此尖刻，把兩個青皮混混，叫作有頭有臉，那分明是譏諷三十六紅粉金剛也不過如此爾爾。

柳葉青能够在三十六紅粉金剛中選出專司應對外務，自然也有她的兩手。

因此她微微一笑道：「閣下言重了，閣下請出這兩位有頭有臉的朋友爲代表，那就是自承沒有頭臉了。」

中年人哈哈一笑道：「敝兄弟一伙人向來不跟江湖人打交道，也沒有一個知名威風的人物，這有頭有臉四個字，的確是談不上，不像各位那樣，跺脚四海顫，走到那兒，都令人望之側目不敢喘大氣！」

話說得更尖刻，但柳葉青只有忍了，因爲人家說的本是事實，她這時也才明白大姐慕容婉告誡的深意。

「我們三十六紅粉金剛雖然闖出了名氣，但是太過於囂張了，雖然我們是行俠仗義，可是在一般人心目中，我們仍是邪魔外道，這並不是好事，以後要多收斂一點。」

柳葉青雖然不以大姐的話爲然，但是今天第一次被南宮俊責問得啞口無言，第二次又叫人給冷嘲熱諷一頓，的確不是滋味。

南宮俊的訓斥義正詞嚴，她沒話說，但是叫這個傢伙奚落一場，實在有點不甘心。

所以她想了一下才道：「閣下太客氣了，提起橫江一窩蜂五個字，在江湖上聞名喪膽的人也不在少數。」

「姑娘過獎，橫江一窩蜂的確給人的口碑不太好，但那只是對橫江一窩蜂這個名號感到討厭而已，我們兄弟伙四人，個個走出來，都是平易近人的。」

他的眼珠一轉，又陰惻惻地一笑道：「所謂平易近人，也只是跟那些普通的村夫愚婦處得很融洽，對一些知名之士，敝兄弟是萬萬不敢高攀的。」

柳葉青變得很冷靜，她知道這時候必須十分冷靜，才能在氣勢上，不爲對方所乘，因此，她淡淡地一笑，道：「閣下何謂知名之士，大概包括我們三十六紅粉金剛了。」

「這兩三年來，大江南北，不知道姑娘們的人絕無僅有，這是敝人所深信！」

「閣下認爲只有像禿頭鷹，青皮蛇這種脚色，才能跟我們論斤談兩了。」

中年人聽她的言詞也尖利起來，開始懷有戒心地道：「敝人見他倆長得雄赳赳氣昂昂的，相信他們必是知名之士，故而托他們代爲先容，現在看見姑娘果然認識他們，想來兄弟的看法沒有錯。」

他還是不肯在嘴上吃虧，柳葉青淡淡一笑道：「我也正在奇怪，威名赫赫的橫江一窩蜂，怎麼會有這種脚色。」

中年人連忙道：「姑娘弄錯了，他們只是臨時來的脚色，可不是橫江一窩蜂的人。」

柳葉青道：「我知道，剛才閣下自己也說了，橫江一窩蜂的各位，比那兩個還不如，根本上不了枱盤，所以閣下可以同去了，我們之間，根本沒什麼好談的。」

這一着倒是大出中年人的意料，他再也沒想到柳葉青冒出這麼一手反擊。

先前他故意說了很多風涼話，原是想施個下馬威，殺殺三十六紅粉金剛威風的，可是柳葉青把他的話作爲一種解釋，就變成自己打自己嘴巴了！

怔了半天他才道：「姑娘，這次是你們主動邀約，可不是我們要湊着來的。」

柳葉青沉聲道：「不錯，先前我們對橫江一窩蜂的看法不够正確，才想到邀各位一談，那知道貴方最拿得出來的人物，也不過是那種角色，因此不談也罷。」

中年人瞪大眼睛，半晌說不出話來，正在這時，一陣哈哈朗笑傳來！

這種笑聲不但宏亮，而且中氣不足，震得人耳鼓，有一種壓迫的感覺，足見發笑之人的內力深厚，柳葉青也不禁微微一震。

「三弟！你一向自負能言善道，今天可遇見對手了吧！你這鐵嘴神算，今天也有算不準的時候，這下該服氣了吧！」

說話的是一個魁梧的大漢子，四十來歲年紀，黑臉膛，老遠看去，就使人覺得他像一座山，可是這座山並不是死的，他動得很快，很輕飄，第一眼看見他時，還在老遠的街角上，說着話的時間，他已經來到了面前。

這幾十丈的距離，就是個輕功絕佳的人，也要分好幾個起落才能跳躍而至，可是這個大漢只是洒開大步，從從容容地踱過來，似乎連身體都沒有搖一下。

在武學上，這種修爲已經突破了一般人的極限，到了形神合一的境界，也就是說，他能够把一個有形的軀體，練成了接近虛無的狀態，本身只有一點點重量，只要輕輕用點力，就能走勢如飛。

他一出現，就露了這一手令人駭異的武功身法，也使得柳葉青心中，大大的震動。

橫江一窩蜂橫行江湖多年，不知先後收拾放倒了多少武林知名人士，却始終未露行迹，只是在行事的地方，留下一方銅片，上面刻着「橫江一窩蜂」五個大字而已。

憑這五個字，使得人人談虎變色，畏懼之心，較之三十六紅粉金剛尤有過之。

因爲三十六紅粉金剛要找誰的麻煩，

都是先打招呼，而且她們行事光明，至少給人一個準備時間，而橫行一窩蜂要找誰，事前毫無聲息，事後無跡可尋，只有那一塊銅片上的五個字，表示是他們所爲。

再者，三十六紅粉金剛行事爲的是義，只有行不義的人才會怕她們，而橫江一窩蜂却是爲利，他們的消息很靈通，那家藏有珍寶，誰驟獲巨利，他們不聲不響地找上去，一掠而空，鷄犬不留，白道人物固然是他們下手的對象，黑道人物也難免被他們黑吃黑，總之他們是黑白統吃。

不過他們略有一點可取的就是專取不義之財，規規矩矩的人家，正當經營的財富，雖積千盈萬，他們絕不動分毫。

正因爲這一點，江湖上一些眞正俠義之士才沒有去窮究他們的蹤跡下落，而一些銜恨他們入骨的人，則又找不到他們，今天，橫江一窩蜂終於公開露臉現身了。

這大漢不但在武功上表現了驚人的一手，而且他的身上似乎帶着一股凌人的銳氣，才走近柳葉青，就逼得她不自然的向後退了兩步。

大漢一拱手，禮貌倒是不錯，只是聲音如同打雷，震得人耳鼓發炸：「在下宇文雷，竊掌橫江一窩蜂，辱蒙寵召，應約來遲，多有失禮。」

手一指那中年相士道：「這是敝把弟卜天靈，在兄弟伙中排行第三，適才多有言語冒犯，在下在這兒代爲致歉。」

柳葉青又是一震，沒想到對方這次居然冒出了蜂頭老大，這是第一次，橫江一窩蜂公開露面，對三十六紅粉金剛而言，這算是給足面子了。

且不管回頭是友是敵，禮貌上總是不能欠缺的，因此檢衽爲禮道：「大當家的寵降，愚姊妹幸何如之，小妹立卽轉報大姊出來迎駕。」

宇文雷的長像雖猛，人倒是很和氣，連忙道：「不敢當！不敢當！我們已經來了，總不會就在這大街上談話，反正都要進去的，就煩姑娘帶個路，引見慕容女俠吧！」

給他這樣一說，柳葉青倒是不好意思了，因爲她應該先把對方請到裏面去，在客位上安頓定了，然後再去請慕容婉的，因爲一時疏神，忘了這一點，却被宇文雷先行提出了，不禁臉上一紅，正不知如何處理，幸好慕容婉等人早已在裏面注意着外面的動靜了。

還不等柳葉青有所表示，裏面已經傳出了話：「五妹！恭敬不如從命，妳就請大當家的上樓來相見吧，還有，老五，可別怠慢了客人，請宇文大當家的把帶來的弟兄們也請進來吧！」

宇文雷笑道：「不必了！不必了！在下的那些弟兄們沒有見過世面，言語不文，舉止粗野，恐怕會唐突了各位姑娘，反爲沒意思了。」

慕容婉的聲音從樓上飄了下來道：「宇文大當家的太客氣了，我這些姊妹也不是什麼深閨千金，一共才十四位客人，二位進來了，留下十二位在外面，讓人傳說出去，不是怪我們太不會待客了嗎？」

宇文雷在一怔之後，很快就恢復了自然，哈哈大笑道：「佩服！佩服！慕容女俠居然把我們全給掏了出來！老三，那你就去招呼一聲，叫他們進來吧，別讓人家笑我們小家子氣，只是要他們來了後安份點，人家是聞名江湖的女俠客，可不是普通江湖上跑馬解走繩索的女混混，嘴巴裏放乾淨點，要是誰敢不聽話，你就說我交代的，誰冒出一個髒字兒，掌嘴二十。」

柳葉青雙眉已經挑起，因爲宇文雷的話中帶刺，明明是指着她們罵街，可是宇文雷接下去的說話又使她發作不得，從他後面的話聽來，則好像眞是在吩咐他的那些弟兄們似的。

柳葉青恨得牙癢癢的，正在打算找句什麼話來回敬過去。

宇文雷却先開口：「對不起，柳姑娘，我這些兄弟全是粗人，根本不知道什麼叫禮儀，我就是怕他們上不了枱盤，所以才把他們留在外面，現在既然貴當家大姐有了吩咐，在下如不從命，倒顯得不够誠意似的，所以在下必須吩咐他們一下，倘有言語冒犯，也請女俠轉告貴姊妹多多包涵。」

柳葉青把想到的一句刻薄話又嚥了回去，肚子裏憋足了火，却再也發不出來。

她發現這個傢伙才是眞正的厲害角色，那個神算子卜天靈只是口齒尖薄，肚子裏城府却有限，一擠就會現出原形，這個宇文雷却能奚落人之後，又堵住對方的嘴，叫人哭笑不得。

心裏儘管生氣，表面上却不得不裝出個笑容道：「宇文大當家說那裏話，我們這一羣女流之輩也是野慣了的，不見得會比江湖上跑馬解賣藝的斯文到那裏去，還望貴屬下多多包涵才是。」

她畢竟忍不住，把想出來的那句話，轉着彎兒用上回了過去。

宇文雷哈哈大笑：「好說！好說！柳姑娘回頭看看我那些兄弟就知道了……」

「五妹，妳是怎麼了，要妳請宇文大當家上來一敘，你却儘在底下跟宇文大當家扯着閒話，一點規矩都沒有，這是宇文大當家好性子，不怕貶了身份，來敷衍妳，要是換了個認眞的，賞妳兩嘴巴也沒話說。」

眞正厲害的還是慕容婉的這一番話，把宇文雷窘得臉上微紅，訕訕地不是滋味，也把先前的那股得意之情沖得一點不剩，衝着卜天靈一瞪眼道：「還不快去！」

卜天靈連忙答應着出了門，舉起手中的報君知，叮叮噹噹的敲了一陣。

於是從旁邊的牆根底下，斜角的小茶館裏，還有那些小貨攤上，窩蜂似的湧來了一大批的人。

數目跟慕容婉所說的一個不差，只是他們的樣子却很怪，形形色色，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俱全，服飾也很妙，五顏六色，只是沒有一件能登大雅之堂的。

這些人如果平時在街上看見了，平平常常，絕不會引起誰的注意，可是十來個人合成一堆，簇擁着走進一間氣派還挺大的酒樓，就顯得很搶眼了！

宇文雷還沒有上樓，看看他這一夥手下進了店堂，也看到九妹很有禮貌去把他

們安排在客位上坐定，才拉開大喉嚨叫道：「伙計們，今天算是你們祖上燒了高香，讓你們進了這座豪華的酒樓，大家可得兜着點兒，別把那副窮樣露出來，惹人家笑話！」

一個穿着花彩衣服，油頭粉面，打扮得妖裏妖氣的中年婦人前先就接口問道：「大哥！妹子先想問一聲，今兒這場吃喝是誰付銀子。」

宇文雷一翻眼睛道：「萬人迷，妳問這話幹嗎？」

這個叫萬人迷的女子又笑了一聲道：「我要問問清楚後，才可以決定吃些什麼，假如是人家付銀子，我們自然不好意思挑剔，來什麼吃什麼，要是我們自己付銀子，我們也難得上這種酒樓的，拚着三年餓飯，也得好好叫他幾個菜吃上一頓。」

另外一個毛頭小伙子立刻就接上了岔兒：「媽的！萬人迷，妳別他媽的把妳當土娼時宰寃大頭的那一套搬出來了，人家是下帖子請我們來的，那會要我們付銀子，妳他媽的上過酒樓沒有？憑你能點出什麼菜來！還不是什麼韮菜炒蘿蔔，蘿蔔炒韮菜，妳當作寶貨的玩意兒，人家連聞着都嫌，還是給我老老實實地坐着吧！」

那個萬人迷立刻就跳了起來：「他奶奶的，唐胡盧，老娘那隻脚踩着你的尾巴了，你要跟老娘過不去，掀老娘的底，老娘當土娼又怎樣，你爹你爺都是老娘的戶頭，照輩份排，你還是老娘的孫子呢！」

這兩個人一拌上咀就是葷的素的全來，而且滿漢全席，精彩萬分。

三十六紅粉金剛於禮貌不便笑，他們自己却哄堂大笑。

宇文雷對這些似乎毫不以爲意，而且還頗爲欣賞了一會兒，才對柳葉青道：「柳姑娘，現在妳該明白，不是我故意矯情不讓他們進來，實在是這一羣寶貝太不上路，難以登大雅之堂，看看他們這副德性，跟貴姊妹在一起，不是太冒犯嗎……」

橫江一窩蜂進入店堂還不到一會兒工夫，就已造成了喧賓奪主的氣勢，高聲恣意談笑吵鬧，亂成了一團。

柳葉青對這情形與這番話，却有着啼笑皆非的感覺，如果跟他們一樣地吵，相信她們姊妹中最會罵街的幾個人都挑出來，也不會是人家的對手，如果就此緘默不言，則又顯得太過於可憐了。

饒是她機智善變，也沒有辦法應付這種場面，好不容易才擠出一句話：「宇文大當家的太謙虛了，貴屬下這種種表現，才是眞正的藏璞不露，無怪乎橫江一窩蜂能够威震江湖多年……」

宇文雷笑道：「那裏的話，我們只是抓住了一般江湖人的弱點，懂得樹大招風，盛名累人的道理而已，所以我們儘管得罪了不少有頭有臉的知名人物，却仍然能安然無恙，因爲我們善於隱身，辦完事，各人一散，誰都找不着我們。」

「那麼今天宇文當家的親身蒞臨，以後可就藏不住了。」

宇文雷笑道：「這個無勞姑娘操心，別看我這些哥兒們露了臉，只要他們不湊在一塊兒，分開來，誰都不會再記得他們了。」

這倒是句眞話，因爲這些一個個都很平凡普通，沒有一點特徵的，就像是隨便在街上看到的那些人一般，除非是對他們有着特別深刻的印象，否則還是很難記住他們的。

宇文雷驕傲地笑笑道：「比較難以隱藏的是在下這巨無霸似的身材，可是誰要是從身材上來認在下，那可要大大地失望了，十年來，在下從未停過在江湖上走動，而且像我這種身材，在江湖上並不多見，但是姑娘可曾聽見過有在下這樣的一個人？」

柳葉青又怔住了，她本來想問問這是怎麼回事？但是很快就想到，這一問等於是不問，對方一定不會回答的，因爲這是人家的機密。

宇文雷果然沒有進一步解說的意思。祇是朝卜天靈一揚手，把他叫了過來道：「老三！你看看這些人，還像話嗎？我是怎麼交代過你的？」

卜天靈連忙恭身道：「大哥，弟兄們進門時太匆忙，小弟還來不及吩咐下去，因爲看見大哥還在這兒，他們就一哄而入了……」

宇文雷點點頭道：「好！過去的不談，那不能怪你，也不能怪他們，現在你給我把我話交代下去。」

卜天靈恭身應是後，也沒有開口，只是拿起手中的報君知，叮噹叮噹地敲了起來，這次較有節奏，不像先前那樣凌亂無章，可是他一節敲完，全廳忽地寂然無聲了，吵的，鬧的，嬉笑的，忽地都變得異常規矩，間或有一兩句談話，也是悄悄地咬着耳朶，不使別人聽見。

宇文雷笑笑道：「行了！這批猴兒崽子大概可以安靜一段時間，老三，咱們上去敬聆一下慕容女俠的指教吧！」

柳葉青知道不該問，但是仍然忍不住問了出來道：「宇文大當家的，這樣就可以把命令傳達下去了？」

宇文雷點點頭道：「不錯，橫江一窩蜂另有一套傳訊的方法，藉音節的長短代表言詞，傳達消息出去……」

「那恐怕很不容易吧！」

宇文雷一笑道：「也沒什麼，只要用久了，用熟了自然容易了，其實這也不是我們發明的，我們以橫江一窩蜂爲號，這套方法是跟蜜蜂學的，牠們雖然沒有話言，却能藉嗡嗡聲表達意思，傳遞消息，姑娘不是橫江一窩蜂中的人，所以聽不懂，我們弟兄，却每個人都知道，姑娘如果不信，我可以隨便叫一個上來，把剛才我交代的話，一字不易地說出來。」

看起來他似乎很熱心，也很有誠意，把本身的秘密洩漏出來，但仔細一想，這秘密對外人而言毫無意義。人家根本聽不懂他們的傳訊，而且反能顯示出他們組織的嚴密，設想的週到，增加其氣勢。

柳葉青自然不會上這個當，笑笑道：「不敢驚動了，宇文大當家如是沒有什麼其他的交代，就請上樓去吧！」

宇文雷笑了一笑，傲然轉身，大步向樓上行去，把柳葉青反倒落在後面，柳葉

青想要趕上去，似乎又失禮，聽任對方自行上去，也不太妥當，正在手足無措之際，慕容婉却自動地出來了。

她帶着另外三姐妹，在樓梯口迎上了宇文雷，淺淺一禮道：「宇文大當家寵蒞指教，慕容婉幸何如之。」

宇文雷不禁為之一震，那是震於慕容婉所表現的那股柔和之氣。

宇文雷身上帶着一股銳氣，這股銳氣使得每一個靠近他的人，都會受他的影響，不自而然地為他的銳氣所懾。

可是他在慕容婉面前，才發現到自己的銳氣對慕容婉不僅毫無影響，反而有被對方那股柔和之氣消化於無形的感覺。

這祗是他本身的感受，別的人是不會知道的，但無可否認，他一向在氣勢上所佔的優勢，現在已轉為劣勢了。

就是這第一度接觸，已經使宇文雷感到他把對方估計得太弱了，三十六紅粉金剛並不是他想像中那麼易與。

甚至於他有點後悔來赴這個約會了，橫江一窩蜂縱橫江湖至今，固然是仗着他們雄厚的實力為底子，但是令人不可捉摸也是原因之一。

直到最近，他覺得在江湖上已經沒有能動搖他們的力量了，也可以站出來了，只有三十六紅粉金剛，這一股新崛起於江湖的異軍，實力似乎稍可抗衡，而且行事往往又可能會衝突，所以才答應了這一次約會，作一個決定性的了斷，能合則合，不能合則訴之於武力解決，他也有絕對把握。

但今天碰面之後，雖然也佔了一點上風，但是主要人物尚未露面，也吃了幾個小啞巴虧，算起來並沒有佔到便宜。

早知道這種情形，他就不來了，只是現在打退堂鼓已太遲了，是好是歹，只有見了眞章再說了。

於是打了個哈哈，雙手一拱道：「宇文雷來得冒昧，多有失禮！」

慕容婉淺淺一笑道：「大當家的客氣，請！請！」

把兩位客人邀入花廳，相互介紹了自己這邊的人，宇文雷又發現了一件洩氣的事，平時能說善道，一張油嘴能騙死人的老三卜天靈，到了這個場合居然也噤若寒蟬，一句話都說不出來，而且說話都是吞吞吐吐的，完全不像從前的樣子。

不說話倒也罷了，他似乎連頭都不敢抬了，眼睛不敢向着對方正視，宇文雷暗自焦急下，暗向卜天靈踢了一脚。

這一脚使得卜天靈身子一震，強自打起精神，可是他一接觸到慕容婉那對笑若春花，和若晨煦的眸子與滿臉的安詳時，而又不自然地低下了頭。

宇文雷見狀又是一驚，以為對方是用了什麼邪術，才使得老三一下子變得如此差勁。

可是看看慕容婉言笑從容舒坦，不像是在施什麼邪術，再說對方如果施術，受影響的該不止是卜天靈一人，自己也應該有所知覺的，何以會毫無感覺呢？

仔細一再深思究竟，他忽地明白了。

慕容婉並沒有施什麼邪術，她這股感化的力量是發自自然的，尤其是她發自眼中的那一股神光，是發自本身的一股力量，沒有任何故意的做作。

所謂：「胸中正，則眸子瞭焉。」就是這個說法，卜天靈之所以不敢逼視，主要是由於心術不正，邪不勝正，這是百跌不破的眞理。

可是為什麼宇文雷自己不受影響呢？

那只有兩個解釋，一個是宇文雷本身也居心無邪，不怕這種眞理的逼視。

宇文雷自問不是這個原因，他不信什麼邪，但也有自知之明，橫江一窩蜂所作所為，絕對無法在世道人心上站穩脚步，他們大部份做的都是衆所不容的壞事，偶而也對付了幾個惡徒，那也是為了利之所趨，絕不是為了行俠。

那就是第二個理由了，他宇文雷是個天生的巨奸大惡之徒，慕容婉持正的修為不够，不足以動搖他。火能尅冰，冰炭不相容，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可是在窮邊極北之地，常年冰封，那兒的人，都是疊冰為屋而居，在室中生火而取暖，却化不掉冰蓋的房子，這就是一個程度深淺的問題，也是事無實態的道理。

這個理由比較接近事實，却不是宇文雷所願接受的，所以他希望快點打破這個僵局，免得卜天靈窘相在人前落個笑柄。

酒菜上了來，大家飲過門杯，道過寒暄後，宇文雷迫不及待地道：「慕容女俠，多少年來，你我各行其是，從來也沒有碰過頭，今日見面，不知有何見教？」

慕容婉笑笑道：「大當家的既然見問，小妹也直說了，這次是想請當家賞臉，求一個人情的。」

宇文雷又是一怔道：「慕容女俠這話怎麼說，敝弟兄在江湖上行事，雖說是百無禁忌，但是在下記得還沒有開罪過慕容女俠姊妹之處！」

慕容婉笑笑道：「大當家的言重了，愚姊妹一向多承關照，小妹十分領情，只是聽說貴弟兄最近擬向金陵鏢局下手，故而小妹才有此不情之請！」

宇文雷更是一愣道：「慕容女俠此言是從那兒聽來的？」

「這個小妹倒是不便奉告，大當家的想必也知道一個武林門戶，都有本身的消息來源，這種來源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洩露的，現在小妹想請教的是這個消息是否確實。」

宇文雷沉吟片刻道：「慕容女俠，兄弟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希望知道這件事與貴姊妹有什麼關係！」

慕容婉笑笑道：「我跟金陵鏢局的總鏢頭『一劍擎天』方世俊素不相識，沒有什麼關係！」

「那就是跟事主有淵源了！」

「更談不上了，事主劉鳳鳴劉老大人是卸職退休的鹽道，官宦之家，也不可能跟江湖人有所關連來往！」

宇文雷笑笑道：「既是兩方面跟女俠都沒有瓜葛，敝兄弟就是對他們下手，也礙不着貴姊妹呀！」

慕容婉笑道：「看起來似乎是毫無關連，可是據小妹所知，這位劉大人在鹽道

任上，仁民愛物，極有政聲！」

宇文雷笑笑道：「慕容女俠別為流言所蒙，做鹽官的沒一個是清廉的，這是一個衆所周知的肥缺！」

慕容婉道：「小妹可不是輕易許人的，沒有證據的話，小妹絕不隨便出口，鹽官雖是肥缺，但是劉大人家道殷實，他是為了做事才去做官的，而不是為了發財去做官的，他在鹽道任上這十年，家產不但沒有增，反而把祖上的良田賠出了幾百頃去！」

宇文雷笑道：「劉老兒江南首富，擁有良田萬頃，那一點田地算得了什麼？」

「但是做了三十年的官，佔的又是個極肥的缺，居然會貼老本，這件事就值得人尊敬，再說這次他託交給金陵鏢局護送的百萬兩紋銀，是發自私囊，捐給兩淮去賑濟災民的！」

宇文雷道：「劉老頭兒有的是錢，他也拿得出！」

「大當家的，話不是這麼說，金陵鏢局這次也是盡義務護鏢分文報酬不取！」

宇文雷淡然一笑道：「方世俊這些年來名成業就，從來沒碰過釘子，也該受些挫折，磨磨他的銳氣，何況這一趟鏢既是他盡義務的，丟了也不要他賠！」

慕容婉忍不住道：「宇文大當家，這是一筆賑銀，是救濟受水災的災民的！」

宇文雷道：「劉老頭兒在江南發了財，却到江北去做好事，分明是有心沽名釣譽，江南一樣也有窮人。他要做好事，大可以就近布施。」

「可是兩淮受水災的人已在嗷嗷待哺，急待救濟。」

宇文雷一笑道：「黃河搶修，兩淮泛濫，這又不是新奇的事，每隔上幾年，總要來上一次，可是兩淮的人也沒有死光，就算眞死光了也是活該，明知道危地不可居，為什麼偏要在那兒去住，他們自己不怕死，又用得着別人去操心嗎？我認為他們都是多此一舉。」

慕容婉發現這個傢伙簡直是不可理喻，忍不住道：「宇文大家當，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宇文雷笑了一下道：「我們就沒有，而且我也不相信這四個字，我手下的弟兄當年都受過苦，挨過餓，在路上奄奄一息，也沒有看到誰發惻隱之心救濟一下。」

「可是貴屬下們並沒有餓死，一個個都好好地活了下來。」

宇文雷道：「那是我把他們收容下來的，每年我都要在街道溝渠或是破廟中，救回來幾個人。可是最後活着的不到一成，有的還沒有抬到我家就死了，有的抬到我家後，拖上幾天，還是沒能活過來，眼前就有這麼多待救的人，他劉大善人又何必老遠地把銀子送到河北去！」

慕容婉哦了一聲，道：「這麼說來，橫江一窩蜂歷年所得，都是用來救濟貧困了！」

宇文雷笑笑道：「這個在下沒有必要向芳駕交代清楚吧，反正在下認為那位劉大善人的銀子太多，沒處花銷，我們正缺錢使喚，向他借一點也不為過。」

慕容婉道：「大當家的是非下手不可了？」

宇文雷道：「我可沒這麼說，但是我也沒說不下手，橫江一窩蜂行事一向獨來獨往，無須向誰交代！」

慕容婉道：「假如小妹向大當家討個人情，請貴屬放過這一票，大當家的是否肯賞個臉呢？」

宇文雷笑笑道：「慕容女俠，在下也有個不情之請，如果在下請求貴姐妹置身事外，別插手這檔子事呢！」

慕容婉不禁一怔，覺得這個傢伙實在難纏，詞鋒之利，使人無法以理折順，他若是不講理，倒也罷了，偏偏他也能提出一套歪理。頓了一頓後，她決心攤開來談了，神色一莊道：「大當家的，紅粉姐妹行道江湖，義理當先，義所當為，死而不辭，因此小妹不能不理！」

宇文雷哈哈大笑道：「可又來，橫江弟兄也有自己行事的一套，我不強人所難，可也不受人管，橫江一窩蜂之所以有今日，並不是靠着講人情托面子掙下來的，我們是憑着眞本事打出來的天下，不管人，也不受人管，我們的談話到這兒為止，再談下去，就太傷和氣了。」

話講到這兒似乎已經沒有繼續下去的必要了，宇文雷一拱手，淡淡地道：「慕容女俠，今日多蒙盛待，他日有機會再碰頭時，在下再回報，告辭了！」

卜天靈一聽宇文雷這麼說，如釋重負地站了起來，連聲地道：「是！是！今天多有打擾，下次由敝弟兄作東，再好好地回請各位姑娘一頓！」

慕容婉一笑道：「大當家，三當家的何必如此匆匆，既來之，則安之，等終席再走也不遲！」

宇文雷笑道：「那大可不必了，今天敝兄弟前來，也不是為了擾席的，該談的話談完了，道不同不相為謀，再談下去反而無味，告辭！」他不待主人的答覆，已經轉身要朝門口走去。從來沒開口的東方倩却搶先一步，擋在門口道：「請二位留步，小妹還有一句話請教。」

宇文雷淡淡地道：「東方女俠有何指教？」

東方倩道：「大當家的應該知道，賑災濟困的善欵捐項是不能動的，否則將遭江湖之共棄。」

宇文雷一笑道：「這個毋勞女俠提醒，在下知道得很清楚，可是橫江弟兄在江湖上多年，從沒跟誰交過朋友，有過交情，倒是想動我們的大有人在，因此橫江弟兄等於已經是仇蹤滿天下，遭到大家的共棄了，但我們弟兄一個個都活得很好。」

「那是因為找不到你們，今天就不同了。」

宇文雷哈哈大笑道：「在卜看不出有什麼不同的地方，雖然我們露了相，可是祗要走出酒樓門口，准保一個也找不到我們了。」

東方倩笑道：「不見得吧，大當家的別忘記，我們可不是進了酒樓才認出各位的，貴屬下的弟兄們在未進酒樓前，我們就一個個地點清楚了。」

宇文雷神色微變道：「東方女俠的意下如何呢？」

東方倩道：「紅粉姊妹從不提過份的要求，可是提了出來，必然是無傷於義的正當要求，從不容人拒絕的。」

宇文雷冷聲道：「在卜就是拒絕了，女俠又打算如何？是不是要留下我們。」

「不錯，除非大當家的能作個明白交代，否則就請在這酒樓中多坐一會兒。」

宇文雷笑道：「在下就是坐到明天，也不會改變主意的，東方女俠如是還想對在下說詞，大可不必費神了。」

東方倩道：「宇文大當家的如果能夠留到後天，你改不改主意都無所謂了。」

「這話是怎麼說呢？」

東方倩冷冷地道：「宇文大當家的不是明知故問嗎？你們這次追躡而來，就是要動金陵鏢局的腦筋，不會連對方的行蹤都弄不清楚！」

「在下當然清楚，金陵鏢局的鏢車在十天前就啓程，約計在明天過此，在下就等他們一天，諒他們也跑不了多遠去，橫江一窩蜂是吃定了一票貨色，那怕他躲到天邊去，我們也能把他給追回來！」

東方倩笑了笑，說道：「那大當家就不妨做個人情，在這兒作客，留到後天中午，在這段時間內，各位的吃喝，概由紅粉姐妹負責款待，過了後天中午，紅粉姐妹恭送各位出門，對於這件事我們再不管了。」

卜天靈道：「大哥，有人管吃喝，咱們樂得歇歇腿，在這兒打攪一下等到後天中午好了。」

宇文雷眞想給他一巴掌，沉聲說道：「老三，你是窮昏了頭了，你也不想想，人家跟咱們一不沾親，二不沾故，憑什麼要對咱們這麼客氣！」

卜天靈笑道：「這個嘛小弟倒是知道，紅粉姐妹的意思是後天中午，金陵鑣局的鑣車過了境，就有南宮世家的人接手上去帮忙護送，咱們就無法下手了！」

宇文雷道：「你也知道這個，南宮世家是江南第一武林世家，他們若是接上了手，咱們雖然不見得怕了他們，但畢竟是要增加很多麻煩，咱們又何必多添麻煩呢，你知道咱們橫江弟兄行事，一向是講究簡捷，越省事越好！」

卜天靈笑道：「這個小弟自然知道，大哥，這件事是小弟主持辦的，不是小弟吹牛，小弟早有了萬無一失的安排，別說是南宮世家出來接手，那怕他們把鏢送到地頭，小弟也有十成的把握摘取到手！」

宇文雷嘆了口氣道：「老三，平時看你很機靈的，怎麼今天腦子裏裝滿了豆腐渣，咱們在這兒躭到了後天，能夠留下性命離開已經算運氣了，還想去撈一票，你這不是在做清秋大夢嗎？」

這下子輪到卜天靈發怔了問道：「大哥，這怎麼說了？」

宇文雷冷笑道：「橫江一窩蜂在江湖的人緣好到什麼程度，你難道還不清楚，咱們是一羣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平時是虧咱們藏得緊，才沒被人吊住尾巴，這下子公開路了臉，要是在這兒躭上兩天，那你看吧，等後天咱們出去的時候，整個城裏都塞滿了堵咱們的人！」

慕容婉不禁作色道：「宇文大當家的，這話就太侮辱我們紅粉姊妹了，紅粉姐妹行道迄今，後來也沒有要人助拳過！」

宇文雷淡然道：「慕容女俠請恕在下出言唐突，妳們不必邀人助拳，自會有人前來。只要橫江一窩蜂在此地的消息洩出來，還怕沒人來找麻煩！」

柳葉青忙道：「不可能，我們在此約會是絕對秘密的事，誰都沒告訴，連彭胖子都是我們來了才知道……」

宇文雷笑道：「我相信柳女俠說的是眞話，可是我們在門口那樣一鬧，消息早傳出去了，不必等到後天了，兩個時辰後，我相信就有人前後左右來請安了！」

東方倩冷笑道：「紅粉姊妹別的大話不敢說，這點擔保還有的，只要貴弟兄留在這兒到後天中午，敝姊妹敢保證沒有一個人敢前來打擾！」

慕容婉忙道：「老四，說話不可太滿，萬一有人來了呢？」

東方倩道：「那就是我們的事了！」

慕容婉剛要開口。宇文雷笑道：「慕容女俠不必爲難了，就算各位願意擔保橫江弟兄也不敢領這份情！」

慕容婉道：「小妹也不敢說擔保的話，因爲小妹想得到貴弟兄不會在乎別人找麻煩的！」

卜天靈這時才變得有生氣了，笑笑道：「慕容女俠，橫江弟兄惡名滿天下，也不敢高攀，否則讓人誤會貴姊妹跟我們是一伙的，那就不上算了，所以我們還是早走的好！」

慕容婉道：「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紅粉姊妹倒是不怕人誤會，不過小妹要把話說在前面，既然大當家的不肯賞臉，紅粉姊妹答應過的事，也不能袖手，我們下次碰面時，很可能就要兵刃相見了！」

宇文雷一笑道：「慕容女俠答應爲金陵鏢局跨刀了？」

慕容婉道：「小妹跟金陵鏢局素無來往，無所謂跨刀不跨刀，只是有位武林前輩向小妹說項，告訴小妹金陵鏢局這一趟鏢的性質，希望紅粉姊妹能照料一二，小妹想這種善舉，凡是江湖人都理應襄助的，所以答應了下來。」

宇文雷大笑道：「好極了，女俠襄善舉，這一筆銀子要是能够在慕容女俠以及貴姊妹手中得以保全，紅粉金剛又要大大的露一次臉了！」

他的話中充滿了挑戰的意味，慕容婉忍住了沒說話，東方倩又忍不住了，幾乎就想拔出刀來動手，宇文雷視如未見，只是笑對卜天靈道：「老三，下去招呼那批活寶們一聲。該抹抹嘴巴滾蛋了，別看到了好酒好菜就沒命地撐，要知道今天是來作客的！」

輕描淡寫一句話，便把東方倩冒起來的火給壓了下去，因爲對方今天是應邀而來，無論如何，她們要保持一點做主人的風度。

卜天靈下樓去了，這兒的慕容婉也勉強地在禮貌上，把宇文雷送到了樓下。忽

而門口傳來了一陣急蹄聲在門外突然停止，接着是兩個人匆匆地衝了進來。

前面是個八十來歲的老者，鬚眉皆白，精神倒現得很矍鑠，後面則是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漢子，身上帶着傷，血漬未乾，又染滿了沙塵，顯得十分狼狽。

這兩個人衝進店堂後，立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倒是慕容婉先向來人招呼道：「杜前輩怎麼來了，這位是……」

那個姓杜的老者一抱拳道：「慕容女俠，很對不起，老朽未曾先容就匆匆地闖了來，這位是金陵鏢局的方總鏢頭，擎天劍方世俊！」

衆人又是一怔，慕容婉忙道：「方總鏢頭怎麼會落得如此狼狽，莫非是那筆鏢銀出了問題！」

方世俊長嘆了一聲，黯然地道：「方某無能，鏢車在距此五十里外的酸棗林遇伏，所有的護鏢弟兄以及四位隨行的朋友，俱告當場戰死，只有方某一人，力戰得脫……」

慕容婉的眼光看向了宇文雷，他却若無其事地道：「這是什麼人，竟然有這麼大的膽子！」

慕容婉道：「除了橫江一窩蜂之外，難道還有別人？」

宇文雷聳肩笑道：「慕容女俠，在下跟一伙弟兄，在今天早上就到了這兒！」

東方倩搶着道：「誰知道你們是什麼時候來的？」

宇文雷笑道：「慕容女俠知道！」

慕容婉微笑道：「我怎麼會知道！」

宇文雷道：「女俠能把我的那些弟兄在人羣中一個不漏地叫了出來，可見對我們的底子很熟了，自然也知道我們是什麼時候來到彭城的。」

慕容婉語爲之結，欲言又止，宇文雷又用手一指道：「我的弟兄們全在這兒，方大俠不妨看看，刦取鏢銀的是否他們在內！」

方世俊困擾地看看那一堆形形色色的怪人，尤其是對那個叫萬人迷的女子看得最久，看得萬人迷有點不安地道：「你這老小子，死盯着老娘看什麼，你眞要喜歡老娘，不妨帶了銀子來，老娘就在城南的花粉巷最後一家，你要是找不到，就向隨便一個住在那兒的人，一提萬人迷，他都能帶你上老娘那兒去！」

方世俊被她的言語弄得傻了，在這種場合下，對方居然冒出這一套話，宇文雷笑笑道：「方大俠，這是我們橫江一窩蜂弟兄！」

方世俊又是一愣，連忙拱手道：「失敬！失敬！」

宇文雷道：「你看看清楚，刦鏢的人是不是他們？」

方世俊道：「那一批人一共是十五個，個個身手奇絕，行事狠毒，出手就是殺着，而且也自報名號是橫江一窩蜂，祇是跟這幾位倒不太相像！」

慕容婉道：「方總鏢頭，你看清楚了，果眞你認爲他們沒有參與刦鏢？」

方世俊道：「方某可以認定，方某雖不才，但只要見過一次的人，方某斷然不會忘記，在這幾位中，祇有這位娘子，好像是在那一堆人中，使一柄蛇口劍……」

萬人迷立刻叫起來道：「你這沒良心的老小子，什麼好事不往老娘頭上套，偏偏就找上了這一宗，是老娘那一天沒把你侍候舒服了，你要啃老娘這一口……」

方世俊忙道：「娘子別誤會，在下只是說那一批人中間有個女子很像你，却沒有說是妳。」

萬人迷哼道：「你用那種眼光看着老娘，分明是已經認定是老娘了，還說是誤會。」

方世俊道：「在下可沒有這麼說，那個女子比娘子似乎要瘦一點，高一點，黑一點，還有她的唇角也有顆痣，只是長的位置與娘子相反，她是長在左上角，娘子却是在右上角，除此之外，妳們確是十分相像。」

萬人迷立刻雙手合掌道：「阿彌陀佛，上個月我還說唇角這顆痣命犯桃花，主一世無歸宿，想把它點掉的，可是，算命的却說這顆痣是福痣，能够引進財源，逢凶化吉，遇難呈祥，叫我千萬不可點掉，我幸虧聽了他的話，要不，今天可不是苦了！」

宇文雷道：「既然方大俠能够指定這些人沒有參予刦鏢，那就沒我們的事了，大家走吧！」

慕容婉道：「大當家的請慢一步，那些刦鏢的人口稱是橫江一窩蜂，大當家的有何感想呢？」

宇文雷笑笑道：「橫江弟兄似乎向來不先報名，也不會留活口，只這兩點就知道他們不是一伙子了！」

慕容婉道：「可是，他們冒了橫江豪傑之名行事，大當家的難道也不聞不問的嗎？」

她明知道宇文雷言不由衷，那批刦匪顯然是他知道的，所以才故意地再擠他一下，那知道宇文雷滑到了家，哈哈大笑道：「慕容女俠說這話難怪，對橫江兄弟的行事還不太清楚，我們對這點子臭名却沒看得怎麼太重，更不會以爲這是私有的，我們能用，別人也能用，如果貴姊妹有興趣，下次有什麼舉動時，不妨也用橫江一窩蜂的名號好了，在下不但不干預，而且還十分歡迎！」

慕容婉拿他眞沒辦法了，只有道：「可是別人誤會追究到貴弟兄頭上了又怎麼辦呢？」

宇文雷雙肩一聳笑道：「這正如女俠說的，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好在失主方大俠親自在此，認得我這些弟兄都沒嫌疑，大概誤會不到我們頭上來！」

臉色一沉，語音轉爲冷厲道：「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眞有人不講道理，一定要硬栽在我們頭上，橫江弟兄們也不怕受誣，絕對接下來就是，所以在下再問一句，有沒有人認爲那筆失鏢是要我負責的，如果有的話，趁早說一聲，在下好有所答覆！」

他把冷竣的目光掃了全廳一眼，殺氣頓盛，連慕容婉也不禁爲之一震，其他的人更沒話說了！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魔鬼牙（二）

馮嘉・文　盧令・圖

特別的工作　詭異的攷驗

當司馬洛可以脫身時，他就連忙脫了出來，然後就這樣躺在地毡上，大口地呼吸着那新鮮空氣，覺得體力很快恢復，而當肺部能再吸到足够的空氣時，那種舒服簡直是難以形容的。

後來，他就跳起身來了。憤怒使他做出一件沒有必要而只是很傻氣的事情。

他把那個女人抓了起來，擲在地上，再抓起來，又擲在地上，擲向牆壁，擲了一次又一次，直至這隻機械人完全破裂開來了，已經不再是人形，裏面的零件，電綫等物散得一地都是。

這時司馬洛顯得稍爲滿意，却在那裏喘着氣。其實，對一個機械人這樣做又有什麼用處？機械人是沒有感覺的，不會知道司馬洛怎樣對它？

「你浪費了很多氣力，」有人在後面說，「爲什麼不把這些氣力，留起來給我呢？」

當這聲音一响的時候，司馬洛就馬上轉過身來了。假如他身上有槍，也許他就會馬上拔出槍來，而且毫不猶疑地發射了。但就因爲他沒有槍，又沒有其他的武器，所以他祇能够就站在那裏，身上的汗毛一根一根豎起來。

那個女人又站在他的面前了。那個機械的女人　一模一樣，甚至裝束也是一樣，不同的祇是聲音，聲音是尖而清脆得多的。頭髮也不同，頭上並沒有那隻恤髮器，一把長長的頭髮在腦後束成馬尾狀，假如不是這樣束起來，這把頭髮就會長到要達腰際了。

司馬洛馬上伸出雙手，雙掌合併起來成爲鏟形，等待着，準備着，準備迎擊這個敵人，但是這個「敵人」，對他則似乎並沒有很强烈的敵意。她微笑說：「怎麼了，你害怕什麼，我是眞貨，你看，沒有電綫。」她像一個一流的模特兒似的把身子一轉，讓他看到她背後果然並不是有一條電綫之類聯繫着的。

但是，這仍然並沒有使司馬洛能放心多少。事實上司馬洛對這個地方是巳經完全失去了信心的了，什麼都是不可以信任的，所以他還是保持着這個迎擊的姿勢。

「你怎麼了？」她說，「難道你忘記了嗎，第五關巳經過完了，現在你眞眞正正可以鬆弛的時候。來，讓我帶你到一個地方去！」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闖過四度生死一髮的危關，進入一間華麗臥室，見一美女坐在床沿向他招手，司馬洛依言俯身吻她時才知墮進陷阱，原來那是個機械人，它把司馬洛緊緊抱住，幸在司馬洛就要窒息時及時把電綫扯斷，繼而用剉剝開機械人的外皮，伸手進內把機關破去——

她走上前來，向司馬洛伸出手，司馬洛遲疑了一下，接住了她的手，雖然她不是一個機械人，那他倒沒有那麼害怕了。她充其量不過是一個精於打鬥之道的女殺手而巳，但是不論她是如何精於打鬥，看來也不會厲害過那座全鋼房間裏的巨無霸吧。

她的手是溫暖而軟滑的，起碼，她是一個血肉之軀。

而且她也並沒有企圖把他摔一交之類，她祇是溫柔地拉着他的手，也同樣溫柔地說：「來吧，跟我來，我帶你到一個地方。」

司馬洛看見房間的一面的牆壁上現在巳經添了一個剛才所沒有的門口了，而門口的外面——或者應該說是裏面，是另外一間睡房，也是佈置得很豪華的，但是與先前那一間則是完全不同了。當他們一踏進去之後，這度門就自動闔上，成爲了一片牆壁，根本看不出那裏本來是有一度門在着的。

「唔！」司馬洛說，「很有趣，這裏的機關多得不得了，簡直是一座巨大的謀人寺。下一步，又是有什麼機關了，你又打算怎樣謀我了。」

「怎麼了，」這個女郎又對他微笑，「像你這樣本事的一個人，應該不會連最簡單的算術都不懂吧？一加一加五次是等於幾？」

「五。」司馬洛說。

「這就是了，」她說，「你巳經過了五關，還有多少關要過的，五減五又等於幾？」

「我知道五減五等於幾，」司馬洛說，「問題就是這第五關使我對這裏完全失掉了信心，尤其是對這裏的女人。」

「那讓我來帮助你恢復信心好了，」她說，「我不懂得害人，也不懂得殺人，我祇是懂得怎樣服侍男人。我的名字叫雲鳳。」

司馬洛忍不住微笑：「這樣科學化的地方，却有一個這樣古老的名字，就像是從紅樓夢裏走出來的。」

「這是我自己的名字！」雲鳳說，「來吧，浴室裏巳經放好了水，你現在最需要的就是洗一個舒服的澡，換一身舒服的衣服，然後……」

她沒有說下去，不過那暗示出相當明顯的了，明顯得也不能算是暗示了。

「謝謝你，」司馬洛說，「但我倒是想見見那位付錢給我的大老板。」

「遲一點吧！」雲鳳說，「現在老板沒有空見你，難道你還愁他會負你那一筆錢嗎，我是你的獎勵，假如你不接受獎勵，那你是錯過了一些很好的東西了。」

司馬洛還是遲疑着，他說他失去了信心，那並不是假話。

「也許你懷疑這浴缸是通了電之類？」雲鳳說，「那讓我先來試試好了。」

她走進浴室，走到浴缸的邊緣，解下了身上那兩件衣服。

這兩件衣服的面積本來就不大，遮住的部份的面積是很小的，解下之後，更沒有什麼遮得住了。

司馬洛心一陣跳動，那則是自然的跳動，而不是基於什麼恐懼或者懷疑了。那浴室之中的燈光是特別亮的，他可以看得相當清楚。她有一具非常美麗的身軀，青春而美麗，可惜這美的景象却是顯現得不久，她一轉身就踏進了浴缸之中。

她踏進了浴缸之中，就坐進了水裏，浴缸的水就把這具美麗的身軀遮沒了一大半了。她慢條斯理地向後面一靠，於是便整具美麗的身體都給遮沒了，祇剩下頭部露出水面。她說：「你看，我並沒死。」

司馬洛的心情很快就改變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男人的心情是會改變得很快的；他到底是一個男人。

他也走進了浴室。

這時視綫又清楚起來了，因爲那水是清澈的；這幅美人出浴的畫面是剛剛開始，還沒有那些豐富的肥皂泡。

他微笑：「你不介意我參加吧？」

「當然不介意，」她說，「這浴缸是那麼大，就是三個人也容納得下！不過，你這打扮——」

「我知道在什麼場合應該作什麼打扮了。」他微笑。

於是司馬洛就解除了自己的衣服，也踏進了浴缸之中。

她很柔順地帮助他洗；她解釋說她自己是不需要再洗的，因她早巳洗乾淨了。

然後，在洗乾淨了之後，她又先從浴缸裏出來，拿下一條大毛巾迎接他。這時他巳經精神奕奕了，非常男性化的精神奕奕。

她替他在浴室裏抹乾了身子，然後自己也抹乾了身子，才說：「來吧，我們過去！」

她的所謂「過去」，也就是到床上去。司馬洛跟着她去，當她躺上了床之後，他也上去。她閉上了眼睛，身子放得軟軟地，夢囈般地說：「下一步，我猜你大概會懂得怎樣做了？」

「我懂得，」司馬洛說，「我祇是奇怪，會不會隔牆有眼？」

「什麼叫隔牆有眼？」她問。

「譬如一副閉路電視之類，」司馬洛說，「以這裏的設備，似乎並不是沒有可能的。」

「這個我倒不清楚了，」她說，「不過我也不希望發生這樣的情形。我也不是一個——一個演員。但假如你不害怕的話，我們把燈熄掉如何？」

司馬洛聳聳肩：「好吧！」

他覺得這倒是沒有什麼分別的，光亮未必就能保護他，他對這房間一無所知，暗算他的話，這暗算是可能以任何形式來臨的。於是她伸手到床頭按熄了燈掣，一團溫暖的肉體就貼進了他的懷中。

他漸漸鬆弛下來了，終於他也放心享受了。顯然情形一如她所說，無論下一步會有什麼發展，目前，她的主人祇是打算給他一個機會鬆弛一下和享受一下的。

而當司馬洛作這種享受的時候，他是一點也不自私的，他也爲對方努力，努力使對方有所反應，而他的對方也果然有所反應，起先是輕微的反應，後來則是强烈的反應了。他知道這些反應是眞實的，並不是做作而巳。

後來，他們平靜地躺在那裏。她說：「多謝你。」

「爲什麼多謝我？」司馬洛在黑暗中微笑。

「多謝你的溫柔，」她說，「我是預算遇到一個非常粗暴和殘忍的男人的。」

司馬洛心裏很高興了，不過他高興的並不是因爲她的讚賞，而是因爲她說了一句他希望她會說的話，這樣，他要提出他必須提出的問題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他說：「以前在這裏碰到的全部都是粗暴的男人嗎？」

「我還是第一次在這裏。」她說。

「一個像你這樣可愛的女人，」司馬洛說，「怎會在這樣一個地方做這樣一件事情呢？」

「因爲，」她說，「這樣一個地方，就需要一個這樣的女人在做這樣一件事。難道你預算會有一個醜八怪在這裏服侍你嗎？」

司馬洛笑起來：「我的意思是，像你這樣一個女人，怎會在這裏等着逢迎一個你心目中認爲必然是又醜又殘忍又粗暴的男人呢？」

「這個嘛，」她說，「却是我的問題了。」

「而你的問題不能告訴我？」司馬洛說。

「我的任務並不是要把我的問題告訴你，我奉命做的事情祇是陪你和讓你有休息的機會。在這個地方，我們還是不要問太多的問題好些。我也沒有問你什麼，是不是？」在黑暗之中，雲鳳的表情看不出，但司馬洛可以聽得出她的聲音裏帶着無限的幽怨。

「但是你對我知道得似乎多過我對你知道的，」司馬洛說，「譬如你知道我已經過完了第五關。」

「我所知道的也是僅僅這些而已，」雲鳳說，「此外我也不知道多少了。而且，你並不需要對我知道什麼，因爲我是不重要的，棋盤上一隻卒子，開局的時候用一用，跟着給對方吃掉，就這樣完了。」

司馬洛伸手輕撫她的頭髮，她却伸手過來把他的眼皮按上了。她溫柔地說：「你還是睡覺吧，你現在需要的是休息！」

司馬洛閉上了眼睛，但是並沒有馬上睡着。現在，他既然有機會安靜地躺下來，他亦有機會再想一想這件事情了。就像一個噩夢究竟是如何開始的。

這個噩夢是開始在差不多一個月之前了。

那一天晚上，司馬洛家中的電話响了起來。因爲是介乎午夜與破曉之間那段時間，他已經睡着了，所以他拿起聽筒時，也相當不客氣，粗聲大氣地說：「喂？」

「是我！」一把熟悉的聲音說。

司馬洛聽那把聲音就知道是誰。那是他的一個長期主僱之一，老畢。老畢任職於一個非常龐大的組織，專門對付國際性罪惡的。這個組織有好幾個部份，而老畢掌管其中一個部份。有時，有些事情太棘手，即使他手下那些受過特別訓練的人員們也幹不來的時候，老畢就會請司馬洛來拔刀相助——自然，出的酬勞也是令他非常滿意的。事實上另外幾個部份的主管人亦是長期主僱，也常常給他這種生意。

「你知道現在是什麼時間嗎？」司馬洛說。

老畢却沒有道歉在這個時間把司馬洛吵醒。他祇是說：「司馬洛，我想你過來一趟，我有些東西給你看。」

「現在？」司馬洛打了一個呵欠。

「是的，現在。」老畢說。他放下了電話。

司馬洛忽然清醒過來了。老畢的話雖然講得很簡單，然而那含義却是一點也不簡單，事實上在司馬洛聽來還是相當複雜，足以使他的心頭大跳了一下的。因爲假如是「生意」的話，老畢的語氣一定會溫和一點，甚至會帶有懇求的成份，因爲司馬洛不一定會答應交易。假如他認爲是枯燥無味的工作，他不一定肯幹的。但老畢這樣的語氣，則顯然認爲他是非去不可的，而當老畢這樣說的時候，也即是說這件事情，不論是什麼事情，必然是與司馬洛有切身關係的了。

於是司馬洛起床，馬上更衣，到了老畢的總部。

老畢給他看一件很奇怪的東西。那是裝在一隻玻璃箱裏的，玻璃箱裏裝滿了防腐液體，而這些防腐液體裏面浸着的是一隻人類的右手，右手的皮肉也是殘缺不存了，至於手的後面，由手腕到手肘的部份，則是完全沒有皮肉，祇有骨頭的。沒有上臂，祇有前臂。而這一段前臂的骨頭也很特別，特別之處就是在於它的中段是一段金屬。這段金屬則是閃閃發光，就像新的一樣，毫無銹蝕的現象。

「這是什麼玩意？」司馬洛問。

「你有一位朋友叫林震的，」老畢說，「最近有見過他嗎？」

司馬洛臉色蒼白起來，而胃裏在翻騰，就像隨時要嘔吐出來似的。老畢這個問題他並沒有回答，而看來他亦不大需要回答了。老畢大概已經知道了答案。

林震是一個與司馬洛相當要好的人，也許他的本事沒有司馬洛那麼大，但他與司馬洛是同類，而彼此之間也互相帮過一些忙的。林震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右前臂折斷過，後來一位骨科專家替他除去了斷了的部份的碎骨，而續上了一段合金製成的人造骨頭，代替那斷去了的部份。司馬洛當然沒有機會看過這段骨頭究竟是什麼樣子的，但是似乎，他現在是第一次有機會看到了。

「你……你是怎麼找到這個的？」司馬洛在喝下了老畢遞給他的一杯冷水之後問道。

「有人釣到了一條大白鯊，」老畢說，「鯊魚的肚子裏有這東西。其中一件東西。」

「這……這……」司馬洛發覺他說不出話來。

當然，一段骨頭，這算不得是什麼證明，不過，司馬洛也知道老畢不是一個輕於武斷的人，假如老畢不是相當肯定的話，他是不會把司馬洛叫來的。

老畢說：「當日替林震動這手術的人是一位彼德生醫生，彼德生醫生認爲這是一種光榮的成就，你知道，在這樣的地方，用一支金屬代替一根骨頭，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而且弄好了之後，還比本來的骨頭更有力，所以，彼德生醫生在這根金屬上刻上了他自己的名字，可以說是等於一位畫家在作品完成了之後簽上自己的名字。」

這也即是說，這根金屬骨頭的上面是刻了彼德生醫生的名字了，因此，這件事情亦再沒有什麼懷疑了。司馬洛以發顫的手放下了水杯，說：「這鯊魚是在什麼地方捉到的？」

「澳洲，」老畢說，「一條差不多有二十呎長的巨鯊。你知道這樣長一條鯊魚有多重嗎？五千磅六千磅吧，很難講。」

「誰釣到的？」司馬洛問。

「不是釣到的，」老畢說，「六千磅重的魚有多大的氣力，三倍於體重吧？那就是兩萬磅的氣力了，沒有人能把這樣一條魚釣上來的，沒有這樣韌的魚絲，沒有這樣硬的魚鈎。你就像要把一艘潛艇釣上來。你知道這樣大的鯊魚是怎樣捉到的嗎？他們首先在海面上放下魚餌。那是流血的大魚，甚至一隻生宰的綿羊之類。鯊魚嗅到血，冒上來吃餌，他們就用特種魚槍發射，把特種的鋼矛射進鯊魚的體內。這鋼矛一進入鯊魚的體內，矛頭就自動彈開來，於是就再也拔不出來了。通常要把兩三支這樣的魚矛射進去才行。但是這也不能把鯊魚殺掉。鯊魚的唯一要害是腦子，射中腦子就馬上死亡，但這樣大一條鯊魚，腦子大概也不會大過一枚核桃。即使你把鯊魚的肚子剖開了丟進水中，牠也不會死亡，而且牠還要瘋狂地吞吃自己流出來的腸臟。總之，這鋼矛是連着繩子的，鯊魚給射中了，就沉下海底，也把繩子拉下去。但繩子的另一頭是繫在空的汽油桶上

的，牠把汽油桶也拉下去，汽油桶當然不斷要向上浮，當牠乏力的時候，牠祇好放鬆，於是汽油桶冒出水面，船就追踪到汽油桶浮起來的地方！」

司馬洛祇是呆呆地看着他。

老畢又繼續說下去：「這並不是說事情就此結束了。這種怪物很難死掉，身上插幾根尖矛也算不了一回事，牠祇是休息一下，休息過了之後，汽油桶又給拉下去了，船又繼續追踪到汽油桶浮起來的地方，你知道，汽油桶是個好主意，假如把繩子縛在船上，繩子不扯斷的話，縛繩子的地方也會給扯脫下來，亦很可能船也會給扯沉，但汽油桶可以隨便讓它扯下水底，但桶的浮力及在水中的阻力不斷消耗鯊魚的體力，而這浮力和阻力又不够把繩子拉斷，於是最後，鯊魚完全沒有了力氣，不能動了。當鯊魚不能動時，就要淹死，牠是沒有魚泡的魚類，牠永遠不能靜止着，一定要動，不能動時就吸不到空氣——」

老畢忽然不說下去了。他對司馬洛所講的這長篇大論，顯然是司馬洛已經知道了的，而他却講得滔滔不絕，目的亦是相當明顯——祇是爲了避免提到玻璃箱裏那件東西而已。但是他也不能永遠避下去的。他嘆一口氣，終於又說：「這鯊魚是在澳洲捉到的，但這個地點的重要性並不大，鯊魚的行動沒有人可以預測，很可能牠是從半個地球以外直接游到澳洲的海中去的，牠喜歡怎樣就怎樣。」

司馬洛說：「你的意思是，我的朋友林震在某個地方去游一個泳，碰到這鯊魚，給鯊魚吞了下肚。」

老畢搖着頭：「不是游泳。鯊魚的肚子裏還有一部份衣服，這手上還有一隻腕錶，不是防水的腕錶，林震似乎不大可能穿着衣服，戴着一隻不防水的腕錶去游一個泳的吧？」

「是活着的還是死屍？」司馬洛問。

「在鯊魚的肚子裏，經過消化，這就比較難肯定了。」老畢說，「不過，我們的專家說這手的皮肉並沒有腐爛的跡象，假如給鯊魚吞下去的時候已經死了的話，也是很新鮮的。」

「因此，」司馬洛極力保持着冷靜的外表，以及客觀的態度，「林震可能是在逃走，來不及脫下衣服和腕錶就跳下水中游泳逃走，而他與這鯊魚碰上了。」頓一頓，再說：「亦可能是他給殺掉了，然後拋進水中，給鯊魚當作食物。」

「我們也是這樣想。」老畢說，「但他已經算是幸運的了。」

「什麼意思算是幸運的？」司馬洛幾乎忍不住高聲叫起來，「這樣算是幸運，那怎樣才算是不幸。」

「至少我們還可以找到他的屍體的一部份，」老畢說，「其他幾個，却是連屍體都沒有了。」

「其他幾個？」司馬洛說，「說。」

「是我們的人員，」老畢說，「你不認識的。他們連屍體都找不到，就此無影無踪了。」

「你的意思是，」司馬洛說，「林震是替你們工作的。」他這樣問，却不大相信，因爲照他看來，林震的資格並不够替老畢工作的。林震除了本事不太大之外，他還有一個缺點，就是太貪心，假如老畢叫他做一件事的話，他會開天索價，而以他的價錢，老畢不如找司馬洛去做了。老畢叫他做過兩次事，就對這個人失去了興趣。」

「林震並不是替我們工作的，」老畢說，「看來他是替別人工作。」

老畢打開抽屜，取出一張報紙來。那是從一份報紙上撕下來的其中一頁，那是小廣告欄的一頁，上面有一段佔了大約二十一段小廣告位置的聘請廣告，通常，佔這樣大位置的廣告，一定是薪金比較高的職位，也是較大的機構所刋登的。這一段廣告，就用紅筆圈了出來。司馬洛看見廣告的大致內容就是聘請保鑣，需要經驗豐富，身手敏捷，頭腦靈活，對槍械有認識，能够獨力應付各種危險的情況的。可以出極高的薪酬。

「我們找到了一個最後和林震相好的女人，她說林震就是寄了信去應徵這個職位，而這之後就失踪了，沒有了消息。」

「很可能他就是得到了聯絡，」司馬洛說，「去面試了。」

「我們也是這樣猜，祇是無法證明吧了，」老畢說，「以後這廣告不時再出現，我們派了四個人去應徵，他們一一得到了聯絡，去面試，但此後就沒有了消息。林震的失踪很顯然是與這廣告直接有關的了。」

「眞有趣，」司馬洛說，「你們爲了調查林震爲什麼在一條鯊魚的肚子裏而犧牲了四個人員，而你們實在祇要查一查究竟是誰刋登這廣告的就行了。」

「不，倒轉過來，」老畢搖搖頭，「我們是先查出了刋登這廣告的人是誰，然後才犧牲了這幾個人員。」

「我不明白。」司馬洛搖着頭。

「這是施維爾律師行刋登的廣告，代客刋登的，」老畢說，「你知不知道，律師是最難對付的人物，尤其是有錢而名譽不大好的律師。我們去問他們的話，他們有很多道理不睬我們。譬如說，他們有義務替客戶守秘密，特別是這種廣告。他們是替一位需要保鑣的客戶聘請保鑣，一個人要聘請保鑣，當然因爲他是認爲自己有生命危險，而假如把這個人的身份透露，會增加這個人的生命危險了，萬一這個人死掉了，我們負不負得起責任？」

「施維爾律師行就是對你們這樣講？」司馬洛問。

「我們沒有去問，」老畢說，「假如我們去問，他們大概就會這樣講了。也或許他們會坦白一點，告訴我們根本沒有收到一個叫林震的應徵信，也或許他們會把林震的應徵信拿出來，說他們並沒有約見這個人，因爲這個人的資歷，他們的客戶認爲不適合。你知道的，律師就是另一種魔術師，法律就是他們變戲法的道具。」

「我不明白的是爲什麼你們爲林震的事情這樣緊張，」司馬洛說，「他是我的朋友，他與你們的交情並不好。」

「使我們感興趣的不是林震而是律師施維爾。這名字你不認得嗎？」老畢說。

司馬洛皺起眉頭想了一想：「好像有點印象。一個很成功的律師，但已經退休了，是……西班牙人？對了，律師行很大

，他自己已經用不着辦案，聘請許多小律師替他辦事。」

「很好的記憶力，」老畢說，「施維爾有沒有使你想起另一個名字？」

「什麼名字？」司馬洛想了一陣之後才回答。

「另一個西班牙人卡沙里，」老畢說，「他有一個外號叫蝙蝠，意思就是他吸血。傳說他眞的做過幾次這種事情，心理不大正常的，不過吸血祇是他所幹的壞事之中最微不足道的一種而已。」

「卡沙里？」司馬洛說，「你的意思是他仍然活着？」

「沒有人證實他巳死去了，他祇是巳經退休，」老畢說，「照算他的年紀，也該有八十歲了，沒有規定人活到八十歲就一定死的，有不少人活到一百歲仍然是壯健如牛。」

「總之我除了聽過有關他的事情之外，並沒有接觸過任何與他有關的事情，」司馬洛說，「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屬於上一代的人物，祇存在於傳說之中而已。我從來沒有想到他回到我們這一代來。」

「我也是這樣感覺，」老畢說，「這個人祇是存在於我們的記錄之中而已，我也沒有辦過有關他的案子，但由於他是我們這個組織一直想捉而沒有捉到的人，所以他雖然可能巳經老死了，但是在未證實他是巳經老死之前，我們還是把他刻在黑名單之中。」

「卡沙里，他跟這個施維爾律師有什麼關係？」司馬洛問道。

「施維爾一直是卡沙里的律師，」老畢說，「幾乎可以算得是卡沙里的合夥人。卡沙里所做的一切事情，都由施維爾計劃在法律方面的捷徑，他們是成功的配搭，因此當施維爾的名字一出現，我們就想到卡沙里了。」

「你認爲這件事與卡沙里有關？」司馬洛說，「也許是卡沙里在聘請保鑣？」

「也許是的。」老畢說。

「假如是卡沙里要聘請保鑣，那爲什麼林震會出現在鯊魚的肚子之中呢？」司馬洛問，「假如當保鑣，那林震是很够資格的。」

「這正是我們想查出的事情。」老畢說。

「而你犧牲了好幾個手下去查出這件事情，」司馬洛說，「你爲什麼不監視着施維爾呢？施維爾會跟卡沙里見面的，假如他與卡沙里是仍然有聯絡的話。」

「唔！」老畢毫無幽默感笑起來，「這當然是我最想做的事情了。但是，假如你需要監視着一個人的話，你起碼得知道這個人是在什麼地方。」

「你的意思是，施維爾躲起來了，」司馬洛說。

「也許是躲起來了，」老畢說，「總之他十五年前就巳經失踪了，他和卡沙里，沒有人知道他們究竟是到了什麼地方。事實上在十五年前之前那個時代就巳經很少人知道這兩個人是在什麼地方，但自從十五年前，他們的奇怪活動就完全停止，這倒使許多人鬆了一口氣，也有人懷疑他們是巳經死掉了。假如他們是死掉了的話，也不會有什麼人知道的，已然根本沒有人知道他們是在什麼地方。」

「現在，」司馬洛說，「似乎卡沙里並不是死掉了。」

「我本來相信卡沙里可能死掉了，」老畢說，「祇是不相信施維爾死掉，一個人死掉了，他的生意就得由某一個人繼承，但是施維爾的律師行竟仍然是施維爾的生意，祇是他的人不在吧了。你也知道，一個有錢的人可以存在這個世界上而沒有人知道他是在什麼地方。」

司馬洛知道。這看你有錢的程度如何了。有些人可以老是在全世界到處跑來跑去，有些人可以買一座島私人隱居，亦有些人甚至可以買下來一個小國家。

老畢繼續說：「這件事情，看來很像是卡沙里的手筆了。有一種邪惡的味道，你知道，卡沙里這個人是個惡人，天生的惡人。」

司馬洛也約略記得有關卡沙里的傳說。這個人似乎認爲自己應該挽回一世紀之前的西班牙人的雄風，到處侵略和佔領，到處都有殖民地。但他不是一個國家的行動，祇是一個人領導一個集團，不錯，卡沙里所做的事情，全部都是充滿了邪惡的味道的，不需要殺人的時候殺人，不需要害人的時候害人。

「但是，」司馬洛說，「卡沙里和他的律師施維爾，現在一定都老到走也走不動了，他們還想幹出什麼？他們要這許多錢也沒有用。他們巳經够有錢了。」

「這也正是我想查出來的。」老畢說着，伸出手去，用手指輕輕撫一下那隻玻璃箱，而司馬洛馬上又感到胃裏發緊了。

他的朋友林震，現在就祇剩下了這一點。

「你的意思是，」司馬洛說，「讓我來查出？」

老畢聳聳肩：「看來就祇有你有這個本事了。你可以去應徵這份保鑣的工作，看看究竟發生什麼。」

「替你工作？」司馬洛問。

「一半爲了你的朋友，一半爲了我。」老畢說。

「你失去了的那幾個手下，他們一點成績都沒有嗎？」司馬洛道：「譬如說，他們怎樣接到面試的通知，如何去面試，到什麼地方去面試之類。」

「我們是這樣安排的，」老畢說，「每一個人，我都爲他們製造一份似模似樣，就是調查也查不出破綻來的履歷，然而他們有無綫電與我們保持聯絡，但是他們沒有機會用無綫電，祇是就這樣忽然失踪了。」

「怎樣的無綫電？」司馬洛問。

「腕錶，還有鞋跟裏。」老畢說。

「這是很愚蠢的，」司馬洛說，「他們去應徵，假設他們被取錄了，誰知道對方會不會作進一步的檢查，看看他們身上有沒有這一類東西？假如查出有的話，那他們也就此完蛋了！他們根本不可能還有機會執行原來的任務！」

老畢聳聳肩：「我總得設法跟他們保持聯絡的！」

「總之，我去的時候，我不會犯同樣的錯誤，」司馬洛說，「我祇帶我應該帶的東西去。」

「我叫你來，就是希望你去，而且我也知道你的一貫作風，是喜歡應用你自己的方法，不受別人影响的，不過我却也得提醒你，你不一定有資格去，是因爲你的資格太好了。我不能爲你製造一重新的身份，因爲這可能騙不倒什麼人的。」

「我也不打算用假的身份，」司馬洛說，「我又不是你屬下的人員。而且我這個人是一向愛冒險的，尤其是可以得到高代價的冒險，假如我去應徵，並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

老畢聳聳肩：「這倒是眞的，因此，你去應徵了。」

「看來除了應徵之外，也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辦好這件事了。」司馬洛說。

「我們不會保持聯絡？」老畢說。

「我們不會保持聯絡，」司馬洛說，「當我成功回來的時候，我就向你報告，就是這樣而已。」

「假如你不回來……？」

「那就是我失敗了，」司馬洛說，「那你就暫時忘記這件事情好了，因爲我也失敗了的話，看來也很難再會有別人能够成功的了。」

「忘記了這件事？」老畢說。

「讓自然把這兩個人淘汰好了，」司馬洛說，「他們既然巳經這樣老了，你以爲他們還可以活多久？再過幾年，他們就會老死，那不論他們正在計劃着一些什麼邪惡的事情，也不能實現了。」

「但，」老畢說，「怎樣才叫做成功呢？」

「查出他們究竟是在攪什麼鬼，」司馬洛說，「假如幕後的人果然就是卡沙里，那就把他帶回來給你。」

「假如不能帶回來的話，」老畢的眼睛裏現着兇狠的神情，「那就把他殺掉好了！」

司馬洛聳聳肩：「總之我盡我的能力把他帶回來給你好了，我不是一個職業兇手。」

「很好，」老畢點點頭，「用你的方式。我們一切都信賴你了！」他凝視着司馬洛，很奇怪，就像正在凝視着一個行將永別的人似的。

司馬洛說：「但我却不能馬上行動，我是還要等的，是不是？我還要等他的聘請廣告再出現在報紙上。」

「是的，」老畢說，「你還要等。他的廣告，並不是天天在報紙上出現的，而你當然亦不方便寫信到舊的廣告那裏去應徵！」

於是司馬洛就等着，而一如老畢之所說，不久之後，那段廣告又隆而重之地在報紙上出現了。司馬洛用不着研究那些字眼，也知道這廣告是同一來源的。當然了，世界上並不是時時都有人聘請保鏢的。他寫了信去應徵，而且聲明他對超水準的薪酬才感興趣。他用不着担心他會爲了這一項特別的聲明而不被取錄，事實上，他認爲這樣的話，他被取錄的成份才會更高。不論卡沙里在弄些什麼古怪，很明顯地，他所徵求的對象絕對不會是那些平凡的人，愈是特別的，也會愈是合意。

那封信寄出去了一段日子，當司馬洛正有着石沉大海，杳無音訊之感的時候，回音就來了。回音是來得很奇怪的，並不是來一封信約他到什麼地方去見面之類，而是來了人。有一天晚上，當司馬洛晚飯之後回到停車場去拿他的車子時，就看見有幾個飛仔正蹲在那裏弄他的車門。其中一個飛仔巳經把一根鋼綫插進了他的車窗的縫中，準備把裏面那按鈕拉起來，以便打開車門。

他們明目張胆的程度簡直使人發笑。當司馬洛走近的時候，他們還是視若無睹。司馬洛說：「喂，你們這樣，算是幹什麼？」

「媽的！」其中一個飛仔說，「快滾開，別管閒事！」

「哈，」司馬洛笑了起來，「是我自己的車子，我難道不該管嗎？」

那幾個飛仔站起來看着他，毫不心虛，而且，還顯得相當歡迎的。領頭的一個說：「你是車主，那最好了，車匙拿出來吧！」

司馬洛聳聳肩：「車匙在我的衣袋裏，你們要的話，派個代表來拿好了。」

現代的飛仔們有一個最討厭的地方，就是完全沒有英雄感，他們祇是知道勝者爲王，敗者爲寇的道理，因此他們並不派代表，祇是幾個人一齊向司馬洛撲過來。

可惜他們碰到的並不是一位普通的車主。在窄窄的車位之間，他們也沒有機會把司馬洛包圍起來。司馬洛在一秒鐘之內巳經踢出了兩脚，而且這兩脚踢得很高，堅硬的鞋尖踢中了一個的鼻子，踢中另一個的下頷。這兩個慘叫着跌回後面去了，第三個給司馬洛當胸擊了一拳，「蓬」的一聲，由前進變成了後退，剛好退到了第四個的刀子上，刀子刺進了他的腰背，他恐怖地尖叫着倒下去，把刀子也從第四個的手上扭脫了。最後一個也拿着刀子，高舉着衝上前向司馬洛迎頭刺下，司馬洛一側身接住了拿刀的手腕，向下拉，使刀子繼續刺下，不過却替那人略爲改變刀子所刺的方向，那人還沒有機會猜出司馬洛是在幹什麼，刀子巳經刺進了自己的大腿。

那人坐到了地上，咬着牙企圖把刀子拔出，但是刀子要從別人身上拔出來容易，從自己身上拔出來就完全不是同一回事了，動一動也要痛不可當。

刀子誤中同伴的那一個則早巳逃得遠遠了。他們這一類人的另一種人生哲學就是可以與朋友共富貴，但是不要與朋友共患難。典型的現代青年。

司馬洛舒了一口氣，不慌不忙地拿出車匙，開了車門，把他們塞進去的那條鋼綫拉出來，丟在地上，上車，開了出去，也懶得把他們送上警局了。他們四個一時都逃不動，終於要給人發現而交給警察的，那時候，讓他們自己去解釋爲什麼事情會發展成這樣好了。

司馬洛把車子開了兩條街，就看見橫街裏有另一部車子轉出，追了上來。

這部車子追到與司馬洛的車子差不多平行的時候，看見開車的是一個戴着黑眼鏡的男人，在夜間戴黑眼鏡顯然不是爲了遮陽光，而是爲了遮住自己的眞面目了。

這人做了個手勢示意司馬洛停車，又掏出一張證件來向司馬洛揚了一揚。司馬洛把車子在路邊停下了，那人在他的前面

停車，然後下車走過去，拉開車門坐到司馬洛身邊。

司馬洛說：「我犯了交通例嗎？」

「沒有，」那人說，「我不過是想跟你談談剛才停車場上那件事情。你應該把他們送上警局的。」

「他們都沒有能力逃到什麼地方去了，」司馬洛說，「所以我猜他們是始終都要落在警察之手的。」

「但你不報警，還是犯法的。」那人說。

「你剛才給我看那張證件，」司馬洛說，「我還沒有機會看清楚。」

那人露出一個狡猾的，含有嘲諷意味的微笑，掏出一份證件來，放進司馬洛的手中。司馬洛打開來看了一看，說：「這算是什麼？」

「這是一張駕駛執照，」那人說。

「你不是警探。」司馬洛說。

「我什麼時候說過我是？」那人又微笑着。

「那你是什麼？」司馬洛問。

「我祇是想跟你談談，」那人說，「你最近似乎打算找工作，你寄出了一封求職信。」

「唔，」司馬洛點點頭，「這倒是我感興趣的題目了。」

他的血脈加速奔騰起來。他知道他是聯絡到了。

「你剛才露的那一手眞不差，」那人說，「我看你是初步及格了。」

「哦，眞對不起，」司馬洛說，「我不知道他們是你的人，不然，我就不讓他們流血了。」

「他們不是我的人。」那人說。

「你是說你一直在等，等着這個機會？」司馬洛問。

「不，我製造機會，」那人說着又伸手進袋裏，掏出兩張五百元紙幣，但是都是缺了一半的，兩張都是祇有半邊，「我給他們每張半邊，叫他們偷你的車子，偷到的話，這裏的另一半也給他們！」

「那他們都是大傻瓜，」司馬洛說，「爲什麼要這樣辛苦偷車，祇要捉住你，從你身上拿這一半就行了，而且說不定還有更多是一整張的。」

那人伸手在腰間一摸，一把手槍就跳進了他的掌中了。他說：「這就是爲什麼了。」

「唔，」司馬洛說，「兩張祇有半邊的鈔票是不能花的，要不要我載你回去拿回那兩半？他們並沒有賺到這錢。」

「不必了，」那人從襟袋裏掏出一根雪茄，放到咀唇間，然後掏出打火機，却不是把雪茄燃着，而是先把那兩張祇有一半的大鈔燃着了，再用這兩張大鈔燃點上了他的雪茄。

他深吸了一口，噴着烟，把鈔票伸出車窗外，看着差不多燒完了，然後才放手，讓它們跌落在溝渠邊。

「這大概是世上最值錢的一根雪茄了。」司馬洛說。

他一直看着這人，由於這人戴着一副黑眼鏡，所以模樣看得不大清楚，不過可以看到他有着粗糙而顏色相當深的臉皮，好像桔子皮一樣，而咀唇相當厚。無論如何，這並不是一個英俊男人。

那人的咀唇咧開來，成爲一個自負的微笑。「我們有的是錢，多到可以燒。你在信上不是說祇對最高價錢感興趣嗎？」

「唔，」司馬洛點點頭，「你也經過了第一重考試及格了。一個能夠這樣燒鈔票的人，一定是一個很有錢的人。我就是要作你的保鏢嗎？」

「當然不是，」那人說，「我不過是一個代言人吧了。」

「你有名字嗎？」司馬洛問。

「名字是不重要的，」那人說，「你沒有家庭，沒有親戚，你應該是隨時可以動身的。」

「現在？」司馬洛問。

「我也希望現在，」那人說，「不過，爲了增加你的信心起見，我們還是等明天晚上再動身吧。明天晚上十一點半到機場去，我們會有人接你的。」

「很好，」司馬洛說，「但是，我還是沒有知道大略的價錢！」

那人哈哈笑起來了：「回到家裏，好好地睡一覺吧，你很快就會知道的！」

那人說完，就推開車門下車，回到他自己的車子去，開走了。司馬洛也開動了自己的車子，回家而去。

當他開門進入廳中的時候，他就發現餐桌上放着一件他出去時並沒有的東西，那是一隻大型的厚鷄皮紙袋，正正放在那張柚木桌子的中央，放得那麼端正，所以每一邊緣與最接近的餐桌邊緣都是平行的。當司馬洛把它拿起來的時候，他就知道這鷄皮紙袋裏面裝着的是鈔票。鈔票就有這種奇怪的質素，那重量，那感覺，一拿上手就知道。

即使是隔着厚鷄皮紙，那種感覺還是沒有錯誤的。而那鷄皮紙袋裏面裝着的也確是鈔票，五百元紙幣，像剛才那人所燒的那一種。

司馬洛吹了一聲口哨，坐下來，慢慢地數着這些鈔票，一面奇怪，這些究竟是什麼人。他們可以把這樣多的金錢亂擲，可以把一個人查得那麼清楚，可以隨意進入一個人的屋子裏，放下這一大袋鈔票。更重要的問題是：他們需要保鏢做什麼？他們很顯然是已經有十分强大的自衞能力的了，還需要求助於外人？

因此，不論他們眞正需要的是什麼，總之一定不是保鏢了。

司馬洛把那些鈔票數了一遍。一百張。這算是什麼？對於普通人來說，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數目了，但是對於他來說則並不大。這要先看看這筆錢是作爲什麼費用的。假如是作爲他整次「任務」的薪金，那就不算多了，事實上並不够。雖然即使不給他一塊錢，他也一樣不會放棄這件事，但他還是不願意給對方以一個廉價的印象。

他在那封信上是巳經聲明了的，他祇對高價的工作感興趣，五萬元對他來說絕對算不上是高價。

那個戴黑眼鏡的人似乎完全猜出司馬洛是正在想什麼。電話响起來了，司馬洛過去接聽，那人就說：「數過了沒有？」也不自我介紹，似乎認爲司馬洛一定會認得他的聲音。事實上，司馬洛也認得他

的聲音。

司馬洛說：「巳經數過了。」

「滿意嗎？」那人問道。

「滿意的程度是因情形而異的，」司馬洛說，「假如用五萬元買值兩萬元的東西，那收錢的人自然就很滿意，但假如是用五萬元買值十萬元的東西，那就不滿意了。」

「哦，」那人格格地笑起來，「這五萬元並不是要買價值十萬元的東西，這祇是我們剛才的談話費。除非你認爲我們剛才的談話是值十萬元的。」

「唔，這就相當滿意了！」司馬洛說道。

「那很好，」那人說，「既然你滿意，那明天的事情，我們就可以依照原定計劃進行了。」他馬上收了綫。

司馬洛放下了聽筒，轉身，呆呆地看着那一大堆鈔票。

他簡直有着做夢般的感覺。這些究竟是什麼人？用一千元點燃一根雪茄，而談幾句話，就付出五萬元的代價。假如他們要他做一件比談話困難得多的工作，那他們會出多少錢？

司馬洛搖搖頭，把鈔票收拾好，放回那隻鷄皮紙袋裏，然後走進浴室，在浴缸裏放了一缸熱水，泡在裏面，思索着。那人說明天晚上在機場上相見，這似乎是一個疏忽的地方。是他們的疏忽。因爲現在到明天晚上還有好長一段時間，在這一段時間之內，司馬洛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比如說與老畢聯絡，通知老畢事先佈下天羅地網，看看在機場上等他的究竟是什麼人。

但司馬洛並沒有這樣做。祇知道這所謂疏忽是否也正是一種試驗呢？而且他們原定的計劃也不是這樣的。在事情解決之前他不會跟老畢聯絡，而老畢亦答應了不會派任何人釘梢着他，祇是等他的消息和報告，絕對按兵不動。假如他不依照這個安排或者老畢不依照這個安排，對他的安全都有威脅。

他們現在在對付的是一件不明的事情，一個不明的敵人。司馬洛是必須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及判斷去應付這件事情的。每一步都要十分小心，隨機應變。

於是他洗過澡之後就上床睡覺，然後次日上午，他就到銀行去，把那些錢放進銀行戶口。這許多現欵，祇有放進銀行，放在家裏也不是辦法。

當他從銀行出來的時候，他有一種奇怪的想法：開銀行有什麼可能虧本？人人的鈔票都要放進銀行的。沒有人願意把自已的全部財產兌成現金放在身邊。譬如說這家銀行今天被刦五百萬元吧，那又如何？刦去這筆錢的人也不能抱着這一大堆現欵，還是得放進銀行，很可能就是存進同一家銀行的一間分行裏。這算是損失嗎？

一個老婦人攔住他的去路，遞給他一張紙，說：「先生，你可以告訴我這個地方怎樣走法嗎？」

司馬洛把那張紙拿過來看看，上面却不是地址，而是寫着：「我給這位老太太一百元叫她交給你這張紙的。你要照着紙上的字做。別把紙還給她。你要向右轉，轉進左邊的街上，踏上一部車牌號碼『七〇〇三』號的的士。」

沒有簽名，不過司馬洛也很清楚知道這會是誰寫的紙。

司馬洛微笑，伸手指着前面：「你直向前頭走，轉左再轉右，再轉左，再轉右，這樣一共轉五十六次，你就可以到達你的目的地了。」

「多謝你，先生！」那老婦人的眼睛閃爍着，看得出她是正在忍着笑。

司馬洛也是在忍着笑。他看着她走了，順手把那張紙放進衣袋，然後就照着紙上寫着的指示走，果然看到那裏的路邊停着好幾部的士，而七〇〇三號是排在第三，的士司機看來祇是像一個典型的普通的士司機，因爲他巳經下了車，正站在車子旁邊，與他再後面的一部的士司機聊天。假如他不是一個普通的的士司機，那就連他後面那一個也不會是普通的士司機了。

司馬洛走過去拉開車門上了車，那的士司機也匆忙回到司機位上，把車子開動了。

司馬洛並沒有告訴他要到什麼地方去，他亦沒有問，祇是開着車子，朝着前面駛去。他似乎很清楚自己要走的是什麼路綫。司馬洛鬆弛地靠在車子上，心中在微笑着，對他現時的敵手感到有點佩服。他現在知道，那人昨夜與他所作的今晚午夜之約並不是一個疏忽，因爲那個約會並不是眞的，午夜不會有人在機場等他，那祇是聲東擊西之計，他們約他午夜，其實則現在就馬上要把他帶走了。不論他們是要帶他到什麼地方。

車子駛向郊區，進入了一段短短的隧道，是通過一座山的下面的捷徑。的士追上了前頭正在行駛着的一部大貨車。前後都看不見有車子，祇有他們兩部車子駛在隧道之內而已。

那是一部巨大的貨車，看來是一間什麼糖果餅乾公司的搬運車，這也即是說，車子的後半部是一整隻巨大的箱子，看不到有什麼人在裏面。

司馬洛心裏巳經有了一種奇怪的預感，正好奇地看看旁邊這部貨車時，貨車後面的門就打開了，昨夜那個戴黑眼鏡的人出現，對他招着手：「過來，快點！」

這也是另一重考驗，那人似乎是要他在走完隧道之前過去，而且，亦不打算停車。

但這種考驗，在司馬洛而言却是不難應付的。他推開車門，伸出手去，扳住了那貨車的後門門框。

身子一幌，他便到達了那部貨車上，而且伸出一脚去把的士的車門踢上了。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然而司馬洛做起來却是不見得很困難。

他進了貨車之內，貨車的門也關上了。那部的士略爲墮後，跟在貨車的後面，兩部車子一先一後駛出了隧道，的士轉左開走了，貨車則是向前直駛。

在貨車之內，司馬洛巳經坐了下來。他是坐在一張寫字間用的那種旋轉椅上。這貨車的後廂裏是空蕩蕩的，裏面的「貨物」就是祇有兩張這樣的旋轉椅，而那個戴黑眼鏡的男人則佔坐着另一張。

那人又巳經換上了一套名貴的西服了，但由於這裏的光綫還是並不充足，因此

司馬洛還是看不清楚他的模樣。這車子裏面，祇是近車頂之處亮着一隻小小的，暗淡的燈泡而已。

那個男人看着司馬洛，微笑着，忽然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你知道嗎?我現在這車子雖然不中看，却是相當中吃的!這車身有特殊設備，可阻隔無綫電波。」

「那即是說假如你有一隻原子粒收音機，你也不能收聽了?」司馬洛道。

那人微微地搖搖頭：「那即是說，假如想把無綫電拍出去也辦不到。」

「這又如何?」司馬洛說，「這設備對我和你都沒有什麼好處。」

「對你絕對不會有好處，」那人說，「但是對我却可能有好處，我不想人家知道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

「我也不必要人家知道我到什麼地方去，」司馬洛說，「但我倒想知道，我現在是要到什麼地方去。」

「你現在是要去上工了。」那人說。

「用不着談待遇問題?」司馬洛說，「雖然你昨夜已經給了我相當大的信心了，但是，我還是想知道得詳細一點!」

那人向他遞過來一張紙，司馬洛接住了，在暗光之下看了一看不禁抬起了一邊眉毛。這是一張銀行存欵的收據，存進他的銀行戶口，寫他的名字，而且存進的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目，比他自己剛剛存進去那個數目大得多。存欵進銀行是不必證明身份的，你要把一大筆錢存進一個不認識的人的戶口也沒有人反對，祇是要拿回出來就有點困難。

司馬洛呆呆地看着這張紙，覺得這些人的出手果眞是了不起的，而且那人說：「這裏祇是一半。」

「唔，」司馬洛說，「爲了這個數目，一個人簡直是幹什麼都願意了。不過，假如你不介意的話，我還是希望知道，你究竟要我幹一些什麼。我要保護一些什麼人?」

「你自己。」那人說。

「我不大明白，」司馬洛說道。

「這可以說是試工費而已，」那人說，「你祇是通過了第一重考驗，第二重考驗還在前頭，假如你通過了第二種考驗而及格了，你就可以得到另一半，那時，我們才眞眞正正地談工作，以及眞眞正正地談酬勞!」

司馬洛吹了一下口哨：「你們看來就像是自己會印鈔票的，錢對於你們似乎祇是一些沒有意義的廢紙。」

「既然你這樣想，」那人說，「那你就應該對我們更有信心了。」

「在錢的方面是絕對有信心了，」司馬洛說，「不錯，我第一件不必担心的事情就是你們會賴帳。但是我倒奇怪，你的老板何必還要聘請什麼保鏢。這樣有錢，又這樣有辦法的人，可以找到一些十分安全的地方躲起來，使人永遠都找不到他，更不用說接近他了。別說你的老板，就是你，要危害你也是極不容易的事情。」

「謝謝你的讚賞，」那人微笑，「但是這些事情，當你及格了之後，我再對你詳細解釋好了。反正你也是一個愛冒險的人，就當這是一次冒險遊戲好了。」

「有人肯出這樣高的價錢讓我遊戲，我是一點也不反對的。」司馬洛微笑。

但是他表面上在微笑，心裏則不由自主起了一陣陰冷的感覺。林震也許就是在這次冒險的遊戲之中喪生的?比如說他不及格，他就死了?這個人口中的考驗，一定是一種非常危險的考驗，不及格可能就是死亡，不會有機會回家享用那一筆定金的。他早就知道，愈是有錢的人，就愈不會把錢浪擲，每一分錢都要得回價值的。這些人所出的價錢雖然高，但是假如是用來買性命，就一點也不高了。

至於老畢那幾個手下，他們是不是也死掉了?也許他們還沒有機會開始接受第二重考驗就死掉了?那人說這車子可以阻隔無綫電波。

他並沒有說，這車子裏也有探測無綫電波存在的設備，他沒有說有，這並不就等於是沒有，以前老畢那幾個人員，會不會是到這個程度就給探察出了身份呢?而以後他們又遭遇了什麼結局?

司馬洛開始更相信老畢的推測了。這件事情的發展程度實在很像那個西班牙人蝙蝠卡沙里的作風。聽說卡沙里是最喜歡玩那種貓捉老鼠的遊戲，他要殺一個人，不會馬上就爽爽快快地殺掉，一定要使這個人在恐怖中過一段日子，不知道死亡什麼時候會降臨，但是明知道一定會降臨的，而當蝙蝠卡沙里用人的時候，也是喜歡故弄玄虛，多數時候，他所用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但是並不知道自己爲什麼幹自己所幹的事。

對面那戴着黑眼鏡的人說：「別看着我，你從我的臉上找不到綫索的。」

司馬洛這才發覺自己是正在凝視那人，於是他聳聳肩，把眼光移開了，唔，那人雖然在這並不充足的光綫之下，眼光倒還是相當之敏銳的，雖然是戴着黑眼鏡，也許他也有資格享受「蝙蝠」的美譽吧，不過以年紀而言，他當然不可能是卡沙里，他的年紀與司馬洛也是差了不多少而已，甚至可能比司馬洛還要小。

而且，他又不是西班牙人。

但，講起西班牙人，這個人似乎是約略有一點西方味道。不是那講話的口音，而是那模樣，不是很明顯的?祇是一種感覺，司馬洛可以感覺得出來，這個人可能是有着若干成份的西方血統，也許是一個混血兒。但這人究竟是誰?也許是卡沙里的親戚?

「你還是閉上眼睛吧。」那人說道。

「什麼?」司馬洛愕然看着他。

「我說，你還是閉上眼睛吧，」那人說，「我們要走一段很長的路，我不愛談天，所以會很悶的，你最好還是閉上眼睡一覺，到了地方時，我自然會叫醒你!」

司馬洛聳聳肩，眞的閉上了眼睛，讓自己陷入了半睡眠狀態。這部車子沒有窗口，望不見外面，假如車子是要走很長的路的話，他是沒有可能猜得到車子去的是什麼地方的。車子要去的可能祇是一哩之外的地方，然而爲了蒙蔽他的注意力，車子可以在市區中轉來轉去。

可能一直轉上四五個鐘頭才在目的地停下來，但亦可能他們的目的地眞的是在四五個鐘頭之外。既然無法肯定，司馬洛也就索性不去管了，於是他就這樣閉上了眼睛，讓自己墮入了夢鄉。

那並不是一張很壞的椅子，但作爲一個睡覺的地方，却是一點也不舒服了。不過司馬洛還是能在上面睡着，而且並沒有從椅子上掉下來。有些人是可以這樣的，有兩種人可以這樣。一種人就是那種豬一樣的，一坐下就可以睡熟，即使跌在地下也未必會醒過來，而事實上他因爲睡得熟到連動也不動，因此亦不大有機會跌下來的。另一種則是那種永遠保持警惕，但是可能控制自己的神經的人，即使是在極度緊張之中，他也能够保持鬆弛，然而鬆弛之中又保持着警惕的人，司馬洛就是屬於後一種，因此他雖然在神經緊張的環境之下也仍然能使自己睡着，但是又不會從椅子上跌下來，雖然車子不時搖幌着，而且他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大約四個鐘頭之後，他就醒過來了，是車子停下來使他醒過來的。但是他並沒有張開眼睛，祇是仍然躺在那裏，佯裝並未睡醒。

那人却似乎看出了他已經醒過來了，所以他並不企圖叫醒司馬洛，祇是柔聲地說：「我們先吃一點東西再繼續上路吧，反正車子也需要加油。」

司馬洛無可不可地聳聳肩。前頭通往車頭處的一度小門打開了，有兩隻盤子遞進來，盤子上放着的就是兩份西式晚餐，那人接了，把一盤遞給司馬洛，另一盤則放在自己的膝上。他們默默地吃完了，盤子和咖啡杯子則就放在地上。

那人掏出手帕來揩抹着咀巴，說：「好了，你可以繼續睡你的了。」

「這算不算是考試的一部份?」司馬洛問：「這一段旅程?」

「什麼意思?」那人問。

「意思就是如果是的話，」司馬洛說，「我們還是不要再浪費時間了，我馬上就可以把答案告訴你!」

那人遲疑了一下，聳聳肩：「你不妨先把答案告訴我。」

「這幾個鐘頭內，」司馬洛說，「我們的車子一直在走直綫，沒轉過彎，照我所知這座城市內，根本沒有這樣長的直路。也許我們根本沒動過?」

（未完）

其人其事

世界先生的武功

麥海雲

現時有許多地方選出健美先生，希望促進一般人的注意，不止欣賞健美的小姐，還懂得欣賞男性美。

膺選的健美先生，當然是肌肉特別結實了，不過單是肌肉發達，體型漂亮，未必眞的有勁，除非那個人的肌肉在發達之際加以良好的鍛鍊，使每條肌肉都是有勁的，否則，他就徒具外型，只是活的石膏像，甚至無法跟別人打鬥。

在美國幾十年來所選出的健美先生當中，始終是第一屆被選出的世界先生「查理士愛勒斯」最够份量，他並非重達二百多磅，僅有一百九十磅重，但却渾身綫條飽滿，胸肌隆起，腰部也非特別細小，看來有如大力士，他是在二十一歲那一年開始奪取世界先生錦標的，連續有五年都是由他包辦，可見他的體型和肌肉確是與別不同，他在十七歲的一年，僅有九十七磅重，短短的四年之後，他居然能够肌肉發達，渾身是勁，奪取了世界先生的榮銜，實在不容易。

更奇的是這一點，他一邊想盡辦法使肌肉發達，同時舉啞鈴以及打槓架的健身運動，另一方面他還苦心學習摔角，同時練習一些眞正能够打鬥的絕招，在五年之後，他失去了世界先生的威名，但仍沒有失去當時稱做摔角冠軍的地位。他的一雙手抓住兩本厚達兩英寸的電話簿，能够把它撕開分爲兩截，這種氣力不知道他如何能够練習得來。

撕爛幾張紙，那是毫無困難，如果兩寸厚的兩個電話簿一齊發力把它撕爛，那就非常困難了，電話簿太厚，看來就像是磚頭，簡直不知道如何可以撕得開。

也許你對撕開四寸厚的電話簿沒有甚麼印象，改談他另一種氣力，那是「撕開三副啤牌」。

一副啤牌有五十二張，三副啤牌就有一百五十六張，每一張啤牌都是很滑的，啤牌的面積如此細小，而且張張啤牌都是滑不留手，疊起來一百五十多張，就像是一塊很厚的木頭，如何能够用一雙手把它撕開呢?實在難以想像。

查理士愛勒斯並非把它撕爛少少，而是雙手握住啤牌兩邊一齊發力，立刻使它分爲兩截，具有這樣大的手力，實在少叹，無怪他威震美國摔角圈，變成當時的摔角冠軍。

他曾經在一次摔角當中用左右兩手壓住對方左邊和右邊的額角，使勁一壓，對方的頭顱登時爆裂，死於非命，雙手扼死一個人，當然非常困難，那是他平時練習掌力和指力的成就。

因爲摔角圈內的決鬥，如果發生悲劇，屬於意外傷亡，查理士愛勒斯不算違法，故此沒有坐牢。

他如此告訴喜歡健身的朋友：「倘若你把十張牌送給一個普通人，請他撕開，任何人都可以辦得到，如果疊高一點，二十張啤牌一齊撕爛，分爲兩截，那就要球員或者健身會員才有這種指力，不過，逐張加上去，那是有希望逐漸達到撕爛一副啤牌的，再進一步就不容易了，倘若你有恒心能够撕爛五十二張啤牌之後，每天加一張，久而久之，你就發覺自己可以撕得更多，原因是你能够把渾身氣力貫注在兩隻手臂，再由手臂送達指掌上面，我已經撕爛過五千副啤牌才有這種成就。」

查理士愛勒斯確是奇人，前幾年他活到七十五歲，仍然可以在海灘上面擺姿勢任由攝影記者拍照，胸大腰細，一雙大腿非常粗壯，看來有如他奪取世界冠軍健美先生的雄姿差不多，只有一點差別，因爲他已經七十五歲的緣故，皮膚上面密層層的佈滿了皺摺，望之有如蜂巢，一個人年紀大了，就會衰老，超過七十歲，皮膚一定有皺紋的，那是無可避免的，他能够保持渾身結實的肌肉，雖然體重減輕了二十磅，仍然有一個樣子，確是驚人。

現在已經有許多種形式的健美先生了，至於氣力方面，在所有健美先生當中，沒有一個人比得上查理士愛勒斯。



新穎俠情中篇／高皐・文　盧令・圖

狂飈（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黃九峯應黑星的左右雙姬之請，假裝投入黑星門下，擬由此獲得黑星傳授啞蟬神功，俟日後與左右雙姬聯手戳除黑星，那日，蓋蘭花在蓋氏賭館當衆宣佈，方仲達挾欵潛逃，雲集天津的各方豪傑驚聞此訊，全皆各自想法追截，楊金台是東廠代表，他此行便是奉令要追殺左四公子，乍聞方仲達巳挾持左四公子逃去，當然比他人更爲心急，他稟准黑星，要黃九峯與皇甫菁菁跟他前往追緝方仲達，黃九峯與皇甫菁菁被迫應命。皇甫菁菁見楊金台有指揮若定的大將之材，不由暗中惋惜他爲虎作倀依附東廠——

步步防魔手　日日伴虎行

當晚，楊金台他們歇在塘沽，翌晨沿東北大道直向唐山奔去。

這一路之上，楊金台談笑風生，因爲他原是一個健談之人。

但對緝捕左四公子之事則絕口不提，其城府之深，實在令人可怕。

這天他們在漢沽投宿，當夜深人靜之後，皇甫菁菁提到楊金台的問題。

「大哥！楊金台的城府太深了，我覺得有點害怕。」

「妳說的對，所以有人說人類最可怕的敵人就是人類，今後咱們對楊金台要多加幾分小心。」

「多加小心也沒有用，咱們跟着他可能會誤了大事。」

「妳是說……」

「咱們與二哥他們巳然失去連絡，對左四公子的行踪一點也不瞭解，咱們跟着楊金台豈不變做廢物了？」

「那也並不盡然，楊金台不是也在找左四公子麼？他能找到，咱們跟着他自然也會找到。」

這是黃九峯與皇甫菁菁的如意算盤，但以楊金台的城府之深來說，他們的如意算盤未必就能如意。

次日由漢沽出發，楊金台忽然改變了路綫，由漢沽畢直北上，經寧河直向玉田奔去。

沒有人知道楊金台的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祇不過每天都有風塵僕僕的陌生人來見他，由這一點猜忖，此次改變路綫必有他的道理。

窩洛沽是寧河玉田之間的一個鎭集，緊靠還鄉河的左岸。

窩洛沽不算大，約莫兩百多戶人家，由於隣近官道，飲食檔及客棧倒是不少。

當黃九峯踏入鎭集之際，立即發覺情況有異。

此時正當黃昏，應該是旅客投宿，市況旺盛的時分。

不錯，旅客倒是不少，祇不過全是跨刀佩劍的江湖人物。

鎭上的商店，好像對這般人不表歡迎，他們寧願不做生意，半數以上都緊閉着

店門。

楊金台自然也察覺出事非尋常，他正待派人詢問，一名打前站的武士，已奔了回來。

「稟大人，此地只有兩家開業的客棧，但已住滿了客人。」

「嗯，能夠找到吃的麼？」

「有一家酒家，同樣巳座無虛席，不過程準正在向店伙交涉，請大人先去酒家歇歇！」

「好。」

酒家在橫街，門面不大，一共只擺了四張桌子。

四張桌子坐了三十七個，楊金台這一行實在已無容身之地。

跟店伙交涉的程準似乎沒有成功，還在面紅耳赤的與店伙爭論不已。

楊金台先喝住了程準，再對店伙道：「伙記，你不願賣給咱們。」

店伙道：「客官誤會了，小店實在容納不下。」

楊金台道：「飲食不是住店，吃完了的必然會走，是嗎？」

店伙道：「可是……可是……」

楊金台道：「咱們可以等，還有什麼可是的？」

店伙道：「可是有的客人吃完了不想走，依小的看公子還是到別家去吧。」

楊金台目光四掠，向全食堂掃了一眼，嘴角輕輕一挑，冷酷的哼了一聲道：「王遂……」

他身後的一名武士道：「屬下在。」

楊金台道：「瞧瞧有沒有什麼地方好坐的？」

王遂道：「是。」

王遂是東廠五大高手之首，一手赤焰掌功歹毒無比，在江湖上博得血掌王遂的名頭。

江湖道上很少人知道楊金台，但血掌王遂之名却無人不知，當他走向一張食桌之際，那張桌上的八名食客有七名站了起來！

血掌王遂向他們瞥了一眼，最後却將目光落在那名端坐不動的那人身上。

「朋友總該有個萬兒，說說看。」

「唔……」

那人是一個高頭大馬，滿面戾氣的漢子，只要瞧他一眼，就可以斷定他決非善類。

不過血掌王遂之名，在江湖上頗有份量，他敢不將王遂放在心上，甚至無視於與王遂同來之人，此人必然不是一個等閒之輩。

當他慢應一聲，抬頭向王遂一瞥之際，血掌王遂巳經知道他是何許人物。

「原來是常老大，這倒應了人生何處不相逢了。」

常老大名常非，是淮陽八雄的老大。

淮陽八雄是八個結義的異姓兄弟，每一個都有一身不凡的功力，血掌王遂當年闖蕩江湖之時，曾經在這八人的手下栽過觔斗，此時寃家路狹，血掌王遂自然一眼就認出他來。

常非哈哈一笑道：「山不轉路轉，這沒有什麼稀罕，稀罕的是閣下今非昔比，一個殺人越貨的强盜竟變作官大人了。」

血掌王遂怒叱一聲道：「常老大，今天是你的死期到了，接招。」

他存心將淮陽八雄放倒在這兒，早巳暗中提聚功力，叱聲未落便巳一掌拍去。

血掌王遂果然名不虛傳，這一掌拍出，立即響起一聲慘嗥，同時飛起一條人影，橫屍在數尺之外。

淮陽八雄的老大，竟如此不堪一擊？

不，他是淮陽八雄的老七，並不是常非。

血掌王遂是向常非叫陣，出掌却擊向距他最近的淮陽老七，除了遭到圍攻，江湖上很少這等打法。

因此，剩下的七人散開了，每一個都氣憤塡膺，向血掌王遂展開瘋狂攻擊。

常非在攻擊之中，仍不忘向王遂辱罵：「姓王的，你太卑鄙了，既向常某叫陣，爲什麼却偷襲咱們的七弟？」

血掌王遂道：「這很簡單，因爲你們都該死。」

這話不錯，開罪了東廠的鷹犬，誰還活得下去！

常非幾乎氣瘋了，不過他却粗中有細，知道淮陽八雄巳體臨生死存亡的危機，決不能因氣憤而自亂陣脚。

於是，他一招逼退王遂，道：「姓王的，這兒地方太狹，咱們到鎭外，分個高低。」

血掌王遂道：「好吧，你既然認爲鎭外的風水好王某也不反對。」

淮陽七雄首先奔出鎭外，楊金台叫虎倀章栖遲率領三名武士跟血掌王遂前往應戰，然後叫人拖出死者，吩咐店伙整理食桌。

他們這一行有四十人之多，一張桌子仍然容納不下，好在另外兩張巳經空出，將就一點也可以對付過去。

只是楊金台不是一個能夠將就的人，雙眉一挑，向剩下未走的一桌道：「你們有完沒完？難道要吃一輩子？」

剩下的一桌共計十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由裝扮推斷，好像並不是中原人氏。

其中一名鬚髮斑白，頭裏紅巾的老者道：「咱們花錢吃酒，要什麼時候走就什麼時候走，這難道也碍着了朋友？」

楊金台道：「閣下是何方人氏？」

白髮老者道：「雲南。」

楊金台道：「令狐世家？」

白髮老者道：「不錯，老夫正是令狐世家的主人令狐佑！」

楊金台道：「聽說令狐世家以破浪七殺享譽南疆，今日如若失之交臂，豈不叫楊某遺憾終生……」

令狐佑冷冷道：「楊朋友！咱們素昧平生……」

楊金台道：「那有什麼要緊，咱們現在不就認識了麼？」

令狐佑道：「朋友之意咱們是非動手不可？」

楊金台道：「以武會友是江湖常事，閣下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

令狐佑的長子令狐昌道：「爹！讓孩兒會會這位楊朋友。」

令狐佑道：「好吧。」

令狐昌道：「楊朋友，此處不便，咱們到店外玩玩……」

在店外，東廠三大頂尖高手之一的八手羅刹秦蛟向楊金台道：「公子，可否讓我試試？」

楊金台道：「不必，久聞破浪七殺的威名，我正要見識見識。」

他的語氣十分平淡，神態却冷傲無比，聞名天下的破浪七殺，他似乎並未放在心上。

令狐世家的破浪七殺，是一種奇奧的身法配合霸道的招式，在當今武林之中堪稱一絕，楊金台居然敢如此托大，他如果不是狂妄無知，必然是身負絕學。

這是黃九峯及皇甫菁菁的想法，他們互相瞧了一眼，便全神的向場中注視着。

此時搏鬥雙方已展開了步法，他們在緩緩的游走，尋找對方的破綻，俟機給予沉重的一擊。

片刻之後，令狐昌忽然大喝一聲，一招雙撞掌猛擊楊金台的左肩。

這一招掌帶勁風，威力十分驚人，但他一發即收，身形巧妙的一轉，突然一掌拍向楊金台的後胸。

這一變化快捷無倫，除了令狐世家的破浪七殺，任何一派都無法達到如此精純的境界。

旁觀者有不少身手不凡之人，但每一個都對令狐昌這招突變而心神一懍。

然而，他並未傷到楊金台，而且將手腕送進楊金台的手掌之內。

無論破浪七殺如何玄妙，它絕非佛門絕藝伽藍聖手之敵。

楊金台這招擒拿，正是武林失傳的佛門絕藝。

令狐昌腕脈被扣，全身功力頓失，不必再比下去，破浪七殺算是栽了觔斗。

以武會友就應該到此為止，勝負已分，沒有再比下去的必要。

但楊金台忽然踏步欺身，一掌直擊，砰的一聲大震，令狐昌就像斷了綫的風箏飛了起來。

令狐昌死了，如此沉重的當胸一擊，他如何還能活得下去？

沒有人想到楊金台會驟下毒手，因為他與令狐世家素無仇隙。

無仇而殺人，人們不由神色一變。

令狐世家也同樣一呆，祇不過他們一呆之後立即怒吼着撲了上來，楊金台殺了他們的親人，他們焉能善罷干休？

一場混戰展開了，吶喊之聲，數里可聞。

論人數，令狐世家是以少敵衆，不過一夫拚命，萬夫莫敵，何況能夠尅制破浪七殺的究竟不多。

因而雙方的傷亡都頗為慘重，街頭血漬斑斑，令人驚心悚目。

黃九峯與皇甫菁菁自然也參加了這場混戰，祇不過他們不願傷人，最多只是叫對方知難而退罷了。

一個時辰過去了，令狐世家已逐漸陷入困境。

這個道理十分簡單，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再加上楊金台這面還有幾個身手極高的人物。

黃九峯不忍叫令狐世家全軍覆沒，遂傳音對令狐佑道：「前輩！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如若再鬥下去，武林之中將不會再有令狐世家了！」

令狐佑適才祇是急怒攻心，並未考慮到鬥下去的嚴重後果，經黃九峯一提，他醒悟了，口中打了一聲唿哨，抓起令狐昌的屍體，便落荒狂奔而去，其餘的令狐門下，自然也跟着撤出戰圍。

戰鬥終於結束了，楊金台的大名却因此而盛傳江湖。

淮陽八雄只剩下一半，令狐世家也只逃去四人，兩個名噪江湖的門派，竟同時毀在窩洛沽，毀在楊金台的手下，他的大名焉能不不脛而走？

楊金台並未留意這些，似乎任何崇高的盛譽，都無法引起他的興趣！

他在殺人之時也是這樣的，由他那平靜的面色瞧看，決難想到他正要殺人。

如果說當今之世，還有什麼能引起他的興趣的似乎十分稀少，好像生死榮辱他都不會放在心上。

祇不過天下任何事都有一個例外，無論楊金台如何特殊，他依然不能脫出這一範疇。

他的例外是什麼？

一個美人，皇甫菁菁。

他對這位國色天香的師妹，永遠是一張動人的笑臉，而且千依百順，對皇甫菁菁照顧得無微不至。

至於黃九峯麼，禿子跟着月亮走，他自然也受到尊敬與優待，只是黃九峯十分明白，這種尊敬使他有點消受不起。

只是他不顧計較這些，因為他知道皇甫菁菁不是一個見異思遷的女人。

當晚他們歇在窩洛沽，當夜深人靜之際，黃九峯尚在與皇甫菁菁談論着日間的一切。

皇甫菁菁手托香腮，輕輕咳了一聲道：「我原先只認為楊金台是咱們一個勁敵，想不到他竟然如此可怕。」

黃九峯道：「不錯，咱們決未想到他竟然習得失傳已久的佛門絕學。」

皇甫菁菁道：「我不是說這個。」

黃九峯道：「妳是說……」

皇甫菁菁道：「咱們經習會了啞蟬神功，不見得敵不過伽藍聖手，我說楊金台的可怕，是他那陰沉狠毒的個性。」

黃九峯道：「我覺得他對咱們還算不錯……」

皇甫菁菁拋給他一記白眼道：「大哥你……」

你怎樣？她沒有說下去，也不必說下去，因為有些話是不必要說出來的。

對楊金台，他倆有一個共同的想法和看法，此人是一隻豺狼，與他相處，必須時時小心。

其次是楊金台對皇甫菁菁的態度，那分明是狠子野心，其意叵測。

可是，他們雖然明白身在險地，又無法斷然離開，原因是黑星包不錯是當代武林的第一號魔頭，此人既已再出江湖，並受到東廠的利用，極可能在江湖上掀起另一次驚人的浩刧，為了消弭這場刧難，他們必須除掉這個魔頭。

但黑星功力之高，當世無人能出其右，除非同樣習得啞蟬神功，就不可能抗拒他那種神奇的功力。

黃九峯與皇甫菁菁藉寒露冷霜之助，已暗中將啞蟬神功練成，祇不過功力尚淺，縱然兩人聯手，只怕也難當黑星全力一擊。

那麼在大功未成之前他們不得不聽黑星的，這是不能離開的原因之一。

再說當今黑白兩道，全在追尋左四公子，力量的強大遠出他們意料之外，十三把刀人人都有一身驚人的武功，但十三把刀不能與天下武林為敵。

不過天下武林却有一個共同的畏忌。

這個畏忌就是東廠。

利用東廠，也利用天下武林，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這是他們不能離開的第二個原因。

其實他們目前最大的威脅還是楊金台，此人不止是心機難測，而且對皇甫菁菁存有某種妄念。

漫藏誨盜，冶容誨淫，皇甫菁菁雖然不是妖冶之人，但她那美艷絕倫的風姿，能使人自然而然的生出非非之想。

話說回來，黃九峯也是血肉之軀，而且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少年，他與皇甫菁菁朝夕相處，同床共被，如果說他毫不動心，只怕連他自己也不能相信。

再說，他們話已說開，兩人的關係已由兄妹之情變為夫婦之愛，名份既已決定，何必再受那不必要的煎熬？

這些他們彼此已十分瞭解，自然不需多作解釋，因此，皇甫菁菁只拋給黃九峯一記白眼，並叫出「大哥你」三個單字。

夠了，只要這三個單字，已經可以表達她的心聲，再加上她那嫣紅的粉頰，迷人的神態，已向黃九峯說明了一切。

於是……

「四妹！咱們……該歇息了。」

「嗯……」

燭影搖紅，滿室生輝，它能給人一種光明的感覺。但在此時，光明好像是多餘的，它變作春光的偷窺者，於是，當皇甫菁菁放下羅帳之際，她伸出嫩葱一般的玉手，向燭光彈出一指。

以皇甫菁菁那超人的武功，雖是輕輕彈出一指，力道仍極驚人，縱然燭光再遠一點，也必能應手而滅。

也許今晚喜在心頭，影响了她的情緒，燭光一陣幌搖，依然滿室生輝。

她想再度彈出指力，黃九峯却出聲阻止道：「別這樣，我……想瞧瞧……」

「瞧，瞧什麼？那天，你還不瞧過幾遍？」

「不，有些……我還沒有……」

「你壞……」

她不再彈滅燭光，讓他做他喜歡的一切。

×　×　×

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干，此時的燭光當眞是多餘的了，因此，黃九峯也伸手帳外，向它彈出一指。

這一指依然未能將燭光彈滅。

再一指，光輝如舊。

「啊，四妹，咱們的功力……」

黃九峯有了警覺，他對功力發生了疑問。

皇甫菁菁面色一變道：「大哥！咱們快運功試試。」

他們每天都在運功，每天都在苦練啞蟬秘訣，此時運功一試兩人都大吃一驚。

對啞蟬神功，他們確有進步，但他們多年苦練的內力，却只剩下五成。

這是為了什麼？難道啞蟬神功會排除其他的功力？

黃九峯不由神色沮喪的一嘆道：「恩師多年培育毀於一旦，今後如何向他老人家交待？」

皇甫菁菁道：「別急，大哥，我發覺了問題的徵結所在。」

黃九峯道：「哦，妳快說。」

皇甫菁菁道：「啞蟬神功必須在極寒的冰天雪地之中練習，它是慢慢吸收寒氣，與練功的進度是相輔漸進的，咱們服食了右姬所賜的寒露冷霜，功力未達，奇寒却已聚集腹中，它自然要影响原有的內力了。」

黃九峯略作沉吟道：「有道理，不過咱們要消化腹中的奇寒，練成啞蟬神功，只怕非一年半載所能奏效，在這一段時間之內，咱們如何應付可能發生的事故？」

皇甫菁菁道：「只有一個法子，由功力高深之人，帮助咱們行動。」

黃九峯道：「二弟他們都有這項能耐，可是咱們却無法找到他們。」

皇甫菁菁道：「解鈴還是繫鈴人，為今之計咱們只好求左右雙姬。」

黃九峯道：「左右雙姬與黑星寸步不離，她們如何能够帮助咱們行動？」

這的確是一項困難，因為行功驅散腹中的奇寒，可能需要較長的時間，也並非一次便可完成，左右雙姬可以暫時離開黑星，但無法躭擱如此之久。

皇甫菁菁忽然啊了一聲，說道：「有了。」

黃九峯道：「有了？有了什麼？」

皇甫菁菁道：「裝病……」

黃九峯道：「嗯，這的確是一個辦法，咱們如若裝病，楊金台就不便再留下咱們。」

皇甫菁菁道：「咱們就可以跟着左右雙姬，請他們帮助咱們。」

黃九峯道：「辦法是好，只是還有一點問題。」

皇甫菁菁道：「什麼問題？」

黃九峯道：「咱們如回到黑星的身邊，他必然會問咱們得了什麼病，是麼？」

皇甫菁菁道：「這有什麼要緊，咱們隨便說一種病不就行了麼？」

黃九峯道：「不行。」

皇甫菁菁道：「為什麼？」

黃九峯道：「第一，練武之人不易生病，第二，像黑星那等久居山林之人，多半明白一點醫理。」

皇甫菁菁道：「你是說他會替咱們瞧病？」

黃九峯道：「我想十分可能。」

皇甫菁菁道：「瞧就瞧吧，我說一種怪病，他一定不會瞧出。」

黃九峯道：「也許他瞧不出，但他一定瞧得出聚集咱們腹中的那股寒氣。」

皇甫菁菁啊了一聲，說道：「那怎麼辦？」

黃九峯道：「所以咱們不能裝病。」

皇甫菁菁一嘆道：「如此說來，咱們是無路可走了。」

黃九峯道：「那也並不盡然，楊金台碍於黑星，他還不敢對咱們怎樣。」

皇甫菁菁道：「如果碰到敵人，咱們這點武功，如何能够應付？」

黃九峯道：「能戰則戰，不能戰則走，楊金台並不知道咱們功力的深淺，這一點大概不會有什麼問題。」

皇甫菁菁道：「黑星這人眞有點奇怪，他爲什麼不跟咱們一道走，偏偏要落後三五十里？否則咱們不就可以要求左右雙姬帮咱們行功了麼？」

黃九峯道：「黑星名震江湖，是一個人見人怕的魔頭，我想他不跟楊金台一道走，是爲了使目標不致太過顯著，再說，像他此等之人，自視必然極高，在行爲上自然會落落寡合而不願與一般人爲伍。」

皇甫菁菁道：「照你那麼一說，咱們只好聽其自然了，啊，大哥你又想……」

又想怎樣，黃九峯沒有回答，只有那搖擺的燭影，顫抖的床榻，與一股扣人心弦的無病呻吟而已。

× × ×

花，是人人喜愛的。

但，如果它永遠是蓓蕾在枝，含苞不放，相信它就無法逗人喜愛了。

女人也是這樣。

少女含苞未放，不若少婦的成熟可愛，就是這個道理。

× × ×

皇甫菁菁成熟了，一夜繾綣，使她喜上眉梢，容光煥發，在絕代艷色之中，放射着萬種風情。

她變了，變得更美，更艷，任何男人只要瞧她一眼，就會神不守舍，興起一股犯罪的念頭。

其實變的不止她一個。

楊金台也變了。

這位叱咤風雲，指揮着東廠羣雄的少年，他那洒脫豪放的作風，忽然變得陰晴不定起來。

他原是富於心機的，此時竟然時而煩躁，時而陰沉，連他最親近的侍童路兒都感到惶惑不已。

只有一點沒有變，他對皇甫菁菁的照顧，依然是萬般呵護，惟恐不週。

× × ×

索倫，是興安省的一個縣城，它位於興安嶺的南麓，是赴阿爾山溫泉，及呼倫貝爾草原的必經之地。

楊金台追緝左四公子，竟然跋涉萬里，追到蒙古高原來了。

這天他們到達索倫，日色祇不過剛剛偏西，楊金台就吩咐住店，看來他是要在此地多作一些時日的停留。

飯後，楊金台先後派出幾批人手去打探他們獵物的下落，他並叫店伙沏來一壺香茗，再請黃九峯夫婦商議。

目光一掄，他先向皇甫菁菁深深的瞧了一眼，然後微微一笑道：「這幾天辛苦兩位了，小兄當眞有點過意不去。」

黃九峯道：「走點路算不了什麼，師兄不必客套。」

楊金台道：「小兄是怕師妹受不了長途跋涉之苦，妳還好麼？師妹。」

皇甫菁菁淡淡道：「多謝師兄關心，我很好。」

楊金台道：「方仲達的確是一隻狡猾的狐狸，在天下武林追逐之下，他竟能逃得如此之遠，而且忽然失去踪跡。」

黃九峯一怔，道：「哦，他是在何處失踪的？」

楊金台道：「就在索倫附近。」

黃九峯道：「此地崇山峻嶺，森林無盡，他如果隱匿不出，倒是麻煩得很。」

楊金台哼了一聲道：「無論他如何狡猾，決難逃出楊某的掌心。」

語音一頓，回顧皇甫菁菁道：「師妹可有什麼高見？」

皇甫菁菁道：「沒有。」

沒有，是一種乾脆簡短的回答，語氣也十分生硬冰冷，顯然，皇甫菁菁對楊金台並無好感，而且還多少有點不耐。

楊金台好像不在乎這些，他的面色瞧不出絲毫改變。

微微一笑，他再移轉目光對黃九峯道：「咱們明日要大舉搜山，可能還要勞動師弟師妹，兩位還是早點歇息吧。」

黃九峯道：「小弟想瞧瞧此地的民情風俗，師兄先安歇吧。」

楊金台道：「好，師弟請便。」

黃九峯與皇甫菁菁帶着蔡芸兒走到街上，在確定無人跟踪之後，才長長一吁，說道：「日日與虎狼爲伍，我實在蹩不下去了。」

皇甫菁菁道：「我也是，可是小不忍而亂大謀，咱們不能不忍耐一點。」

黃九峯道：「話是不錯，只是楊金台那副德性……」

皇甫菁菁道：「他那副嘴臉的確令人瞧不過去，不過只要咱們不理他，他也奈何不了咱們。」

黃九峯不再說什麼了，因爲他的目光忽然被一件東西所吸引。

那是一把刀，用白粉畫的。

它是十三把刀的暗號，他們出街溜躂，就是爲了尋找這個。

「瞧到了麼？四妹。」

「瞧到了，是七妹留的。」

「咱們快走。」

「好的。」

他們加快了步伐，順着刀尖所指的方向，找到了一間皮貨店。

興安嶺冬長夏短，氣候寒冷，因而出產一批品質優良的皮貨，例如狠，狐、貂、貉、水獺，密狗、艾虎、黃鼬、貂熊、銀鼠等，皮貨店之多，遂成爲本地的一大特色。

這間皮貨店名叫「長興」，店老闆是一個濃眉大眼，身材矮胖的中年。

他瞧到黃九峯夫婦，立即雙拳一抱，說道：「客官要點什麼？本店有最好的皮貨。」

皇甫菁菁目光一轉，道：「就只這些麼？」

老闆道：「裏面還有，客官要不要進去瞧瞧？」

皇甫菁菁道：「好的，大哥，咱們到裏面瞧瞧，芸兒守住店，有客人來了就招呼一聲。」

他們跟着老闆進一間密室，裏面沒有

皮貨，只有一個花信年華的青衣女人。

店老闆先關上房門，再與青衣女人向黃九峯夫婦一禮道：「參見大哥四姊。」

黃九峯欣然一笑道：「七妹十弟不要多禮。」

原來店老闆是十三把刀排行第十的張永，那青衣女人却是老七容娟。

在十三把刀的三名女人之中，論姿色，容娟應該排名第三，但她眉挑目語，媚態撩人，講風騷，她是當仁不讓，可能要數個第一。

此時她媚眼斜甩，向黃九峯及皇甫菁菁瞥了一眼道：「大哥四姊！小妹還沒有恭喜兩位。」

皇甫菁菁嬌靨一紅道：「咱們有什麼好恭喜的？別瞎扯，快說正經的。」

張永道：「大哥四姐先喝杯茶，咱們再慢慢說。」

黃九峯道：「咱們不能躭擱太久，十弟不妨長話短說。」

容娟道：「還是我來說吧，情形是這樣的……」

原來十三把刀自天津開始就一直追躡着方仲達，結果跑了不少寃枉路，才追到興安山區。

方仲達狡詐無比，他一路上不斷的改變方向，再以瞞天過海，金蟬脫殼之計，將追逐他的黑白兩道弄得張皇失措，幾乎被他悄悄的兔脫。

可惜這是一件轟動天下的大事，他要應付的是天下武林，因此，在興安山區，他終於被圈了起來。

縱然如此，人們一時之間還是對他無可如何。

因爲大興安嶺位於蒙古高原和松遼平原之間，北起俄羅斯邊境，南接陰山山脈，巉崖絕壑，綿延一千餘里，在如此廣大的山區找人，何異於海底撈針！

不過他是在索倫附近才失踪，就算他已經進入山區，當不致去得太遠。

再說沿途追逐而來的黑白道十分之多，就是逐崖尋搜，也可以將他尋找出來。

問題是隨後而來的有一個東廠，使得武林羣雄頗有顧忌。

人們並非害怕東廠，也不是畏懼楊金台，他們顧忌的是楊金台身後有一個喜食人腦的傢伙。

黑星包不錯沒有人惹得起，沒有人會不愛惜自己的腦袋。

而且人們的私心是與生俱來的，誰都想獨得寶物，雖是面對絕世魔頭，仍不肯摒除私慾衷心合作。

現在各派都已進入山區，都在暗中尋找方仲達，一項險惡的風暴，也在逐漸形成之中。

因爲只要有人找到左四公子，必然立即引起爭奪。

這風光不俗的興安山區，就要變成一個血腥世界了。

聽完容娟的敍述，黃九峯眉峯一皺道：「二弟他們呢？」

張永道：「二哥他們進山去了，只留下我們等候大哥。」

黃九峯道：「是否發現了方仲達的藏身所在？」

張永道：「還沒有。」

黃九峯一嘆道：「在這等節骨眼裏，我與四妹的功力却打了折扣，唉……」

容娟一怔道：「爲什麼？大哥四姐不是拜在黑星的門下了麼？照理應該功力精進才對。」

黃九峯道：「黑星敎給我們啞蟬神功的口訣，原是要我們先作熟練，待回到六盤山寒泉仙府藉寒泉之助再正式練習，但右姬送給我們寒露冷霜，說它可以代替寒泉，我們服食之後，因進度無法與冷霜配合，以致奇寒聚集於內腑，使原有的功力打了五成的折扣。」

容娟道：「那該如何是好？大哥爲什麼不找右姬？」

黃九峯道：「左右雙姬與黑星寸步不離，平時很難見到她們。」

張永插口道：「小弟與七姐，帮得上忙麼？」

皇甫菁菁道：「帮得上。」

張永道：「好，四姐請吩咐。」

皇甫菁菁道：「我們要七妹十弟以內力相助，帮助我們運氣行功，或可驅散寒氣。」

張永道：「那麼事不宜遲，我們這就動手。」

皇甫菁菁道：「十弟先去關上店門，叫蔡芸兒進來替我們護法。」

張永道：「遵命。」

× × ×

兩個時辰過去了，這兩個時辰却是黃九峯夫婦畢生難忘的經歷。

他們藉張永容娟之助，終於使寒力化爲勁道，練就了武林喪胆的啞蟬神功，現在他們功力之高與往日已不可同日而語。

他們起身之後，雙雙向張永容娟一揖道：「多謝。」

容娟咧嘴一笑道：「就這樣麼？不成，最起碼也要請我們吃……」

張永哈哈一笑道：「七姐就是喜歡吃，才長得如此豐滿，不過這兒是邊荒之地，那有什麼好吃的，要大哥請客也得回到中原再說。」

容娟道：「你知什麼，這頓酒……」

張永又打岔道：「大哥適才說過，不能留得太久，現在已經兩個時辰了，大哥還有什麼吩咐？」

黃九峯道：「發現左四公子或其他重要情況之時，可立即通知我，我們要爭取機先，把握每一個環節。」

張永道：「是，小弟會通知二哥。」

× × ×

森林密菁，山嶺無盡，一眼瞧去，會令人感到河山是如此的遼闊壯麗。

這就是興安嶺，在夏天，它的景色是雄偉而安詳的。

但此時的興安嶺却是危機四佈，再也找不到半點安詳的氣息。

× × ×

無論興安嶺隱藏着何種危機，江湖黑白兩道仍不遠千里而來。

所謂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除了心如槁木，六慾皆絕之人，誰能拒絕財富的引誘！

而且但凡財迷心竅之人，大都存着僥倖之心，他們人人都害怕碰到黑星，却偏偏寄望着幾分僥倖。

那麼這一向平靜的山區，就被他們攪得狼烟四起了！

× × ×

楊金台的武功極高。

楊金台那深沉的心機更是令人可怕。

黃九峯夫婦是他邀請的帮手，在關係上還有師門之誼。

但從天津到興安，他就絕口不提此行的目的，好像他們遠涉關外只是爲了遊歷名山，舒暢身心而已。

這天由索倫出發，已是日上三竿，楊金台只帶了一個親隨路兒，便與黃九峯夫婦上道。

他曾經對黃九峯講過，今天要大舉搜山，現在他却輕裝簡從，表現着一副遊山玩水的姿態，如非深知他底細之人，還以爲他是一個喜愛遊山玩水的哥兒。

由索倫向西走，有一條可容雙騎並行的山道，兩旁巨樹翳天，濃陰瀉地，景物雖是雄偉，可也有些陰森恐怖的感覺。

初入山道之時，原是楊金台一馬當先的，在馳出里許之後，他忽然一勒馬韁，擋住皇甫菁菁的馬頸，黃九峯冷不防有此一着，他的坐騎向前一衝，他倒變作領先者了。

領先一馬倒沒有什麼要緊，但這短短的距離，却使他踏入死亡陷阱之中。

他祇不過向前一衝，三隻鐵弩忽然以强勁無比的力道，向他當胸射來。

這是意外，意外得使他幾乎措手不及應付。

自然，楊金台瞧到了這一變故，皇甫菁菁也瞧得十分明白。

只是無論他們怎樣明白，都來不及出手挽救，因爲那三隻强弩的來勢是如此的勁急，距離又是這般接近。

雖然如此，皇甫菁菁仍然一聲尖叫，纖腰一擰，就從馬背拔身向黃九峯猛撲。

他們是夫婦，夫婦同生共死，她自然是不顧一切的盡力挽救。

那楊金台呢？

他似乎被突然的變故嚇呆了，只喊了一聲師弟小心，就像木雕泥塑一般，呆在馬背上發楞。

呼叫「小心」，是楊金台對黃九峯關心的表現，遇到意外而發楞，也是人之常情。

這自然不能怪楊金台沒有搶救，祇不過他那聲警告喊得遲了一點。

勁矢嘯風，快如閃電，楊金台示警的聲浪，幾乎是與勁矢同時到達。

這是說當楊金台的示警傳入黃九峯的耳鼓之際，那三隻勁矢可能已經穿進他的前胸。

只是習會啞蟬神功的黃九峯，一身功力已今非昔比，縱然事出意外，這三隻强弩還是傷他不得。

不過他不願被楊金台明瞭他的底細，因而在一陣手忙脚亂之中才勉强躱過了這一刦難。

此時皇甫菁菁已經到達黃九峯的身側，他們四手相握，四目相對，兩人都有千言萬語，却一個字也沒有吐露出來。

楊金台這時也湊了過來，搓一搓手，以不勝關切的語氣問道：「師弟，你還好吧？」

黃九峯道：「多謝師兄關心，一點輕傷不要緊的。」

他的確受了傷，左肩衣破肉綻，被弩箭划了一道血口。

楊金台即忙掏出金創藥替黃九峯裹傷，並不斷的抱怨他那匹坐騎，認爲如非他忽然後退，黃九峯怎會受到傷害？

皇甫菁菁淡淡道：「師兄不要怪你的馬，牠能預知有警，可見已具靈性，如非師兄福大命大，怎會得到這樣一匹通靈的寶駒。」

楊金台道：「師妹說得太好了，小兄那有什麼福氣，路兒，這回你走前頭，可得當心一點。」

路兒應了一聲，立即縱馬前行，直到日色近午，並未碰到任何意外。

路兒年歲不大，是一個二十還沒有出頭的小伙子，別看他年紀甚輕，但却精明幹練，善解人意，因而，頗得楊金台的喜愛。

此時忽然指着前面道：「公子，你瞧，那兒有賣酒的。」

的確，一隻酒帘迎風招展，當眞是一間酒家。

這條山道是索倫通往阿爾山溫泉的必經之地，有酒店自然不算稀奇。

於是，楊金台嗯了一聲道：「好，我們就在那兒歇一下，順便進點飲食。」

酒家在山坳，拐一個彎就到。

當他們走進酒家之時，楊金台的雙目之中忽然湧出一股殺機。

原來這間只有三張桌子的酒家，除了一名店伙，空蕩蕩的瞧不到一個客人。

當然，這決不是楊金台目露殺機的原因，他的殺機是衝着那名店伙而發。

店伙濃眉大眼，身材健壯，兩隻手掌十分粗大，十足是一個靠賣氣力生活的粗人。

莫非楊金台對店伙瞧不順眼？或者那名店伙曾經是他的對頭寃家？

黃九峯沒有注意楊金台的神情變化，但皇甫菁菁心細如髮，楊金台那道凌厲的目光，仍未能逃過她的觀察。

因此，她仔細打量那名店伙，發覺他果然異於常人。

他那雙粗大的手掌，決不是受到做粗活的影响，如果以武林中人的眼光去瞧，準是練有某種特殊的功力。

不過，除了這一點，以及他那健壯的身材，再也瞧不出還有什麼特別之處。

但人不可貌相，他能够引起楊金台的重視，決不是一個等閒的人物。

× × ×

楊金台向店伙瞧了一眼便巳收回目光，脚下一跨逕自在一張桌前坐了下來。

「朋友，在山區開店，可够辛苦的，除了賺錢不多，還得忍受風寒，末了，嘿嘿……」

「但也有一樣好處，此地沒有惡狠，也沒有惡狗。」

這是楊金台與店伙的對話，他們語含機鋒，果然是一對寃家對頭。

楊金台雙眉一挑，冷冷一哼，道：「他呢？」

店伙道：「他？這兒只有小的一個，客官找誰？」

楊金台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雙目如剪，緊緊盯着店伙道：「朋友也是一號人物，當眞要不見棺材不掉淚？」

店伙聳聳肩道：「你在說笑話吧？客官，小的整日與風雪爲伍，而不能够凍餓死巳經是幸運的了，那裏是什麼人物。」

楊金台哼了一聲道：「很好，路兒，發。」

路兒應了一聲，由懷中掏出一個竹筒向門外一抖，波的一聲輕响，忽然衝起一道紅光。

敢情路兒發的是旗花信號，楊金台是要召集他的部屬。

這間酒店不是只有店伙一人麼？無論他功力多高，憑楊金台主僕，加上黃九峯夫婦，也四對一，還怕不穩操勝劵？

再說，由索倫出發開始，就瞧不到半個東廠高手，一路之上，他們也沒有現出絲毫踪跡，莫非這般人早已埋伏在這間酒店之外？

如果當眞是這樣，這名店伙就絕不簡單，否則，以楊金台那狂傲的性格，怎會如此謹愼？

那麼這名雙掌粗大的店伙，必然是一位絕代高人了。

也許他眞的是一位絕代高人，但無論他怎樣高明，他一定不是黑星的對手，因爲當今之世，只有黑星才是公認的第一號高人。

或許，路兒所發的信號，正是告訴黑星。

因此，店伙面色一變，他那雙目之中竟露出一絲驚懼之色。

這自然瞞不過楊金台，雖然那驚懼之色是一現即隱。

「別敬酒不吃吃罰酒，快說，他在那裏？」

店伙緩緩吸了一口氣，穩定了一下浮動的心情，然後雙手一搓道：「客官是在說笑話吧？我不懂。」

楊金台哼了一聲，道：「我會教你懂的。」

楊金台使的是伽藍聖手，佛門絕藝，威力果然驚人，店伙與他相隔八尺，這出手一抓，立即响起一聲驚呼。

原來他一把抓裂店伙的肩頭現出幾條血槽。

以楊金台那身高明的功力，這全力一抓，只讓對方受到一點輕微的傷害，足見這位店伙的確不是常人。

而且他身如飄風，一幌之間便巳退向丈外，同時雙手平擧，十指尖端忽然射出無數的牛毛鋼針。

楊金台正在向店伙欺身撲出，他也決未想到對方的指尖會發出如此歹毒的暗器，此時無論他功力多高，必難逃過這一意想不到的刦難。

但，一股剛猛的勁風忽然橫裏而來，鋼針經不起勁風一擊，竟全部嵌入側面的牆壁之內。

楊金台死裏逃生，被人將他由鬼門關拉了回來，只不過在勁風掠體之時，他竟然連打兩個寒噤。

當今之世，除了黑星包不錯誰有如此驚人的功力？難道是黑星親自趕到？

及回頭向發掌之人一瞥，他的心頭禁不住暗暗一懍。

他不是黑星包不錯，只是黑星的弟子黃九峯而巳。

掌力帶着嚴寒，會使人四肢僵硬，血液凍結，這是啞蟬神功的特徵，天下別無分號。

難道剛剛投師的黃九峯巳習了這無雙絕學？

楊金台的心中有着極度的不安，神色上却瞧不出半點波動，他命令路兒去追趁機逃走的店伙，再回頭雙拳一抱道：「多謝師弟。」

黃九峯道：「自己人嘛，師兄何必客氣。」

皇甫菁菁道：「路兒只怕無力擒着那名店伙，師兄的人來了，你還是辦正事要緊。」

她說的不錯，虎倀韋栖遲確巳帶着東廠高手匆匆趕來。

楊金台派遣兩人在店裏搜查，並請黃九峯夫婦協助，然後帶着韋栖遲等追了出去。

待楊金台去遠，留下的四人在店中搜尋之際，皇甫菁菁柳眉一皺道：「大哥，你不該出手的。」

黃九峯道：「哦，我總不能見死不救呀！」

皇甫菁菁道：「此種陰險小人，你實在不該救他。」

黃九峯道：「可是……」

皇甫菁菁道：「大哥仁心俠骨，在瞧到別人面臨危難時你會忍不住出手，可是別人跟你不同，他却想將你置於死地。」

黃九峯道：「楊金台也許對我沒有好感，但也不至如此嚴重。」

皇甫菁菁一嘆道：「你太忠厚了，大哥，難道你瞧不出他的存心？適才在路上碰到伏弩，他分明巳經發現，却故意讓你前去送死，直待弩箭將要及體，他才發聲警告。」

黃九峯道：「此人的確是一個十分危險的人物，咱們今後，多加一份小心就是了。」

他們說話之間，店內搜查的四人毫無所獲，楊金台也空手而返。

皇甫菁菁道：「師兄，沒有追到那名店伙？」

楊金台道：「沒有，此人輕功之高，在江湖上薄有虛名，再加上森林十分綿密，找人確屬不易。」

皇甫菁菁道：「他是誰？」

楊金台道：「愚兄原以爲他是神手將戴濤，估不到他那粗大的雙手是假的，後來瞧到他的身法，才知道他是雲飄飄。」

皇甫菁菁道：「師兄原先問他……」

楊金台道：「神手將戴濤是白髮閻君辜辛的師弟，辜辛是方仲達的總管，愚兄由此推斷，所以才要他說出方仲達的藏身之處。」

皇甫菁菁道：「咱們却未想到他那雙假手，原是藏着歹毒的暗器。」

楊金台道：「是的，如非師弟及時出手，小兄那裏還有命在。」

黃九峯說道：「過去的事，就不必再提了，如今咱們是繼續前進呢，還是暫時歇在這兒？」

（未完）



遊俠傳奇故事／朱羽・文　盧令・圖

插翅難飛（六）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杜復軍利用狡智，死刦，他以邊防專員的身份，着紀標向葛通傳話，硬誣葛通派人掉換了他二十痲包的駝毛，要葛通負責賠償，葛通誤會杜復軍是貪婪之徒，毅然約見杜復軍，允諾賠償，同時許以重金，要杜復軍殺死鄧彬，詎杜復軍拒絕了代作殺手的要求，反向葛通警告，說是若沒十分把握千祈不可莽動，以招殺身之禍，不過他却願置身事外，不予聞問。但他雖有答應替葛通殺鄧彬，却順手把葛通賄賂他的那張六千大洋的銀票，收入袋中，頭也不回的，逕自揚長而去——

大鬧鴻門宴　驚闖晴天雷

杜復軍走了，葛通的肺，差一點兒就氣炸了。

「八爺！」彭福遠在一邊嘀咕着：「您說說看，這六千大洋花得多寃枉。」

「什麼六千大洋？」

「喝！八爺！您敢情是氣胡塗了啦！那張六千大洋錢票，不是讓姓杜的帶走了麼？」

葛通冷聲道：「那是永遠也沒法兌現的票子。」

「八爺！您在說些什麼呀？」

葛通陰冷地說：「死人還會拿着票子去兌錢嗎？」

× × ×

鄧彬坐在桂蘭芳的廂房裏，他臉上一無表情，目光也在發直，似乎在思索着什麼。

桂蘭芳像一陣風似地捲了進來。

「鄧彬，你是認爲這頓飯是非吃不可嗎？」

「我不能讓紀標爲難。」

「他臨走丟下一句話——宴無好宴，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他好心提醒我呀！」

「剛才我跟小金丟過話，如果他膽敢在菜裏面放毒藥的話，我就殺他的全家，放火燒他的金陵酒家。」

「妳也未免太小看葛通了。」

「怎麼？你認爲他不會幹這種下流事呀？」

「葛通也許是任何卑鄙的手段都會用得出，但他絕對不會在酒菜裏下毒。這種手法太幼稚，他知道我絕不會上當。」

桂蘭芳道：「那麼，他請你吃飯的用意何在？」

「談和。」

「你會跟他談和嗎？」

「不會。」

「那不就結了嗎？葛通是什麼人？他明明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他爲什麼要作？你找的是藍長飛，找的不是他，他這一出面，分明就表示他和藍長飛是站在同一條綫上的，他不是自找痲煩麼？」

桂蘭芳提出的一連串問題，竟然將鄧彬問住了。由此可見她的世故很老到，分析事理也很深入。

「鄧彬！你再想想看，他眞正的用意何在？」

「妳說呢？」

「殺你！」桂蘭芳用力地說。

「葛通有家有業，他寧願爲了藍長飛那種人來得罪我？他難道沒有想過，萬一殺我不成又怎麼辦？」

「不錯，葛通有家有業，但他的家業最少有一半是藍長飛爲他掙來的。如果沒有藍長飛繼續給他撐腰，他的家業就不保。你固然比藍長飛厲害，但是藍長飛肯爲他賣命，你不肯呀！」

鄧彬沒有吭氣，顯然同意了桂蘭芳的看法，事實上也是沒有更恰當的理由去駁倒她的推斷。

「鄧彬！取銷這個飯局。」

「不行，我不能食言。」

「鄧彬！到底是性命重要？還是信用重要？」

「兩者同等重要——桂姑娘！妳放心，即使葛通眞想殺我，他也辦不到。」

突然有個僕婦在門口出現，望着桂蘭芳，後者立刻走了過去。

那僕婦狀至神秘地向桂蘭芳耳語了幾句。

桂蘭芳揮揮手，那個僕婦又走了。

鄧彬沒有問她，但她却自動的說了出來：「杜復軍請我過去坐坐。」

「哦？」鄧彬反應很輕微，也沒有表示什麼。

「我才懶得去理他。」

「妳應當去。」

「爲什麼？」

「他剛剛才去過葛通那兒。」

「哦！」桂蘭芳狡黠地笑了。「沒想到，你也會利用別人。」

「錯了，」鄧彬冷冷地說：「我不想利用任何人。而且我一再地告訴你不要管我的事，妳又非管不可，妳既然一定要管，妳就應該管得徹底一點。」

「鄧彬！我對我方才說的那句話表示抱歉！……可是，我猜想葛通不會將他的計劃告訴杜復軍，即使會，杜復軍也不會告訴我。他恨你，他巴不得你早死，難道你看不出來嗎？」

鄧彬沒有再說什麼，掉頭走了出去。

桂蘭芳蹙眉沉思了一陣，她還是決定去看看杜復軍。

杜復軍含笑相迎，桂蘭芳因爲是有所圖謀而來，態度也很客氣，此時相見，跟方才相見的氣氛大不相同了。

「蘭芳！我送妳一件東西。」

「哦？」

杜復軍捧着一個精緻的盒子到了桂蘭芳的面前，緩緩將盒蓋揭開，裏面放着一隻翡翠鐲子。

鐲子碧綠晶瑩，一看就知上品。

「喲！這麼貴重的東西，要值多少錢呀？」

「六千塊大洋。」

「六千塊？你眞闊呀！」

「蘭芳！說句良心話，我這輩子還沒有見過那麼多錢。」

「是葛通送你？」

「蘭芳！」杜復軍臉上的笑容消失了。「妳怎麼想到他頭上去了呀？」

「那麼，這六千塊大洋就是葛通送你的，是不是？」

杜復軍道：「唉！在妳面前，什麼事都瞞不過。」

「是嗎？」桂蘭芳還在逼問。

「是的。不過他拿得並不心甘情願，說句坦白話，是被我敲來的。」

「沒條件嗎？」

「有條件，讓他活得安穩點。」

「當然，鄧彬一死，他就安穩了。你爲六千塊大洋而答應葛通殺鄧彬，又花六千塊錢買鐲子來討我歡心，你拿我當什麼人？」

杜復軍的眼睛瞪得很大，妬火與怒火將他的眼珠子燒得像火般紅；火燄的熱力，可以將任何站在他面前的人焚燬。

桂蘭芳却不同於任何人，她依舊那樣冷傲，倔强的嘴唇微微地噘着，冰冷的目光咄咄逼人。

一冷一熱形成了强烈的對比，也形成了緊張的對抗。

「姓杜的！」一陣短暫的沉默之後，桂蘭芳又吼了起來，「你說話呀！」

杜復軍沉默着，他顯然盡力在克服行將爆發的怒火。

「哼！你變啞巴啦！」桂蘭芳尖酸刻薄地說。「如果你那支殺人如蔴的獵槍也變成啞巴，這個世界就太平了。」

「蘭芳！」杜復軍開口了，並不像夏日的悶雷，而像秋蟲，微微弱弱的：「妳寃枉我了！」

「我寃枉你！」

「蘭芳，妳完全不了解我，」一瞬間，杜復軍那雙灼人的目光竟然變成乞憐的神色。「我從來不爲錢殺人，我接受官方的委托爲邊防專員，月薪只有三十塊大洋，這點錢只夠我買子彈、火藥，以及馬匹的飼料，我經常餓着肚子追捕悍盜，以前我去捧場，看妳的戲，只能坐二十枚子兒的大座，從來沒坐看三角大洋的池子座兒，我一直很神氣，但也一直很窮。我甚至連一件到了冬天可以抵禦風寒的皮襖都沒有……」

「所以，你一聽說葛八爺肯化六千塊大洋請你殺鄧彬，你就忙不迭地答應了……你幹嗎不買皮襖？要買這撈什子的玉鐲，……姓杜的，你得想想清楚，像你這種人萬一凍斃街頭，連個收屍的人都不會有的。」

「蘭芳！我沒有答應葛通去爲他殺死鄧彬。」

「你沒有？嗯！」

「沒有。」杜復軍用力地搖着頭。「我從來不爲錢殺人，而且我只捕殺盜賊，

鄧彬不是盜賊。」

「鄧彬雖不是盜賊，可是你恨他。」

「我承認。」

「那就不結了嗎？你一定會趁這個機會把他幹掉。」

「不！我恨他是一回事，他該不該殺又是另一回事。蘭芳！我絕不是小人。」

「我眞的冤枉你了？」桂蘭芳的語氣柔和了許多。

「是的，你誤會了。」

「葛通難道沒有提出這種請求嗎？」

「提過，但被我嚴辭拒絕了。」

「你拒絕帮他殺鄧彬，他依然將六千大洋送給你，難道他的錢多得沒處化？」

「那是另一碼事，蘭芳！像他那種爲富不仁的人不敲也是白不敲，蘭芳，我還是第一次幹這種事。」

桂蘭芳凝視着杜復軍，他的右手那隻玉鐲仍然在他的手裏，他爲了買這隻玉鐲不惜使出了敲詐勒索的手段，這份情倒是够癡的，可惜，可惜……

可惜，桂蘭芳並不領這份情。

「杜爺！」桂蘭芳的口氣更加柔和了，她不願過份傷害這個自尊心非常强烈的男人。「留着吧！我不能接受這麼貴重的禮物。」

「蘭芳！妳認爲這隻玉鐲很貴嗎？」

「你頂風冒雨，賣命殺人，所得的代價一個月只有三十塊大洋，我以前在班子裏，搽紅抹白，裝瘋賣傻，一個月的包銀才二十五塊大洋，這隻鐲子却化了六千塊大洋，怎說不貴重？」

「蘭芳！這隻鐲子只是代表我的心意，如果妳看重，它的價值就不止六千塊大洋；如果你不看重它就分文不值……蘭芳！收下吧！」

「不！你留着。」

「留着幹什麼？」

「留着送給別的女人，天涯何處無芳草，杜爺！你是聰明人，也用不着我再多說什麼啦！」桂蘭芳說完之後，就轉頭向門口走去。

「站住！」杜復軍突發出一聲怒吼。

桂蘭芳站住了，但她並沒有轉過身來，也沒有吃驚的表示，杜復軍終於會怒火大發，似乎早在她的預料之中。

「杜爺！你還有什麼吩咐嗎？」

「桂蘭芳！我只想問你一個問題。」

「問吧！」

「妳好像是爲鄧彬而活着的。」

「我承認。」

「那麼我倒很想看看，從明天起，妳怎麼活下去。」

桂蘭芳像旋風般轉過身來，疾聲問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因爲明天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鄧彬這個人了。」

「誰要殺他？」

「別人。」

「你希望他死？」

「我承認。」

「杜復軍，你說你不是小人，其實你比小人還要卑賤……你瞪大了眼睛瞧，今天我是爲鄧彬而活着，明天，鄧彬死了，我就爲他的死而活下去，總之與鄧彬脫不了干係，別以爲鄧彬一死我就斷了念……告訴你，即使天下男人都死光了，也輪不到你杜復軍。」

桂蘭芳像一陣風似的走了。

杜復軍像尊石像般的楞在那兒。

× × ×

「鄧爺！你是不是很喜歡那個唱戲的？」商琳突然冒出這麼一個問題來。

鄧彬輕微地蹙了一下眉頭。「商琳，我一直在和妳談論妳趕緊離開花馬池的事，妳幹嗎又扯別的呀？」

「鄧爺！那個唱戲的妞兒是不是很喜歡你？」商琳就像沒有聽到鄧彬的話，仍在一個勁兒地問。

「誰喜歡誰，誰不喜歡誰都跟妳沒關係，……商琳！妳已經惹火了一個藍長飛，如今又惹毛了杜復軍，妳還一定猴在這兒幹嗎呀？走！趕緊走，自衞隊紀隊長雖然是葛通的奴才，還有點兒血性，找他去，他包管能安全地送妳離開花馬池……商琳！咱們共度了兩天兩夜，也算有緣，妳就聽我一句勸，成麼？」

「我不走。」商琳說來堅定有力。

「唉！我是最不會說話的人，我已經說得够多了……！商琳！妳還指望什麼？喬喬的仇報不了啦！我是絕不會帮你去殺杜復軍的……妳待在這兒，只有找死！」

「鄧爺！我的生死，難道對你很重要嗎？」

這句話竟然將鄧彬問住了。

「鄧爺！不關心我的痛苦，不關心我的感情，却關心我的生死，爲什麼？」

「商琳！生命是最寶貴的，尤其是妳，忍受了喬喬被殺的悲痛，忍受了藍長飛的凌辱折磨，妳還活着，這該有多麼寶貴，又何必愚昧地斷送掉？」

「鄧爺！你這麼關心別人？爲什麼不關心你自己？」

「哦？」鄧彬又是一楞。

「今晚那場宴會可能是你生死存亡的關頭，你爲什麼不去多想想應付之策，却再一味地勸我逃？」商琳從床椽上站了起來，緩緩向鄧彬走過去，「鄧爺，我太了解藍長飛，也太了解葛八爺，今晚他請你吃飯絕不是因爲想與你談和，那可能是生命中最後一頓飯。」

「商琳！你這番話已經說過無數遍了，我已經牢牢記住，不必再說啦！」

「可是，你並沒有拿我的話，當一回事。」

「商琳！我的生命非常頑强，十年前，藍長飛殺了我十七刀都沒有使我喪命，這十年來我愈活愈堅强，他們又能把我怎麼樣？」

「鄧爺！別過份低估敵人，高估了自己。」

「商琳，說這些都是白搭啦，我已經答應了紀標，想不赴宴都不行了。」

「鄧爺！你應該帶那個唱戲的妞兒一起去赴宴。」

「爲什麼？」鄧彬訝異地問。

「如果你喜歡她，她也喜歡你的話，你一定要帶她一起去。」

「爲什麼？」鄧彬的嗓門提高了。

「每一杯酒，每一道菜都要她先嚐嚐，像葛通那種人，什麼卑鄙的事都作得出來。」

鄧彬渾身一震，語氣不遜地說：「商琳！妳爲什麼想到教桂蘭芳當我的替死鬼，而沒有想到妳自己？」

「鄧爺，我不够那個格，而且，桂姑娘會武功，有本事，萬一有什麼情況發生，她不會成爲你的累贅。」

「商琳，在我赴宴的時候，我會請桂蘭芳爲我作一件事情，她也許不肯，但我求她，她一定會答應。」

「什麼事？」

「請她陪着妳。」

「不必！」商琳一直都很柔順的，此刻突然嚷了起來，「別把我看得那麼重，教她陪你去，如果你實在不願她去替你死，就教她在暗中保護你……鄧爺，我就像路邊一株野草，不管你怎麼維護，秋霜一降，就會枯萎……鄧爺！沒有什麼事比你活着更重要，我就這麼一丁點兒殘餘的感情，你接受也好，不屑一顧也好，反正我已經雙手捧出來了。」

那樣坦率，那樣誠摯，經過千錘百煉的感情很吝嗇，却具有震撼的份量。

鄧彬的感情早經封凍，也可以說早已痲木了，但他此刻心頭上的積雪却突然解凍，冰冷的胸懷也暖和起來，而他肩頭上的擔子却又加重了。

「商琳！」鄧彬激動地說：「妳教我說什麼？就算千言萬語也無法表達我此刻的心情……」

「鄧爺！什麼也別說，只要你活着，就算你爲桂姑娘而活着吧……桂姑娘有點兒野，有點兒潑，這都沒關係，最重要的是她的心。女人看女人，看得最深；我看得出，她的心裏除了你之外，再也沒有別人。鄧爺！別辜負人家……」

「商琳！妳只用一雙眼睛去看，却沒有用心去想，有許多事情……」

商琳緩步走向窗前，說：「鄧爺！我是已經知道你要說什麼……天就快要向晚了，你還得養養神，宴無好宴，紀隊長的話沒錯，今晚有得瞧的啦！」

鄧彬道：「商琳，妳實在很了不起，如果桂蘭芳聽見妳這番話，一定非常感激妳。」

「鄧爺！」商琳回過身來悽然一笑。「我並不是爲了使她感激才說這番話……我是爲了你。」

鄧彬彷彿又回到了炎炎大漠，商琳最後這句話像一團火球般襲向他，使他感到週身熱燥，頭腦一陣昏眩。

鄧彬這一生中曾經得到過無數的女人，從沒有得到過任何女人的愛，難道這就是？一種毫無保留的奉獻，一種刻骨銘心的關注……

就在鄧彬頭腦昏眩再恢復清朗的那一瞬間，他的視綫中突然出現了兩個女人。那不是幻覺，一個站在窗前，一個站在門口，那絕不是因視綫糢糊，而產生的叠影。

站在窗前的是商琳，站在門口的則是桂蘭芳。

「鄧爺！」桂蘭芳輕輕地說：「我都聽到了，我覺得商琳的話很有道理，儘管她從頭到尾都沒把我看在眼裏，我還是照樣稱讚她一聲了不起……她經過太多的折磨，所以，她認清楚了人性的險惡……鄧爺，我決定陪你一起去赴宴。」

「不……」鄧彬的聲音很大，近乎咆哮。

商琳飛快地轉過身來，以驚訝的目光望着鄧彬，她沒有問理由，她似乎已經從對方的眼光中看透了他的心。

「爲什麼？」桂蘭芳却忍不住問了出來。

「這是我自己的事不想拖着別人。」

「鄧爺！」桂蘭芳緩緩地說：「我沒有讀過書，却會唱不少齣戲，在戲辭兒裏我也了解了許多人情世故，古往今來，聖賢也好，英雄也好，他們都缺少不了知己的朋友，你難道就不需要朋友嗎？」

「不錯，任何人都需要朋友，可是，我不想拖朋友下水。」

「這麼說，你已經知道今晚這場宴會有危險？」

「不錯，我早就料定了。」

「既然料定了有危險，爲什麼要去赴宴？」

「我一定要去。因爲我不耐久等，」鄧彬突然仰起頭來吁了一口長氣：「唉！我自己也不了解我怎會如此缺乏耐性。十年漫長歲月，都等過去了，爲什麼這三天、五日，就等不過？我明明知道葛通挖好了一個陷阱，等我掉下去，我偏偏要踏進他的陷阱……唉，我在妳們面前說這些幹嗎呀？這是我一個人的事，爲什麼要妳們也跟着我煩呢？」

「鄧爺……」商琳總是在最恰當的時機才開口：「十年前，你僥倖在藍長飛的刀下逃生，你就應該遠離邊城，不應該在這兒待下來，結果你愚昧地留了下來，又愚昧地到七星岩去赴約，你作了這麼多愚昧的事，難道還不够嗎？」

「商琳，妳不必再說什麼了，我需要靜一靜，妳到桂姑娘房裏坐坐，成嗎？」

× × ×

桂蘭芳向商琳打了一個眼色，二人聯袂離去，鄧彬和衣躺上了床，連房門都沒有關。

金慶陵這一下午實在够忙的，主人是葛通，客人是鄧彬，都是他惹不起的大人物，因此，每一道菜他都小心翼翼，怕出漏子。

眼看天色漸暗，菜也準備得差不多了，他趕快離開厨房，到那間專門招待貴賓的花廳去佈置席面。

花廳三面是牆，一面臨園，那株永不結子兒的葡萄藤的枝葉倒是非常茂盛。這時，花廳中已經亮起了一十二盞琉璃宮燈，金慶陵瀏覽一遍，面露得色。他對這間花廳的陳設是相當滿意的。

突然，他發現身側站了一個人。是杜復軍，不過，金慶陵不知道對方是怎麼進來的。

「哦！杜爺！」金慶陵忙不迭招呼。

「忙哦！」

「嘿嘿！沒什麼，沒什麼。」

「聽說八爺今晚要請客？」

「是呀……」

「是不是就在這兒嗎？」

「是呀！杜爺！您瞧，這兒還够氣派嗎？」

杜復軍很認眞地在欣賞着，每一種壁飾，每一幅字畫，甚至屏風，板壁，他都沒有放過。他不僅是看，而且在摸，在掀動，連字畫的背面他都沒有放過。

「是八爺選在這兒的嗎？」

「嘿嘿！」金慶陵一個勁兒地忙陪着笑臉，「這還用得着八爺吩咐嗎？這是咱們金慶陵酒家最好的廳堂呀！八爺請客，當然在這間啦！」

「有暗門嗎？」杜復軍這一問似乎非常突然。

「暗門？」金慶陵似乎被問住了，但他很快就明白了杜復軍的意思。「嘿嘿！杜爺！您說笑，那還用得着嗎？」

「嗯！是用不着暗門，」杜復軍抬手往花園那邊一指。「那麼大的出口，就是千軍萬馬也進得來喲！」

金慶陵一個勁兒地摸頭搔腦，他似是估不透杜復軍話中的玄機。

「地方挺寬敞，再多的人，也不會碍手碍脚。」

「嘿嘿！挺寬敞，不過，八爺只請了一個客人呀！」

「小金！你沒準備一點助興的節目嗎？女人歌舞啦！蒙古哥兒們的吐火，跳刀，翻觔斗啦！」

「杜爺！八爺要跟姓鄧的談心，要清靜。」

「小金，我可要跟你打聲招呼，今晚別用太貴重的餐具，細瓷、細碗，更不要用。」

「爲什麼呀？」

「萬一砸爛了，可沒人賠哩！」說完之後，杜復軍就走了，留下了摸頭搔腦，滿臉迷惑的金慶陵。

天色終於黑盡了。

鄧彬也正好從小寐中醒過來。人，好美是天性，不管是男人或女人。現在，他正用一撮綿羊毛蘸着一種叫不出名兒來的油脂在擦臉，臉上脫下了一層皮，使得他那張五官均勻的臉顯得白裏透紅，英姿煥發。如果有人說他三天前曾經遭過嚴重的火傷，聽說的人絕不相信。

商琳是女人，當然是有梳子，鄧彬也借用了；將他滿頭雜亂無章的亂髮梳理得整整齊齊的。

門口傳來噗哧一聲輕笑，桂蘭芳也不知道在那兒站了多久。

「我說鄧爺！」她笑着走過去，「是去相姑爺呀？還要這麼仔細打扮，眞虧你這份閑情雅緻。」

鄧彬似乎不在意桂蘭芳的取笑，對鏡照了照，很滿意地說：「十年來，我從來都沒有像現在這麼週整過。」

「你呀！上咱們戲班子不用扮就是英俊小生啦！」

「今兒是八爺的座上客呀！像我這種人那够格成爲八爺的座上客呀？要是不收拾得光鮮點可就辜負人家一番盛情啦！」

「鄧彬！」桂蘭芳連名帶姓地叫了起來，「我看你是存心作個飽死鬼！」

「怎麼啦？」

「你好像對今晚這場閻王宴一點也不在乎。」

「桂姑娘！不瞞你說，我這輩子已經無數次差那麼一點就成爲閻王爺的座上客，那位葛八爺比起閻王爺可差得遠哩！」

「鄧彬！我已經盡了心力，藍長飛那一夥人毫無動靜，也不見踪跡，酒席擺在花廳，三面牆，一面臨園。如果這是個陷阱，你不妨多留意花園中的動靜。」

「桂姑娘！我內心多麼感激實在無法用言辭來表達……今晚這場宴會我明明知道葛通必有所圖，不過，我根本就沒有將藍長飛那帮人放在心上。」

「鄧彬！你的心上放着什麼呀？」

「妳！」鄧彬一根手指指向桂蘭芳鼻尖。

桂蘭芳自幼在戲班子長大，臉皮子不會薄，可是在此刻她竟然情不自禁地低下了頭。

「桂姑娘！在我赴宴之前，我有幾句話要跟妳說。」

「我在聽。」桂蘭芳的聲音輕得不能再輕了。

「妳眞的一點兒也不喜歡杜復軍？」

桂蘭芳猛地抬起頭來，喜悅與羞怯的神情一掃而空，她發覺自己會錯意了。鄧彬說將她放在心上是實話，可是那並不是示愛，而是表示他的關切。

「鄧彬！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妳應當看得出，杜復軍很喜歡妳，眞心眞意地喜歡妳。」

「那是他的事。」

「杜復軍這個人並不壞，只是性格太乖戾，如果妳去影響他，他可能會變成一個十全十美的人。」

「鄧彬！」桂蘭芳氣喘喘地吼了起來。「你這是什麼意思？他好，他壞，與我有什麼相干？」

「桂姑娘！妳很坦率，妳很爽直，可是妳太任性。爲什麼不能讓我輕輕鬆鬆地去赴這場生死之宴呢？」

「什麼？你把我看成了累贅？」

「妳誤會我的意思了，不管妳喜歡誰，妳都是對的，唯獨喜歡我，妳就錯了。這些年來我爲仇恨而活，我的雙手也染滿了血腥，可以說死有餘辜，妳爲什麼偏偏喜歡我這樣個一無是處的人呢？」

「哦？」桂蘭芳笑了，其實她的笑比哭泣還要難看。「你以爲我喜歡你呀！」

「但願是我自作多情。」

「鄧彬，讓我說句實話吧！我的確喜歡你，我喜歡你今晚就去見閻王，喜歡你被藍長飛割成八塊，喜歡你的肉，你的骨頭抛在大漠上去餵禿鷹……臭美！也不撒泡尿照照！」桂蘭芳罵了個痛快，一跺脚走了。

鄧彬該懊惱？還是驚訝呢？都不是，他笑了，笑得很悽凉，他覺得他對桂蘭芳說這些話沒有什麼不妥當，但他也知道他

的話傷了桂蘭芳的心。

但願她是有心人；如果是，她會靜靜地想，她會慢慢發覺像鄧彬這種人放在心裏想想未嘗不可，爲他去作這作那就未免太愚昧了。

現在，鄧彬眞是輕鬆了，當他一無牽掛的時候，頓時變得生龍活虎起來。

他向門口走去，商琳正好進來。

「鄧爺！怎啦？」

「商琳！妳在問什麼呀？」

「鄧爺！我是說桂姑娘呀！她哭得好傷心哩！她說，死了爹娘她不哭，學戲的時候挨鞭子她不哭，受凍受餓她也不哭——這還是頭一次掉眼淚。是怎麼回事？」

「商琳！讓她去哭個够！」

「鄧爺！你———？」

「商琳！我也哭過，在漆黑的夜晚，在靜寂的山嶺，在荒漠的草原，我都曾號啕大哭過，哭能使人成熟，讓她哭個够！」鄧彬說完後大步走了出去。

正好，金慶陵向他走了過來，打老遠就笑着說：「鄧爺！八爺吩咐我來請你這位貴客啦！」

滿桌的美酒佳餚，却只有主客二八，顯得極不調和，不過，主與客心裏都非常清楚，彼此都不是爲了杯酒言歡而來。

「鄧爺！來此之前，我想好了一肚子的話。」葛通先打開了悶葫蘆。「可是，一見你的面，我就一句也說不出來了。」

鄧彬一笑，似乎很欣賞葛通的口才。

「說直話，不用繞彎兒。」葛通在唱獨脚戲。「藍長飛是我的人，他開罪了你，我賠禮。你說，要怎麼罰就怎麼罰，我絕不還價。」

鄧彬又是一笑。

這一笑，頗有點兒令葛通發毛，他身爲主人，沒有敬酒自己反倒乾了一大杯。

酒入肚，膽子壯了些，他又開了口：「鄧爺！我今兒個擺酒求教，你總得要開金口呀！」

「藍長飛在那兒？」鄧彬開口了。

「唉！我要知道他在那兒，早就揪他到你的面前向你請罪來啦！眞不是個東西，也不知窩到那兒去了。」

「這是我跟藍長飛之間的一段樑子，別人化不開，也解不開。化解這段樑子的方法只有一個……」

「鄧爺！你說！」

「敎藍長飛出面。」

「鄧爺，就算瞧瞧我葛通的面子也不行麼？」

「就算閻王爺出面調解這件事也是照樣不成，除非閻王爺大發雷霆，把我魂兒拘去。」

「鄧爺！藍長飛也不是一盞省油的燈，你連幹他好幾個兄弟，要不是我壓着他，可沒這麼平靜。鄧爺！你非要斷殺個你死我活才甘心嗎？」

「那我倒該謝謝八爺您啦！」

「鄧爺！聽我一句勸，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藍長飛的威風已經被你煞盡。你也爭够了面子，大好河山，有的是去處，鄧爺！你開開口，需要多少盤纏，儘管開口，我姓葛的絕不小器。」

「八爺！別把我鄧彬看成要飯的。」

「這麼說，你是決心讓我下不了台了啦？」

「八爺！你也別盡是說廢話啦！你也明明知道說了也是白說。八爺！想必你早就有了萬全的佈置，你就下聲令，亮出來吧！」

「哈哈，」葛通突然大笑起來。「你把我葛通看成了什麼人啦！來！喝酒！喝酒！」

攻擊在這一瞬間突然展開。

可是，鄧彬作夢也沒想到攻擊是從桌子底下發動的。

鄧彬一進花廳就打量好了環境地勢，他選了一個正對花園的位子，任何動靜都難逃他那銳利的目光。

但他絕沒有想到桌子底下還有人。

他來時，葛通已在座，那人一定是躲在葛通所穿長袍的下擺內，這種方法太卑賤，也太絕。

這人是拚命十三郎，用匕首的功夫一等一，鄧彬雖在匕首臨身之前已經覺察，也在全力閃避，可是，拚命十三郎的匕首仍舊劃過他的腰際，一時血流如注。

葛通雖然體胖，行動却甚靈巧，在拚命十三郎發難的那一瞬間，就已躍身離座，向花園奔去。

緊接着，在面臨花園那一邊的飛簷下又颼颼連聲地飛落兩個人，是柳十郎與王十一，柳持齊眉棍，王十一舞動着一把鐵佛手……那邊又傳來步履聲，東洋浪人木谷十二郎也都出現了。

四對一的確够瞧。

鄧彬沒有去關心他的傷勢，他只要能站着，就絕對不會躺下；他所關心的是，藍長飛本人爲什麼沒有來？

「你們都是藍長飛的兄弟？」鄧彬冷冷地問。

「不錯，」拚命十三郎領頭答話。

「爲什麼要替藍長飛送死？」

王十一開口了：「鄧彬！說句良心話，我個人對你眞是很佩服，可是，你把咱們好幾個哥兒給幹了，這口氣忍不下。你把那根馬皮編成的褲腰帶拿出來吧！你要是能够把咱們四個人都勒死，我作鬼都服你。」

「你們都很年輕，像這位老弟吧！」鄧彬抬手指指拚命十三郎，「恐怕只有十八九歲，爲什麼要跟着藍長飛爲非作歹？爲什麼要替他賣命？我實在想不通。」

鄧彬的右手按着腰際，鮮血從他的指縫間流了出來。

「姓鄧的，你想不通的事兒可多着呢！」柳十郎手中的齊眉棍打了個飛旋。「比方說：這裏有四個人，四件不同的兵器，你絕對想不到待會兒是怎麼個死法。」

「如果你們要動手嘛，那死的一定是你們。」

「哼！」拚命十三郎咬牙切齒地說：「即使咱們不動手，你也死定了，瞧吧！你腰眼上正在放血，你有多少血，能够流多久？」

「小兄弟！我只問你一個問題，藍長飛爲什麼不來？」

「哼！」拚命十三郎冷笑一聲，「誰說我們老大沒來？他要親眼看到你死。」

「在那兒？」

「就在你後面。」

鄧彬猛地一旋身子，拚命十三郎沒有說假話，藍長飛大馬金刀地坐在一把椅子上！

鄧彬並沒有「仇人見面，分外眼紅」的那種感覺，他顯得無比的冷靜，因爲他發覺自己太大意，過份低估了藍長飛，換句話說，也是過份高估了藍長飛。這種人絕不是君子，如果沒有安排好陰毒的陷阱，沒有絕對的把握，他一定不會露面。

「鄧彬！」藍長飛的態度很輕鬆。現在他已佔了八九成的勝面，自然樂得輕鬆。「我想不到你活了這麼久。」

「我等着挨你的第十八刀。」

「鄧彬！我藍長飛是什麼人？說過的話一定算數，既然當初沒殺你，以後我就不會再下手，要不然，你早就死在七星岩了。」藍長飛又說起大話來了。

「藍長飛！」鄧彬緩緩地說：「在邊城，你是個人物，我鄧彬跟你相比，實在算不了什麼。敎他們都出去，咱倆面對地解決，你死，死得光明磊落，我死，死得痛快淋漓，何必扯上這些不相干的人？」

「哼！」藍長飛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你問問我的弟兄，看他們答不答應。」

王十一首先答話：「藍老大！你跟他囉嗦個什麼勁兒呀？你在一邊坐着，兄弟們三下兩下就把他給放倒啦！殺鷄還用牛刀嗎？」

王十一的話剛一說完，手中的鐵佛手就揮了出去。

他們事先早有連絡，他這一抓只是虛招，柳十郎的齊眉棍立刻掃向鄧彬的腰際，拚命十三郎的匕首則挑向鄧彬的咽喉，木谷十二郎的長刀則如泰山壓頂般當頭劈下。

四面夾攻，鄧彬早就已經有了算計，他的目標是藍長飛，目標既然出現，他就絕不會放過。

四個人的攻擊行動雖有良好的默契，却還沒有達到一無空隙的境地，儘管這個空隙極小，也讓鄧彬抓住，而他更能從這個空隙脫離攻擊中心。

鄧彬的人，就是像個荒漠中專食人屍的禿鷹，剛一冲起，便又再俯落，正好落身在藍長飛所坐的那把椅子背後。

人還沒有落穩，他那根奪命絞索已經出手了，像一條極其靈滑的蛇，纏上了藍長飛的頸項！

藍長飛坐在那兒竟然一動都沒動。

就在這一瞬間，一把鋒利的短刀刺上了鄧彬的小腹。

鄧彬又一次遭到伏擊。

是黑心老八。

黑心老八藏在藍長飛的椅子背後，由此可見，十三太保經過連番慘痛的敎訓之後，也會檢討過缺失；他們也進一步地將鄧彬的每一步行動都預料到了。

鄧彬十年前未死，死在今天，他一定死不瞑目。

如果他雙脚站定，黑心老八才刺出這一刀，他就死定了，幸好黑心老八刺向他小腹的時候，他的身子還懸空着，腹部肌肉的自然反應增加了彈力，在刀尖與小腹接觸的那一剎那，他的身軀因撞擊力而後退，刀尖還祇是傷了他的腹肌，却沒有穿透小腹！

這種情況只有鄧彬自己知道。

黑心老八却以爲他已經得手，獰笑着說道：「鄧彬！你今天知道八爺的厲害了吧？……」

一語未落，鄧彬的絞索已套上了黑心老八的脖子。

柳十郎連忙大喝一聲，道：「兄弟們！上！」

僅僅一眨眼的工夫，鄧彬已鬆了絞索，可是，黑心老八的脖子已經被勒斷了，鄧彬似乎用盡了全身的力氣。

腰際帶傷，腹部帶傷，鄧彬已經有兩處在流血，正如拚命十三郎所說，他有多少血，能夠流多久？

黑心老八的死帶來一陣震撼力，十三太保的攻擊遽爾停住，花廳內死一般地寂靜，連花園內的蟋蟀鳴叫聲都清晰可聞。

藍長飛緩緩地站起，轉身，面對他的敵人，也許他現在才開始把鄧彬看成一個可怕的敵人，也許他早知鄧彬可怕，現在才有勇氣去面對他。

鄧彬紋風不動地站着，冷靜而又冷酷，只有鮮血在滴淌着，血，畢竟是熱的。

「鄧彬！」藍長飛的態度有轉弱的趨向：「十三太保已被你殺了七個，你還是不滿意嗎？」

「你還活着。」

「我不能死。」

「哦？你不能死？是閻王爺不肯收你這種惡鬼嗎？」

「如果我死了，這花馬池就沒有味道了。」

「沒有血腥味兒，是不是？」

「鄧彬！我們別閒磨牙，我也不怕我的兄弟笑我，看你連中兩刀，血流如注，我實在不忍心趕盡殺絕，立刻帶着你的金子，還有商琳，離開花馬池，十七刀你死不了，這兩刀你一定捱得住。」

「藍長飛，你太仁慈了。」

「這大概就是我的毛病，如果當初我加你一刀，我這七個兄弟，也不會死於非命。」

「現在你還來得及再加我一刀，不然你會後悔。此刻我如果能够活着離開這間花廳，將來死的一定是你。」

「我不後悔。」藍長飛堅定地說。

鄧彬立刻向花廳門口走去，他衡量過情勢，此時若想殺藍長飛難以登天，十年都忍耐了，又何必急於一時？

不幸的是，他又一次錯估了對手。

並非鄧彬容易犯錯，而是藍長飛太卑鄙，太陰險，他的毒計簡直防不勝防。當鄧彬走到花廳門口的時候，拚命十三郎手中的匕首突然脫手飛出。

拚命十三郎的匕首在手裏能要人的命，離開他手之後照樣能要人的命。

「鄧彬。」花廳門口有人大叫。

是桂蘭芳。

當鄧彬的話傷透她心的時候，她曾經說了一大堆詛咒的話，現在她還是來了。她不能不來，這就是感情。

她這一聲喊，鄧彬本能地閃動，匕首扎上了他的左肩，痛得他連連打了幾個飛旋，才站住了脚。

柳十郎喊了一聲：「快上！」

四個人又衝了上去。

桂蘭芳立刻上前擋住了，她手裏有一件奇怪的武器，竟然是廚房裏的切菜刀。她拳脚功夫不錯，却沒有練過武器，這把菜刀一定是臨時抓來的。

這把菜刀根本不能算是武器，可是，却暫時將凌厲的攻勢遏阻了。

鄧彬正在全力拔左肩頭的那把匕首，偏巧右手够不到，嚴格地說，他已喪失了戰鬥力。

「鄧彬！快走！」桂蘭芳發狂地吼叫道。

藍長飛那裏能容鄧彬再走，飛身躍起，落在花廳門口，封阻了去路。

鄧彬眞想大哭一場，自己死不足惜，竟然又拖上一個桂蘭芳，他怎麼不想大哭呢？

肩頭上的匕首總算拔出來了，現在，他又多了一樣武器，一件帶血的武器，他自己的血。

他的血還在不停地流着。

藍長飛不需要急進猛攻，他只要拖下去，消耗鄧彬的體力，他的目的，就達到了。

杜復軍突然由花園那邊踱了進來，他咀上叼着烟捲兒，雙手抱在胸前，就像一個戲園子裏的觀衆。

「桂蘭芳！」杜復軍一面拉過一張椅子坐下來，一面笑着說：「妳怎麼唱起大劈棺來了呀？」

「杜復軍！」桂蘭芳大吼大叫：「你是在看戲嗎？不能帮帮忙呀！」

「我爲什麼要帮忙？」

「冲着我也不行嗎？」

「冲着妳？我跟妳又有什麼關係？」

桂蘭芳吼道：「姓杜的！你好卑鄙，乘人之危……」

「我承認我是乘人之危。」

「好吧，只要你動手，我一切都聽你的。」

「桂蘭芳！」杜復軍精神抖擻地站了起來。「妳說話算話嗎？」

「我姓桂的說話向來說話算話……」

她的話聲未落，杜復軍已經加入了戰圈，論拳脚，好像也沒有什麼顯眼之處，可是，經他幾揮幾擋，戰局立刻改觀，藍長飛那一夥已經招架不住了。

藍長飛揚臂一揮，帶着他的兄弟從花園那邊逸去。

桂蘭芳手中的菜刀脫手飛出，篤地一聲，嵌在圓柱上，這一刀，似乎將她和鄧彬之間的感情也切斷了。

鄧彬這時倚在門框上！已經呈半昏迷狀態。他是個常人，並非鐵人；他的血也不像山泉；卽使山泉也有乾涸的時候。

桂蘭芳立刻過去扶着他，情急地問：

「鄧彬！你傷得怎麼樣？」

「蘭芳！」杜復軍突然低吼一聲。

「怎啦麼？」

「妳說過，只要我帮忙，就一切聽我的。」

「我說過。」

杜復軍道：「那麼，現在我就要妳跟我喝酒去。」

「喝酒？」

「難道不值得慶祝嗎？」

「慶祝什麼？慶祝你得到勝利？哼！你剛才本來可以將那些殺胚一個個擺倒，你却不盡全力，故意縱他們逃走，你還有什麼值得慶祝的事兒？」

「蘭芳！慶祝我得到妳呀！」

「放心！」桂蘭芳氣喘喘地說：「我會陪你喝酒，甚至會陪你睡覺，可是我要先照顧受傷的人……」

「蘭芳，我不許妳再碰鄧彬，再過問鄧彬的任何事，我要妳立刻跟我走。」

「姓杜的，你是不是人？」

「正因爲我是人，所以，我才會嫉妒，走！」

桂蘭芳差點要哭了，但她咬着牙齒沒讓淚水流出來。

商琳出現了，她望着桂蘭芳，一句話也沒有說。不過，桂蘭芳却明白她目中的意思。

桂蘭芳鬆開了鄧彬，垂頭向外走去。

杜復軍跟在她後面，此刻，他像一隻神氣活現的雄鷄。

商琳輕輕搖幌着鄧彬：「鄧彬，你還能走嗎？」

「我能走。」鄧彬輕輕地說。

「快回房去躺着，我去給你找傷科大夫。」

一場血腥的戰鬥終於結束了，地上躺着黑心老八的屍體，洒滿了鄧彬的血。有一件事情非常奇怪，自始至終，常老九都沒有出現過，他上那兒去了呢？

商琳對花馬池絕不陌生，尤其是對於傷科大夫。

因爲藍長飛那夥人經常用得着，而且她還知道最好的。

她知道北池有一個蒙古大夫治刀傷最拿手，不過，價錢很貴。商琳不担心，因爲她還有一袋金子。

她走得很快，盡量低着頭，希望不要撞上那些殺胚，結果，還是撞上了，是常宣。

「商琳，妳去請大夫？」

「老九，你想阻攔我嗎？」

「商琳，妳誤會了，」常宣拉着她進入一條小巷，「鄧彬傷得怎麼樣？」

「死不了！」商琳臉上沒有好顏色。

「商琳！妳希望他死嗎？」

「當然不希望他死。」

「商琳：我也是一樣。」

商琳以迷惑的目光望着常宣，他幾乎懷疑是自己聽錯了。

「商琳：」常宣很痛苦地說：「妳不了解我的心情，我的確不希望鄧彬受到任何傷害，可是，我也不會背叛我們藍老大，我眞是爲難極了。」（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

魚躍鷹飛

蕭逸・文　盧令・圖



惡煞從天降　聖地血腥飄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向陽君以驚人的功力，大鬧達雲寺，寺中僧侶無法抵擋，終於被向陽君闖進靜虛上人閉關練功的後殿，這時守在殿門外的郭彤，以靜虛上人正在練功的緊要關頭，萬不能讓向陽君闖入，日前靜虛上人雖曾囑咐他不可與向陽君爲敵，以免枉死，但郭彤此刻的心情却是抱着以死維護靜虛上人，當他一見向陽君已來到殿前，遂不顧一切奮身撲擊，當他一手揷中向陽君肩窩時，被向陽君反震之力抛了出來，郭彤心中一急，借着翻身之便，雙手後抄，把揷在後腰胯間的一雙精鋼七首，驀地拔在了手中——

然而也就在這一刹那間，面前人影乍閃，高大的向陽君，再次已臨近到他的身前——

和先前一般模樣的感觸——一股無形的膠着力道，有如當頭罩下來的一片雲也似，霍地傾頭潑下來！

郭彤登時身上一陣子奇熱砭骨，和剛才一樣，就像是掉進在一大桶熱膠之中一樣，全身上下簡直動也動彈不得！

向陽君注視着他的那一雙眸子，異常可怕，佇立在他面前的身子，有如丈二金剛——

「郭彤——我已讓了你三招，也實實在在的接受了你三招，稱得上對你是仁至義盡了——」

冷冷一笑，他目光之中微微現出了一些憐惜：「我眞不瞭解，何以你們這些人，居然爲一個老和尙，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既然如此，你求仁得仁，我就成全你，送你上西天吧！」

一面說他緩緩伸出了一隻左手！

那隻手在他初一伸出時，絲毫也看不出什麼異狀，可是緊接着就現出了顯著的異態，但只是在極短的時間裏，那五根手指變粗了一倍有餘。

在他緩緩抬起來時，郭彤登時感覺出當頭像是懸了一個太陽那般的酷熱，頃刻間已不禁爲之汗下。

這一刻的感受，眞是他生平從來未有過的，一則他如同身陷于濃膠之中，轉動不得，再則頭頂之上那隻手掌其熱如焚，烤得他頭腦生花，那隻手只須隨時向下一落，他即將命喪黃泉！

沒有人不怕死的！

也只有在自知必死的一刹間，才能顯現出一個人的眞正氣魄與胆識！

偏偏向陽君這隻手掌並不匆匆落下，似乎旨在探測對方少年人面臨死亡時的胆識與氣魄！

郭彤抬頭看了他一眼，輕輕嘆息一聲，却是一言不發！

向陽君冷笑道：「你可認識我用以殺害你的這種功夫麼？」

郭彤撩起眸子道：「大概就是所謂的太陽功吧？」

「誰告訴你的？」

「方丈師父！」

「他是你的師父？曾經傳授過你的功夫麼？」

「我但願曾是他老人家的弟子！」郭彤無限氣餒的道：「果眞那樣，我的武功也就不會這般的不濟了！」

向陽君冷笑道：「既然如此，你何以爲他受死？」

「方丈仁輝普照！」郭彤吶吶道：「爲我達雲寺繼往開來之聖僧，故而樂於爲其代死！」

「代死？」向陽君嘿嘿笑道：「寃有頭，債有主，你是不能爲他代死的，只能說是爲他屈死，郭彤——你當眞想死？」

郭彤冷笑道：「螻蟻尙且貪生，何況乎人？但是以在下區區生命，與方丈大師相較，却實是微乎其微，不値一提，足下要是執意向方丈行兇，倒不如先殺了我的好！」

向陽君冷笑道：「那麼，我就成全你

吧！」

說到這裏，忽然高擧在空中的那隻手掌翻了一翻，郭彤就覺得耳際像是響了一聲焦雷，頓時耳鼓發疵！

向陽君一聲狂笑，那隻赤紅的手掌突然箕開來，正待向着郭彤當頭擊下。

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猛可裏那扇垂掛着的竹簾「嘩啦！」一聲大響，竟然一平如水的平伸了起來——一股冷森森的陰風，猝然向着向陽君身上襲到——

饒他向陽君目空四海，技藝超羣，只是對於這陣子猝然加體的陰風，却是不敢視爲等閑！

頓時神色大變，眼前再也顧不得向郭彤出手加害，身子倏地一個側旋，疾速的閃開了八尺以外！

雖然這樣，那陣子猝出的陰風，仍然由他身邊擦身而過，由於這股子突出的勁道，恰恰屬於「至陰」之性，稱得上向陽君所練「正陽」的尅星！

儘管是沾着了一點，在向陽君感覺起來，却也是吃受不起，只痛得全身上下簌簌起了一陣子疾顫；那張原本呈現出血紅顏色的臉，一刹間變成了蒼白——

足下打了一個踉蹌，他霍地掉過身來那雙眸子裏幾乎都像是要噴出了火來——

「你——你老和尙——你竟敢暗箭傷人……」

可不是麼？

不知何時，那個看來瘦弱，盤膝禪房的靜虛老和尙，竟然已站身而起，非但如此，甚至於他已當門而立——

也同向陽君一樣，儘管看來他是這等的老朽不堪，可是畢竟他也是一個不容任何人輕視的「强者」！

一個「强者」的出現，那是絕對不同於一般的！

顯然，環繞在他身側四週，也同向陽君一般圍繞着一團罡氣——只是在性質上來說，那是截然不同的，向陽君很顯然是屬於「至剛」，而靜虛上人却是屬於「至陰」。

「陰尅陽」「陽尅陰」，似乎是早已經人認定的事實，端看持功人的造詣深淺而定了。

眼前「靜虛」老和尙雖經現身，却並未立刻向對方發難——他瘦削甚至於略似佝僂的身子，在這一霎看起來却精神抖擻，尤其是那雙眸子，閃爍的精芒，看來較諸向陽君也只有形於上的差別，却毫不遜色！

就在他站立的地方，環身的珠簾四下抛飛而起，竟然未有一根能垂落下來，看起來他整個的人，就像是一個鼓風爐，以至於環其身側四週任何物件，都被發自他身上的風力鼓蕩而起。

這就是一種强者的高標風範！

即使你是一個不入武術門徑的門外漢，當你目睹及此，你也會大感驚異！

目高于頂，不可一世的向陽君，在他目光接觸到老和尙出場的這一刹間，臉上的神色頓時現出了莊重神態。

以極其快捷的速度，他貼着殿壁轉了半個圈子——成了與老和尙正面接觸的方向……

「老和尙！」向陽君緊緊咬了一下牙：「到底薑是老的辣，我幾乎上了你的當了！」

「阿彌陀佛！」老和尙一隻手拈着老長的一串佛珠，眸子却是瞬也不瞬的盯着他：「我不明白施主你的意思，最好你說清楚一點！」

向陽君怒聲道：「這還要說麼，你故意打發個弟子與我胡攪，而你自己却在裏面養精蓄銳，等到功力成了，才再出來——好陰險的東西！」

「哼哼……」

這陣子低沉的笑聲，全係發自老和尙鼻腔之內！

「老衲如果陰險，在你來此之前，早就避走他處了！」老和尙慢吞吞的道：「那時你豈非撲了個空？」

「嘿嘿！」向陽君單掌護胸，厲聲道：「那樣，你就以爲跑得掉麼？」

靜虛上人冷冷的道：「老衲生平行事，至大至剛，從無不可告人之事，又何必逃避於你？」

「你明明就是在逃避，還要强詞奪理！」向陽君怒聲道：「我且問你，你既然無意躲我，又何必囑咐手下，佯稱你不在寺內，說什麼在坐關之中——哼哼，分明是一派胡言，現在你明明就在這裏，看你又怎麼解說？」

「老衲不會說過一句謊話！」老和尙單手打着訊號，喧了聲：「無量佛——老衲原本就不曾離開這處偏殿一步，這裏原屬後山也是事實——至於老衲正在坐關，諒必施主你已眼見，更沒有片語虛詞……所說一切，全是眞的，孽障你休得血口噴人！」

向陽君神色一呆，偏頭想了想，似乎對方所說，倒也是眞的不僞，他臉色一紅——倒好像是自己理屈了。

當然，老和尙的這番論調，是難以令他心服口服的！

「哼哼……你還要狡辯！」向陽君用力的向前跨了一步：「既然這樣，你又爲什麼深居後殿不出，却囑令寺內弟子，設下重重埋伏，對某家加以暗害，可憐這些和尙一個個都爲你屈死，老和尙你的良心何在？」

「老衲心如止水，並無不安——阿彌陀佛——」老和尙腰彎下來，活像一隻大海蝦：「良心應該不安，該受天譴的應該是你！」

「是我？……你胡說！」

說着，向陽君又用力的，向前跨進一步——

不——只應該說是跨前了半步。

因爲當他足步跨前之時，即感覺到遭遇到一種極大的阻力——其力萬鈞，眞如泰山當前。

——而那等巨大的阻擋力道，顯然是發自老和尙那看來瘦弱的軀體之內！

如此，向陽君在這個範圍之內，即使再想向前跨進半步也是甚難了！

然而，他的功力雖然已足够給老和尙致命的威脅。

眼看着老和尙那個瘦弱的軀體，就像是不倒翁一般的前後搖幌着——雖然這樣，他站立在地上的那雙脚步，就像是打進地裏的一對木樁——休想轉動分毫。

「咳！」老和尚輕輕的咳了一聲：「金貞觀，你進得廟來，一路濫殺無辜，可憐這些無辜的沙門僧侶——咳咳！」

他一連發出了幾聲咳嗽，顯得有點兒喘——

「老衲曾經答應過他們，要帶領他們修成正果，早登彼岸，看來，老衲是失言……失信了，而這些，只是因爲你……」

他伸出了一隻瘦手，遙遙的指向他：「只是因爲你這個孽障……金貞觀，你的獨斷胡行，遲早會更受到報應的，老衲勸你，即刻放下手上這把殺人的刀……隨我入殿，面壁十年……

「十年之內，你吃齊唸佛，頌經膜拜……尚須身受十刹厲戒——如此，或許蒙佛祖降恩，爾今後尚有重生之機——否則，悔之晚矣——」

向陽君聆聽之下，未始不曾心中大爲動了一動——

他實在不明白，何以這些話，出自老和尚的嘴裏，竟然會有這麼大的作用，原是不經入耳的話，竟然破例的在腦中三思起來——

「阿彌陀佛——」老和尚道：「金貞觀你可覺悟了麼？」

向陽君冷冷一笑，搖搖頭道：「你說的也許有理，但是時候不對！」

「什麼時候才對？」

「等我殺了你這個老和尚——殺了全天下所有該殺的人之後，嘿嘿……」他笑着，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齒：「也許那一天，我才會攷慮到皈依佛門！」

「那一天，你已經晚了！」

「晚不了！」向陽君說：「佛不是說過了麼，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麼？」

「阿彌陀佛——」老和尚單手捻着掛珠：「施主，你就這麼有把握能殺盡天下之人？」

稍後他加以補充的又道：「老衲是說，你這麼有把握，殺盡天下的強者？就好像——」

「好像是誰？」

「好像是老衲！」老和尚瘦軀伸直了一下，目射精光：「你難道有把握能殺死我麼？」

這句話倒不得不令向陽君大大吃了一驚！

他睜大了眸子，頻頻在老和尚身上轉了轉，然後冷笑道：「和尚這話說得有道理——看來你的功力，顯然比方才你與我隔簾對壘時精進了不少，爲什麼？」

「你還不明白麼？」

老和尚雙手合十，一連串的喧着佛號：「金貞觀，你既然問，老衲不妨就告訴你，老衲閉門坐關，乃是在運施一種至高功力——」

「什麼功力？」

「一種專門爲了對付你的功力——澄波返渡！」

「啊——？」向陽君吃了一驚：「哼哼……看來你像是對我很清楚，欲以至陰之功來對付我的純陽之性了。」

「你完全說對了！我正是這個意思，只可惜——」

微微一頓，他臉上現出了一片慘灰顏色。

「只可惜你的功力未完，可是，」向陽君有把握的說：「這門功夫我是最清楚不過，老和尚——你大概是想要以『先天之氣來補後天之功』了？可是？」

靜虛上人驚訝的揚了一下長眉：「你果然是個傑出的少年人，了不起——」

說話之時，一旁的郭彤，忽然似有所異動——

可是他身子方自轉動之間，已給向陽君掌中寶劍所瀉出的劍氣，陡然罩住。

郭彤登時不再移動——可是他臉上顯然現出十分不耐的表情。

這種形像在靜虛老和尚眼中，立時大大的不以爲然——

「培空——你不可妄動——」他吶吶說：「老衲正在爲你討命——你如果不聽老衲之言，擅作主張，將是後悔不及，死定了！」

他嘆了一聲，吶吶又道：「在你來說，這就顯然太不聰明了！——死有重於泰山，又輕於鴻毛，一個聰明的人，是絕不會輕率的就選擇一死的，郭彤，你明白我的意思麼？」

郭彤一時目含熱淚，點點頭：「弟子省得！」

向陽君目睹他們師徒情誼，不免爲之動容！

「老和尚——你是在爲你這個弟子討命麼？」

「不錯——老衲正是這個意思。」

「你憑什麼認爲我應該饒他不死？」

「憑他的完全無辜——憑他根本不是達雲寺的弟子！」

「啊——」向陽君冷冷的道：「這話怎麼說？」

「第一，」老和尚說：「達雲寺沒有帶髮修行的弟子，第二，既然你要找的是老衲，老衲現在已經出來了，你又何必非要殺他性命？」

向陽君偏過頭想想，點點頭道：「有理——」

又偏過頭看向郭彤道：「可是此子根骨造化極高，今日我放過了他，只怕來日他却放不過我！」

「你的意思是，你害怕了？」

「哈哈……」向陽君仰天一聲狂笑：「老和尚，你對我顯然還認識不够清楚，否則你當會知道，這個天底下，壓根兒就沒有我所怕的人。」

「既然這樣，郭彤這個孩子，你可以叫他走了。」

「啊——不不……」向陽君冷冷一笑道：「他暫時還不能走。」

老和尚道：「爲什麼？」

向陽君道：「因爲我對他認識還不够清楚，我想多留下他一會兒，還要好好觀查他一下！」

「這又爲什麼？」

「老和尚——你還不明白麼？」向陽君道：「我要他留下來，是想要仔細的觀查一下他與你之間的感情——我要他親眼看見你死！」

「不——」老和尚說：「也許死的人是你！」

「不不……恐怕還是你！」

「你爲什麼這麼肯定？」

「我可以這麼肯定！」向陽君說：「據我所知，欲行『先天之氣，補後天之功』的『澄波返渡』之術，非三日之內，不足爲功，而你，看來好像還差上一點點氣候！」

靜虛和尚神色微微一變，低低頌道：「阿彌陀佛，金貞觀，看來你顯然是個大行家了！」

向陽君道：「是了——現在我一切都明白了——老和尚，你是在拖延我，好使你自己完成這次準備！」

他冷笑了一聲又道：「可惜事與願違，就在這個時候，我來了，而且打破了你原有的計劃。」

說話之間，就見一旁的郭彤忽然探手入懷——然而他這個動作未完成，向陽君已發覺了，手指微抬，只聽見「颼！」的一股尖銳風力响過。

郭彤身子陡地打了個哆嗦，頓時就不動了。

老和尚登時一驚道：「哦——」

「不要緊，」向陽君說：「你也應該看得出來，我只是暫時定住他的一條陰脈——他仍然可以說話，只是暫時不能移動罷了！」

靜虛老和尚道：「這又爲什麼？」

「我要他眼看着你我的這一場決鬥！」微微一笑：「對他來說，這實在是一個難能的機會——也許終身一生，他再也沒有機會能看見這麼一場精彩的表演——」

靜虛老和尚冷森森的笑道：「你是如何知道這是我指使他們去找你的？」

向陽君冷笑道：「這還用說麼，除了你以外，誰能又有這個見識？老和尚，俗謂：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我與你原無怨仇，你却要着人來致我於死地，結果我沒有死，就來找你了。」

「唉……」老和尚苦笑，道：「就這一點而論，我確實是錯了，告訴我，是誰洩的秘？不用說，必然是那個姓雷的女人了！」

向陽君微微一頓，點頭道：「不錯，就是她——老和尚，你啣恨她麼？」

「不……」老和尚緩緩搖着頭：「雷姑娘慧外秀中，但老衲觀諸她眉目間情障重重……只怕日後受許多牽聯，你也是一樣——」

「你的魔障重重，殺氣上透華蓋——阿彌陀佛！」老和尚雙手合十吶吶道：「這是日後的話，你將倍嚐苦果……但眼前却白日中天，鮮能有人能輕攖其鋒——好吧——老衲已作好了必要的準備，你可以動手了。」

一邊說時，靜虛老和尚緩緩閉上了雙目。

他那看來甚是瘦削的身子，忽然更瘦了一些，手裏的佛珠已經緊緊的纏在腕子上，十根手指看似合十，其實却緊緊的互捏一起。

一聲一聲……極爲細微，但却清脆的骨節聲，在他的指節裏傳出來。

向陽君忽然睜大了眼睛——

這一霎，他臉上顯然充滿了極度的驚訝——

「老和尚——你莫非練過『達摩碎指之功』麼？」

「然——」靜虛方丈微微點着頭：「你果然知道的不少，你既然知道這門功夫，當應該知道這門功夫的厲害，請恕老衲好奇，老衲倒要想知道一下，你將要以什麼功力來對付我的『碎指之功』？」

向陽君面色陰沉的道：「那要看你對這門功力所能達到的程度了——」

「你說清楚一點！」

向陽君道：「當年達摩佛祖以此『碎指』之功，力斃紅塵十寇，也就是當年黑道上最厲害的十派宗師，據聞十寇都先後遇難慘死，而達摩却也喪失了十根手指，後來經七十年返渡善修，才得脫胎再生，老和尚，你當然不可能有這等造詣。」

「哼！」靜虛上人道：「我如果有這等造詣，只怕在你進門之初，已死於非命了。」

向陽君點點頭道：「這句話倒也不假，因此我猜測你也只是入門功夫而已。」

「入門的功夫，也足可以用來對付你了。」

向陽君咬了一下牙，足下又用力的向前挺進了一步——然而老和尚却不容許他再越雷池一步，就見他瘦軀作勢向前挺動了一下，向陽君不由自主的又後退半步。

老和尚一雙瘦手，像是一隻鶴般的亮開了雙翅——他頸項下彎，微微勾屈，背部尤其向上隆起——那副樣子簡直像煞是一隻大鳥。

向陽君「哼」了一聲，忽然蹲下了身子！

那種像是「登坑」般的姿態，方自向下一蹲，整個殿堂裏，立刻旋出了一陣子風力。

老和尚在獰笑。

向陽君也在獰笑。

「人」在拚殺性命的一刹，常常是本性的流露，已不可能再有任何掩飾——他們所想到的，只是如何來致死對方，保全自己。

兩個人都在邁動了。

向陽君向左——老和尚向右。

這種走法怪異的很——一旁木立的郭彤可算是大開了眼界。

他雖然不知道他們雙方這種走法是屬那一門路的，但是就外表看來，却肖似某種動物。

向陽君是在跨着虎步，兩隻手各以手背用力的磨擦着兩處後臀——大概算得上是「虎步行功」吧。

老和尚却是虛點着雙足，那副樣子像煞一隻「白鶴」——只見他每走一步，都高高的曲起一隻腿來，然後前進一些，再放下來，如此雙足交互換行。

原本就不算太大的偏殿裏，忽然容納了這麼兩個人，立時顯得十分擁擠，倒不是人在擁擠，而是發自他們雙方身上的那種力道在擁擠。

慢慢的，兩個人的圈子越來越小了。

忽然，在一個相當的距離，彼此忽然都定下了脚步——向陽君已不再像原來的他了，那副樣子簡直就像是一隻發怒的獅子。

只見他亂髮蓬鬆，腦後的一根大辮子，居然像是一根鋼鐵般的傢伙，直直的翹了起來，雙目赤紅如血，紅臉，紅膚，一

隻典型的發怒獅子。

而老和尚呢——

他像是一條蛇，一隻蝦。

一隻直立的大海蝦。

僅僅憑着他的一雙足尖點地，整個身子向前彎曲下去，兩隻瘦手平縮在腋下，像煞那海蝦的一雙前爪，那麼一拱一拱的，每拱動一下，就把他身子向前衝進了一些。

「老和尚——」向陽君說：「是時候了，亮傢伙吧。」

一邊說，他錚然一聲，已拔出了那把長劍。

「不不……」老和尚慨然的道：「沙門行者，不摸兵刃久矣——」

「莫非你以空手來對付我的劍？」向陽君嘿嘿冷笑道：「你也太過自信了。」

「你看見沒有？」舉了一下手，老和尚說：「就憑我手裏的這串佛珠。」

那串佛珠不用說一定是一百零八粒，每一粒都均有龍眼一般大小——不知在老和尚手裏撫摸了多少年了，每一顆都閃閃的發着黑光。

像是一條蛇樣的，緊緊的盤繞在他的手腕子上。

「好！」向陽君忽然直起身子來：「那你就接傢伙吧！」

話聲出口，掌中的一口長劍已當頭揮下——

他這般揮劍的方式，也是特別的很，長劍下落，絕不快捷，却像是力道萬鈞——他手裏不像是拿的一口劍，倒像是在拿着一隻鼎。

老和尚左掌虛空的作勢上托着，那副樣子也像是施出了全身之力——

向陽君像是在落鼎——

老和尚像是在舉鼎——

一落一舉，其力萬鈞。

只聽得「叭！叭！」一連串的響聲之後，地面上的方磚一連破碎了幾塊。

幾塊方磚分別被他們雙方幾隻脚所踏破——可見得這其間的力道是何等驚人。

一旁觀看的郭彤，看到這裏，簡直眼都紅了。

沒有人能够體會他們之間的這種巨大的力道，似乎只有他們當事人自己心裏有數。

向陽君的劍忽然停住了。

他面色赤紅，雖然是使出了全身之力，掌中這口劍亦難砍落下去——

老和尚舉起的左手，姆食二指箕開着，似乎憑着發自虎口之間的那種力道來迎拒住對方落下的劍。

如果你是外行的旁觀者——

或者你是一個還不曾達到某一個武術「水平」的旁觀者——

那麼，眼前的這種情形，你就無論如何也看不懂，而且感到莫名其妙。

因爲老和尚的手與向陽君的劍，它們之間根本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何以從外表上看起來，他們雙方竟然會都像是如此的吃力？

這其中緣故，勢非高明之士而不足以解答了。

原來他們雙方所運施的是一種「氣功」，向陽君所運施的是劍氣——即所謂的「劍炁」。

老和尚所運施的是「內氣」，亦即所謂的「內炁」！

「劍炁」碰上了「內炁」——這種奇特的接觸，已無所謂「劍」本身的功用，而是各憑藉着本身的眞純內功的一種對抗了。

莫怪乎，被點了「陰脈穴路」暫時不能够動的郭彤，在一邊完全看呆了。

向陽君與老和尚的「膠着」狀態，足足維持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忽然——向陽君鼻子裏發出了凌厲的一種哼聲，那張臉益見赤紅了。

老和尚的瘦軀更見彎拱。

——他那隻瘦弱，看來皺紋重疊的手，開始抖動了，抖動的那麼厲害。

如此，才發覺到向陽君手上的那口劍，光華燦爛奪目，流光如電，簡直刺目難開。

緊接着，就在向陽君虎豹也似的一聲嘶吼裏，他手裏的那口長劍，忽然揮落了下來。

但是並沒有傷着老和尚。

難以想像的是，老和尚的身子竟是轉動的如此之快，有如旋風一陣，就在他身子方自旋開的一瞬，向陽君那口長劍已結實的敲落在地面上。

「砰！」一聲，劍尖深入地面半尺有餘。

老和尚能够避開這一劍，可以算得上「險之又險」，就在他旋轉的身勢裏，一截長衣下擺，迎着了對方揮下的劍刄，倏地分成了兩片。

這眞是驚險極點的一刹——如果老和尚的轉動，稍稍慢上半拍，最起碼他的一條右腿就不要再想要了。

畢竟「老和尚」這個強者的風範，是不可令人輕視的，這一陣「內炁」與「劍炁」較勁上，老和尚顯然因爲體力的不濟而吃了虧，顯諸於表面上的事，他那隻先前立舉在空，而用以抗拒對方劍炁的那隻手，似乎受傷了。

一點點鮮紅的血，由他那看來負傷的「虎口」地方，一滴滴的滴了下來。

這一陣交手，根本還沒有結果，事實上只能算得上是一個開頭，也只是「方興未艾」。

靜虛老和尚憑着他四十餘年所紮下的下盤功力，硬生生的把身子轉了開來——休要小看了這一轉之力，沒有極深的內炁火候，鮮能爲力。

看起來，向陽君這第一式出手是佔了上風——

可是對他本人來說，却是驚險萬狀，決不能以此小勝而自居勝場——

相反的，他却格外的更保持着驚銳，一劍落下之後，他就知道不十分妙了——偌大的軀體陡地就像是個陀螺般的，驀地向外旋轉出去。

就在這個時候，靜虛老和尚發出了沙啞的一聲怪叫：「那裏走？」

右手揮出，原先纏繞在他手腕間的那串佛珠，就像是一條烏黑的鎖鏈子般的甩了出去。

劈頭蓋臉的一式狠抽。

向陽君身形未經站定，遂即揮劍猛迎上去！

只是他慢了半步！

對於一旁觀看的郭彤來說，這也是他「莫明其妙」，實在看不懂的地方。

——因爲他實在看不懂，何以向陽君那麼凌厲的一劍，竟然未能與對方的那串佛珠所接觸。

那串佛珠在老和尚的手裏，就像是一條蛇，一條伸縮自如的蛇，向陽君的劍，偏偏就在他那條閃動曲折的佛珠空隙裏擦了過去。

一劍走空，情勢頓時有所變遷。

以向陽君那等武功，那等沉着，那等自負——這一刹竟然也情不自禁的現出了慌張神色。

——他巨大的身子，看來就像是「馬失前蹄」般的，向前霍然的打了個蹌踉。

值得警惕的，並非是他站立不穩，而是他有意閃避的一個姿態。

這個姿態，果然使得他避開了對方的一擊，龍眼般大小的一串佛珠劈頭掃面而過——沒有擊中他的臉，但是却掛着了他的肩！

這一掛之力，不啻其力萬鈞！

那裏像是着了小小一串佛珠，倒像是着了狠狠的一記金鞭，或是猛厲的一棒！

——向陽君負痛忍不住吭了一聲，身子倏地向外面旋了出去！

靜虛老和尚把握着此一刻良機，第二次向前一踏步，說：「好孽障！」

不用說，對於「向陽君」這個人來說，他是恨透了，是以一經出手，那是絕不留情，而且必然其力萬鈞——

隨着他出手的那串佛珠，他的另一隻左手，猛地向上一翻，吐氣開聲：「嘿！」這一掌用的是翻天掌式，直向向陽君前胸上力擊了過去。

向陽君一出失手，險些喪命在對方萬鈞一擊之下——他知道老和尚這一掌的厲害，那是無論如何當受不起的！

那麼大的身子，看起來就像一片雲那般的輕。

就在老和尚兜心一擊的掌勢之下，陡然間，就只見向陽君的身子，忽然昇了起來。

漂亮極了。

老和尚這一式「兜心掌」，看上去眞是有「揮手白雲」之式，隨着老和尚揮出的掌勢，向陽君的身子，足足飄出了兩丈以外！

老和尚出掌出得妙！

向陽君躲閃得更妙！

殿堂裏由於向陽君的猝然騰起，猝然間響起了一股巨大風力——噗嚕嚕——旋風過處，神案上的兩隻紅燭，頓時熄滅了一盞，光綫因之大見黑暗。

此其時，向陽君偌大的身軀，不偏不倚的已落身在正中那具「金身如來」的法像之上。

——他的一隻手攀着金身如來頦頸，整個身子半倚坐在「胖如來」的肚腩上。

「阿彌陀佛——」老和尚臉色慘變着，單手持珠，向着巨佛行禮道：「無量佛——無量佛——老衲無能，老衲無能——罪該萬死。」

「哈哈！」向陽君縱聲狂笑道：「怎麼了，老和尚！佛祖已降罪你了！」

「孽障——」老和尚咬牙切齒道：「你竟敢辱及佛祖！眞正是罪孽深重了。」

向陽君冷冷的道：「罪孽深重……哼哼……我們看誰的罪重吧？誰該死吧？」

靜虛上人怒叱一聲，道：「孽障，你下來。」

向陽君道：「和尚你上來。」

老和尚怒騰騰的轉了個圈子，實在不敢擅越佛座，只急得頻頻歎息不已！

向陽君目睹及此冷冷的道：「我們已交換了一手——可以說不分勝負！」

老和尚立定脚步道：「老衲已領教了你的太陽神功，不過爾爾。」

向陽君冷哂道：「某家也試過了老和尚你的『澄波之術』，以某家忖之，功力不過七成而已。」

老和尚咬牙道：「你若晚到半日，只怕你已喪命老衲之手——」

向陽君冷笑道：「我若早到半日，老和尚你只能坐以待斃，只怕連還手的餘地都沒有了……」

微微一頓，他爽朗的笑着，又道：「異數，異數——這不就是你們佛家所謂的異數麼？」

一面說，他隻手拍着金身如來那光禿禿亮晶晶的面首，道：「老和尚，你皈依佛門數十年了，誰知事到臨頭，這個如來佛仍然救不了你這條命——你的命已經完了！」

靜虛和尚冷笑道：「出家人只問因果，不論生死。」

「答得好，」向陽君道：「你們出家人常常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老和尚你又種的是什麼？」

靜虛和尚怔了一下，低下眉頭：「阿彌陀佛，喃嘸阿彌陀佛，金貞觀，你這話就說對了，以你此等行徑，你又種的是什麼？」

向陽君一聲朗笑道：「我是只論恩怨，不問因果，我只知道你這和尚陰謀設陷，金某差一點爲你所害，故此特來找你索命來了。」

「無量佛——」老和尚高喧了一聲佛號：「爾食我肉，我啖汝血，生生世世，永結不休，即使你今日能致老衲於死命，只怕日後亦難逃別人毒手，嘿嘿……金貞觀，你宜三思後行爲妙！」

向陽君一哂道：「老和尚，以你昔日聲名，與今日立場，難道還要向某家出口討命不成？」

「阿彌陀佛！」老和尚臉上罩起了一片鐵青：「老衲心懷大悲，好心點化與你，孽障你那裏體會得老衲之孤詣苦心。」

向陽君笑道：「收起你一片好心吧，告訴你金某人來是一個人，去是一條命，上無父母，中無妻室，下就更不要說了，這個世上多的是仇人，却沒有恩人，和尚你要是能殺了我，將我暴屍荒郊，只怕連野狗也都不會來嗅我一下——你還怕有人來爲我報仇麼？」

老和尚在他說時，一隻手只是不停的捻着手裏的念珠，嘴裏更是不停的喧着佛號……

向陽君說完了話，濃眉微皺，哼了一聲，再道：「至於老和尚你，看來也跟我

差不多——」

「老衲古佛心燈——豈能與你這孽障相提並論？」

「嘿嘿！算了，算了，」向陽君道：「在某家看來，一個半斤，一個八兩——說到出家，這是你後來的事，到底是好是壞，金某人不能妄加忖測，不過，看在你對我設計陷害一事，哼哼……你也不見得高明！」

頓了一下，他遂即冷笑一聲，接下去道：「——現在先不說，咱們再說說過去吧！」

老和尚後退一步，瘦削的臉上，殺機溢着——

「老和尚——你的過去金某人清楚的很！」金貞觀吶吶的道：「我把你摸清楚了才來的——

「——第一，你原名任秋蟬，和在下一樣，是出身草莽江湖的人物，也許你聲名比在下好一點罷了，不過論心地善良可就不知道了。

「——第二，嘿嘿，老和尚你心裏該有數，算一算吧，你這一輩子，殺的人還少麼？只怕較金某有過之而無不及，是不是？

「第三，老和尚，你我還有一點共同之處，你應該心裏有數。」

老和尚臉色發青：「老衲與你絕無相同之處！」

「哈哈！」向陽君道：「老和尚你太客氣了，既然你不承認，金某就代你說出來也是一樣，老和尚，難道你能否認，你我起碼有一點身份相同之處麼？」

靜虛老和尚道：「那一點？」

向陽君冷笑道：「你我同是官家榜上有名的通緝要犯，你豈能否認？」

老和尚先是一楞，遂即低低的喧道：「阿彌陀佛，喃嘸阿彌陀佛——金貞觀，孽障，你的用心，當老衲不曾看出麼？」

向陽君寒聲一哼，道：「金某是什麼用心？」

老和尚目光益見烱銳：「下來吧，老衲不會被你幾句話就能激怒的——孽障，你才有多少道行？老衲四十年潛心靜性之人，難道會着了你的道兒？哼哼！以眼前情形而論，你我勝負生死，尚在兩者未知之數，耗時無益，來吧，你我就作一個了結吧！」

坐在金身如來佛身上的向陽君，一聲朗笑道：「和尚這兩句話倒也算得上高明，既然如此，吾來也！」

語聲出口，一上一下兩隻手，霍地在巨佛身上虛按了一下，一片雲似的，已飄身而下。

老和尚似乎早已打定了主意，不等待着向陽君身子落地，遂即先已發出了猛厲的攻勢。

看上去，兩個人身法都妙極了！

一個往下，另一個却是往上！

一落一起，猝然在空中有了交接。

老和尚早已蓄勢以待，就在他身子一經騰起的同時，右手那串黑光淨亮的念珠，已經揮打出去！

這一次的打法，顯然與前一次有所不同！

那一百單八顆佛珠，隨着他揮出的手勢，陡然扭成了一截雙股軟鞭，怪異的是，這截軟鞭看起來却像是一隻鋼鞭那般的硬直。

就在他二人身形在空中交接的一刹那，老和尚手裏的這串念珠——其勢若劍，若鞭，猛厲的直向着向陽君胸前力扎了過去。

向陽君呢？——當然他也絕不含糊。

那一口緊持在他手裏的鐵劍，更似運足了勁力，霍地直向着老和尚當頭猛力劈落下去。

一上一下，一俗一僧，就在這一刹間，各自施展出他們足以致死對方性命的一招。

高手畢竟就是高手，舉手投足之間在在顯示出他們的不同於一般！

在一旁，雖係被點了穴道，動彈不得的郭彤，但他心裏却是再明白不過，眼看着二人眼前的這一式空中交接，不禁嚇出了一身冷汗——

他簡直不清楚空中的兩個人是怎麼回事，因爲他們的動作太快，身法太妙了。

——就在那一刹間，他們彼此的身子，就像是空中兩隻搏撲糾纏在一起的鷹鷲，你簡直是沒有法子分清楚他們其中任何之一的動作。

然而，畢竟他們是出手了。

非但已經出手，而且各自俱都施展出了狠厲的殺手！

以郭彤來說，他只能感覺到老和尚的那串念珠，像是插進了向陽君的前胸——只是限於那襲胸衣的肥大，是否傷害了對方的肉身，可就不得而知了。

然而，反過來看向陽君的那一劍却是扎空了。

長長的劍身，擦着老和尚的頸項邊緣滑了過去，可是向陽君的另一隻手，却像是盤到了老和尚的背後，似乎攀着了他的腰——

這只是郭彤所能看見的所有情形——事實上這其中是變化太複雜了，複雜到絕非郭彤這一刹所能清楚——實在說他的眼花了——

由於無法忖測這一式接觸的後果，就在目睹的這一刹那間，使他驚出了一身冷汗！

案桌上的那盞高脚紅燭，忽然爲二人落勢所帶下來的風力，「噗突！」一聲熄滅了。

其實是不曾眞正的熄滅。

燈焰一暗即明！

可以想像到那是何等短暫的一刹那。

就在這一刹那裏，兩個人已經完成了他們「生死」的一搏！

當兩個人相繼落下來時，佛殿裏巳重回光明！

然而兩個人當中，顯然有一個極不自在——受了重傷！

是「靜虛」老和尚！

像是傷勢不輕——只是暫時他仍然還能保持着站立的姿態，緊接着，他却向後退了一步，兩步……三步……

一直退到了第五步，身子仍然難以保持着直立的姿態，霍地向後一靠，倚在了牆上。

喘息，疲果，痛苦……

這一刹，看上去他憔悴了。

那一雙細長的眸子忽然睜大了，又縮小了……顯現着半月形狀——他仍然在繼續的喘着。

只是他緊緊的咬着牙關，死死的像是在蹙着一口氣似的，暫時不敢開口說一句話——而且顯然他正在忍受着一種痛苦——也許就是屬於即將死亡的那種痛苦。

那雙半月形的眸子，目光似乎巳經散開了——可是儘可能的，却是仍然在繼續的打量着他的敵人——你可以從他的表情裏發覺出他的沮喪，失望，痛苦，以及對敵人由衷的欽佩與讚賞！

只有具有「了不起」類如老和尚這等心胸的人，才能有如此磊落，敢於接受失敗，甚至於「死亡」的胸懷與勇氣！

向陽君呢？

他的神態較諸老和尚看起來却是輕鬆多了——雖然他也受傷了，還流了血！

紅紅的血漬，在他左胸側方，染了紅紅的一片，和胸前那一輪紅太陽，互映生輝！

只是，他却並不把它看在眼睛裏，那口長長的鐵劍權作鐵杖，緊緊的插在泥土裏，他正在笑——現出那一嘴整齊而雪白的牙齒！

「老和尚，你完了……」他調侃似的說：「我不得不佩服你的『澄波』功巳到了相當的時候，只可惜『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你失敗了，你馬上就要死了！」

老和尚實在忍不住這口氣——他出息沉濁，偶一開唇，「噗！」噴出了一口鮮血！

這口血一經噴出，他身子情不自禁的坐了下來。

「孽障——你說的不錯！你的功力實在高妙……」老和尚頻頻喘息着道：「這一手『盤龍手』的確高明……我吃虧在一時大意！」

「你並不大意，老和尚，你認栽了吧！」向陽君說：「你說的不錯，再等上半天，等到你澄波返渡功力圓滿之後，我也許還眞不是你的對手！」

「哼！」老和尚像狠似的獰笑着——一個慈祥的老僧，竟然會現出這種猙獰的表情，實在令人吃驚。

「孽障——老衲固然爲你『盤龍手』震傷了五臟，而你呢——你只怕也活不成了！」

「爲什麼？」

「難道你忘了前車之……鑑？」老和尚氣若游絲的道：「你是使太陽功的……你忘了你巳見了血了！」

「見了血又如何？」

雪白的牙，仍在笑着，一副戰勝的姿態。

老和尚嘿嘿低聲笑着，喘着！「你是……明知故問，你莫非忘了『反……潮』……『血炸一條龍』……？你和我一樣，你也活不成了。」

「哼哼……」向陽君發出了一連串的冷笑：「老和尚，上當只有一次，有了前車之鑑，我早巳留了小心……」

「什麼……？」老和尚忽然坐直了腰，吶吶說道：「難道你……剛才不曾施展出太陽……功？」

「你說對了！」向陽君得意的道：「虧你還是前輩武術界的高手，難道你忘了，太陽功只能在陽光之下才可發揮十成功力，而眼前，這偏殿四窗下簾，雖係正午，却不見陽光，只見燭光。」

老和尚四下看了一眼，面如死灰：「那麼你……」

「我用的是『碎玉功』而非『太陽功』，這兩種功力雖殊途而同歸，顯然效果相當——和尚你上當了。」

老和尚足足呆了半晌——

他忽然嘆了口氣，苦笑道：「不錯……我是上當了！」

說到這裏他那瘦削的身子繼續向下滑落了——忽然由他肥大寬濶的僧衣裏洩出了大灘的鮮血！

看到這裏，郭彤固是寸心萬斷，而那位被視爲殺人魔王的向陽君，竟然也呆住了。

他臉上現出了一種非常奇怪的反應——似乎對於老和尚的即將撒手，而心懷不忍——

這是一種極矛盾，極錯綜的心情，局外人實在是難以猜測看透——

向陽君道：「老和尚——你就這要去了？你……」

一面說他向前跨進一步，冷笑道：「老實說，我預期着你至少還能支撐一些時候，而且……」

老和尚冷笑一聲，道：「而且，還有什麼？」

「而且，」向陽君微頓之後，繼續說下去：「我聞知你醫術高明，並擅『玉切金膏』之術，怎麼，你能救別人而救不了你……自己？」

「嘿嘿……」老和尚不領情的冷笑着：「你這是『貓哭老鼠』——假慈悲……什麼話，都別說了……總之……我就要去了——」

向陽君怔了一下：「你可有什麼身後之言沒有？」

老和尚道：「有……有……有……我有一個……」

「老和尚！」向陽君忽然切斷他的話：「除了一件事外，別的都可以商量！」

說到這裏，他那雙眼睛飄向站立在一邊的郭彤，冷冷的說道：「我不會放過他的！」

老和尚聆聽之下，全身猝然起了一陣子的痙攣。

「你……是一個狠心……的人！」

「量小非君人，無毒不丈夫！」向陽君冷笑着道：「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我不能養虎爲患！」

老和尚緩緩的道：「只是他一非我門中人……二非我衣鉢傳人……」

「算啦！算啦！」向陽君冷冷的道：「這廟裏，除了你以外，老實說，我可以放過任何一個人，但是就只是這個郭彤不行。」

「爲……什麼？」

「老和尚，你的目力是不行了！」向陽君冷冷的道：「要不然你當然能够看出來。」

老和尚道：「我實在不明你在說些什麼？看出來什……麼？」

（未完）

一期完俠義傳奇故事

瘋漢

曹若冰·文
盧令·圖



清明佳節雨迷濛,墳旁遍草叢。北望神州歸未得,思鄉意更濃。田園盡教歪風刼,遊子恨無窮。家國豪塵春變色,何日可去愁容。

調寄武陵春

時逢清明節令,本刊擴充篇幅,編者學人塗鴉,以抒積悃,聊博一粲!

世家成焦土 名俠變瘋人

杭州,地居錢塘江下游北岸,南倚吳山,西臨西湖,山明水秀,靈秀甲天下,名勝古蹟,西湖十景,更是擧世聞名。

歷史傳奇小說故事「白蛇傳」中,法海和尚用以鎮壓白蛇的那座「雷峯塔」,就在杭州清波門外。

由「雷峯塔」往西南行,有南高峯,虎跑寺,烟霞洞,九溪十八澗等名勝。其北,有飛來峯,北高峯,峯麓有歷史上濟顛神僧剃度出家的靈隱寺。

西湖中有蘇公堤,南自南屏山,北接岳王廟,桃柳夾堤,横亘烟水之中。

南齊時錢塘名妓蘇小小,才空士類,容華絕代,白居易有詩云:「杭州蘇小小,人道最夭斜」,又有「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是蘇家」。

由蘇小小墳西行,不遠處就是宋朝那位背上刺有「精忠報國」四字,大敗金兵於朱仙鎮,後被奸賊秦檜所害的一代名將「岳王」墓。

× × ×

落霞欽隱,夜幕初垂,正是萬家燈火的時份。這時,杭州城裏的西大街上,正神情落寞的走着一個人。

這個人,大概有三十多四十不到的年紀,身穿一件滿是泥土污漬,原該是白色,現在已變成了白不白黃不黃的長衫,胸前,還染着烏黑的一大團。

那烏黑的一大團,看起來像是油,醬之類的污漬,可是,只要近前仔細看看,便能看出那是一灘血漬,可能由於時日過久,加上灰土沾染的關係,所以就變成了烏黑色。這個人,頭髮雜亂的披散着,脚上穿着一雙前露脚趾,後露後跟的布鞋。

他雙目呆滯,眼眶深陷,滿臉污垢,神情顯得很是憔悴不堪,是那麼的落寞而茫然。他一面走着,一面好像在想着甚麼心思,又好像在回憶着甚麼?……

從這個人的神態,那雙目呆滯,神情茫然的樣子看,顯然不是個白痴,便是個受了很大刺激,神經失常的人——瘋子。

這個人,他究竟是前者?還是後者?

然而,這個人是誰呢?又怎會落得這副情景的呢?……

說起這個人,他並非默默無聞之人,在江南地方曾是位名震遐邇的人物——一

身武學功力既高,而且財勢雄厚的一代大俠,武林人稱「幻影劍」的方士貞。

既是這麼個人物,又怎會落得這副情景?這個樣子的呢?……

這,武林中雖然有不少人知道,但是武林中人所知道的那只是表面。

× × ×

這是座大酒樓,酒樓名「十景樓」,係採「西湖十景」而名。

「十景樓」,在杭州城裏可以算得是數一數二的大酒樓,佈置富麗堂皇,其酒菜價錢也極昂貴。當然,這種大酒樓進出的客人,除了一些士紳官商,江湖豪客外,平常一般小百姓生意人,是絕對捨不得化那麼多錢輕易踏進一步的。

「幻影劍」方士貞走到「十景樓」的門外,他突然停住了脚步,目光呆直朝裏面望了望,隨即擧步走了進去!

店堂裏兩個正在忙着招呼客人的伙計,一見方士貞走進來,臉上立時掠過一絲不安的神色,一個快步匆匆地走向櫃枱,一個則急向他招呼着的客人說了聲「對不起。」連忙迎着方士貞走過來,臉上强擠出笑容地哈腰躬身說道:「方爺,請。」

方士貞臉上毫無表情地往樓梯上走去,那個伙計却一步一趨地緊跟在方士貞的身後,那小心翼翼的神情,好像生怕方士貞一個脚步不穩會突然摔倒似的。

方士貞剛登上樓,那個原本坐在櫃枱裏的胖嘟嘟,白凈凈,一身肥肉的賬房先生,已匆匆地跟上了樓,搶前一步,胖臉上堆着笑,向方士貞哈腰說道:「方爺,老地方。老座位,阿胖給您帶路。」

他一面說着,一面急步走向那已經有客人坐着臨窗的座頭,神態十分和氣,十分禮貌的哈腰低聲說道:「您幾位請帮帮忙讓一讓,換個座兒,老朽一定讓厨房裏做兩個拿手好菜奉敬,以謝成全。」

說着,又連連不住的哈腰。

話說的十分中聽,讓人心裏非常受用舒服,那態度禮貌,更令人不忍拒絕。

於是,佔坐着這副臨窗座頭的五個客人互看了一眼,點點頭紛紛站起身子,其中一個低聲道:「他就是方士貞大俠?」

胖賬房不住的點頭,旋即又轉頭哈腰,陪笑地向方士貞道:「方爺,請坐。」

一面又向跟在身後的那名伙計揮手道:「快去厨房裏關照大司務,把方爺喜歡吃的菜趕快做好送上來!」

那名伙計聞言,連忙應聲快步下樓。

滿樓目光大都集中在方士貞身上,有三份之一的人神情都顯露着訝異,迷惑!

方士貞很「自然」地走向那副空出的座頭,呆呆的坐下。

胖賬房親自由一名伙記手中接過杯筷,神情十分謹愼地替方士貞放好。

放杯筷,這並不是個吃力的工作,但是這胖賬房做來竟好像十分吃力似地,額上竟然冒了汗。

是天氣太熱?

當然不是,現在正是「小陽春」的季節,那有熱得冒汗的道理!

可是,這是爲甚麼呢?

這,只有胖賬房自己心裏明白——只要方爺那失常的性子一發,那就不得了!

他胖臉上是在笑,心裏却在哭,心情更是繃得緊緊地,又緊張,又害怕!

又有客人上樓來了,是一個劍眉星目,眸光灼灼如電,顧盼之間威稜懾人,二十三四歲年紀的紫衣少年。

紫衣少年登上樓頭,星目灼灼地略一掃視全樓,隨即大踏步走向方士貞那副座頭前,就要在方士貞的對面坐下。

胖賬房心中不由驀地一驚,連忙搶前一步攔住紫衣少年,陪笑哈腰說道:「公子,您請多多包涵,老朽爲您另外選一個好座……」

紫衣少年目光一凝,道:「這兒不能坐?」

胖賬房神情有點尷尬地脹紅着臉道:「那倒不是……」

紫衣少年道:「那麼是爲甚麼?」

胖賬房陪笑地道:「因爲這位……這位……」他接連說了兩個「這位」,一時竟沒有能「這位」得上一句適當有理的話來。這也難怪,他怎能直說這位是失常的瘋子,萬一因此引得方士貞的瘋病突然發作起來,那豈不是弄巧反拙,自找痲煩!

紫衣少年目睹他這種尷尬的神情,劍眉不由微微一皺問道:「這位怎麼樣?」

胖賬房眼珠兒一轉,心中靈光一閃,已想出了理由的乾咳一聲道:「這位已將這副座頭包下了。」

「哦。」紫衣少年目光淡淡一瞥茫然呆坐着的方士貞,道:「他是甚麼人?」

胖賬房道:「他是小號的老主顧,方爺。」

紫衣少年星目異采倏地一閃,道:「他就是方士貞大俠?」

賬房點頭陪笑道:「正是,公子既然也知道方大俠,還請……」

紫衣少年忽然抬手一擺,道:「請問尊駕何人?」

賬房哈着腰道:「老朽是這兒的賬房,尚望公子您……」

紫衣少年神情淡然地一笑道:「原來是這兒的賬房先生,我失敬了。」語聲一頓,抬起了一隻手,按在胖賬房的肩上,含笑說道:「我和方大俠是世交至好,奉家父之命,特地專誠來照顧他的。」

「哦。」胖賬房的臉上飛掠過一絲異色地道:「請問您是?……」

紫衣少年道:「我姓萬名英堯,你放心吧,方大俠有咱照料,他的賬也由我付,你明白了麼?」

胖賬房突然覺得萬英堯按在他肩上的那隻手,傳出一股奇怪的力道,直透他的肩骨,起了一陣酸痲奇癢的感覺,迅速地向體內散佈開來。他心神不禁猛地一震,立時滋了牙咧了嘴。他心裏明白了,連連哈腰道:「是,老朽明白了。」

萬英堯收回按在他肩上的手,點了點頭,淡淡道:「你明白了就好,你去忙你的吧。」

胖賬房又哈了哈腰,正要轉身離去。

萬英堯星目一眨,突又說道:「噢,你慢點兒,我有話問你。」

胖賬房連忙止步,陪笑道:「你有甚麼話請只管問。」

萬英堯微一沉吟道:「聽說你對方大俠特別照顧,是麼?」

胖賬房謙笑地道:「你這麼說老朽可

不敢當，方大俠是大好人，往昔也是小店的老主顧，老朽照顧他是理當應該的！」

「哦。」萬英堯淡然一笑道：「你不是怕他打壞你的東西嗎？」

胖賬房臉孔微微一紅，道：「那裏，那裏，你說笑了……」

萬英堯目光倏地一凝道：「他來過幾次，我是說他遭逢變故以後，一共打壞貴店多少東西？」

胖賬房搓搓手道：「沒有多少，不算甚麼，不算甚麼……」

萬英堯道：「你不必客氣，我聽人說，我這位方表哥前後來了幾次，幾乎把貴店的東西都打光了。」

原來這姓萬的和方士貞是表兄弟。

胖賬房心中意念不禁飛轉地暗忖道：「這姓萬的少年是個甚麼來歷，怎麼從未聽說過有這麼一位……」

他心中暗忖着，口裏巳笑說道：「這並不是老朽客氣，小店以前受方大俠的惠愛太多，打壞一點東西，實在算不得甚麼，倒是……」

他本來想探聽一下萬英堯的來歷的，但是話到嘴邊却又嚥了回去，沒敢出口。

爲甚麼？

因爲由萬英堯適才按在他肩上所顯露的那一手功力，他巳明白萬英堯是個身懷奇學絕藝的年青高手。

他是個老江湖了，恐怕一句話不當，會替他自己招來吃不了兜着走的痲煩。

可是，他雖然話到嘴邊嚥了回去，萬英堯却接着說道：「倒是甚麼？有甚麼話你只管直說好了，昂藏鬚眉男子漢，說話吞吞吐吐的，豈不讓人笑話小家氣！」

胖賬房臉孔不由一紅，訕訕地道：「您說的是，其實也沒有甚麼，老朽只不過是想請教您……」

萬英堯星目一眨，道：「你想問我的來歷，是麼？」

胖賬房紅着臉，訕笑地乾咳了一聲，道：「尚望您賜告！」

萬英堯淡然一笑道：「我來自關外，如此，够了麼？」

胖賬房連忙點頭，說道：「够了，够了。」

他嘴裏雖然連說「够了够了」，可是實事上眞「够了」麼？這就是只有他自己心裏明白了。

萬英堯笑了笑，道：「方大俠打壞貴店不少東西，算起來雖然值不了多少，也算不上甚麼，但是從你能看在過去的情份上，不計較這點看來，你實在是個很有人情味，很大方很够義氣之人，我應該好好的交交你這樣的朋友！」

胖賬房謙笑地道：「那裏，那裏，這是您誇獎。」

萬英堯抬手微微一擺，道：「你也不必客氣了。」

語聲一頓，目光倏然一凝，道：「容我請教，你這位賬房先生是那路高人隱於市賈。」

胖賬房心神不禁暗暗一震，雙目驚芒電閃倏斂，做作地瞇起眼睛，笑說道：「您眞會開玩笑，老朽只不過是這兒店裏的賬房，那能說是甚麼高人低人？」

萬英堯淡淡道：「你既然不肯說，那就算了，你請忙你的吧。」

胖賬房頓時如逢大赦般，連忙哈腰退下。

× × ×

萬英堯臉色神情一片平靜地雙目平視着方士貞的那張滿是汚垢的臉孔，好像是要從方士貞的臉上找出甚麼似的，又好像是要看清楚方士貞臉上的每一根汗毛。

這時，全樓酒客的喧鬧聲都靜止了下來，數十雙目光全都集中的望着萬英堯，有些人的臉上且顯露着詫然訝異之色。

有些人心裏在暗想：「這姓萬的少年眞是方士貞的表弟？……」

「他來自關外？關外地方那麼大，縱橫萬里，他來自關外甚麼地方呢？」

「既是方士貞的表弟，應該不是無名之人，怎麼從沒有聽人說過關外有個姓萬的有名的人物呢……」

萬英堯目光平視着方士貞一瞬不瞬，可是，這位名震江南武林的「幻影劍」方大俠神色仍是一片茫然的樣子，雙目呆滯的木坐着，萬英堯那麼望着他，他直如未見。

突然，一個清朗話音倏起，道：「閣下懂得醫理麼？」

萬英堯劍眉不由微微一皺，他本想不理這發話的人，但側臉望去，見這發話之人是個人品俊逸，穿着一襲青衫的文質彬彬的少年書生，遂即點頭微微一笑，道：「在下略通岐黃丹方。」

青衫書生也微微一笑道：「這麼說，閣下現在該是在『望色』診病了。」

萬英堯點點頭，說道：「閣下也懂得醫道？」

青衫書生微點了點頭道：「在下也只是略通，不過，我要奉勸閣下別白費精神了！」

萬英堯道：「爲什麼？」

青衫書生淡淡道：「這非關病愁，也非悲秋，如此說，閣下明白了麼？」

「哦。」萬英堯星目一眨道：「這麼說，我方表哥的病是無藥可治的心病！」

青衫書生道：「俗話說得好；『心病還須心藥醫』，除非閣下能爲方大俠找到心藥。」

「謝謝閣下指教。」萬英堯抬手抱拳一拱道：「他是在下的表哥，在下奉家父之命遠自關外入關來照顧他，雖明知不可爲，也得盡力試試！」

語聲一頓，目光又轉注着方士貞，語聲平靜柔和地道：「方表哥，你還記得小弟英堯麼，小弟特地看望你來了！」

方士貞毫無反應，臉色神情仍是一片茫然無知的樣子。

萬英堯又道：「方表哥，我是你的表弟萬英堯，你難道一點都不記得麼？」

突然，方士貞有反應了，似是有點知覺而又迷惚地，楞楞地直視着萬英堯，口中囈語般呢喃地道：「婉英，婉英，妳在那裏……」

萬英堯雙目異采倏地一閃，暗忖道：「行了，只要你肯開口說話，我就有辦法了……」

他心裏暗忖着，口中却接着方士貞的語意說道：「表哥，你叫表嫂麼？」

方士貞神情仍舊茫然迷惚地，口中呢

喃夢囈般地道：「婉英！婉英！妳在那裏？我要妳，我要妳……」

萬英堯語音柔和地道：「表哥，婉英表嫂在家裏等你，你快隨我回家去吧！」

說着，伸出一隻手直朝方士貞的手抓去。

突然，方士貞那雙呆滯的無神目光忽地一亮，神智清醒地道：「婉英她在家裏等我，是眞的？」

萬英堯的一隻手巳經輕輕地抓着方士貞那蒼白失血而又汚穢的左手點頭說道：「當然是眞的。」

方士貞的身軀突然泛起了一陣劇顫，不知道他是激動？是緊張？還是害怕？

他伸起一隻右手反抓着萬英堯的手，抓得緊緊地，聲調顫抖地道：「你是怎麼知道，婉英在家裏等我的，你……你又是誰？」

萬英堯柔聲道：「表哥，我是你的表弟萬英堯，你不記得了麼，快跟我回家去吧！」

說着長身站起，手暗暗用力一拉，帶起了方士貞的身子。

那情形，就好像是方士貞的神智突然清醒過來，跟着他站起來似地。

其實，這是怎麼回事，只能瞞瞞一般普通人，絕瞞不過行家的眼睛。

這時，那位胖賬房帶着兩名店伙計端着酒菜送上來，見狀神情不由一楞，急前一步哈腰陪笑道：「公子，您……」

萬英堯抬手一擺，道：「不必了。」

抬手懷中拿出一隻五兩重的銀錠子，隨手往桌上一放，道：「這是酒菜錢，多下的賞給伙計們吧！」

語落，隨即轉向方士貞柔聲說道：「表哥，婉英表嫂還在家裏等着你呢，我們快回家去吧！」

方士貞適才突然稍微清醒一點的神智，竟有如曇花一現即隱般地倏又消失了，又恢復了那一副茫然無知的神情，呢喃地說道：「回家去，回家去，我有好久沒回家了，是應該回家去了……」

萬英堯牽着方士貞的手，一步一步的走向樓梯口。

胖賬房雙目連連眨動，似乎想說什麼，却欲言又止。

萬英堯半牽半扶着方士貞下了樓，立即回首朝跟在身後的胖賬房低聲說道：「快去，替我僱輛車來。」

胖賬房連忙哈腰應諾，招手叫來一名伙計低聲吩咐了兩句，那名伙計立刻快步如飛的出店而去。

胖賬房脚下跑前一步，陪笑說着，道：「公子，車要得等會兒才能到，您和方爺請坐下來等如何？」

萬英堯目光望了望身傍神色茫然痴呆的方士貞，略一沉吟，突然抬手一揚點上了方士貞的「睡穴」。

方士貞頓時眼皮一闔，身子一歪，依靠在萬英堯的肩膀上，睡了。

萬英堯隨即抱起方士貞放在離門不遠的一副座位上，讓方士貞的上身伏在桌上，他則站在桌旁，一隻手扶着方士貞的肩胛，以防方士貞滑跌下去。

時間在等待中，過去得似乎特別的緩慢。

約莫過了盞茶辰光。

一陣蹄聲得得，車聲轔轔，一輛馬車在「十景樓」門外停了下來。

馬車一停，車上立刻跳下了那名去叫車的店伙計，快步奔入店內朝萬英堯哈腰說道：「公子，車來了。」

萬英堯點頭含笑道：「謝謝你。」

目光微抬，瞥視了車轅上高坐着的兩名黑衣漢子一眼，問道：「小二哥，這輛車是那家車行的？」

那店伙計道：「是老秦記的車，怎麼，有什麼不妥麼？」

「沒有。」萬英堯微一搖頭道：「我只是有點奇怪，通常一輛車上只有一個駕車的，這輛車上竟有兩位。」

那店伙計道：「這是老秦記的掌櫃的聽小的說，這車是送方爺回家的，所以便特別多派了個人隨車帮忙照顧方爺。」

「哦。」萬英堯淡然點頭道：「原來是這麼回事。」

說着，抱起方士貞逐步出店上了車，揚聲說道：「出城往西，往安徽。」

車轅上兩個黑衣漢子之一，道：「不是去仙霞方大俠府上？」

萬英堯冷冷道：「去方大俠府上幹什麼，那兒還有房子，還有人嗎？少廢話了，走吧！」

兩個黑衣漢互望了一眼，沒再說話，抖韁揮鞭，駕着車往西而去。

× × ×

初更將半。

星斗滿天，一彎眉月高懸。

馬車在官道上往西奔馳着，蹄聲，車聲劃破了夜空的靜寂。

突然，車廂裏响起了萬英堯低沉的聲音，說道：「轉彎，前往仙霞。」

車轅上兩個黑衣漢子同時愕然一怔！那駕車的黑衣漢子手底用力控韁，使馬車奔馳的速度緩慢下來，道：「公子，你不是說……」

萬英堯在車裏接口說道：「我聽說表哥家有處極其隱秘的藏金地窖，想去看看，看我表兄還能記得地窖的所在不？」

兩個黑衣漢子雙目都不禁倏地一亮。

那隨車的黑衣漢子道：「公子，您這話是眞的麼？」

「嗯。」萬英堯道：「絕對可靠，你兩個放心，只要能够找到地窖，我一定重重的酬勞你們，包你兩個這一輩子吃喝不完！」

兩名黑衣漢子沒再說話，鞭風破空，「叭！」的一聲激响，馬車轉了彎，加快速度的奔馳向仙霞嶺。

仙霞嶺，在浙江江山縣南，位於浙、閩、贛三省交界地方。

唐，反賊黃巢，刋山七百餘里直走建州，就是此仙霞嶺。

嶺上有關，名仙霞關。

× × ×

這本來是一片屋宇連綿，佔地百畝的大莊院，這座大莊院，就在仙霞嶺下向陽之麓。

可是，現在所看到的只是斷垣殘壁，滿眼一片瓦礫堆，令人心頭悽然的凄涼景象！

這座大莊院，也就是名震江南武林的

「仙霞世家」。

「仙霞世家」，自百多年前建莊以來，迄今已歷四代，雖然代代單傳，但每一代的主人均都資質超人，天賦極高，不僅一身所學功力高絕，劍術造詣精深，尤爲難得的是個個都生具一顆劍胆琴心，一副俠骨柔腸，慷慨豪義的性情。

「仙霞世家」在武林中不僅以劍術聞名於世，更以財勢雄渾，富可敵國而名揚天下！

當然，這完全是由於「仙霞世家」每一代的主人均能慧眼識人，待人謙厚，對各地經營的錢莊、古董、皮貨等各種生意，托付掌管得人之故，所以財富不斷的增加，用之不竭！

可是，一個多月前，「仙霞世家」突然遭了一場大火。

火起於夜半三更，一夜之間，偌大的一座莊院竟變成了一片瓦礫堆。

這場大火不僅燒得非常離奇，而且全莊近百口男女老幼，全部遭了火刦，除莊主「幻影劍」方士貞外，無一倖逃活命。

× × ×

夜，二更。

烏雲掩空，遮蓋了星星、月亮的光輝，大地上一片漆黑，看這天色情形，似是要下雨的樣子！

一輛馬車，緩緩馳近了這一片瓦礫堆的大莊院前停了下來。

車剛停住，馬車內立刻响起一個低沉的聲音，問道：「到了麼？」

車轅上兩名黑衣漢子之一，答道：「到了，公子請下車吧。」

車簾一掀，一個劍眉星目的紫衣少年現身下了車，正是那個自稱是「幻影劍」方士貞的表弟的萬英堯！

萬英堯目光如電灼灼地略一掠掃那些斷垣殘壁，也不知他是心中感慨還是爲了什麼的輕吁了口氣，轉向兩名黑衣漢子道：「你兩個身上帶的有火麼？」

這時，兩名黑衣漢子已經躍下車轅，併肩站立在車旁。

駕車的那個黑衣漢子，連忙答道：「有。」

說着伸手由懷裏取出了火石火紙。

萬英堯道：「把馬燈點上！」

那名黑衣漢子立刻依言打着火，點上車轅旁掛着的馬燈。

萬英堯又道：「拿着燈跟我來。」

說着，舉步往瓦礫堆中走去。

駕車的黑衣漢子立刻拿起馬燈，朝另一名黑衣漢子點了點頭，雙雙舉步跟在萬英堯身後。

前行了五六丈，駕車的黑衣漢子突然問道：「公子，您巳經從方大俠口中問出那藏金地窖所在了麼？」

萬英堯搖頭道：「沒有。」

駕車的黑衣漢子道：「那麼您怎不先問問他？」

萬英堯說道：「在途中，我巳經問過了。」

駕車的黑衣漢子道：「他不肯說。」

萬英堯道：「不是不肯說，而是他神智不清，根本問不出個所以然來。」

駕車的黑衣漢子道：「這麼說，那地窖所在還得靠自己找了！」

萬英堯道：「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駕車的黑衣漢子雙眉一皺，道：「這麼大的地方，連個方向都不知道，如何找得着。」

萬英堯淡淡一哂，道：「那就得碰運氣了。」

駕車的黑衣漢子目光眨動地道：「公子可知這一個多月來，巳經有不少的江湖人物來這兒碰過運氣，結果運氣都很不好，都是敗興而歸！」

萬英堯微微一笑：「我想我的運氣也許比別人好些。」

另一個一直默聲不响的黑衣漢子忽然接口道：「公子，我聽說有些個江湖人在這兒還吃了虧！」

萬英堯點頭道：「我也聽說過，並且我還聽說過另外一件事。」

「另外一件什麼事？」

萬英堯道：「這兒鬧鬼！」

「鬧鬼！」兩個黑衣漢子臉色不禁齊都微微一變！

「嗯。」萬英堯道：「二位相信世界上有鬼麼？」

駕車的黑衣漢子定了定神，笑說道：「公子，您可眞會鬧玩笑嚇人！」

萬英堯道：「你不相信，世界上有鬼麼？」

「那倒不是。」駕車的黑衣漢子道：「我不相信這兒有鬼！」

萬英堯道：「你以爲我這話是開玩笑嚇你們的？」

另一個黑衣漢子道：「難道不是？」

萬英堯冷聲道：「我從來不和人開玩笑。」

駕車的黑衣漢子雙目一眨道：「我們怎麼沒聽人說過。」

萬英堯淡然一笑，問道：「你們二位見過鬼麼？」

另一個黑衣漢子道：「沒有。」

萬英堯道：「怕不怕？」

駕車的黑衣漢子楞了楞，隨即一挺胸脯，道：「有公子您在，還怕什麼，何況您又是方大俠的表弟……」

萬英堯雙目寒芒倏地一閃，道：「這，你是怎麼知道的？」

駕車的黑衣漢子心中不由微微一窒，道：「是那去車行裏叫車的伙計說的。」

「哦。」萬英堯一哦道：「原來是他說的。」

說話間，巳前行了二十多丈，走到瓦礫場中央地方。

萬英堯脚步忽地一停，道：「二位，你們看看這地方怎麼樣？」

這話，問得很突然，語意不明，也有點沒頭沒腦。

兩名黑衣漢子齊都不禁一怔！

駕車的黑衣漢子眨眨眼睛問道：「這地方什麼怎麼樣？」

萬英堯道：「我這話的意思，二位不懂？」

駕車的黑衣漢子搖頭道：「不懂。」

萬英堯淡淡道：「我的意思是讓二位看看這地方的風水好不好？」

駕車的黑衣漢子神情一愣，目露詭色地道：「風水好不好？……」

「嗯。」萬英堯點頭道：「如果我沒

看錯，這兒原來該是座大廳所在，也該是處風水佳好地方，我想讓二位留在這兒，如此，你明白了麼？」

這話說得清楚了，聽的人要是再不明白，那就不是傻子也是白痴了！

頓時，兩名黑衣漢子的臉上全都不禁倏然變了色！

駕車的黑衣漢子臉色一變之後，忽地嘿嘿一笑道：「公子自信能讓我兩個留在這兒？」

萬英堯淡淡道：「這問題，等會兒你就知道了。」

語聲一頓即起，接着又道：「現在，我要問你兩個幾句話，希望你兩個能够實答。」

駕車的黑衣漢子冷聲道：「你想問什麼？」

萬英堯道：「首先我請問你兩個的尊姓大名？」

駕車的那個黑衣漢子道：「阮吉，他叫汪成。」

萬英堯道：「你是阮吉？」

「不錯。」駕車的黑衣漢子，點了點頭。

萬英堯又道：「我再請問，你兩個是那條綫上的。」

阮吉道：「江湖道上的。」

萬英堯雙眉微微一挑，道：「阮吉，我警告你，你最好是實答我問話，別和我要口舌，否則，那便是你自討苦吃！」

阮吉嘿嘿一笑道：「姓萬的，我兩個可不是被人嚇大的。」

萬英堯目中寒芒一閃道：「這麼說，你是想先試試，吃點苦頭了。」

阮吉冷冷道：「我兩個正是想試試你有多大的功力能爲！」

萬英堯淡然一笑道：「好吧，你既然這麼說，你兩個就試試吧！」

話落，緩緩抬起一隻手，五指箕張，直朝阮吉的右肩抓了過去。

他這一抓，出手之勢似緩慢而平凡無奇，其實却暗藏玄妙變化。

阮吉只不過是江湖上的二流角色，焉能窺知其中的變化奧妙。

一見萬英堯出手抓向他的右肩，立時側身塌肩，出掌飛快地直截萬英堯的腕脈，同時意含輕視地冷聲一笑，說道：「我還以爲你有多大的能爲功力，原來也只不過……」

他話未說完，話聲突然變成了哼聲。

原來就在這電閃刹那間，他驀覺眼前掌影一花，他那隻直截萬英堯腕脈的手掌的腕脈猛地一緊，巳落在萬英堯的手裏，左手挽着的馬燈也立刻丟落地上，滅了。

他心頭不禁倏然大驚！

只聽萬英堯冷冷說道：「也只不過怎麼樣？怎麼不說下去了！」

一招出手，腕脈就巳落在人的手裏，阮吉此刻，巳知自己的武功身手，差人甚多。

至此，他如何還能說得下去，說出「也只不過」下面那句「就這麼一點能爲」之語。

汪成一見阮吉被制，立時閃身欲動。

萬英堯倏然冷喝道：「你別動，你要敢動一動，我就先廢了他！」

這話，立刻鎭住了汪成，站在那兒遲疑着沒敢動。

萬英堯話音一落，隨即目視阮吉道：「阮吉，你巳試過了，心裏服是不服。」

阮吉道：「不服便怎樣？」

萬英堯道：「不服，我便讓你和汪成聯手再試，不過，我可要先告訴你，憑你們這樣的武功身手，你兩個聯手，也決不是我手下一招之敵。」

這話，聽得阮吉心頭不由暗暗一震，旋忽意念一動，道：「我想再試試！」

萬英堯道：「和汪成聯手！」

「不錯。」阮吉一點頭道：「我還想和你打個賭！」

萬英堯道：「打什麼賭？」

阮吉雙目眨動地道：「你說我和汪成聯手也不是你手下一招之敵，對不對？」

萬英堯雙目一凝，道：「你可是想和汪成聯手，與我以一招爲限作賭？」

阮吉道：「你敢不敢打這個賭？」

萬英堯雙眉微微一挑，道：「話是我說的，就沒有個什麼不敢的，你想賭什麼？你說吧。」

阮吉道：「我和汪成如果僥倖走過一招，你便不得和我們爲難！」

萬英堯倏然一笑，點頭道：「沒有問題，只要你兩個能在我手下走過一招，我決不難爲你們！」

阮吉又道：「除此之外，你還得告訴我們那藏金地窖！」

萬英堯道：「這也沒有問題。」

語聲一頓又起，道：「你兩個若是沒能走過一招呢？那便怎麼樣？」

阮吉雙睛閃動地轉了轉，道：「你問什麼就答什麼。」

萬英堯道：「句句實答？」

阮吉道：「只要是我知道的，我絕對實答！」

萬英堯笑笑點點頭，道：「好，甚好，只要你兩個實答我所問，我不但決不難爲你們，並且放你們一條生路。」

說着，鬆手放開了阮吉的腕脈，又說道：「現在，你和汪成先準備一下，動手吧！」

話落，負手而立，仰臉望着烏雲如墨的夜空，根本不看阮、汪兩個。

阮吉脚下後退了數步，和汪成低聲商量了一陣，隨即各自抬腿探手掣出一柄寒光灼灼的七首，身形霍地一分，由兩邊分朝萬英堯掀近？

適時，萬英堯目光由夜空間收回，閃電般掠視了二人一眼，輕聲一笑說道：「怎麼，你兩個想玩兒命，竟動起了傢伙來了！」

阮吉嘿嘿一笑，說道：「閣下身手高絕，我們自知空手非敵，只好動用傢伙試試了！」

話落，倏然一聲暴喝，與汪成同時疾撲萬英堯，手中七首寒光電閃分朝萬英堯左右要害刺到！

萬英堯口中一聲冷笑，站在那兒身形沒動，負在背後的雙手倏然電出，只一陣伸縮之間，阮、汪二人陡覺手腕一疪，兩柄寒光灼灼的耀眼的七首，巳全到了萬英堯的手裏。

萬英堯用的是什麼招式手法，是怎麼

出手的，阮、汪二人連看也沒能看清。

這情形很明顯，阮汪二人的武功太差，萬英堯的身手高過二人太多太多了！

出手一招匕首便即被奪，果然是一招都未能走過。這一招之搏的賭約，阮汪二人輸了。

按理，阮吉他應該就此服輸，乖乖地履踐賭約，實答萬英堯的問話才是。

可是，理雖如此，事却不然。

匕首被奪，他心中大驚之下，身形立即暴退，竟與汪成雙雙騰身掠起，要逃。

萬英堯雙眉倏地一揚，冷聲喝道：「阮吉，你兩個這等行爲太辜負你爺娘給你們這麼一個七尺男兒軀了！」

話聲中，雙手齊揚，兩柄匕首化作兩道寒光電射地一奔阮吉，一奔汪成！

一聲慘叫，奔向阮吉的那柄匕首射入了阮吉的後心，身軀撲地，殞命當場。

汪成雖然僥倖沒有殞命當場，那柄匕首只射在大腿上，但這一匕首很夠他受的，大腿竟被射穿了個前後通，血流如注！

一聲疼叫，摔倒地上，掙扎欲起，奈何那條血流如注的腿已不爭氣，一時竟然未能站得起來。

萬英堯身形一閃，站到汪成面前，冷聲說道：「汪成，你怎麼說？」

汪成腿受重創，正疼得渾身發顫，咬牙忍疼問道：「我什麼怎麼說？」

萬英堯冷冷一哼，道：「你想活還是想死。」

汪成道：「俗語說得好，蟻螞尚且貪生，我當然想活。」

萬英堯道：「如此甚好，現在你先履踐賭約答我第一問，是誰派你與阮吉駕車來載送我和方大俠的？」

汪成微一猶疑，道：「和你打賭的是阮吉，該履踐賭約的也是阮吉，這問題你應該問阮吉才是。」

萬英堯淡淡道：「我是應該問阮吉，奈何阮吉的命運太差，他已經去了幽冥地府，無法履踐賭約回答我的問話了。」

汪成心神不禁暗暗一震，目光一瞥仆伏丈外地上不動的阮吉，道：「阮吉已經死了？」

萬英堯點頭道：「所以我只好問你，由你來代替他履踐賭約！」

汪成暗吸了口氣，道：「我回答的話，你相信？」

萬英堯道：「只要你回答的確是實話，我自然相信。」

汪成又吸了口氣，道：「我答你問話之後呢？你便放我走麼？」

「不錯。」萬英堯微一點頭，語聲倏轉威稜地道：「說，是誰派你兩個駕車來載送我和方大俠的？」

汪成神色遲疑一下，道：「是車行掌櫃的。」

萬英堯道：「他的姓名？」

汪成道：「秦榮春。」

萬英堯凝目道：「他派你兩個來的目的是什麼？」

汪成道：「保護方大俠的安全。」

萬英堯臉色倏地一寒，目射煞威地道：「你敢謊言欺我？」

汪成心神一震，忙道：「我決未說謊，秦掌櫃確是這麼交待吩咐的！」

萬英堯煞威微斂，道：「那麼我問你，秦榮春與方大俠過去有交往麼？」

汪成搖頭道：「好像沒有。」

萬英堯道：「已然沒有，那他爲什麼要派你兩個來保護方大俠？」

汪成道：「這我就不知道了。」

萬英堯倏然一聲冷笑道：「你聽說過一種逆血倒流，萬蟻鑽心的手法嗎？」

此時此刻，萬英堯爲何忽然提起這等凜人心驚的手法，汪成他不是個傻子，神色不禁微現不安地道：「我聽說過。」

萬英堯道：「你想不想，試試那種滋味？」

汪成臉色一變道：「你……」

萬英堯冷然接口道：「你要是不想試試那種滋味，就別再說那『不知道』三字，這話你懂？」

汪成點頭道：「我懂，可是事實我確實不知道，你要我怎麼……」

萬英堯雙目陡射寒電地冷聲截口道：「你還敢說確實不知道，看來你要不吃點苦頭，是絕對不肯實說的了！」

話聲中，抬手出指便要點下。

這時，汪成腿上的匕首尚未拔出，雖經封閉血脈穴道止住流血，但仍然十分疼痛。

萬英堯這一指要是點下，汪成在重創之後，焉能經受得起逆血倒流，萬蟻鑽心之苦？

汪成心神不禁凜然一顫，連忙說道：「請手下留情，我實說就是。」

萬英堯冷哼了一聲，手一垂，目光如閃電地逼視着汪成，沒說話。

汪成暗吸了一口氣，道：「眞正的目的是在查探閣下的出身來歷與帶走方大俠的意圖。」

萬英堯道：「只此而已。」

汪成微一遲疑道：「如果可能，便將閣下和方大俠一起刼回車行。」

萬英堯道：「然後呢？」

汪成道：「由秦榮春往上禀報請示處理。」

萬英堯目光一凝，道：「往上禀報請示什麼人？」

汪成道：「帮主。」

萬英堯道：「什麼帮？」

汪成道：「武英帮。」

萬英堯道：「秦榮春在帮中是什麼身份？」

汪成道：「錢塘分舵舵主。」

萬英堯道：「你呢？」

汪成道：「錢塘分舵屬下。」

萬英堯話鋒一轉，又問道：「十景樓的那位胖賬房也是貴帮中人麼？」

汪成點頭道：「是的。」

萬英堯道：「他也隸屬錢塘分舵？」

汪成道：「不是，他是直接隸屬總舵第五堂。」

「身份呢？」

「香主。」

「他叫什麼名字？」

「楊少康。」

萬英堯默然了刹那，問道：「關於仙霞世家的血案，可能是些什麼人下的毒手，知道麼？」

汪成頭道：「此事本帮正在全力追查

兇手。」

萬英堯目光凝注地道：「不是貴帮下的毒手？」

「絕對不是。」汪成道：「本帮與方大俠無怨無仇，怎會下此毒手。」

萬英堯淡淡道：「這很難說，江湖上有些事情是不需要有任何仇怨的。」

汪成道：「閣下這話雖然不錯，但是本帮總舵曾傳令各地分舵，除全力追查兇手外，並嚴密注意方大俠的行踪，予以暗中照顧保護方大俠的安全，此案若是本帮下的手，總舵就不會傳發這項令諭了！」

萬英堯沉吟地道：「照你這麼說，此案有可能確實不是貴帮下的毒手了！」

汪成點頭道：「事實確實不是！」

萬英堯劍眉微皺地道：「可是……這就有點兒奇怪了！」

汪成問道：「怎麼奇怪了？」

萬英堯道：「貴帮總舵已有照顧保護方大俠的安全，你們錢塘分舵爲何還任由方大俠在外面亂跑，不將他接回分舵予以妥善照顧？」

汪成道：「這問題，我曾聽說過，據說這是帮主的意思，目的是以方大俠爲餌，誘使兇手惡徒現形。」

「哦。」萬英堯點點頭道：「原來是這麼回事。」

語聲微微一頓，說道：「你很識時務，我說話也向來守信，現在你可以取下腿上的匕首，上藥包紮一下，走了。」

汪成沒說話，從懷中取出刀創藥，咬牙忍疼拔下匕首，敷上藥，撕下一塊衣襟包紮好傷口，這才站起身子，瘸着腿，一拐一拐地走去。

萬英堯站立在原處沒動，直到汪成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不見以後，這才緩緩轉過身子，目注五丈外一處斷牆背後，朗聲說道：「閣下，別老那麼躲着了，請出來見見吧。」

斷牆後倏然响起一聲輕笑，道：「閣下好靈聽的聽力。」

話聲中，斷牆背後現身站起了一個四十開外年紀的灰衣人。

萬英堯神色不禁微感意外地一怔！道：「是你！」

灰衣人神色也是意外地一怔！道：「閣下認識我？」

萬英堯搖頭道：「不認識。」

說話間，灰衣人已跨過斷牆，大步走到萬英堯對面八尺之處停住，目光凝注地道：「那麼閣下那『是你』二字何意？」

萬英堯道：「我以爲是我認識的一位朋友，沒想到竟不是。」

灰衣人淡然一笑道：「原來是因爲意外。」

語聲一頓又起，問道：「閣下認識的那位朋友是誰？」

萬英堯道：「我與那位朋友，也是初識。」

目光倏地一凝，道：「容我請教，閣下尊姓大名？」

灰衣人道：「在下長白宋文豹。」

萬英堯雙手抱拳一拱：「原來是長白『飛雲劍』宋大俠當面，兄弟失敬了。」

「飛雲劍」宋文豹也抱拳一拱道：「不敢當，在下轉請教！」

萬英堯道：「兄弟萬英堯，是來自關外。」

語聲一頓，話題一轉，問道：「宋大俠來到此地有多久了？」

宋文豹道：「在萬兄弟的前一刻。」

萬英堯道：「這麼說，兄弟與阮吉汪成兩個的談話，宋大俠都聽見了？」

宋文豹點頭，道：「在下句句悉入耳中。」

萬英堯目光凝注道：「宋大俠可是也爲了那地窖藏金而來？」

宋文豹搖頭道：「地窖藏金雖然令人動心，但在下並非愛財之人，何況所謂『地窖藏金』也只是江湖傳說。」

萬英堯說道：「那麼，宋大俠來此之意是？……」

宋文豹說道：「在下只是來看看此一滅戶血案，是那些惡徒所爲，有無綫索可尋！」

萬英堯目光倏又凝注道：「宋大俠與方大俠是舊交好友？」

宋文豹搖頭道：「只是慕名，從未謀面，也從無交往。」

萬英堯道：「這麼說，宋大俠此來乃是本自『俠義』二字了！」

宋文豹淡然一笑道：「還有好奇。」

「哦。」萬英堯眨了眨眼睛道：「宋大俠可曾發現什麼綫索沒有？」

「沒有。」宋文豹搖頭道：「在下已在這四週各處，仔細查勘了一遍，毫無發現。」

語聲一頓，凝目問道：「閣下眞是方大俠表弟？」

萬英堯搖頭道：「是冒充的。」

宋文豹道：「這是爲什麼？」

萬英堯道：「爲了不受阻撓的當衆帶走方大俠。」

宋文豹道：「閣下要將方大俠帶往何處？」

萬英堯道：「關外。」

宋文豹道：「予以照料保護？」

萬英堯點頭道：「並設法治療其病，使其精神恢復正常。」

宋文豹目光凝注地問道：「閣下此舉是出自『俠義』之心，還是別有……」

萬英堯道：「兄弟不否認此舉也別有用意，但那是次要問題，方大俠精神恢復正常後，除非方大俠不願兄弟插手，兄弟當全力協助他報這焚莊滅戶血仇！」

宋文豹雙目異采一閃道：「閣下這份俠骨義腸的豪情胸襟，實在令人欽佩，在下預祝閣下能早日治癒方大俠的病症。」

萬英堯含笑說道：「謝謝宋大俠的誇獎，也謝謝宋大俠的預祝，宋大俠日後有暇，請駕臨關外白龍堆小敍，兄弟當竭誠歡迎！」

話落，雙手抱拳一拱作別，騰身飛掠，落在馬車車轅上，抖韁揮鞭，駕車飛馳而去。

這裏馬車剛馳出百丈以外，另一邊，就在那馬車適才停處十丈開外地方的一處小土堆後，站起了個人。

那人身穿一襲青衫，正是那位曾在「十景樓」上與萬英堯交談過的青衫書生。

青衫書生雙手捧着個人，那是個黑衣人，赫然正是那個被萬英堯點了穴道，丢

在馬車廂裏的「幻影劍」方士眞。

這是怎麼回事？

方士眞原本穿着一身滿是汚漬，發了黃的白衣，怎地變了一身黑衣了？他本來被點了穴道，躺在馬車裏的，現在怎麼跑出來了？

這不用說，必然是青衫書生攪的把戲，用「李代桃僵」的方法把他從馬車裏救了出來。

青衫書生人品俊逸，看起來似乎是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弱書生，其實，他雙手捧着方士眞的身子，却絲毫不顯得費力的樣子。

於此可見，這青衫書生，實在並非文弱書生了，而是位身懷絕學功力的武林高手！

若不是身懷絕學功力，身手高絕，他焉能在僅只相隔二十多丈的距離下，瞞過萬英堯的耳目，登上馬車，救出方士眞？

青衫書生雙手捧着方士眞的身子，脚下有若行雲流水般地走到宋文豹面前，放下方士眞，問道：「宋兄，知道他的出身來歷了麼？」

宋文豹躬身答道：「聽他的口氣，他可能是白龍堆萬大鵬之子。」

青衫書生道：「萬大鵬是何許人？」

宋文豹道：「是白龍堆鵬飛牧場的場主。」

青衫書生道：「其人爲人如何？」

宋文豹道：「介乎正邪之間，好壞參半，行事作爲全憑興之所至。」

語聲微頓，目光一瞥地上的方士眞問道：「公子已經替他把過脈了麼？」

青衫書生微點了點頭道：「他脈象一切正常，如果我診斷的無錯，他根本沒有一點病。」

宋文豹沉吟地道：「這麼說，他這瘋病可能眞是裝的了！」

青衫書生道：「很可能。」

宋文豹道：「如此，您何不解開他的穴道，問問他呢，以屬下看，對您，他總不至於還裝瘋吧！」

青衫書生道：「這很難說，他見了我，說不定仍是一樣。」

宋文豹道：「他的穴道反正必須解開，您何不現在就替他解開試問問看呢？」

青衫書生沉吟地想了想，覺得宋文豹這話不錯，於是便即抬手出掌拍開了方士眞被制的穴道。

方士眞身軀一震而醒，緩緩睜開雙目，神色茫然地看了二人一眼，隨又閉上了眼睛。

青衫書生柔聲道：「表哥，小弟已經替你把過脈，你根本沒有病。」

怪了！這青衫書生怎麼也叫方士眞「表哥」？

先前那萬英堯是冒充的「表弟」，青衫書生難道也是冒充的？

方士眞閉上眼睛沒理青衫書生，臉上也毫無表情。

青衫書生劍眉微微一皺，又道：「表哥，小弟明白你這麼做必然有你的道理，也用心良苦，但是，現在這兒沒有外人，你我骨肉至親，你應該讓小弟明白你的用心，同時對小弟說說血案當時的經過情形，以便小弟好着手偵查元兇！」

方士眞仍然閉着雙目，沒答理青衫書生。

宋文豹突然輕咳一聲，說道：「方大俠，在下長白宋文豹，此次奉命追隨莫公子聽候差遣，方大俠如因有在下在旁而感覺有所不便的話，在下當立刻迴避。」

語聲一頓，轉朝青衫書生躬身道：「公子，您請在這兒和方大俠談談吧，屬下到前面去站着去。」

話落，便即舉步走去。

倏地，方士眞睜開了雙目，自地上一躍站起，雙手一攔，道：「宋大俠，請留步。」

宋文豹停步站着沒動。

方士眞抱拳拱手，說道：「請原諒方某不知是宋大俠當面，失禮之處，尚望海涵！」

宋文豹也抱拳拱手道：「不敢當，方大俠您請別客氣。」

方士眞笑了笑，問道：「是宋大俠將方某從萬英堯手中救下來的麼？」

宋文豹搖頭道：「不是，在下也沒那麼大的能爲，是莫公子。」

方士眞不禁甚感意外地一怔！詫異地道：「怎麼，是俊弟？」

青衫書生莫秋俊點頭，含笑道：「是小弟趁那萬英堯凝神與宋大俠說話時，悄悄登上馬車，用另外一個人，將表哥換下來的。」

「哦。」方士眞道：「那另外一個是什麼人？」

莫秋俊道：「是武英帮一名屬下。」

方士眞問道：「萬英堯絲毫沒有發現麼？」

莫秋俊搖頭道：「沒有。」

方士眞微一沉吟，道：「那萬英堯人呢？」

莫秋俊道：「走了。」

方士眞道：「你可知道他往那裏去了麼？」

莫秋俊道：「帶着那名武英帮的屬下回關外去了。」

方士眞默然刹那，忽然輕嘆了口氣，道：「俊弟，你壞了我的大事了！」

莫秋俊微微一怔！道：「小弟怎麼壞了表哥的大計了？」

方士眞道：「俊弟可知道我爲何裝瘋嗎？」

莫秋俊沉吟地道：「可是爲了查訪那焚莊殺人的兇手？」

「不錯。」方士眞道：「否則，憑萬英堯的所學功力身手他焉能帶得走我！」

莫秋俊劍眉微微一皺道：「這麼說，那些夜襲縱火焚莊殺人的兇手是誰？表哥也不知道了。」

方士眞苦笑道：「我要是知道，就不會得裝瘋裝痴了！」

莫秋俊眨眨星目道：「表哥可是認爲萬英堯是一條綫索？」

方士眞道：「很有可能。」

莫秋俊搖頭，道：「小弟以爲多半不是。」

方士眞目光一凝道：「根據什麼？」

莫秋俊道：「根據他與宋大俠的談話口氣上，小弟敢斷定他與血案無關！」

「哦。」方士眞雙目一眨道：「他與

宋大俠的談話口氣是怎樣的？」

莫秋俊當下便把萬英堯與宋文豹談話的內容，口氣，簡略的說了一遍。

方士眞聽後，不由雙眉深蹙，沉吟說道：「照這情形看來，事情倒有可能與他無關了！」

莫秋俊道：「表哥，小弟認爲武英帮的嫌疑比較重大！」

方士眞一怔！道：「武英帮？」

莫秋俊道：「表哥不知道？」

方士眞搖頭道：「沒聽說過。」

語聲一頓，凝目問道：「俊弟是聽什麼人說的？」

莫秋俊當下便將萬英堯的談話經過，摘要的告訴了方士眞。

方士眞靜靜聽畢，目光忽然轉望着宋文豹問道：「宋大俠知道這武英帮麼？」

宋文豹搖頭道：「在下也是今晚第一次聽說。」

倏地，莫秋俊雙目寒芒一閃，低聲說道：「表哥，有人來了！」

方士眞一愕！道：「還有多遠？」

莫秋俊道：「在六七十丈開外，我們先隱蔽起來看看來的是些什麼人再說。」

說着伸手一拉方士眞，與宋文豹掠身隱入先前宋文豹藏身的那處斷牆背後。

這裏，三人剛掠入斷牆背後隱好身形，莊前已人影電射地躍落下八個黑巾蒙面的黑衣人。

八人身形掠落，目光一掃四週，其中一個身材偉岸的蒙面人沉聲道：「王雄，你不是說他們往這裏來了的嗎，怎麼不見一個人影？」

一個身材瘦小的蒙面人——王雄答道：「這有可能是他們改變了……」

目光突然一直，抬手指着他側面十丈外地上阮吉的屍首道：「韓老，你看！」

身材偉岸的蒙面人韓老，目光如電地順着王雄的手指處看了看，道：「你過去看看，那是什麼人？」

王雄身形一閃，到達阮吉的屍首旁邊，脚一挑，阮吉的屍首翻了個身，仰面朝上。

他看清楚了，心中暗暗一震！道：「韓老，是阮吉。」

「哦。」韓老冷冷道：「看看他還有氣沒有？」

王雄俯身伸手探阮吉的鼻息，直起身子說道：「連身子都已經凍了。」

一個身材瘦高的蒙面人忽然輕咳一聲，說道：「韓老，我們可決不能讓姓萬的那小子把方士眞弄走！」

韓老點頭道：「放心吧，他弄不走的，他雖然僥倖能把方士眞弄回白龍堆，老夫也會追上白龍堆去找他老子要回來！」

瘦高蒙面人笑說道：「韓老說的是，憑韓老在武林中的聲威，萬大鵬他大概還不敢不買韓老的賬！」

韓老嘿嘿一笑道：「萬大鵬他要是敢不買老夫的賬，老夫便讓他鵬飛牡場和這兒一樣！」

語聲一頓即起，說道：「那小子走得大概還不太遠，現在我們疾追一陣，可能還追得上，走！」

話落，正待率衆騰身而起。

突然，斷牆背後响起一個清朗的語聲，說道：「諸位且請留步！」

話聲中，莫秋俊由斷牆後面現身站了起來，跨過斷牆，神情瀟洒從容直朝韓老等八人面前走了過來。

韓老等八人心中全都不禁一愕，他們沒想到斷牆背後竟隱得有人。

八個人目光灼灼地望着莫秋俊，直到莫秋俊走到對面八尺之處停步站定，韓老這才冷聲問道：「閣下何人？」

莫秋俊道：「莫秋俊。」

韓老道：「閣下有何見教？」

莫秋俊說道：「有事奉告，也有事請教。」

「哦。」韓老道：「請說。」

莫秋俊道：「容我先請教，尊駕大名如何稱呼？」

韓老道：「老夫韓烈，外號人稱『斷魂血掌』！」

莫秋俊星目一瞥其餘七人，道：「他們七位呢？」

韓烈道：「都是老夫的屬下。」

莫秋俊道：「我再請教，韓老可是武英帮中人？」

韓烈雙目倏如電射凝注地道：「閣下是怎麼知道的？」

莫秋俊說道：「我是聽阮吉、汪成說的。」

韓烈道：「阮吉是你殺的？」

莫秋俊搖頭道：「我與他無仇無怨，沒有理由殺他，他也不值得我殺！」

韓烈道：「是誰殺的？」

莫秋俊淡淡道：「我請問韓老率人來此爲了何事？」

韓烈雙目一眨道：「是萬英堯？」

莫秋俊點頭道：「看來韓老還不算是個胡塗人。」

韓烈道：「老夫本就不是胡塗人。」

語聲一頓又道：「那萬英堯呢？」

「走了。」

「去了那裏？」

「韓老這話問得很不高明。」

韓烈一怔！道：「怎麼很不高明？」

莫秋俊淡淡道：「我請問，韓老如果要去某處，會將去向告訴一個不相識之人麼？」

韓烈搖頭道：「這當然不會。」

「這就是了。」莫秋俊道：「第一，我與萬英堯並非相識之人，第二，我隱身那斷牆後面，他既未發現我，我也未現身出來與他交談，他怎會把去向告訴我，我又怎會知道他去了那裏？」

這話不錯，是理。

韓烈眨了眨雙目，微一沉吟，又道：「如此，老夫請問，那汪成怎麼樣了？」

莫秋俊道：「也走了。」

韓烈道：「和萬英堯一起？」

「不是。」莫秋俊道：「他可能回錢塘分舵去了。」

韓烈有點意外地問道：「萬英堯沒殺他？」

莫秋俊搖頭道：「他運氣比阮吉好，而且很識時務，所以萬英堯放了他。」

韓烈道：「既然是『識時務』，那麼萬英堯之放他，必是有條件的了！」

莫秋俊淡淡道：「要不然，就不能說他很『識時務』了。」

韓烈目光一凝道：「那萬英堯的條件是什麼？」

莫秋俊道：「實答其所問。」

韓烈道：「萬英堯都問了些什麼？」

莫秋俊道：「凡是他想知道的，都問了。」

韓烈道：「汪成也都實答了？」

莫秋俊道：「汪成腿受重創，又在逆血倒流，萬蟻鑽心手法的威脅下，縱是鐵鑄的金剛只怕也無法不實答。」

「閣下說的是。」韓烈點了點頭，目光倏又一凝，道：「在阮吉汪成之後，本帮還有一名屬下，跟了下來，閣下可曾見到？」

莫秋俊點頭道：「他躺在萬英堯駕走的那輛馬車裏。」

「哦。」韓烈眨眨眼睛道：「閣下要告訴老夫的就是這些？」

莫秋俊道：「除此以外還有一件極重要的事。」

韓烈凝目道：「什麼極重要的事？」

莫秋俊微一沉吟，道：「請韓老先生告訴我在武英帮中的身份？」

韓烈道：「必須麼？」

「嗯。」莫秋俊淡淡然點了點頭。

韓烈道：「有道理麼？」

莫秋俊正容道：「我要知道韓老的身份够不够，值不值得我告訴這件事？」

「哦。」韓烈雙目眨動地略一沉吟道：「總護法，這身份怎麼樣？够不够？」

莫秋俊雙目異采一閃道：「够了。」

韓烈道：「那就請告訴老夫吧，那究竟是件怎樣極重要的事？」

莫秋俊點了點頭，說道：「萬英堯駕走的那輛馬車裏，只躺着貴帮的那位屬下，並無方大俠！」

韓烈不禁雙目倏然一睁，道：「閣下這話可是眞的？」

莫秋俊道：「我從不說謊欺人！」

韓烈眼珠微微一轉，凝目道：「那麼閣下也必定知道方大俠現在何處了！」

莫秋俊淡淡道：「在一個十分安全地方。」

韓烈道：「是什麼人救下方大俠？」

莫秋俊道：「我。」

韓烈一怔！道：「你？」

莫秋俊道：「韓老可是不信？」

韓烈道：「老夫確實有點不信憑閣下能從萬英堯手裏救下方大俠！」

莫秋俊道：「爲什麼？」

韓烈嘿嘿一笑道：「因爲閣下的功力身手決不可能是萬英堯之敵！」

莫秋俊淡淡一哂，道：「韓老自信不會看錯？」

韓烈搖頭道：「老夫對自己的雙眼一向深具自信，也從未看錯過人！」

他的眼神與語氣雖是確實具有十分自信，可惜，事實上他們却看錯了人。

萬英堯雖是當世武林中有數的一流年青高手，但莫秋俊身懷罕絕奇學功力，萬英堯決難是莫秋俊手下三招之敵！

然而，儘管事實如此，莫秋俊却並未與他稍作爭辯，只淡然笑了笑。

因爲，此事稍時將以事實作爲證，根本不值作那無謂的口頭爭辯。

韓烈雙目眨了眨，目光忽然一凝，問道：「閣下將此事告訴老夫用意何在？」

莫秋俊反問道：「韓老如今還要去追那萬英堯麼？」

韓烈道：「方大俠既然已被救下，老夫自是沒有追他的必要了！」

莫秋俊道：「這麼說，對貴帮那位屬下的生死也不管了！」

韓烈道：「不是不管，而是根本用不着去管！」

莫秋俊道：「爲什麼？」

韓烈道：「老夫認爲萬英堯大概還不至於要他的命，殺他！」

莫秋俊道：「韓老這『認爲』，有把握？」

「哼！」韓烈道：「老夫向來不說沒把握的話！」

莫秋俊道：「倘然有萬一之差呢？」

韓烈雙目寒芒倏地一閃，道：「那也不要緊，本帮會替他報仇討回公道！」

語聲一頓又起，沉聲說道：「請回答老夫所問，閣下的用意何在？」

莫秋俊道：「免得韓老率衆白費力氣，白追一趟。」

韓烈道：「沒有別的用意？」

莫秋俊道：「我不願謊言相欺，確是別有用意。」

韓烈道：「別有什麼用意？」

莫秋俊說道：「請韓老先答應我一件事。」

韓烈道：「什麼事？」

莫秋俊道：「請韓老先答我數問。」

韓烈道：「這是條件？」

莫秋俊點頭道：「韓老答應麼？」

韓烈雙目一凝道：「老夫如不答應，閣下便不說那用意麼？」

莫秋俊淡淡道：「不是不說，而是所說便不一定是眞話！」

韓烈嘿嘿一笑：「閣下，老夫……」

莫秋俊突然抬手一搖，截口道：「韓老，我要先奉勸一句，最好別打算對我動那用强的念頭，那不但沒有用，對韓老也毫無益處！」

韓烈那「老夫」兩字以下的話意，本就是兩句用强威脅之言，如今竟被莫秋俊截口搶了先着說出，他心中暗暗一震，旋又嘿嘿一笑說道：「看來閣下倒是位心智，口才兩皆十分高明的人物！」

莫秋俊淡淡然一笑道：「謝謝韓老誇獎，我實在很感榮寵！」

韓烈心念電轉，忽然抬手一擺，道：「閣下別客氣，老夫可以答應閣下的條件，不過，老夫也有條件！」

莫秋俊道：「韓老有什麼條件？」

韓烈道：「老夫也有數問，請閣下實答。」

「哦。」莫秋俊星目眨動了一下道：「可以，我定當知無不答，答無不實！」

韓烈接着又道：「老夫另外還有個請求，請閣下將方大俠交由老夫保護！」

按理，這請求是絕不會被接受的，可是事實竟出人意外地，莫秋俊竟然毫不猶豫地一點頭道：「這也沒有問題，只要方大俠自己願意，就由韓老保護他的安全便是！」

他雖然毫不猶豫地答應了韓烈的請求，但是那句「只要方大俠自己願意」却顯

然大有問題，話中有話。

方大俠——「幻影劍」方士眞乃是個神智不清的瘋子，一個瘋子焉能有正常的思想，明白事理，表示願意與否？

韓烈他雖然是個闖蕩江湖數十年的老江湖，經驗閱歷兩深的老狐狸，可惜，却竟未想到這一點，也未在意地細想。

當然，這也是緣於他再也想不到，方士眞的瘋，是裝瘋！

因此，莫秋俊話音一落，他立刻點頭一笑道：「謝謝閣下的千金一諾！」

莫秋俊微微一笑道：「韓老不必客氣，現在話已說明，便請答我問話如何？」

韓烈點頭道：「好，閣下想問什麼就請問吧。」

莫秋俊星目倏地一凝，道：「我請問韓老，貴帮創組於何時？」

韓烈道：「三年前。」

莫秋俊道：「創帮的宗旨是什麼？」

韓烈道：「維護江湖正義，網羅江湖不屑之徒，繫於帮規約束，使彼等化莠爲良，減少惡行！」

莫秋俊道：「這麼說，貴帮的宗旨是行善江湖，消滅殺戮惡行，也是當代武林第一俠義之帮了。」

韓烈嘿嘿一笑道：「那裏那裏，這『第一俠義之帮』的美譽，實在不敢當，其實這只不過是本帮帮主爲天下武林正義略盡一份棉力而已！」

莫秋俊微微一笑，道：「韓老太客氣了。」

語聲一頓，星目一凝道：「能具有這份俠心義胆大氣魄者，當非武林庸俗之輩，請恕我失禮，尚未請教貴帮主是當代武林那位高人？」

韓烈猶疑地道：「這個……」

莫秋俊道：「怎麼，不便說？」

韓烈嘿嘿一笑道：「請閣下原諒，目前時機未到。」

「哦。」莫秋俊星目眨了眨，話鋒忽地一轉，說道：「韓老此番率人追踪萬英堯，要截刼方大俠，可是爲了方大俠的安全？」

「不錯。」韓烈點頭道：「方大俠身遭慘禍，神智已瘋，本帮既爲武林俠義一脈，自是不能坐視他任人擄刼，再受戕害，理應保護他的安全。」

莫秋俊道：「決無別的用意？」

韓烈心中暗暗一震，搖頭道：「閣下這話問得實在不該！」

莫秋俊道：「怎麼不該？」

韓烈道：「仙霞世家過去雖然富可敵國，可能藏得有什麼奇珍異寶，但是如今仙霞山莊已遭火刼，成了一片瓦礫堆，方大俠眼下已是孑然一身，一無所有，本帮對他還能有什麼用意？」

莫秋俊點頭道：「這話說的是，請恕我失言。」

語聲一頓，星目一眨，又道：「不過，我還另有不解之處！」

韓烈道：「閣下還另有什麼不解之處，請只管直說，老夫當爲解說。」

莫秋俊笑了笑，道：「貴帮既爲武林俠義一脈，同情方大俠的遭遇，有保護方大俠安全之心，爲何不干脆將方大俠接往貴帮總舵妥予安置保護，並設法替方大俠醫治瘋症，而任由方大俠在外面亂跑？」

這問題，適才之前萬英堯曾問過汪成，汪成也說明了原因，莫秋俊也相信汪成在那等情形下的說明，決不敢說謊。

但是，汪成在武英帮的身份只不過是個小脚色，他說明的原因雖未說謊，却未必見得完全實在！

因此，莫秋俊又向韓烈提出此問，他意在再聽聽身爲總護法的解說，與汪成的答話有無差異。

韓烈當然不知道萬英堯曾問過汪成，汪成已作了解說。於是，他輕咳了一聲，說道：「這件事，老夫等與帮主也曾商談過，本想將方大俠接往總舵安置，並延醫治療他的瘋症，奈何本帮却有所顧忌！」

莫秋俊道：「有何顧忌？」

韓烈道：「閣下可知仙霞世家爲何被火焚於一夜之間，全家上下近百口男女老幼，除方大俠一人外全遭殺戮，是爲了什麼不？」

莫秋俊搖頭道：「此事江湖傳說不一，有說是爲仇，有說是爲仙霞世家那富可敵國的財富，也有說是爲方大俠得到了一件武林奇珍！」

韓烈雙目倏地一凝，問道：「閣下以爲三種傳說，以那一種比較可能？」

「這個……」莫秋俊眨眨星目，沉吟地道：「這三種似乎都有可能。」

韓烈道：「但是以老夫判料，以第三種可能性比較大！」

「哦？」莫秋俊尚未接話，韓烈接着又道：「這也便是本帮有所顧忌之處！」

莫秋俊目現訝異地凝注道：「這也便是貴帮的顧忌之處？」

「嗯。」韓烈點頭道：「事情發生至今已一個月，本帮雖曾傳令各地分舵屬下嚴密偵查兇手是那些江湖惡徒，但迄今並未發現絲毫可疑綫索，而武林各大門派，及那些與仙霞世家素有關係淵源交往的俠義之士，自事情發生以後，雖然未見有人出面查問，但以老夫猜想，他們可能也正在暗暗偵查兇手，原因中，是以，眼前江湖上看似平靜如常，實際却潛伏着一股洶湧的暗濤，隨時都有被觸發的可能……」

語聲微微一頓，目光深望了莫秋俊一眼，接着又道：「看閣下儀表氣質頗爲不俗，當是一位聰明智者，應該想得到這種情形下，本帮如果將方大俠接往總舵安置，雖然確實出自善意，但在別人的眼中，很難脫那瓜田李下之嫌，說不定還可能被誤會爲奪取仙霞世家財富珍寶的兇手，被蒙上不白之寃！」

這番解答，與汪成所說雖然略有差異不同，但他解說的却頭頭是道，句句是理，比汪成所說那以方士眞爲餌，引誘兇手上鈎更爲完善，毫無不當之處！

莫秋俊靜靜聽畢，微微點頭道：「韓老這麼一解說，我明白了，是我錯怪了貴帮。」

韓烈嘿笑道：「閣下明白就好。」

語聲一頓又起，問道：「閣下還有什麼要問的麼？」

莫秋俊想了想，搖頭道：「沒有了，現在該韓老問我了。」

韓烈雙目一凝，道：「閣下不先告訴老夫那別有用意麼？」

莫秋俊道：「韓老請放心，稍時我一定奉告。」

韓烈目光凝注着莫秋俊默然了刹那，道：「如此，老夫請問閣下師承？」

莫秋俊道：「如果我說我並無師承，韓老相信麼？」

韓烈搖頭道：「老夫自是不信！」

莫秋俊正容說道：「但是我說的確是絕對的實話！」

韓烈雙目一眨，道：「那麼閣下的武功難道是與生俱來的？」

「當然不是。」莫秋俊搖頭道：「我是跟一位老人家學的，不過，那位老人家只教了我一個月的武功，不但沒告訴我他的姓名，而且在教我武功之前，還與我約法三章，他不收徒，也不許我喊他師父，否則便不教我武功。」

他這是實話麼？那就只有他自己心裏明白了！

韓烈心中雖然有點懷疑他這番話可能不實，但他是武林中人，深知武林八荒甚多奇人異士隱逸，而這些奇人異士隱逸者流，十有八九大都性情古怪，乖僻，像這類異於常理的情形，雖說不多，却並非絕無僅有。

因此，韓烈聽後，目中只飛閃過一絲疑色，沉吟地說道：「看來那位老人家不是位武林異人就是位怪人了！」

莫秋俊點頭道：「我也有此同感！」

韓烈目光倏又一凝，問道：「閣下來此有何意圖？」

莫秋俊道：「我聽說仙霞世家富可敵國，所以特來看看，碰碰運氣。」

「哦，閣下原來是爲財富而來。」韓烈笑了笑道：「閣下大概很失望吧？」

「恰恰相反。」莫秋俊搖頭道：「我的運氣比別人好些。」

韓烈雙目微微一睜，道：「閣下的運氣比別人好些，難道閣下已經尋得了仙霞世家財富的窖藏所在？」

莫秋俊又一搖頭道：「不是財富，是另一樣東西。」

韓烈道：「另一樣什麼東西？」

「這……」莫秋俊微一猶豫道：「請韓老原諒。」

韓烈道：「不便說？」

莫秋俊點了點頭，沒說話。

韓烈眼珠微轉了轉，忽然哈哈一聲大笑道：「老夫明白了。」

莫秋俊凝目道：「韓老明白什麼？」

韓烈道：「那是件武林奇珍對不？」

莫秋俊臉色微變了變，沒說話。

不說話，那就是默認。

俗話說得好，「薑是老的辣」。韓烈是個老江湖，也是塊「老薑」，莫秋俊那種臉色微變的神情，焉能瞞得過他的眼睛，心中立時明白自己說對了，雙目異采飛閃地一凝，道：「那東西現在何處？」

莫秋俊臉色再次微變了變，道：「韓老可是也想要它？」

韓烈道：「閣下該知道，武林奇珍異寶，唯有德者居之。」

莫秋俊道：「這麼說，韓老必是自認是位『有德』者了？」

韓烈搖頭道：「不是老夫，老夫也自知還不配那『有德』二字。」

莫秋俊凝目道：「如此我請問，誰是那『有德』者？」

韓烈道：「本幫幫主。」

「哦……」

莫秋俊這裏口中剛自一「哦」，韓烈那裏却接着又道：「老夫希望閣下把那奇珍乖乖交給老夫！」

莫秋俊星目一眨道：「要是不呢？」

韓烈雙目倏射寒電地道：「那對你閣下可決無好處！」

莫秋俊道：「決無好處便怎麼樣？以韓老身爲當代武林俠義之幫的總護法身份，總不至於出手强奪吧！」

韓烈嘿嘿一笑道：「閣下不必拿這種話來扣老夫，以老夫的身份，雖然確實未便出手强奪，但是若以俠義二字立場，爲了不使武林奇珍落入歹徒之手，那可就沒有什麼了！」

莫秋俊淡淡道：「韓老這話好不高明，如此一來，別說是出手强奪，縱然是殺了我，也無碍了！」

韓烈冷冷道：「閣下明白就好。」

莫秋俊淡然一笑，道：「我請問韓老，我像是個歹徒麼？」

韓烈道：「閣下的人品氣質雖然不俗，不像是個歹徒，但那只是外表，俗語有云『知人知面不知心』，老夫焉能只以閣下的外貌確定閣下的善惡！」

這話不錯，是理，以貌取人，那會失之子羽。

莫秋俊雙眉微微一揚，道：「照韓老這口氣，我如果不把東西交給韓老，韓老是一定要出手强奪了！」

韓烈冷然一點頭道：「不錯，閣下如果乖乖的把它拿出來交給老夫，老夫保證不難爲閣下！」

莫秋俊淡淡道：「謝謝韓老這個保證，不過……」

神色淡淡地一笑，說道：「我却不信韓老能從我手裏强奪得去任何東西，或者能奈何得了我！」

韓烈雙目倏然寒芒一閃，道：「莫秋俊，你有多大的功力氣候，竟敢如此狂言，輕視老夫！」

莫秋俊冷冷道：「我有多大的功力，你出手一試就知道了！」

韓烈不禁勃然大怒，嘿嘿一聲冷笑道：「好，老夫就試試你！」

他話聲方落，那個身材瘦高的蒙面人忽然跨前一步，說道：「韓老，殺鷄焉用牛刀，請讓屬下試試他的功力，教訓教訓他好了。」

韓烈微一沉吟，點頭道：「你去殺殺他的狂妄也好，但是手下得留點分寸，你懂？」

瘦高蒙面人一點頭道：「韓老請放心，屬下懂得！」

話落，身形倏然前欺，一聲沉喝道：「小子，接掌！」

沉喝聲中，出掌如電地直朝莫秋俊的胸前擊到！

莫秋俊站在那兒沒動，眼看着瘦高蒙面人的一隻手掌已遞到胸前，只距離五寸左右即將沾衣之際，突然一吸胸，閃電抬手，疾扣瘦高蒙面人的腕脈。

瘦高蒙面人心中倏然一驚，才待沉掌變招，可惜，莫秋俊的手法太快了，他竟然沒來得及。

驀覺腕脈一緊，有如上了一道鐵箍，已落入莫秋俊的手裏。

他心頭不禁凜然一顫，連忙猛提一口眞氣，運力要掙，那知竟又慢了一步。

只聽莫秋俊一聲冷喝道：「滾回去，憑你還不配與我動手！」

一抖手，他腕脈已被鬆開，但却被一股絕强山湧般的暗勁迫得他身不由主的踉蹌着連連倒退了五步，恰好退到韓烈的身旁，方能拿樁穩立住身形。

這一來，韓烈與一衆蒙面人心中都不禁驚震得臉上變了色！

瘦高蒙面人的一身所學功力如何，韓烈心裏十分清楚，他原以爲莫秋俊只不過是個「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狂妄無知少年，絕不可能是瘦高蒙面人之敵！

那知事實竟完全出乎他意外地，瘦高蒙面人出手連一招也未能走完，便即落敗受挫！

而且，那情形很明顯，是莫秋俊根本不欲傷人，瘦高蒙面人才得安然無恙，否則，被扣的一隻腕脈縱不折斷當場，起碼也得帶點兒輕傷！

於此可知，莫秋俊年紀雖輕，看來雖無什麼特異之處，却實在是個身懷奇學，功力身手罕絕的高手！

瘦高蒙面人心中雖然十分驚震於莫秋俊的功力身手高絕，但却有點不服，也不相信自己竟不是對方手下一招之敵，認爲可能是自己一時大意輕敵，才遭此挫辱！

因此，他想再試試，一雪大意輕敵的挫辱，以找回顏面。

因此，他身形穩住之後，便立即閃動身形，要撲出！

韓烈可是旁觀者清，他心中十分明白，瘦高蒙面人如再逞强出手，便沒有這麼便宜的事，安然無恙不受絲毫損失了。

是以，他一見瘦高蒙面人閃身欲動，立即抬手攔阻地冷喝道：「够了，別再丟人了！」

瘦高蒙面人心中雖然有點不服，但韓烈是總護法，身份比他高，他怎敢不聽，只好站着沒動。

韓烈攔阻住瘦高蒙面人之後，脚下前跨了兩步，嘿嘿一笑，道：「難怪閣下如此狂妄，目中無人，身手果然高明，是老夫看走眼，低估閣下了。」

莫秋俊道：「總護法誇奬，其實我只是佔快穩二字與一個巧字，否則……」

韓烈抬手一擺，截口道：「閣下別自謙了，老夫看得很清楚，快穩二字是實，至於那個巧字便就是虛非實了！」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閣下所學身手雖然高明，但老夫敢說仍難是老夫之敵，所以老夫仍要奉勸閣下，最好還是乖乖的將東西拿出來交給老夫！」

莫秋俊神色冷淡道：「別徒說廢話了，只要你總護法手下眞能强得過我，別說是要東西，就是要我這條命也無不可！」

韓烈雙目寒電一閃，點頭道：「好吧，你既這樣說，老夫只好出手了。」

話落，倏然抬臂探掌，五指箕張，抓向莫秋俊的右肩！

不愧是位總護法的身份，這出手一抓之勢，確然不同凡俗，比那瘦高蒙面人的身手高明甚多。

可惜，他碰上了身懷罕絕奇學功力的莫秋俊。

莫秋俊根本沒把他放在眼裏，仍和對那瘦高蒙面人的情形一樣站在那兒沒動。

眼看韓烈那箕張的五指，已抓臨右肩即將沾衣，莫秋俊倏然側肩抬手，勢疾如電地扣拏韓烈的腕脈！

他出手雖然勢疾如電，那知韓烈這一招竟是虛式。

也就在他側肩抬手的電光石火般刹那間，韓烈的掌勢已變，化抓爲指，駢指疾點莫秋俊的「期門」穴。

韓烈這一招變得既出人意外而又奇快，換一個人絕難避過他這一指！

可是，莫秋俊一身所學功力高絕，高過韓烈一籌以上，韓烈這一指焉能容易得逞？

只聽得莫秋俊一聲冷笑，扣拏韓烈腕脈的招勢竟也同時變了式，化拏爲指，不過不是點而是劃，一根食指指尖，疾劃韓烈的右腕脈門！

韓烈心頭不禁凜然一驚！

他沒想到莫秋俊變招也如此之快，心中也很明白，要是被這一指劃上，右腕縱不立刻重傷報廢，起碼也得受點輕傷，暫時不能使用。

因此，他心頭凜然一驚之下，疾地縮腕收招，左掌倏抬直朝莫秋俊當胸拍去！

莫秋俊冷笑道：「總護法閣下，我早就等着你了！」

話聲中，一隻左掌已閃電地迎上了韓烈的左掌！

「砰！」的一聲，韓烈身軀一幌，當場被震得後退了三大步，胸中氣血翻湧！

抬眼一看，莫秋俊神色冷淡地站立在那兒沒動。

至此，韓烈心中算是完全明白了，莫秋俊年紀雖輕，所學功力却是奇高！

他心中明白了，但也駭然了，不由心念電閃地暗忖道：「這少年究竟是個什麼出身來歷？所學功力竟然……」

他這裏暗忖間，莫秋俊那裏已冷聲說道：「總護法閣下，現在你該相信我並非狂言，你決奈何不了我吧！」

韓烈此刻心中雖然已經明白，以莫秋俊所學功力之高，他可能確實奈何不了莫秋俊，不過，以他「斷魂血掌」的聲威，他怎能就此罷休，況他還帶了七名高手！

因此，他暗吸了口氣，嘿嘿一笑道：「莫秋俊，你別以爲能接下老夫一掌，便能令老夫相信決奈何不了你，因而氣餒放過你！」

莫秋俊淡淡道：「這麼說，總護法仍然要恃强奪取那東西不達目的不休了！」

「不錯。」韓烈冷冷道：「老夫先前的原意只要你交出那東西就放過你的，可惜，你已經錯過了那機會，現在老夫已改變了心意！」

莫秋俊道：「你改了怎樣的心意？」

韓烈道：「現在你就是乖乖的交出那東西，老夫也決不放過你！」

「哦。」莫秋俊道：「爲什麼？」

韓烈道：「爲什麼，稍時老夫自當讓

你明白！」

莫秋俊淡笑了笑，目光忽地一凝，道：「總護法這決不放過我之意，可是要留下我？」

韓烈道：「不錯，老夫正是此意。」

莫秋俊道：「你自信能行？」

韓烈陰陰一笑道：「你應該明白眼前的情勢！」

莫秋俊星目一眨，道：「你的意思可是說你們的人多？」

韓烈冷聲一哼道：「這是事實！」

莫秋俊雙眉揚了揚，淡淡道：「我說句話，你可相信？」

韓烈道：「什麼話？」

莫秋俊道：「別說眼前你們只有八個人，就是再多八個也未必能留得下我！」

韓烈心頭不由暗暗一震！旋倏雙目暴瞪，道：「你這口氣也太狂妄了，老夫不信！」

莫秋俊冷冷道：「那很簡單，不信，只管聯手齊上好了！」

韓烈沒再說什麼，嘿嘿一聲陰笑，倏然抬手一揮，喝道：「上！」

聲落，當先騰身撲出。其餘七名蒙面人立時也紛紛騰身撲出，拳打掌拍指點的齊朝莫秋俊攻了上來。

這些個蒙面人，無一不是江湖上的一流好手，無論是拳，掌，指招式，莫不頗具精湛的火候造詣，而且每人所攻取的部位，都是莫秋俊身上的要害大穴！

莫秋俊雖然身懷奇學，功力高絕，但是獨對這麼八個江湖一流好手，可也不敢狂妄大意輕敵！

只見他兩道劍眉一挑，不待八人的拳，掌，指招臨近，已疾地雙掌齊揮，掌力山湧排空地直朝八人撞壓了過去！

他心地實在夠仁厚的，在這種以一對八的情形下，不但未施展奇招絕學殺着，手底且還留了情。

韓烈等八人雖然都是江湖上的一流好手，素常也都自以為功力不弱，但是在莫秋俊雙掌齊揮下，他們立刻全感心頭一窒，前撲的身形竟被那山湧的掌力迫得凜然連連暴退！

因為那掌力中隱含有一股絕强的反震力道，他們若然恃强不退，勢非被那反震的力道震傷不可！

這一來，韓烈等八人全部被莫秋俊這種掌力驚凜得駭然呆怔住了！

莫秋俊雙目倏如寒電暴射地冷聲說道：「韓烈，你心中要是還不服氣，還可以再出手試試！」

事實已明擺在眼前，韓烈他們這邊雖有八個人之多，奈何所學功力差人實在太遠，他心中還有什麼不服的？

因此，莫秋俊話聲一落，韓烈立即一搖頭道：「老夫雖然奈何不了你，但本帮自有奈何得了你之人，從現在起，你已是本帮的深仇大敵，你小心着吧！」

語聲一頓，倏然轉朝七名蒙面人喝道：「走！」

聲落，便要騰身而起。

莫秋俊突然沉喝道：「站住！」

韓烈心中不由一震！冷冷道：「閣下還有什麼見教？」

莫秋俊道：「我要你留下！」

韓烈心中又是一震道：「為什麼？」

莫秋俊道：「你自己心裏該明白！」

韓烈搖頭道：「老夫不明白。」

莫秋俊淡淡道：「你既然不明，我就告訴你好了，你的案子發了！」

韓烈道：「什麼案子？」

莫秋俊道：「殺人縱火滅戶血案！」

韓烈雙目倏然一睜，道：「你胡說的什麼，老夫什麼時候做過這種事了？」

莫秋俊道：「一個多月前。」

韓烈道：「在什麼地方？」

莫秋俊道：「就在這兒。」

韓烈心頭不禁猛地一驚！蒙在黑巾裏面的臉孔也勃然變了色，驚聲道：「莫秋俊，你休得胡說八道，含血噴人！」

莫秋俊冷冷道：「韓烈，這真是我胡說八道，含血噴人麼？」

韓烈暗吸了口氣，雙目一轉道：「俗語有云，『捉姦捉雙，拿賊拿贓。』這話你可懂？」

莫秋俊道：「你是向我要證據？」

韓烈道：「你有證據麼？」

莫秋俊搖頭道：「沒有。」

「這就是了。」韓烈嘿嘿一聲冷笑道：「無證無據，你這不是胡說八道，含血噴人是什麼？」

莫秋俊星目眨了眨，突如寒電般逼注着韓烈沉聲道：「韓烈，你是個男子漢，七尺昂藏鬚眉不是？」

韓烈道：「老夫年已六旬，縱橫江湖數十年，還沒有聽人說過不是！」

莫秋俊冷聲道：「如此，你就該敢作敢當！」

韓烈道：「老夫生平作為尚還未有過什麼不敢當的事情！」

莫秋俊道：「那你為何不敢承認這件事？」

韓烈道：「是老夫做的老夫自必承認，不是老夫做的老夫如何承認！」

莫秋俊星目眨了眨，忽然一聲輕笑道：「韓烈，你別再妄圖狡賴不承認了，老實告訴你吧，我有人證！」

韓烈心中不禁猛地一跳，雙目暴睜道：「你有人證？」

「嗯。」莫秋俊神色冷漠地點點頭。

韓烈道：「是誰？」

莫秋俊淡淡道：「你還記得跟在阮吉汪成後面的那個屬下麼？」

韓烈心頭凜然一震道：「是車斌？」

「不錯。」莫秋俊道：「正是他。」

韓烈道：「他怎麼說的？」

莫秋俊道：「他說貴帮為了奪取方大俠手裏的一件武林奇珍，所以夜襲仙霞世家！」

「哦。」韓烈暗吸了口氣，道：「車斌他人呢？現在何處？」

莫秋俊道：「躺在萬英堯駕走的那輛馬車裏。」

韓烈忽然哈哈一聲大笑，道：「莫閣下，你上了他的大當了。」

莫秋俊道：「我怎上了他的大當？」

韓烈道：「事實上根本沒有這回事，本帮也根本沒有夜襲仙霞世家！」

莫秋俊道：「你是說車斌是亂說？」

韓烈嘿了一聲道：「如果老夫猜料的不錯，必是你閣下使用了什麼威逼手段，

或是要殺他，他為了保命，不得不亂說搪塞，求生！」

莫秋俊沉吟地點點頭道：「你這話說的也是，不過……」

話鋒一頓，倏然揚聲說道：「宋大俠，請帶車斌出來與韓總護法當面對證對證吧！」

他話聲甫落，立即聽得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在下遵命。」

隨着話聲，從先前莫秋俊現身的那處斷牆後面，站起了兩個人，跨過斷牆，大步走了過來。

這兩個人，一個身着灰衣，是長白「飛雲劍」宋文豹，一個身着黑衣，正是那裝瘋裝痴，仙霞世家的當代主人「幻影劍」方士眞。

事情也實在眞巧，方士眞的身材和那車斌竟然差不多，同時由於時正黑夜，相隔又遠，是以韓烈竟未能看出黑衣人是冒牌車斌。

車斌身形一現，韓烈的一顆心立時緊緊收縮起來，暗暗跺足道：「糟了……」

幌眼間，宋文豹與冒牌車斌已雙雙走近莫秋俊身後停步併肩站立着。

距離近了，韓烈也看清楚了，可惜他只看清楚了宋文豹，並未能看清楚一身黑衣的冒牌車斌。

因為冒牌車斌不但低垂着頭，令人無法看清他的臉孔，而且大半個身子被莫秋俊的身子遮擋着。

那情形，好像是怕遭到暗算，怕被殺以滅口！

只聽莫秋俊一聲冷笑道：「韓烈，現在你還要狡賴麼？」

韓烈沒接莫秋俊的話，却目注車斌沉聲喝道：「車斌，你還記得帮規麼？」

車斌站立在莫秋俊身後，沒答話，頭也沒抬。

韓烈又沉聲喝道：「車斌，你站出來回答老夫的問話！」

車斌仍然低着頭，沒說話，也沒動。

適時，莫秋俊冷冷說道：「韓烈，你不用拿那什麼帮規威脅他了，現在你怎麼說，還能再說我是含血噴人麼？」

情勢至此，韓烈已知車斌已落在對方手裏，已說了實話，他不承認也是徒然！

於是，他暗吸了口氣，嘿嘿一笑道：「莫秋俊，老夫承認了，事情確是本帮所為！」

他話聲一落，那站立在莫秋俊的冒牌車斌脚下突然橫跨出一步，猛一抬頭，發出了一陣震人心悸的長笑！

車斌這一抬頭，韓烈立刻看清楚了他的面目，心神不禁一震！駭然驚聲道：「是你！」

方士眞目射煞芒地點頭道：「不錯，你想不到吧！」

韓烈心神顫動地道：「原來你並不是眞瘋！」

現在他方才明白上當了，可惜明白得已經遲了！

方士眞雙目噴火般，神色怕人地沉聲喝道：「韓烈，你拿命來吧！」

話落，身形一動，就要朝韓烈撲去！

莫秋俊却突然抬手一攔，道：「表哥，請稍忍耐！」

方士眞經莫秋俊一攔，怕人的神色立時一歛，默然站着沒動。

莫秋俊星目眨動了一下，倏如電射地逼注着韓烈道：「韓烈，我請問，那夜的行動，是何人為首？」

韓烈微一遲疑，道：「就是老夫。」

莫秋俊微一點頭道：「你很坦率，確實是個敢作敢當的人物，我再請問，參加此一行動的一共有多少人？」

韓烈道：「三十五人。」

「都是些什麼人？」

「本帮屬下高手。」

「都是實話？」

「老夫已承認了，當然都是實話！」

「如此甚好。」莫秋俊又點了點頭，問道：「現在你打算怎麼說？」

韓烈道：「什麼怎麼說？」

莫秋俊微一沉吟道：「你是自動留下，還是要放手與我一搏，我給你個選擇的機會，兩者任選其一！」

韓烈雙目一眨道：「你以為呢？」

莫秋俊道：「俗語說得好，識時務者稱俊傑，我以為你最好是選擇前者。」

韓烈嘿嘿一笑道：「但是老夫却有意選擇後者！」

莫秋俊淡淡道：「這雖然是你自己的問題，但是我仍要告訴你，這實在是你極不智的選擇！」

韓烈道：「怎見得？」

莫秋俊冷冷道：「你根本不是我手下三招之敵！」

韓烈心神不由暗暗一凜，旋即深吸了口氣，道：「那也沒有關係，腿可是長在老夫自己的身上！」

這話的意思，莫秋俊懂，打不過，他可以跑。

莫秋俊淡笑了笑，道：「你既然這麼想，我就不好再說什麼了，而且，現在我可以先答應你，只要你能在我手下走過三招，或是能快得過我，跑出三十丈去，我就任你從容自去！」

韓烈雖然已知莫秋俊身懷奇學，功力身手高絕，但却有點不信憑他的一身所學功力，連三招都走不過去，更不相信跑不出三十丈去！

因此，莫秋俊話聲一落，他立即抓住話柄的一聲獰笑道：「你這話可算數？」

莫秋俊雙眉微微一軒，道：「我生平說一是一，從沒有個不算數的！」

韓烈又釘上一句道：「決不反悔？」

莫秋俊冷冷道：「你放心吧，我說過的話，也從不反悔！」

這番話，只聽得默立在一旁的方士眞雙眉不由微微一皺，忍不住接口說道：「表弟……」

莫秋俊不等方士眞以下的話出口，倏然抬手一搖，阻止的說道：「表哥，你只管放心，小弟仍是小時候的脾氣，絕不說沒有把握的話，不作沒有把握的事！」

方士眞適才與宋文豹隱身那斷牆後面，雖已親眼目睹莫秋俊的武學功力高絕，也深信韓烈決非莫秋俊之敵，但却與韓烈的心意一樣，有點不信韓烈會走不過三招，也不相信，韓烈若然要跑，會跑不出三十丈去！

他心中雖然有點不相信，可是，更深

知這位表弟的個性，莫秋俊既是這等說法，他怎好再說什麼，只好默然不語。

當然，這也是由於他尚還不知道莫秋俊這年多來的奇遇，而莫秋俊也沒來得及對他詳說之故，否則，他就不會有絲毫不信了！

莫秋俊接着又目注韓烈冷冷說道：「韓烈，如今話已說明白了，你動手吧！」

韓烈口中一聲冷哼，沒再說話，身形倏然前欺，雙掌疾出，左指右掌，快逾閃電地直朝莫秋俊攻上！

他深知此搏與先前大不相同，此搏不僅關係他的去留也關係着他的性命生死！

因此，他一出手便立刻施展了生平精絕之學，右掌更暗蘊「斷魂血掌」功力，以期攻意外，一擊成功！

當然，他也打好了退身的主意，萬一苗頭不對，一擊不成，他便乘機**飛退**！

可是，他掌指招式才出，那站立在一邊的「飛雲劍」宋文豹却突然揚聲說道：「公子，小心他的血掌！」

這實在令人惱恨，韓烈不禁恨得牙癢癢的心中暗罵道：「宋文豹，日後你要是被老夫遇上了，老夫非剝你的皮不可！」

他暗罵中，莫秋俊那裏已朗聲一笑道：「多謝宋兄提醒，小弟會小心的！」

他口裏說着話，手底却不閑；右掌疾抬，斜截韓烈的左腕脈，左掌一挺，却飛快地迎上了韓烈那暗蘊「血掌」功力的右掌！

韓烈心中方自一喜，連意念都還未來得及轉動，莫秋俊的一隻左掌已經與他的右掌接實！

「砰」地一聲，韓烈的右掌驀然如遭電殛，心神猛地一震！

他明白是怎麼回事了，不禁心胆皆裂，一聲厲吼，左掌陡揮，猛朝莫秋俊拍出，同時身形拔起，直上夜空！

顯然，他要跑！

這變化不僅出人意情勢也快如閃電！按理，在這等變化情勢下，韓烈他要跑出三十丈去，應該決無問題。

奈何的是，他眼前的敵手是莫秋俊，無論在所學功力上，心智反應上，莫秋俊莫不高出他太多太多。

韓烈身形甫才拔起，莫秋俊已一聲輕笑道：「要是讓你跑了，我如何向我表哥交待。」

話聲中，身形已如電射地跟踪拔起，伸臂探掌，抓向韓烈的一隻小腿。

韓烈頓感左小腿一緊，已被莫秋俊的一隻手抓住，心中不由駭然大驚，右足疾出，飛踢莫秋俊的胸窩。

莫秋俊口中一聲冷笑，說道：「別踢了，下去吧。」

抓着韓烈那隻小腿的手一抖，韓烈的身子立時直朝地上摔下。

韓烈猶想掙扎，疾地猛提一口眞氣，意圖身形平穩落地，落地再起。

那知，他一提眞氣，眞氣竟然無法凝聚，當時不由心胆皆顫。

「叭！」的一聲，韓烈那高大偉岸的身軀摔跌在地上！

地上盡是瓦礫，這一下摔跌得雖然不能算太重，但也够瞧够疼的！

莫秋俊儒衫飄飄，身形落地。

韓烈躺在地上沒動，心裏却暗暗一嘆：「完了！」

莫秋俊星目瞥視了一眼，冷聲說道：「韓烈，你站起來。」

韓烈仍然沒動，也沒答理莫秋俊，並且還閉上雙目，因爲他心裏非常明白，理與不理已無關緊要，他這條命是完定了。

莫秋俊雙眉不由微微一揚，道：「韓烈，昂藏軀，鬚眉漢，別躺在地上裝死了，你眞氣雖然無法凝聚，却一身功力仍在，何況這一下摔跌又沒斷你一根筋骨，站起來應該不是困難的事！」

韓烈本想不答理莫秋俊不站起來的，然而莫秋俊這麼一說，他就不能不站起來，他可不願在臨死之前還落個熊種臭名。

於是，他腰下墊勁，身子一挺，自地上站了起來。

莫秋俊不由一笑道：「這才是個鬚眉漢，也才是個武林豪雄！」

韓烈冷聲一哼，道：「別廢話了，老夫學藝不精，技不如你，認了，你們要報仇，就快動手吧！」

方士眞雙目倏射凜人殺機地厲聲說道：「韓烈，方某今天要不活剝你的皮，如何能對得起全家上下近百口地下亡魂！」

韓烈心中不禁機伶伶打了個冷顫，旋即淡然說道：「殺頭是死，挖心是死，剝皮也是死，怎麼死都是一樣，反正總只一死，隨你！」

說罷，緩緩閉上了雙眼，靜以待斃，任由方士眞動手取他的命！

顯然，他是豁出去了，眞的認了！

本來也是，既然技不如人，認了，既然難逃一死，何不干脆放光棍些，死得漂亮些？

方士眞乃是位劍胆琴心的一代豪俠，他雖然身遭毀家之慘，內心悲痛無巳，口中雖說是要活剝韓烈的皮，以報全家上下近百口的血仇，但那種手法畢竟太殘酷，太惡毒了，他怎能做得出來，下得了手？

因此，他目覩韓烈那等閉起雙眼，靜以待斃的神情，心中不由掠過了一絲猶豫，脚下跨前一步，緩緩抬手出指，正要點上韓烈的死穴。

突然地，莫秋俊心中倏然一動，抬手一攔道：「表哥且慢！」

方士眞不由一怔，收指目視莫秋俊。

對於這位從小就聰慧絕頂，相隔三數年未見的表弟，方士眞心裏除了有着太多的驚奇與詫異外，更有着無比的高深莫測之感。

因爲他所知道的表弟，乃是個絲毫不懂武功的文弱書生，然而現在站在他面前的表弟，所顯示的武學功力，却是奇絕高絕！他心裏有着一連串的疑問，他實在想不通，僅僅三數年不見，表弟這身高絕的武功是從何處學得的，又是怎麼練成的。

他目視莫秋俊，只見莫秋俊朝他微微一笑道：「表哥，您可願意聽小弟的？」

方士眞雙目一眨道：「聽你什麼？」

莫秋俊道：「這事由小弟來處理。」

方士眞目光一凝道：「爲什麼？」

莫秋俊道：「小弟自然有道理。」

方士眞道：「什麼道理？」

莫秋俊道：「請表哥現在先別問。」

方士眞雙目眨動地微一沉吟，點頭道

：「好吧，你既然這麼說，就交由你處理就是。」

莫秋俊道：「謝謝表哥。」

方士眞抬手一擺道：「別謝了，你我骨肉至親，誰報仇還不是一樣。」

話落飄身後退，與宋文豹站立一起。

莫秋俊隨即望着韓烈說道：「韓烈，請睜開眼睛來。」

韓烈睜開了眼睛，冷冷道：「閣下還有何見教？」

莫秋俊目光凝注地道：「你可願意和我談談？」

韓烈道：「老夫已經是個引頸待戮的階下囚，還有什麼好談的！」

莫秋俊微微一笑道：「那倒不見得，引頸待戮的階下囚，這話只是你說的，我却不以爲然。」

韓烈一怔，道：「難道不是？」

莫秋俊淡淡道：「你不但不是，在我的意識裏，你我也許還會變成朋友！」

韓烈雙目一凝道：「這有可能嗎？」

莫秋俊點頭道：「當然有可能。」

韓烈倏然嘿嘿一笑道：「莫秋俊，你想把老夫當作三歲孩童騙麼？」

莫秋俊道：「你誤會我的意思了。」

韓烈眨眨眼睛道：「那麼老夫請問你的意思？」

莫秋俊道：「你應該明白，我那『也許』二字之意，換句話說，也就是要看你願不願和我談談，與所談的情形而定！」

「哦。」韓烈微一沉吟，道：「你想和老夫談些什麼？」

「沒有一定，」莫秋俊道：「我想到什麼便談什麼，但是，所談必須眞誠坦率，不得有絲毫不實。」

韓烈道：「這麼說，所謂談談，也只是由你發問，我答了。」

莫秋俊道：「事實正是如此。」

「老夫明白了。」韓烈道：「你所要問的，都是本帮的事情，對不對。」

莫秋俊點頭道：「不錯，你願意和我談談麼？」

韓烈默然了刹那，忽地一搖頭道：「不願意。」

莫秋俊雙眉一揚道：「韓烈，你這是何苦，何苦如此替人賣命，値得麼？」

韓烈身軀倏然泛起一陣輕顫，旋即深吸了口氣，道：「你不必多說什麼了，那夜行動是老夫率領，老夫就是殺人縱火的兇手，俗語說殺人償命，老夫願償命！」

莫秋俊眉鋒不由爲之一皺，道：「韓烈，你這算什麼，難道你要將這近百條人命統攬在你一個身上麼？」

韓烈道：「你要認爲是我也承認。」

莫秋俊突然輕聲一嘆，道：「我深爲你惋惜，也深爲你不値！」

韓烈冷冷道：「那是我自己的事，不勞你惋惜。」

莫秋俊道：「這雖然是你自己的事，可是你身爲武林人，就應該爲天下武林着想，爲武林做點有益的事，才對得起武林同道，也才對得起你這昂藏七尺軀，與一身武學。」

這番話，有如一股巨大的力量壓迫着韓烈的心靈，使韓烈直有喘不過氣來的感覺，使韓烈那顆「豁」出去了，「認」了的心活動了，心底也掀起了陣陣浪濤，沖激着他的思維，意志！

而此際，莫秋俊却神色一正，接着又說道：「夜襲行動雖然是你率領，你也的確殺過人，但是，你如此統攬近百條人命，一肩承當，願意償命，此舉雖然不失爲一個英雄好漢的行徑，可是這等英雄好漢行徑却太傻，太不値得了，俗話說得好：『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你想想看，你父母生你，師父教導你，傳授你這一身武學功力，爲的是什麼？難道是讓你替人償命的麼？你再想想看，數十年江湖生涯，你做了些什麼？是對得起你的父母？對得起傳授你這一身藝業的恩師，還是對得起你自己？……」

韓烈的雙目中突然掠現過一絲愧色，緩緩地低垂下了頭。

莫秋俊一直十分注意韓烈的眼神，韓烈雙目掠現過一絲愧色，他的一雙星目中頓時不由異采飛閃，知道行了，他這番話沒有白說，已經收了效。

於是，他話聲一落又起，語氣極爲誠懇地說道：「韓老，你是位深明事理之人，年紀更比我大了甚多，有些話，我本不該多說的，可是在眼前這等關係韓老生與死繫於一念之間的情勢下，我却不能不說，也不忍不說，因爲我很敬佩韓老是一代鐵錚豪雄，不忍眼前韓老就此……好了，我不再多說什麼了，韓老請仔細三思，多想想吧！」

至此，方士眞與宋文豹二人雖然都還不大明白莫秋俊的心意所在，但却深知莫秋俊必有其深意。

對於莫秋俊的這番話，二人聽得心中全都不由暗暗點頭，大爲佩服。

因爲這番話，無一不是至情至理之言，那怕是塊不化的頑石，聽得也勢非點頭不可。

韓烈默默地低垂着頭，沒說話。

莫秋俊也沒有再開口。

顯然，他這是在給韓烈「三思」的時間，在靜等韓烈「三思」後的答覆。

可是，韓烈會有所答覆嗎？

韓烈的答覆，會不會仍和先前一樣？

這，雖然還難預料，但是莫秋俊心中却有着七成信心——不會一樣。

良久，良久——

韓烈終於開口了。

他深深長吁了口氣，抬起頭說道：「莫少俠，你才智過人，也實在會說話。」

莫秋俊微微一笑，謙遜地說道：「謝謝韓老誇奬，其實這並不是我會說話，我只是就事論事，說的是實情，說的是理與正義二字。」

韓烈道：「因此你也說服了老朽。」

莫秋俊星目異采閃動地道：「如此，韓老現在已願和我眞誠坦率的談談了。」

韓烈點頭道：「在理字與正義兩字下，老朽還能說不麼？」

莫秋俊倏然雙手抱拳一拱，道：「謝謝韓老。」

韓烈欠身拱手一禮道：「別客氣，少俠究竟想知道些什麼事情，請發問吧！」

莫秋俊笑了笑，目光一凝，道：「我請問韓老，貴帮帮主究竟是誰？」

韓烈微一遲疑，道：「老朽如果說不

知道，少俠相信麼？」

莫秋俊毫不猶豫地道：「相信。」

韓烈道：「不懷疑老朽言不由衷？」

莫秋俊正容說道：「我相信韓老決不是個反覆無常之人，所以也決不懷疑。」

韓烈目射奇采地道：「少俠胸襟超人，實爲老朽生平僅見。」

莫秋俊道：「韓老高抬我了，我只是以一個誠字待人而已。」

韓烈道：「謝謝少俠對老朽信任。」

莫秋俊道：「韓老請別客氣，我之相信韓老，實爲敬佩韓老是位鐵錚豪雄！」

韓烈道：「少俠如此說，老朽心中好不慚愧！」

莫秋俊含笑道：「韓老無用慚愧，只要韓老心正意誠盡所知告訴我就好了。」

韓烈默然了刹那，道：「少俠說的甚是，說實在話，老朽身爲武英帮總護法，若說不知帮主是誰，只怕任何人都不會相信，可是事實上老朽却介於兩者之間。」

莫秋俊聽得不由愕然一怔，旋忽恍有所悟地星目一眨，道：「可是似知而又不敢確定的兩者之間？」

韓烈點頭一笑道：「少俠實在高明，事實正是如此。」

莫秋俊微一沉吟道：「韓老難道從未見過他的面貌？」

「見過。」韓烈道：「但老朽敢斷言老朽所見到的決不是他的眞面目。」

莫秋俊劍眉微蹙道：「以此看來，這位帮主必是心機十分深沉的人物了！」

韓烈默然着沒有接話。

莫秋俊眨眨星目，問道：「韓老是怎樣當上這總護法的？」

韓烈忽然輕聲一嘆，緩緩說道：「三年多前，老朽突遭仇家暗算，於身負重傷垂危之際，幸蒙所救，乃得以重生！」

莫秋俊道：「這麼說，韓老該是爲報答救命大恩，才當上了這總護法，也才一肩承當這近百條人命，願意償命的了！」

韓烈點了點頭。

莫秋俊默然想了想，話鋒一轉，道：「我請問韓老，貴帮總舵在什麼地方？」

韓烈道：「燕山黑虎谷。」

語聲一頓，凝目問道：「少俠可是要往總舵找他？」

莫秋俊點頭道：「我想弄清楚他究竟是何許人物？」

韓烈搖頭道：「那沒有用，因爲他一個月難得到總舵一次，縱然到了總舵，也從不多作停留！」

莫秋俊道：「這麼說，他該是另有一個居住之處了！」

韓烈道：「應該是。」

莫秋俊道：「韓老知道麼？」

韓烈搖頭道：「老朽要是知道，便就知道他可能是誰了。」

莫秋俊劍眉微蹙道：「照這樣看來，要想找到他弄清楚是誰？除了能恰巧在貴帮總舵碰上以外，是沒有別的辦法了！」

韓烈點了點頭，正要接話。

突然，一個沙啞的聲音接口說道：「我有辦法。」

莫秋俊與方士眞等人全都不由愕然一怔！凝目循聲望去，只見一個藍衫中年文士由四十多丈開外現身，舉步從容的走了過來。

莫秋俊一見，驚喜地道：「是你！」

藍衫中年文士點頭一笑，道：「你想不到吧？」

莫秋俊道：「小弟實在想不到。」

語聲一頓，星目一眨，問道：「你有什麼辦法？」

藍衫中年文士目光瞥視了韓烈等人一眼，道：「我問你，在你所認識的武林人中，誰最不諒解你？」

「這個……」莫秋俊默然想了想，星目倏然一睜，道：「難道是……」

藍衫中年文士倏然擺手截口道：「別說出來，你心裏明白就行了。」

莫秋俊不是胡塗人，這話他懂，明白藍衫中年文士不讓他說出來的意思，是防韓烈和那七個蒙面人洩露消息。

莫秋俊星目眨了眨道：「可能嗎？」

藍衫中年文士道：「爲何不可能？」

莫秋俊道：「武英帮創組於三年多之前，三年多前他才多大年紀！」

藍衫中年文士淡然一笑道：「俗話說得好，有志不在年高，何況以他三年多前的年紀，比你現在還要大一兩歲呢！」

莫秋俊道：「你這話雖然不錯，但是那時他父親還在，他父親爲人不惡，算得上是位俠義之士，會容許他胡作胡爲。」

藍衫中年文士沉吟地道：「這很難說，這也許是他父親同意的，也許根本不知，或者這帮主原就是他父親也說不定。」

語聲一頓，目光一瞥韓烈又道：「這問題你只須請教韓老一下，便明白了。」

莫秋俊道：「據韓老適才相告，他所見到的可能不是他的眞面貌，根本不知他是誰，焉能……」

藍衫中年文士含笑接口說道：「韓老所見到的雖然可能不是他的眞面貌，但是最近年多來他所見到的帮主，是不是同一個人，應該不會分辨不出來。」

莫秋俊沉吟地轉望着韓烈問道：「韓老，我請教？」

韓烈微一點頭道：「這位說的不錯，三年多前的帮主與現在的帮主確實不是同一個人，他們也確實是父子。」

藍衫中年文士得意地一笑說道：「俊弟，照此看來，創組武英帮的該是老的，老的死了，小的便順理成章的接了棒，韓老率人夜襲的行動，乃是奉他之命，他也才是主謀元凶！」

莫秋俊默然想了想，道：「但是……這也只是猜料，並無證據。」

「當然。」藍衫中年文士點頭一笑道：「韓老所說的與我猜料的，也許是個巧合，但却是條綫索，只要循着這條綫索去查，我有把握包你不會落空！」

莫秋俊道：「你有幾成把握？」

藍衫中年文士道：「七成。」

莫秋俊道：「憑什麼？」

藍衫中年文士一笑道：「憑我的直覺感與猜料。」

莫秋俊搖頭道：「這不通。」

藍衫中年文士道：「怎麼不通？」

莫秋俊道：「這與你平常的爲人習性不對，你不是個憑直覺感與猜料就說有七成把握的，我想你必然已有所發現。」

語聲一頓，星目一凝，道：「告訴我

，你發現了什麼？」

「俊弟高明，」藍衫中年文士笑笑道：「半個月前，我曾來過這兒一趟，碰見過三個人，那三個人中年紀最輕的一個被稱呼爲少主，如此而已。」

莫秋俊道：「那少主就是他？」

藍衫中年文士道：「那三個人全都臉蒙黑巾，我沒看到他的容貌長相，要不然我就不會說只有七成把握了。」

莫秋俊眨眨星目道：「如此，你又怎會猜料可能是他的呢？」

藍衫中年文士微微一笑道：「因爲我認識那另外兩個中的一個，他雖然臉蒙黑巾，但他的身形與口音却是我熟悉的。」

莫秋俊沉吟地道：「那你又怎知道他便是武英帮帮主的呢？」

藍衫中年文士道：「這也是剛才聽了你和韓老的談話才知道的，因爲他曾提說過韓老的名字，並誇獎韓總護法這件事情辦得很乾淨！」

莫秋俊默然了刹那，道：「這麼說來，武英帮主確實有可能是他了！」

藍衫中年文士笑笑道：「現在你已經有了綫索，如何處理，就全看你的了！」

「全看我的，」莫秋俊目光一凝，道：「你可是打算袖手不管？」

藍衫中年文士道：「你遠比我高明，這件事何用我來管，再說我縱然不袖手，也未必能管得了！」

莫秋俊倏然一搖頭道：「不行，這件事你想偷懶不管可不成！」

藍衫中年文士眉鋒微微一皺，道：「俊弟，你何必要逼着我上梁山，我可不想殺人！」

莫秋俊道：「誰要你殺人了？」

藍衫中年文士道：「你不讓我不管這件事，不是要我殺人是什麼？」

莫秋俊道：「你應該明白，我只是不讓你偷懶，並沒要你去殺人！」

藍衫中年文士笑道：「既然不是要我去殺人，我聽你的令諭就是，你要我怎麼個管法？請發令吧！」

莫秋俊淡淡道：「我要你去查探他的動靜，抓他的證據。」

藍衫中年文士道：「抓什麼證據？」

莫秋俊道：「武英帮主的證據。」

藍衫中年文士微一沉吟，道：「好吧，我遵命就是。」語聲一頓，忽然輕聲一嘆，道：「早知如此，我也就不現身出來多事了，這眞是『事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

莫秋俊淡然一笑道：「好了，別說那些沒用的廢話了，你走吧！」

藍衫中年文士沒再多說什麼，雙手抱拳朝方士眞宋文豹二人一拱，騰身飛掠，只兩個起落，便已消失在黑夜中。

韓烈等人心中不由暗忖道：「此人是誰？好高的輕功身法……」

暗忖中，莫秋俊已望着那默立在一邊的七個蒙面人問道：「你們七位可願意聽我的安排？」

七個蒙面人都沒答話，互望了一眼，目光一齊望向韓烈。

意思很明顯，他們在請示韓烈。

韓烈輕咳了一聲，問道：「少俠要作何安排？」

莫秋俊道：「我想請他們七位暫時委屈一段日子，但我保證決不難爲他們！」

韓烈道：「這是爲什麼？」

莫秋俊道：「韓老是聰明人，當該明白我是不想讓今夜我與韓老所談的一切事情有一絲洩露，傳到貴帮主的耳裏去！」

韓烈點頭道：「老朽明白少俠的意思了，不過，少俠請放心，他們都是老朽的心腹。」

莫秋俊含笑道：「俗話說的好，知人知面不知心，他們七位雖然都是韓老的心腹，但爲防萬一，我仍希望他們七位聽我的安排，到一處地方去暫住一段日子。」

韓烈道：「老朽也一起去麼？」

莫秋俊搖頭道：「不，對韓老我另有借重之處。」

韓烈微一沉吟，轉向七人問道：「你們認爲如何？」

七人中那身材瘦高的蒙面人說道：「我們願意聽韓老的。」

這話的意思也就是說，他們都聽韓烈的，要不要聽莫秋俊的安排由韓烈決定。

韓烈點了點頭，望着莫秋俊問道：「少俠絕對不難爲他們麼？」

莫秋俊正容說道：「韓老只管放心，他們七位如有毫髮損傷，你唯我是問。」

韓烈眨眨眼睛，又問道：「少俠要安排他們到什麼地方暫住？」

莫秋俊想了想，道：「靈隱寺。」

韓烈雙目忽然閃過一絲驚異之色地道：「據老朽所知，靈隱寺的僧人個個身懷奇技，武學功力高絕，但他們從不與武林中人來往，更從不問江湖恩怨事非……」

莫秋俊含笑接口道：「這雖是事實，不過，那只是對一般武林人而言，方丈百果大師他叫我一聲師弟。」

韓烈心中不由倏然一震！道：「怪不得老朽不是少俠的敵手，少俠原來是大雷音寺的弟子。」

語聲一頓，話鋒一轉，說道：「少俠有何需要用老朽之處，請說吧。」

莫秋俊道：「我請韓老仍回去貴帮總舵。」

韓烈一怔，道：「這……」

莫秋俊道：「韓老不願回去了？」

韓烈搖頭道：「老朽此刻已是武英帮的叛徒，如何還好回去！」

莫秋俊含笑問道：「韓老怎麼是武英帮的叛徒了？」

韓烈道：「以老朽所告訴少俠的那些，已經很够了。」

莫秋俊眨眨星目道：「我請問，韓老告訴了我一些什麼了？」

韓烈不由又是一怔！暗忖道：「是呵，我告訴他些什麼了？……」

他怔了怔，隨即搖頭道：「老朽雖然未能告訴少俠什麼，但是已無顏回去。」

莫秋俊凝目道：「爲什麼？」

韓烈道：「因爲老朽辦砸了事，而且洩露了身份。」

莫秋俊微微一笑，道：「韓老可知我爲何要韓老回去麼？」

韓烈道：「老朽不知。」

語鋒一頓，凝目問道：「少俠可是要老朽回去協助少俠探查……」

他話未說完，莫秋俊已搖頭截口說道

：「韓老想錯了，我要韓老回去並不是要韓老協助我什麼，而是爲了韓老自己。」

韓烈詫異地道：「爲了老朽自己？」

「嗯。」莫秋俊眨眨星目道：「韓老可知三年前那暗算韓老的仇家是誰嗎？」

韓烈搖頭道：「老朽不知。」

莫秋俊道：「韓老難道沒有想過那可能是誰？也沒有查過麼？」

韓烈道：「老朽想過，也查過，只是那都是白費力氣。」

莫秋俊眨眨星目道：「我猜想那暗算韓老之人，可能是武英帮中的某一位。」

韓烈一怔，道：「這有可能嗎？」

莫秋俊道：「這不但有可能，而且我還猜想暗算韓老之人與韓老根本無仇！」

韓烈不由又一怔道：「根本無仇？」

莫秋俊點頭道：「如果我猜想的不錯，那人暗算韓老，很有可能和韓老率人夜襲仙霞世家的行動一樣！」

韓烈雙目一凝，道：「少俠之意是說那也是奉命行動？」

莫秋俊點點頭道：「韓老相信麼？」

「老朽不信，」韓烈搖搖頭，問道：「少俠怎會有此猜想的？」

莫秋俊淡淡道：「是一時的靈感，也是根據韓老被貴帮主相救的巧合。」

韓烈不是胡塗人，莫秋俊這麼一說，他心裏有點明白了，沉吟地說道：「少俠的意思可是說這件事全是敝帮主他安排的一個圈套？」

莫秋俊道：「是與不是，還得韓老自己去細心查證！」

韓烈道：「這也就是少俠要老朽仍回總舵去的原因？」

莫秋俊道：「韓老如今願回去麼？」

韓烈默然了刹那，道：「少俠大概還另有別的用意吧？」

「韓老高明。」莫秋俊點頭一笑道：「我確實另有別的用意，不過，那得等韓老查證以後。」

韓烈道：「查證以後便怎麼樣？」

莫秋俊淡淡道：「是，該怎麼做不用我說，我相信韓老自會做的，對不對？」

韓烈雙目一凝道：「如果不是呢？」

莫秋俊淡笑笑道：「那自然是算了，韓老仍然是武英帮的總護法。」

韓烈眨眨雙目，沉吟地道：「聽少俠的口氣，對這件事，少俠似乎很有把握，是麼？」

莫秋俊微一搖頭道：「說實在話，我只是憑着一時靈感與猜想，根本毫無把握。」語聲一頓又起，說道：「現在一切巳全說明白了，韓老可以走了，至於他們七位，韓老只管放心，最多不超過一個月，我保證讓他們毫髮無損的與韓老見面。」

韓烈再次默然了刹那，終於雙手抱拳一拱，說了聲「再見」，騰身飛掠而去。

× × ×

望着韓烈飛掠遠去的身形，消失在夜黑中不見以後，莫秋俊方始轉臉望着方士眞說道：「表哥，小弟這麼處理，你不會見怪吧。」

方士眞搖頭道：「那怎麼會，我相信這麼處理，必然有深意的。」

語聲一頓，眨眨雙目問道：「俊弟，剛才那位藍衫中文士他是誰？」

莫秋俊道：「他姓任名志超，是靈隱寺惟一的俗家弟子。」

方士眞道：「他是百果大師弟子。」

莫秋俊搖頭道：「不是，是已故方丈寒月大師的弟子。」

方士眞沉默了一下，又問道：「他和你說的那武英帮主究竟是誰？」

莫秋俊微一沉吟道：「是燕北石門堡少堡主。」

語聲一頓，凝目問道：「表哥問此，可是也要前往燕北去看看？」

方士眞點頭道：「我正是要去看看，也要手刃這主謀元兇，要他血債血償！」

莫秋俊搖搖頭道：「我勸表哥不用去了，以任師兄的爲人性情，此去只要查明他確實是武英帮主，縱不立下殺手殺他，起碼也會廢掉他的一身功力！」

方士眞雙眉一皺，道：「俊弟，我要不親手殺他替你表嫂報仇，何以對得起你表嫂泉下英靈，又何以對得起這近百口無辜亡魂！」

莫秋俊點頭道：「表哥這話雖然不錯，血債也的確應該血償，然而死者巳矣，表哥雖親手殺了他，這於死者又有何益，巳死的也不能復生，表哥又何必爲這報仇二字而手沾血腥呢？」

語聲微微一頓，又道：「表哥，你放心吧，任師兄此去縱然不殺他，另外也有人會殺他，他絕對活不了的！」

方士眞一怔道：「有誰會殺他？」

莫秋俊淡淡道：「韓烈。」

方士眞雙目一凝，道：「你認爲韓烈一定會殺他？」

莫秋俊道：「我有七成把握。」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好了，表哥你該重建仙霞山莊了，我請宋大俠留下來協助你，再見。」

話落，轉朝那七個黑衣蒙面人抬手一揮，道：「七位，我們走吧。」

那七個黑衣蒙面人沒有說話，邁步緩緩往莊外走去。

方士眞連忙問道：「俊弟，你什麼時候回來？」

莫秋俊微一沉吟道：「我將他們七位送往靈隱寺後，便即回家一行，最多不超過一個月，當來此與表哥聚敍，不過，我希望那時我見到的仙霞山莊再不是眼前這麼一片瓦礫的情景！」

× × ×

二十七天後。

莫秋俊回到了重建尚未完全完工的仙霞山莊，巧的是，莫秋俊剛到不久，藍衫中年文士任志超和韓烈也先後到達了仙霞山莊。

事情一切均如莫秋俊所料，任志超此行雖然獲得了石門堡少堡主就是武英帮主的證據，但他只廢掉了他的一身功力，並未殺他，而殺他的人竟然眞是韓烈。

因爲韓烈細心查證的結果，終於獲知三年多前那暗算他之人，就是少堡主與其堡中兩名高手。

蛇無頭不行，於是，武英帮瓦解了。

於是，武英帮衆大部份都回到了江湖上，只有少部份的人在韓烈的率領下投入了仙霞山莊，成了仙霞世家中的一員，也成了江南武林道的一股正義力量！（完）